

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

時事問題叢書之一



解放社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994B

~~019576~~

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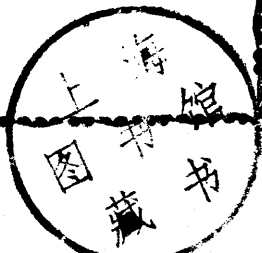
時事問題叢書(一)

★

解放社出版

新華日報館總經售

1939



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

時事問題叢書(一)

每冊實價

白報紙本一元四角
嘉樂紙本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

出版者 解放社

總經理 重慶西三街二號
新華日報館

經售者 各埠大書店
電話：二零七四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出版

例 言

第一，時事問題的材料書太少又不普遍，敵後方及我後方之僻遠地方找不到報紙刊物，爲抗戰幹部們明瞭時事問題與研究時事問題之一大苦悶。本社特從這本『戰爭中的日本帝國主義』起，用『綜合文摘』的辦法，編輯關於日本、中國、國際三方面的時事問題材料，名曰『時事問題叢編』，藉供抗戰幹部們的迫切需要。

第二，本書及以後本社所出各種『時事問題叢編』均是『綜合文摘』性質，除少數按語外，全部採摘國內外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報紙、刊物上的文字，藉供讀者研究時事問題的參考之用。這是參考書，不是本社的主張，本社的編者，只在書內標題中及少數按語中表示自己的方向，祈讀者注意及之。

第三，按照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研究問題須先詳細佔有材料。本社從這本書起的各種『時事問題叢編』，因爲交通限制，取材不夠說『詳細』，但把極力搜集的都編上去了，並費了頗大的心力。如讀者具有本社所沒有的材料，幸爲惠寄延安本社，本社當以這類『綜合文摘』性的書奉寄，以爲酬謝。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

目 錄

列 言..... 首頁

第一編 兩年來日本的政治形勢..... 1— 48

第一章 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性質..... 1

- 一 明治維新的不徹底
- 二 重工業的落後
- 三 工業集中的程度
- 四 資本集中的程度
- 五 國家資本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 六 皇室與官僚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 七 獨佔資本與封建地主的勾結
- 八 軍需工業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 九 農業發展的桎梏
- 一〇 日本帝國主義的規定性——軍事封建性

第二章 日本國內的基本矛盾——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 9

- 一 失業勞動者大增

110522

- 二 失業對策
- 三 失業對策的失敗
- 四 水深火熱中的農民
 - 土地分配——地主的剝削——資本家的剝削
 - 政府的剝削——高利貸的剝削——
- 五 人民大眾反戰反法西斯的鬥爭
 - 政治內層的兩種傾向——無法鎮壓的反戰運動——日本共產黨的反戰綱領——

第三章 日本的統治階級——軍部、元老、重臣、官僚、財閥、政黨、法西斯…………… 19

- 一 軍部
 - 軍部的構成——軍部的特殊地位——軍部內的派別——
- 二 元老重臣
- 三 財閥
- 四 政黨
- 五 法西斯的組織
 - 民政黨——政友會——其他小黨派

第四章 兩年以來日本統治階級的動態及其內部矛盾的發展…………… 28

- 一 從近衛內閣到平沼內閣
 - 近衛內閣的本質——內閣參議會之成立——大本營之成立——對華院之成立——宇垣辭職的

政治背景——近衛內閣之改組——近衛內閣的割
台 平沼內閣的成立

- 二 統治階級內部的『抱合』與『失和』
 - 軍閥與財閥的抱合——電力統制案的爭執
 - 總動員法案之糾紛——軍閥與財閥矛盾的激
化——軍部與其他黨派之衝突——對國際關係之
意見衝突
- 三 政民兩黨的沒落和新黨運動的抬頭
- 四 社大黨的反動化

第二編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對華政策 49— 88

第一章 蘆溝橋事變以前…………… 49

- 一 田中奏摺
- 二 天羽聲明
- 三 廣田的三原則
- 四 松室孝良的祕密情報

第二章 蘆溝橋事變到南京佔領…… 51

- 一 廣田的所謂『不擴大』空義
- 二 山的戰爭演說
- 三 開戰以後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

第三章 南京佔領到武漢佔領…………… 52

- 一 日本政府十二月十一日的決議
- 二 日本海軍司令長谷川十二月十七日的談話
- 三 廣田外相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談話勸中國投降

- 四 日本政府一月十六日的宣言
- 五 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一月二十日談話
- 六 一月二十二日廣田在議會宣佈德國調解的和平條件
- 七 一月下旬時第七十三屆議會中的對華政策
- 八 日本政府中的主和派
- 九 主戰派的對抗
- 一〇 日本駐滬大使谷正之三月九日發表談話謂如能讓和則耗費小而效力大
- 一一 五月二日近衛演說準備長期戰爭
- 一二 五月九日廣田外相演說：鑒於國際環境惡劣主張慎重處理事變
- 一三 五月二十二日敵前綫指揮官發表談話謂佔領徐州後還繼續打到昆明
- 一四 五月宇垣初上台的發表
- 一五 宇垣外相的主和政策
- 一六 六月十七日永井遞位大臣發表謂必須打倒中國政府
- 一七 七月張姑峯事變時外傳日本提出和平的五條件
- 一八 七月坂垣發表：堅持一月十六日的方針，打倒中國政府的強硬論
- 一九 敵人策略的二重性——軟硬兼施
- 二〇 設立對華院總攬對華統治大權
- 二一 九月近衛準備改變策略以誘降為中心
- 二二 九月底軍部趕走宇垣
- 二三 十月上旬近衛還有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話
- 二四 十月二十四日同盟社宣佈日本政府已決定新策略
- 二五 武漢佔領之日法西斯政黨東方會尙唱蠻幹論

第四章 武漢佔領到現在…………… 65

- 一 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
- 二 美國通訊社亦傳日本會向英國提出和平條件
- 三 日本策略轉變的步驟
- 四 畑俊六還在口出大言
- 五 東條的兩國作戰計劃
- 六 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聲明
- 七 馬場恆吾謂『東亞新秩序』不要明吹
- 八 木村謂樂觀可爲寒心
- 九 一個日本犯者謂事變結束無期
- 一〇 松本慎一謂中國不可輕視
- 一一 馬場恆吾謂中國人民已日益關心國家的命運
- 一二 平沼一月二十日的上台演說
- 一三 有田一月二十一日的外交演說
- 一四 平沼與有田說了些什麼？
- 一五 離間國共合作剽竊三民主義的大陰謀
- 一六 日本的積極誘降政策
- 一七 武漢佔領後敵人策略的重心放在誘降上
- 一八 敵人的新策略——政治與軍事、經濟與武力、東方與西方的有機配合
- 一九 遠東慕尼黑的極大危險
- 二〇 喜多特務機關長的和平計劃
- 二一 日本七十四屆議會中所反映的對華政策
 - 策略已經轉變——以戰爲主到以和爲主——
 - 無意撤兵，三民主義是要利用的——極鬼式的和

平——殺人不見血的政策——

- 二二 四月十二日平沼演說表示日本滅亡中國的基本方針不變的
- 二三 四月十二日小磯謂解決中日問題將採最迅速有效辦法
- 二四 五月六日有田謂日本與大陸同生死
- 二五 五月十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謂實行亞洲地域自治爲上帝意志
- 二六 日本的大帝國夢想
- 二七 敵國『國民新聞』謂基本的侵略方針非貫徹不可，否則有德俄革命危險
- 二八 一個英國記者謂日本決不能放下已經拿在手裏的劍

第三編 侵略戰中日本的軍事與戰略 89—137

第一章 敵人的兵力……………89

- 一 敵人究能出兵多少——九種不同的估計
- 二 敵軍的編制和裝備
——敵我武裝配備之比較——戰時陸軍師的編制和裝備——
- 三 擴軍計劃
——一九三九年新海軍計劃——戰時擴軍的數量和質量——
- 四 來華軍隊
——徐州會戰前後調華軍隊表——武漢失陷後在華各戰場吸收敵人軍隊估計——

- 五 國內防民與滿洲防蘇之兵力
- 六 在華作戰損失的估計
- 七 徵兵對工業勞動力的影響
- 八 擊破日本帝國主義的紙老虎

第二章 敵軍的內部矛盾…………… 121

- 一 前綫少壯派與穩重派的衝突
- 二 各方面的傾軋
- 三 三派軍人侵略目標的分歧
- 四 軍隊中政治情緒的下降

第三章 侵略戰爭中敵人的戰略

- 一 武漢陷落前的幻夢
- 二 進攻華南的戰略作用
- 三 所謂『坂垣停戰綫』
- 四 日人大場彌平對於武漢、廣州攻守戰的評論
- 五 日軍攻勢已鈍
- 六 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瑟當』戰略之歷史根源——
個蘇聯人的看法
- 七 日本侵華戰略——一個美國人的看法

第四編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財政經濟 138—212

第一章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財政狀況及財政政策…………… 138

- 一 三個年頭的龐大預算

- 二 單就對華戰費而論三年中就有一百二十萬萬
- 三 這樣的龐大的預算支付勢將括盡人民的膏血
- 四 是否可從對外借款找到解決財政困難的出路？不能
- 五 爲應付財政困難首先不得不執行竭澤而漁的租稅政策
- 六 解決財政困難的主要方法不是依靠發行公債
- 七 但公債的消化已日見困難了
- 八 最後必然走到通貨膨脹的路上去

第二章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經濟狀況及經濟政策

- 一 資源貧乏的日本，重要資源均不能自給，這是日本長期戰爭的致命傷
- 二 日本政府三種解決原料飢荒的辦法
 - 消耗的分配與統制政策 —— 代用品的尋求
 - 向國外購買
- 三 但已開始遇到了抵制日貨運動勢將促進日本的崩潰
- 四 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實行經濟統制政策
 - 物資總動員計劃 —— 物資總動員計劃的產生
 - 物資總動員計劃的內容 —— 實施物資總動員計劃的辦法 —— 物資總動員計劃實行後的影響
- 五 發生問題的總動員法第十一條它的問題在那裏？
 - 第十一條的內容 —— 實施第十一條將發生何種影響？ —— 第十一條的內容 —— 實施第十一條將發生何種影響？ —— 軍閥財閥互相妥協以便共同向中國侵略 ——

- 六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日本的工商業狀況它究竟是怎樣的
——軍需工業打倒和平工業——侵略戰爭又使日本在華財產大受損失——戰爭與工商業狀況之惡化引起人民生活的惡化——
- 七 我們再來看一看日本的對外貿易政策及對外貿易狀況
——爲了戰爭厲行貿易統制政策——但結果使輸出銳減入超激增——入超增加則國際收支必然惡化——日本政府乃改變辦法實行所謂貿易聯繫制——貿易聯繫制的內容——但是這個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空隙——到底得一個悲慘的結果——
- 八 因爲輸出不振外匯有崩潰之勢，外匯統制政策也將無濟於事
——拚命維持匯價實行外匯的統制政策——但是不能增加輸出就決不能長久維持匯率——這就影響到國際賒貸的可能——沒有辦法只好向中國找出路——無法增加輸出便是採取日元貶值政策也無用
- 九 現金是日本的求命王菩薩，但可惜牀頭金盡壯士無顏
——日本原來存金究有多少？——結城的所謂『新金現送主義』——賀屋已用完了所謂『金資金』——現在則連正貨準備也用完了——無錢不能買貨外匯有崩潰之虞——兩種材料說明日本存金已盡——救濟辦法在於獎勵產金與搜括民間存金——

第三章 從財政經濟上看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的時間——幾種不同的看法

- 一 美人秋德謂日本暫時不至崩潰

- 二 一個英國記者也有同樣的論調
- 三 漢奸刊物的『日本萬年』論
- 四 日人藤原謂日本可打十年之久
- 五 時事日報謂去年已是日本的危機年
- 六 陳豹隱謂本年夏天敵人將陷入絕境
- 七 蕭學海謂本年是日本最後崩潰的時間

第四章 日本侵略戰爭的全國總動員…………… 203

- 一 日本國家總動員法案全文
- 二 企劃院的組織內容

第五編 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際關係及外交政策……………213—245

第一章 日本對外政策的矛盾…………… 213

- 一 軍部與財閥對外交問題之爭執
- 二 海洋政策與大陸政策
- 三 歐美派與親軍派
- 四 從廣田到有田

第二章 日本與英美法

- 一 興亞院的企圖
- 二 日本的南進政策與英美法
- 三 進攻華南與英美法
- 四 佔領海南島與英美法

五	日佔斯巴特萊島與英美法	
六	英美在華利益之被損害	
七	英美爲什麼不積極干涉日本	
八	日本對英美之準備	
九	日本對英的外交政策	
一〇	日本企圖離開英美	
一一	英美的團結及其遠東政策的積極化	
一二	日本認法國爲英國的尾巴	
第三章	日本與德意	232
一	狼狽爲奸	
二	日本爲什麼尙未參加三國軍事同盟	
第四章	日本與蘇聯	236
一	日蘇的根本矛盾	
二	日本企圖緩和蘇聯	
三	漁業糾紛	
四	英美法蘇在遠東共同反日的可能	
五	蘇聯在遠東堅持反侵略政策	
六	日本參謀本部估計蘇聯一二年內不干涉中日戰爭	
七	一九三九年日本會挑起更大的張姑峯事件麼？	
八	根據一九三九年新國防估計日蘇戰爭爆發的時間	
第五章	侵華戰爭中日寇外交 的總檢討	241

第六章 在未來世界大戰時日本立場之估計…………… 243

第六編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指導人物 245—280

西園寺公望
 湯淺倉平
 近衛文麿
 平沼騏一郎
 廣田弘毅
 宇垣一成
 有田八郎
 白鳥敏夫
 荒木貞夫
 林銑十郎
 南次郎
 杉山元
 寺內壽一
 植田謙吉
 真崎甚三郎
 坂垣征四郎與東條英機
 松井石根
 石原莞爾
 土肥原賢二郎
 阿部信行

- 磯谷廉介
香月清司
海津美次郎
橋本翠
健川美次郎與橋本欣五郎
米內光政
永野修身
末次信正
長谷川清
三井與岩崎（三菱主人）
久原房之助
鮎川義介
石原廣一郎
馬場瑛一
結城豐太郎
池田成彬
津田信吾
十河信二
松岡洋右
町田忠治
政友會四巨頭——鳩山、前田、島田、中島
安部磯雄
中野正剛
安連謙藏
望月圭介
小林省三郎

鹽野

秋田清

大川周明

頭山滿

抗戰以來在華指揮作戰的重要敵酋

第一編 兩年來日本的政治形勢

第一章 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性質

一 明治維新的不徹底

『明治維新』後，宣佈了土地的私有權，買賣土地的自由，自由耕種任何作物和自由買賣農產品。但是所有這些措施，主要的是有利於地主和富農份子，對於廣大的農民大眾並沒有多大好處。

這樣做法，主要的是因為政府要調查田地徵收田賦，所以頒佈土地私有權。許多侵入農村並非法掌有土地的商人和高利貸者，如今可以公開的正式的確定他們所佔有之土地的私有權。另一方面，極多數的農民，他們原來在封建主的土地上耕種，他們已有永久租佃權，即是一代傳一代地耕種下去，他們已將自己耕種的土地視作已有，這時候他們得不着這些土地的所有權，而必須從地主封建主買這些土地，或者正確些說，把土地交給他們的主人。因為大多數農民是沒有錢來買這些他們和他們父親當作已有的土地的，而這些土地的一部份仍舊留在地主封建主手裏，一部份被富農和各種投機者等於無代價的買去，而農民要種土地必須從新的所有主手裏租佃田地了。結果，百分之七十的農民變成佃農或者是半佃農。

明治的土地改革，並未給與農民土地，恰恰相反，還把他們老早就認為是自己的而且實際上也掌握在手裏的土地奪了去。『明治維新』

並未解決日本的土地問題，而且直到現在也未得解決，這問題等待着真正的土地革命來解決。這一情形決定了有名的『明治維新』的資產階級改革的未完成和不徹底。在這種『解決』土地問題的基礎上，在日本建立了地主資產階級集團——剝削日本勞動大眾的統一陣綫。（『日本論』哈耶瑪原著，張原譯，頁六二——六三）

二 重工業的落後

日本工業中的缺點是它的重工業的落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常常將這種落後性竭力解釋說是因為日本沒有豐富的原料，缺乏煤、石油、鉄礦等的緣故。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這種理由是不成立的。我們知道，除掉日本而外，不是有許多國家缺乏工業原料但也能發展他們的重工業的嗎？同時我們又知道，日本是很少棉花的，那末為什麼沒有阻礙了他的紡織工業的極度發展呢？日本重工業落後的真正原因，是日本工業乃是在對農村半封建剝削的基礎之上產生出來的。貧困飢餓的農村，歸根結底，是不會有機械的一般重工業生產的要求的。日本重工業既不能為生產而生產，目前只得靠着政府軍事訂購而發展。

貧困的農民和工資低微的工人，連許多輕工業產品也無力購買。這就是意味着日本國內市場一般的縮小，同時這又推着日本工業不得不爭奪國外市場。日本在國外市場上和別的國家競爭，最有把握的是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紡織工業較之重工業所需資本很少，創辦又便當，而獲利却豐厚，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能進廠做工，因此容易利用婦女和兒童的便宜勞動。最後，日本有了靠近的廣大的市場，如中國和印度這兩國衆多的人口都是需要便宜的紡織品，這也大大的使日本紡織工業獲得順利發展。結果，日本變成一個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的國家。這是日本工業在它的前此長時期發展的特徵。……日本和別的帝國主義國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內，領導

的工業部門是五金工業，機械製造工業，化學工業，採礦工業等。日本工業的弱點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弱點，整個兒正在輕工業發達和重工業的落後。（『日本論』頁一〇〇——一〇一）

三 工業集中的程度

根據最近發表的材料，在一九三二年，日本有五名以上工人的工場和作坊共計六七、三一八個，在這些工場中，有百分之八十六是僅有五名至三十名工人工作的小作坊，僱三十名到一百名工人的中等工場約佔百分之十，至於僱一百名工人以上的工廠，僅佔百分之四；而最大的工廠，有五百名工人以上的，佔全日本工廠的百分之〇·六，有一千名工人以上的佔百分之〇·二，這些數字證明：日本工廠企業以五名工人以上的小工場為最多，這裏我們還沒有把一名至五名帶有家庭手工業性質的極小工場算在內哩。

我們看到，小工場佔極大多數，還不能作為我們判斷日本工業集中的程度的全面根據。爲了這，我們還得看一看究竟有多少工人在大、中、小企業中工作，和這些企業提供出怎樣的生產的比例。如果我們看一看在大、中、小工廠做工的工人數目和這些大、中、小工廠的生產數量，那末我們得到如下的數字：在佔全部工廠百分之八十六的小工廠中，有佔全日本百分之三十一的工廠工人，而這些工廠的生產佔全日本工廠生產百分之二三·二；佔全部工廠百分之十的中等工廠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人，而生產也佔百分之二十；佔全部工廠百分之四的大工廠，却包括百分之五十的工人，生產佔百分之五六·六；至於有五百名以上的工人佔全部工廠百分之〇·六的最大工廠，包括百分之二十五的工人，生產約佔日本全部工廠生產百分之三十。這就是說，雖然日本小工廠佔着龐大的數目，可是日本工業集中的程度已經是非常之高了。不過日本和其他工業國家相比，小工廠還演有巨大的作用。

在日本這種小的和極小的工廠，老是存在的原因，必須在這些工廠對工人極端殘酷剝削中去找。因為這種極端殘酷的剝削，使它有可能和大工業並存。至於大的獨佔工業是不受這些小工廠絲毫妨礙的。因為它們使這些小工廠完全處於它們的經濟勢力之下，而後，它們利用這些小工廠作為它們的從屬。（『日本論』頁一〇五——一〇六）

四 資本集中的程度

在日本，我們看到資本集中已達到世界上最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那樣發達的程度。……從下列材料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日本資本的高度集中和這種集中的更在往上增長。在一九一九年，即是在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日本有二千以上的銀行；在一九二九年，即是在世界經濟恐慌之前，日本銀行只有一千多了；而到了一九三五年，已經減少到不够五百，不論是在資本或在存款方面，都是很大的。這種大銀行，都是屬於所謂銀行『五巨頭』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和第一銀行。在這幾家銀行內，集中着全日本銀行存款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指出超過工業集中的日本資本集中的程度是如何龐大。（『日本論』頁一二六——一二七）

五 國家資本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使日本資本加速集中的還有下面一個原因，即是直到現在，掌管鐵路、大工廠（包括八幡五金工廠）的政府，在日本經濟中還演有巨大的作用。我們曉得，日本國家資本在日本工業和運輸中要佔全部資本四分之一以上，（『日本論』頁一二七——一二八）

六 皇室與官僚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日本皇室除掉佔有着巨大的土地和森林財產而外，還掌握着投在

各大銀行和企業中的巨大資本。因此，日本天皇不但是大地主，而且是大資本家。不僅是皇室，而且一切國家官僚機構中，上從政府和樞密院官員，下至國會議員，都是掌握着工業和熱心靠剝削工人獲得利潤的。日本的獨佔資本，和小心謹慎保護它的利益的國家機構，有着密切的關係。這不僅表現在日本政府實行保護工業的政策上，而且也表現在國家以款子直接津貼和賄賂資本家等事實上。（『日本論』頁一二八）

七 獨佔資本與封建地主的勾結

並且日本獨佔資本和封建地主階級也有密切的勾結。因爲一方面，資本家也在農村中掌有土地並且和地主一樣用半封建方法剝削佃農，而另一方面，地主將他用半封建方法，從農民身上剝削來積蓄的資本投在銀行和工業中。因此，日本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有了一個密切的共同性。日本常常更有一個人既是資本家又是地主，很難分出界限。研究他是先地主而後兼資本家，或是先資本家而後兼地主，這是不容易曉得的。（『日本論』頁一二八——一二九）

八 軍需工業在日本經濟中的地位

日本帝國主義是靠着軍事起家的；假如不是經過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日本資本主義決不會發展得那樣快；假如不是經過世界大戰，日本資本主義的集中和集積也決不會如此急速；可知軍事力量，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有着極重大的作用。原來日本資本主義的脆弱的經濟基礎，不能不依靠軍事的力量，而軍事對外的『勝利』，又反復影響於日本的經濟機構，使日本全國的產業以軍需工業爲中心而再編成、再擴大生產起來。這種傾向，到了最近，尤爲明顯。因爲日本無間的加緊備戰，日本經濟早已採取『戰時編制』了。日本的軍事工

業資源本來是極端薄弱的，然而帝國主義者卻不顧一切的犧牲，把生鐵、鋼鐵拚命發展起來。

其他凡與軍事有關的機械工業，造船業和化學工業等，都同樣以強制的方法發展起來。自去年（一九三六）二·二六事變後，日本軍閥對政府的控制更加強化，對戰爭的準備更加瘋狂，因而軍事工業更有畸形的發展。一九三六年的鋼鐵生產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三倍，成爲日本軍事生產中心之一的電氣事業的資本額，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倍之多。

自世界經濟恐慌爆發以來，假如不是因爲軍事工業的膨脹，則日本必然成爲恐慌最嚴重的一國，可無疑問。日本軍閥在最近發行的『陸軍軍備的充實及其精神』小冊子上也公開承認：『我們只要想到將陸軍年年消費數萬萬元的軍費即時停止，我國（日本）的經濟將陷於怎樣的命運時，就可以了解現在軍事費怎樣發揮生產的效果吧？』

由上面的種種事實，可以明白：在日本，軍事的要素是佔何等重要的地位；若依列寧的話，軍事的獨佔，一部份已代替了現代最新的金融資本的獨佔，一部份又補足了它。而這種軍事獨佔的基礎，則顯然是建基於對勤勞大衆半奴隸的剝削上面。（李凡夫著『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頁八六——八九）

九 農業發展的桎梏

第一，日本的地主在與都市的資本家『和氣霽然』地苟合以後，他們只知道拿從農村得來的錢，即用高利貸或高度地租向農民剝奪得來的錢，到都市裏去做投機生意，去開工廠，而很少拿來用作改良農業之用。像日本那樣充滿火藥氣的社會裏，地主或資本家與其拿錢投在農業中，不如投在軍需工業或其他工商業裏，其利潤一定要來得雄厚些。第二，日本農村主要的生產是米、麥、爾等，這些東西是不需

很大的耕地面積的，所以這也是不能促進日本農業資本主義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日本五段（即五十畝）未滿的小農經營是佔極大多數，五町（一町等於中國一六·一四一五畝）以上是佔極少數；而且除在恐慌後幾年間，五町以上的耕戶略有增加外，其餘二町級以上的耕戶反而逐年減少。由此可知在日本農業經營中，資本主義化的進展是非常遲緩的。在農村經濟中，較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既不發達，則原有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被保留下來，那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頁九〇——九二）

一〇 日本帝國主義的規定性 —— 軍事封建性

什麼是半軍事的帝國主義？這是說全國工業以軍需工業為骨幹而再編成、再擴大生產。這龐大的軍需工業，無疑是爲了補強這先天不足國家的藥劑，而國內工人反遭受半奴隸的剝削。明治維新不是徹底的民主革命，而只是資本家和地主的苟合，所以國內還殘留着半封建的榨取關係。半奴隸半封建的榨取網，就是半軍事半封建帝國主義的寫照。（『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頁八五——八六）

日本的半軍事性與半封建性不但是分不開，而且是互為影響的。因爲軍事的向外『膨脹』，必然要對老百姓加強封建的剝削。而封建的剝削愈加強，農工的痛苦愈深，社會基礎愈不穩固，則軍事向外『膨脹』就愈加要急進。這樣循環往復，使得半奴隸半封建的榨取關係，不但沒有因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消滅，而且愈加強化。日本工人工資的低下，固爲世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及，日本農民生活的悲慘，也是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沒有的。日本的佃農，平均要對地主納全部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地租，這種高度的地租，只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可以媲美！這樣的一個帝國主義，我們就叫它爲半

封建的帝國主義。（『日本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頁九二——九三）

日本經濟中獨佔資本演着主要的作用和國家機構與金融寡頭有着密切的聯繫，證明現代日本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和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但是日本帝國主義是有其決定的、獨特的特性的。在日本經濟中，特別在日本農業中，保持着封建的殘餘。這種封建殘餘，決定日本工業機構，決定國內市場的狹小，決定對工人階級的殖民地的剝削，這是一。這種封建的殘餘，不僅僅在經濟上保持着，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在人民意識中，都保持着，這是二。在日本，正如在當時的沙俄一樣，獨佔資本是被封建的前資本主義關係的密網交織着的，這是三。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特種的帝國主義，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一九一六年列寧寫道：『在日本和俄國，軍事力量的獨佔，廣大的領土掠奪的便利和對外國人對中國等掠奪的特別便利，部份地滿足現代最新的金融資本獨佔，部份地使後者有所變更。』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封建性質，大大的使它內部所有的矛盾尖銳化。……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封建性質，還決定了它特別富於野蠻的對外侵略的性質。日本帝國主義內部矛盾的極度尖銳化，深刻的半封建餘孽，推着它不得不從對外佔領、對外國人民的殖民地的奴役、準備再分割世界的新的帝國主義大戰中，來解決這些矛盾。爲了要用血與鐵來解決它的矛盾，日本帝國主義就動員一切經濟資源，用盡一切力量加緊剝削日本工農和廣大勞動大眾掠奪，日本殖民地人民，廉價在世界市場上出賣日本工農勞動產物，以冀搜得資金準備大戰，加緊政治恐怖，總之，是無所不爲的了。（『日本論』一二九——一三一頁）

第二章 日本國內的基本矛盾——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

一 失業勞動者大增

侵華戰爭最重大的影響，是大量失業的造成。滿洲事變以來，軍需工業的擴充，的確吸收了不少的失業勞動者。到了七七戰爭發生以後，失業人數不過八萬，而且軍需工業還痛感熟練勞工的缺乏，以致日當局要實施總動員法的第六條關於勞動者的規定，充實軍需工業勞動力的供給。可是這個物資總動員的實施，却不能避免的引起大量的失業。現在日本從事和平產業工廠的勞動者約有一百七十萬人。據企劃院的估計，因為和平工業的急激衰退，中小工商業和居間者的沒落，和平產業的工廠勞動者，約八十萬人，商店員、汽車夫等約五十萬，合計一百三十萬人，會加入失業之羣裏。連他們的家族算起來，至少有四百萬人生活受失業的影響而惡化。

二 失業對策

日本的工業、商業和交通業人口，不過一千二百萬人左右，一百三十萬人的失業，對於日本國民經濟影響的重大，可以想見。所以在這回的物資總動員計劃中，也有轉業失業的救濟一項。厚生省且設立「中央失業對策委員會」和在地方設立同樣機關，來處理失業。至於厚生省擬定的失業對策，不外以下幾項：（一）由工廠主自動縮減勞動時間，或用其他方法，使失業均等化，減少失業。（二）軍需工業減低採用勞動者的銓衡條件，和採用兩次輪班制，便利和平產業工人的轉業。（三）由國營職業介紹所及公共團體，對失業工人作職業輔

導，或施以技術訓練，幫助他們向軍需工廠轉業。（四）勸婦女歸農，填補農村勞動力的缺乏。

三 失業對策的失敗

這種對策，誠然說得很好聽，但實行起來，却有種種的困難。例如以轉業於軍需工業論，熟練的金屬工人、機器工人、汽車夫等，或青年的工人，還有希望；不熟練工人、老年工人和商店店員，便不易轉業。所以軍需工業所吸收的新失業工人，是有限的（日當局希望有六七十萬人）。皮革手工業者的代表向當局表示，轉業殆不可能，而請求救濟。技術教育的設施，雖可以助進一部份青年工人的轉業，然也要費相當的時日。女工歸農，說來容易，但是，我們如果記起她們大部份是包身工，負有債務，則不難斷定她們的出路恐怕只有賣身做娼妓的一途。和平工業的中小工廠，如果改製軍需，還不獨要失去獨立性，也須要相當的資金來改換工廠的設備，商工省今年度（一九三八）預算內本有轉換補助費百六十萬元，但從五月至六月，請求此種補助金來組織工業組合，裝置適宜於軍需品製造的設備的組合，已有二百四十一個，所請求的補助費達一千一百餘萬元，為原預算的十倍。……減少勞動時間，軍需工業採用輪班制等，必然使本來實質工資已日見低落的勞動者，受到名義工資也要減削之苦（四月份的實質工資比三月份低1.2%）。大隊失業軍的存在，加緊了勞動市場的競爭，工資當更減低。其次，中小工業為苟延殘喘，也不能不加緊榨取工人，加時減工的採用當在意想之中。（思慕：『日本物資總動員計劃及其影響』、『世界知識』八卷三四合期，二十七年八月出版）

去年（一九三八）六月起，所謂『物資動員法』施行以來，中產與小本經營之商賈，以及工業界份子之失業者，迄去年十一月底止，共達八萬八千人左右。……已停閉之平時工商業組合，失業僱員達二

十八萬六千人。……日本本部失業人數總額，據去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一日統計，為三十七萬五千人。……日本工資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起，增加17.4%，而同時期物價又漲22.5%，故實際工資只有下降也。（『日經濟益危殆、失業問題嚴重』，『大陸報』轉載在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導報』）

他們的生活負擔，隨着『軍事景氣』的發達，在物價高漲下，已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他們還要負擔膨漲軍費的攤派。反之，他們的收入却沒有增加，他們的實質工資倒是減少了。日本工人在侵略戰爭之下所得到的，只是『爲使人民生活適合戰時的需要』，而被驅出平時保護工人的法令的範圍之外。（宋斐如譯著『日本人民統一戰綫的發展』，頁八三，二十八年四月出版）

四 水深火熱中的農民

土 地 分 配

日本有五百五十萬農家從事農業經營。其中有一百五十萬左右沒有一點土地，二百五十萬以上有半公頃（合八·一六華畝）和不到半公頃的土地。這就是說，日本的五百五十萬農民人家，有四百萬，即是百分之七十五，有的完全沒有土地，有的雖有一點但如不添租土地耕種，則無以爲生。另一方面，日本有五萬佔有十公頃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和十一萬佔有五公頃到十公頃土地的中小地主。這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地主們，他們手裏握有日本全部耕地百分之四十。日本耕地差不多一半，而且都是些肥沃的耕地，是握在地主們的手裏。日本農民的階級分化大約是這樣，三百五十萬到三百八十萬家是貧農，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家中農，還有二十萬家是富農。（『日本論』頁八三）

地 主
的
剝 削

日本的租佃制度，帶着極端奴隸式的性質。佃農繳付地主或是富農的地租，要佔他們的收成一半以上。日本的地主或是富農，他們出租稻田，要以稻來做田租。佃農耕種一公頃稻田，大約可收十八石至二十石米，可是一大半都要付給地主，日本農村中還保留這種自然物租的田租形式，不僅僅說明封建制度的殘餘還保留在日本，而且說明日本地主剝削的厲害，因為地主們把大量的稻米集中在自己手裏，他們可以做市場上的壟斷者（市場上銷售的稻米有百分之四十二是地主的），而且可以在米價高漲的時候將它賣出。

資 本 家
的 剝 削

日本百分之七十五的農民呻吟於半封建性的奴隸式租佃制度之下，這種半封建性的奴隸式租佃制度，就是現代日本農村中基本的剝削方式。但是，這是基本的剝削方式，而不是唯一的剝削方式。日本農民不僅僅遭受地主的半封建剝削，而且遭受資本家、獨佔資本代表們的剝削。獨佔資本纏住整個日本經濟的各毛孔，當然農村也不會例外。日本的農民，不管是佃農或者是自耕農，他作為一個城市商品購買者或是農產品的出賣者，都是要受着日本資本家支配的。日本農民種一小塊土地，既無錢，又不會使用農業機器。但是為了收得一點糊口糧食，不得不靠着使用大量肥料。但是，肥料是在工廠主獨佔資本家的手裏。而他們却利用獨佔的地位，用極高的價格來剝削農民。因此，每一公頃要用一百元以上的肥料，即是說要佔全部生產費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也就是說要佔全部收穫價格的百分之二十光景。

另一方面，日本農民出賣他們的勞動生產品如米、蠶絹、生絲等的時候，資本主義或公司的直接經理人——躉商以及各種顧客，都利

用在農村市場中的獨佔地位，迫得日本農民不得不以極低的價格出賣他們的農產品。

日本農民基本羣衆的貧困，由於獨佔資本的奴役，是因為他們既吃米——農民經營的基本產物——價格低落的苦，又吃米價高漲的苦。日本常常，特別是在荒年，在年終的時候，因為藏米都吃完了，米價總是特別高漲起來。但是遭受損失的只是農民大衆，這是因為農民，除富農而外，常常是被迫在收穫後立刻出賣他們的糧食，甚至爲了要繳納國稅，償還債務，付高利貸者的利息等，常常出賣青苗。很明顯的，在這個時候，米價和一切農業生產品的價格，都是很低很低。農民以低價出賣了他們的稻米，過了幾個月，所餘藏米吃完了的時候，又不得不在市場上依投機的高價買糧食吃。地主、富農和米商，算到農民缺米的時候，於是便在這幾月間將米價提高到幾倍。

政 府
的
剝 削

除掉地主和資本家而外，資產階級地主的政府本身也剝削日本農民。日本農民，不斷呻吟在國家賦稅的重担之下。日本帝國主義每年軍事預算不斷的增長，試問這些錢從那兒來的呢？主要的都是政府從構成全日本人口差不多一半的農民身上壓榨出來的。鄉村人口的賦稅，要比城市居民高上三倍以至四倍。日本農民每年所付的所得稅，和與農民收入相同的小商人及手工業者相比，要高上三倍有餘，現今在日本特別是在農村，苛捐雜稅的重担，已經達到這種程度，即是連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再不能多向農村人口徵收賦稅了。

高 貸 剝
利 的 削

日本農民除掉耕種土地而外，還從事養蠶、煮繭、抽絲各種家庭工業，各種手工副業。日本農民如果不幹這些副業，就不能生活。但在，即使日本農民有了這些補助工

作，爲了養家活口，還必須向高利貸者借債。

高利貸者在日本農村中非常之多，這又是一種日本農民身上的寄生蟲。如果說，小康的農戶和一部份中農自耕農能够以田產抵押從銀行中借一些利息比較正常一點的款子，那末，對於日本基本農民羣衆——佃農和半佃農——是沒有可能的，因爲沒有田產抵押，銀行是不借錢給他們的。因此，他們不得不求之於高利貸者，不得不付他們強盜式的利息。農民們被迫付高利貸者很多利息，甚至佔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恐慌前日本農民的負債，根據日本經濟學家計算約有五萬萬元。如今他們的負債已經到八萬萬元以上，而有些經濟學者甚至說有十萬萬元了。……不僅最窮的佃農和半佃農，就是中農，他們的債務，平均起來要超過他們全部動產和不動產的價格。最悲慘的是，農民借了債不但沒有擴大生產，而且不得不減低消費。日本農民想除去這個高利貸的束縛的機會，一年年的少了，無怪乎日本農村中流行着這麼一句話：『逃不出債獄』。日本有一個報紙也這樣寫道：『日本的農民爲債耕種，爲債工作，爲債生活。』

由此看來，如果我們把封建地主的奴隸式的剝削，獨佔資本的掠奪，國稅的担負，高利貸的奴役，和農業恐慌的打擊，合到一起，我們不能不得出這一結論：日本農民担不起這樣的重壓。（以上均見『日本論』頁八五——九〇）

戰爭更使農民陷入地獄：農民所担負的高額租稅，只有因爲戰爭而加重。他們的高率佃租，依然是無界無比的高，並不因戰爭而降低絲毫。他們終年終歲在賣出買入的過程上所受中間商業資本的剝削，反因戰爭而增高其剝削程度。（『日本人民統一戰綫的發展』頁八四）

農村的農民一批一批的被徵入營，稍經集訓，又是一批一批的開赴戰場。農村人口於是一天一天的減少，食料以及其他軍需農產物，

也就一天一天的缺乏。食料問題，遂變成了日本的致命傷。（李支：『半月文摘』二卷一期，二十七年二月出版）

瑞士籍的凱勒教授（Prof. Keller），在他的『日本旅行記』中，記載一個農家有十口人，每年僅有一五〇元的進款，當冬天剛到來時，他們已經不得不仰仗草根樹皮爲食了。（陳豹隱等著，『經濟恐慌下的日本』頁一五四）

日本第二年戰費，已必須佔全國國民經濟收入百分之六十，榨取人民生活費至百分之六十二，按帝俄在歐戰末年，戰費膨脹，榨取人民生活費至百分之六十，終不能支持而崩潰。中歐同盟國方面，在歐戰第四年，戰費龐大，榨取人民生活費至百分之五十四·七，亦皆不能支持而紛紛瓦解。（劉仰之著『徬徨沒落中之日本』頁一四，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出版）

五 人民的大衆反戰反法西斯的鬥爭

政 治 內
層 的 兩
種 傾 向

（一）上層政黨、軍閥、官僚、財閥的團結，支持戰爭運動——國民陣綫；（二）前鋒自由主義教授、作家、左傾學生，以及無產黨革命團體等，共同連合的反戰陣綫

——人民陣綫。至於可左可右，可支持戰爭亦可反對戰爭的中間物——由法西斯與社會改良主義者合組的社會大衆黨，在這旗幟分明、陣綫不能混淆的過程中，它的去路只有一條——分化與沒落。（王紀元著『一年來日本政治上的明爭暗鬥』，『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出版）

日本人民陣綫組織的形態，大概如下：

第一，主體勢力；

一，社大黨及其領導的勞農組合（編者按：社大黨上層現在已反

動化，內部也發生了分化，詳見後)；

二，勞農無產協議會及其領導的勞農組合；

三，其他無產團體。

第二，資產階級的進步黨——分化政友、民政兩黨的內部，另外成立較新的自由主義政黨；

第三，其他——學術團體、文學團體、和平主義團體等。

他們的中心鬥爭綱領是：『軍事預算的削減』，『反對戰爭政策』，『即時停止對中國人民的戰爭』，『即時締結對蘇不侵犯條約』，『全國勞動者起來作反對大眾課稅的鬥爭』，『電燈費之減少，工資之增加』，『勞動時間的縮短』。(王紀元著『日本政治研究』頁一〇五)

關於反法西斯活動的呼聲，已在好幾次的國家農民協會，和其他農民組織的會議中議決。如宮城的農民協會大會所議決的，是要求消滅屬於法西斯組織的黨團，和工農聯合，以組織人民陣線黨。更值得留意的，是在這些農民協會所議決的，主張階級鬥爭。在上述宮城農民協會所議決的，裏面有一段話：『欲使我們脫離貧苦的境地，是須要反抗法西斯主義，和奮鬥以獲得工農大聯合陣線。』(吳浩宇編『危機四伏的日本』頁七六)

總動員法案實施後，失業者加至一百五十萬人，半失業者三百萬人。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罷工案件共五九三起，參加罷工者三萬五千人。農民與地主衝突，此半年中共計二九九起。因耕具肥料等之缺乏，今年稻米收成較去年少四、七三五、〇〇〇担(二十七年，十二月七日，『新華日報』)

由去年(一九三八)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日本的罷工怠業事件：

去 年	勞資糾紛總數	罷工怠業件數	罷工怠業所佔百分比	本 年	勞資糾紛總數	罷工怠業件數	罷工怠業所佔百分比
七 月	一六六	五六	三四	一 月	八八	二〇	二三
八 月	一三七	三八	二八	二 月	九〇	二七	三〇
九 月	一〇四	一九	一八	三 月	一一一	三一	二八
十 月	七六	一四	一八	四 月	一二二	三八	三一
十一月	六五	一五	二三	五 月	一七七	二六	二二
十二月	五五	五	九	六 月	六五	一七	二六
合 計	六〇二	一四七	一四	合 計	五九三	一五九	一七

(『翻譯與評論』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頁三二)

無 法 鎮
壓 的 反
戰 運 動

以勞動大眾與左傾作家、教授、青年、知識份子作領導的反戰運動，自蘆溝橋事變以後，更活躍起來。他們深入每一個角落，去進行反軍閥、反法西、反戰爭的工作。如

擁有會員八百萬人的日本學生聯合會，曾推代表向東京政府請願，如前綫上士兵之厭戰怠工，甚至自殺的事實，即是好例。爲了要使侵華戰爭能絕滅進行，對於反戰運動，自非加以鎮壓不可。近衛之借重『猛烈的法西斯』末次大將做內相，這就是原因之一。他上任不到幾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即發動全國警察進行檢舉被捕的有一千三百餘人。以後接二連三，因散佈『惡意謠言』的嫌疑而被捕的不可勝數。全國左翼各黨，不但日本共產黨積極從事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之進攻中國而受到極端的摧殘與壓迫，就是『日本榮農黨』，『日本無產黨』，『全日本工農聯合會』，亦均被取締解散。日本的反戰運動，不但不因此而停滯，反而日益深入與擴大。在前綫上，反戰的傳單，如雪片一般的散發，以無牒或違反軍紀等罪名而被殺的日本將士，各戰區皆有。最近（指一九三八年底）漢口北尾屬下的一部份士兵，被敵憲兵解除武裝。海空軍中水上飛機母艦『能登呂』的飛行

將校，有激烈的反戰論爭，甚至拒絕轟炸的命令。在國內，關東一帶的農民，爲反對汽油代用品原料的甘薯之栽培，而呈現不穩，幾有搗毀軍部的御用機關的農會之勢。去年（一九三八）上半年罷工案件，共五百九十三起，參加者三萬五千餘人。去年一月至十一月間，日本國內反戰反法西斯份子之被捕入獄者達一萬三千人左右。同時，末次的『猛烈性』不但遇事把持，使近衛成爲『阿斗』，而且引起法西斯軍人的跋扈，造成去年二月十七日所謂『防共護國團』四百人突然在政友、民政兩黨本部示威，並一度佔據該部的事件。（許激新：『近衛內閣的總結』，見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新華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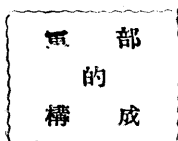
日本共產
黨的
反戰綱領

（一）立即停止和中國戰爭，我們爲着偉大的中國國民之獨立而做共同盟者，努力反對戰爭；（二）要求削減軍事預算，並將該經費改爲農民、失業者、中小工商業者的救濟費；（三）爲着獲得民主主義的權利，爲着擁護民權，爲着獲得結社、言論、集會及出版之自由，而努力與法西斯爭鬥鬥爭；（四）努力發動撤廢強制勞動並臨時僱傭制度，廢止農民的榨取，改善農民勞動者及其他勞動階級的勞動條件等的鬥爭。（潘沖洲編『日本人民反戰的怒吼』，頁一）

日本反戰爭的工農大眾，還沒有形成一個堅實的人民陣綫，執行其反官僚、資本、法西斯的使命。日本工農大眾統一陣綫的要求，在軍事法西斯政府的戒嚴令之前，還只是一種潛伏的意志。感覺銳敏的社會運動指導者，幾乎被日本政府一網打盡了，日本人民陣綫的發動更喪失了車頭。（『日本人民統一戰綫的發展』，頁八五）

第三章 日本的統治階級——軍部、元老、重臣、官僚、財閥、政黨、法西斯

一 軍 部



在陸海兩省上面的軍事機關，是『元帥府』和『軍事參議院』。

『元帥府』爲軍事上最高顧問機關，輔翼天皇，貢獻關於軍事方面的意見。由海陸

軍大將中有『老功卓拔』者選任之。中選的海陸軍大將，稱爲元帥，天皇特賜元帥佩刀和元帥徽章，係日本武人最榮耀的職務。……明治三十一年設立元帥府。

到明治三十六年，又頒佈『軍事參議院』的條例。它是通常重要軍務諮詢奉答的機關。依條例，它的任務是：『在帷幄之下，應重要軍務上諮詢，應諮詢而開參議會，將意見上奏。』列於該院的人，除元帥外，另有海陸軍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長及特任軍事參議官。會議時，以年齡最高者爲參議院議長。在宮中開會時，天皇親臨講席。

海軍省內，設『軍令部』，它是海軍方面掌管國防和用兵的機關，總長直轄於天皇。它的任務，除參贊帷幄機密之外，另掌國防用兵的計劃，以及傳達用兵之事。

另有『參謀本部』，它是陸軍方面掌管國防及用兵的機關。參謀總長，由陸軍大將和中將任命，直隸天皇，參贊帷幄軍事，掌國防及用兵之一切事宜。陸軍大學及陸軍地測量部，都屬參謀總長指揮。

上述各機關，合稱爲『軍部』。（家禾：『日本軍部、政黨與財

閣」，頁一八三——一八五）

軍 部 的
特
殊 地 位

所謂二重內閣，其理由就在這裏。內閣總理大臣統轄以外，軍部在內閣裏保有獨立性。軍部大臣可以不經過總理大臣直接留任，直接上奏。總理大臣可以統一各部，惟

不能統一軍部。所以，軍部有很多的內情，總理大臣不能過問，其實也不敢過問。

近年來軍部的勢力因法西斯勢力的增長越發擴大起來了。『軍部內閣』這一名詞已成為司空見慣的口頭語。軍部大臣不僅不受內閣總理的支配，相反的，它會支配整個的內閣。滿洲事變以後的日本內閣如果不得軍部大臣的同意，是不會成立的，二重內閣漸漸變成爲軍部內閣了。

日本所得的屬地如朝鮮、台灣和東北幾省，完全受軍人管理。他們是最高權威，他們所管的區域比較日本本部的面積要大得多。明治以來由於軍部大臣反對內閣因而崩潰的例子，已屢見不鮮。

軍部之所以能這樣橫行無阻，是有它的根據的。憲法第十一條就說：『天皇統率海陸軍』；第十二條又說：『天皇決定海陸軍的編制及常備兵額』。故軍事支配權實際是在輔助天皇的『參謀本部』和『軍令部』。至於議會政黨影響下的軍部大臣，要是向內閣負責，自然不免受到軍部的白眼與反對。結局，軍部大臣只有軍部的代表才行得通。（柳仁：『日本軍部與法西斯蒂』，頁一二——一五）

軍 部 內
的 派 別

就政治的立場來講吧，陸軍和海軍就有些不同，各軍中的大部份首腦份子與少數的首腦份子，和中堅幹部及下級幹部，也有些不同。陸軍偏重鼓吹大陸政策（侵華）、北

進政策（反蘇），而海軍則偏重鼓吹南進政策，積極經營南洋羣島及

漢洲。鼓吹北進的，當然主張以強化陸軍及其附屬的空軍，爲國防擴充的着眼點。鼓吹南進的，當然以強化海軍及其附屬的空軍，爲國防擴充的第一義。

其次，在政治意識上，一般的說來，陸軍偏重急進，而海軍則偏重保守。這從歷史上的沿襲看來，也很明白，歷屆干預政治，和政黨處於對立地位的，總是陸軍省佔主要地位。（『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二八——一二九）

陸軍省大致分爲以下三派：

荒木派——即所謂真崎荒木系，是軍部的急進派，又稱『少壯派』。這一派根據少壯派的主張，再滲進陸軍中堅層的意見，而成爲陸軍軍部的主張。換句話說，他們就是代表軍部的立場的。

宇垣派——又稱爲穩重派。這一派的份子非常複雜，滿洲事變後，以青年激進氣焰的響影，內部分化爲『統治派』與『中立派』。『二·二六』事變後，統治派失勢，另形成一個『肅軍系』，不過肅軍這一名稱近來也漸漸一疏，它是和中立派並稱爲穩重的軍人系統。

中立派這是與着急進派與穩重派而說，以林銑十郎爲主。不過這派的中立態度始終不能介在兩者中間而獨立，故至今已在無形中消失。

『五·一五』事件以前，在日本還聽到『打破現狀派』與『維持現狀派』的名詞。這就是荒木派與宇垣派的別稱。

這裏不能不附帶說一句關於日本在軍人的組織。他們雖不能公然獨樹一幟，但是他們在軍部裏的勢力是不能否認的。日本少壯軍人也都藉他們的力量做後盾。這羣人的中心人物，首推『明倫會』的田中國重大將，『皇道會』的力森藏一中將、大井成元大將、兩角三郎等。（『日本軍部與法西斯蒂』，頁二二——二五）

二 元老重臣

元老在政治上本擁有把握時局關鍵的大權。但是在目前，事實上，西園寺公沒有權宜應變之權，一切須視下層各派的意見如何而決定。自二·二六事變（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少壯派暴動打擊元老重臣）以後，更噤若寒蟬了。所以輿論界稱西園寺為聰明的機會主義者。（『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二二）

重臣層的政治意識，一般說來，是保守性特別濃厚。他們反對軍部干政，反對政治的東更西張，反對國防預算的無限擴大，甚至反對日本過份向海外侵略，而是抱着保守的『忠君盡節，與世無爭，天下太平』的政治意見的。他們也不贊成極端的自由主義，更不贊成法西斯主義。因此，軍部目為腐朽的障礙物，非掃除不可。（同上，頁一二四）

老官僚也者，是無政治團體結合的、資格較老的、而無固定政治主見、目的只有做官的一羣。新官僚的政治立場，是贊同軍部的『革新』政策，反對政黨政治。因此，在目前，他們與軍部勾結的關係，頗為密切。（同上頁，一二五）

三 財閥

第一，政友系財閥——三井財閥	}	安田財閥	商船財閥	藤井財閥
		住友財閥	片倉財閥	久原財閥
		川崎財閥	吉河財閥	藤山財閥
		大倉財閥	福澤財閥	大橋財閥
		野村財閥	淺野財閥	澁澤財閥
第二，民政系財閥——三菱財閥	}	根津財閥	山口財閥	片岡財閥
		原財閥	服部財閥	伊藤財閥

就財閥的勢力而論，政友系的力量遠較民政系為雄。合計起來，民政系財閥的勢力，尚不及政友系的三分之一。即以三井、三菱兩主體財閥自身比較而論，三井財閥有金融資本二、五二七百萬圓，而三菱財閥僅有二、〇〇九百萬圓。三井財閥有工業資本計八十一社，共一、二二三、五〇二、〇〇〇圓，而三菱財閥僅有五十二社，共七八一、一七七、〇〇〇圓。不過三菱財閥比三井財閥來得集中。三井財閥中的安田與住友，因金融投資發展的結果，差不多快與三井完全脫離關係，而另成一勢力；與政友會的關係亦較為淡薄。

自滿洲事變後，財閥的陣營中，有了顯著的變化。第一，就是財閥陣營中分裂為好戰財閥與反戰財閥（編者按：不是好戰與反戰之分，而是比較急進與比較緩進之分）。前者主要的包含以軍需工業（軍需工業的基本部門有五種，即造船業、礦業、化學工業、鋼鐵業、機械工業）起家的如九原、淺野、澀澤、大倉等。後者則主要的包含以金融資本、輕工業、貿易起家的財閥。因此，反映於產業界的，也有『革新』的意見與『保守』的意見。第二，在金融資本的陣容中，眼光比較看得遠的金融家，也開始段機地轉變，順應法西斯潮流，開始與軍部急進份子暗渡陳倉。因此，革新派的金融家，和革新派的軍需工業家，就合成一起，而產生一新的力量。（『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一〇）

除了農業、小本商業及家庭工業之外，私人工商業，大部份都在四巨頭手中。三井與住友已有數百年歷史。三菱與安田在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始勃然興起。最近三十年來，崛起了一些新興團體，以與這四系對立，不過他們合起來的金融勢力還不及三井一家大。（『文摘』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

鮎川，他的股票公開政策，他應付外國洋行的成功，及他的商業冒險心，聯合起來，使他成為軍部的寵人。軍部支配的『滿洲國』的

樹立，更使流星一般的鮎川，一躍而立於人前。幾乎操縱着滿洲、華北及朝鮮一部份的所有鐵道之南滿鐵路公司（滿鐵株式會社）在純粹運輸活動之外，又曾經開採滿洲的大部份金、鐵和煤礦；並且經營瓦斯、電氣、自來水、船塢、工程、旅館與報社種種事業。當局因為不滿於這種壟斷行爲，極欲迅速開發偽滿，遂將滿洲採礦、煤鐵生產，與工程，以及滿鐵的許多工業權益，一齊交給鮎川辦理，不過保持了一半股本。（同上）

四 政 黨

民
政
黨

民政黨從歷史上講來，黨員官僚的傾向，特別來得濃厚，故又名官僚黨。以前民政黨的指導者如若槻、井上、江木三巨頭，都是貴族院的議員，黨外的顧問如伊澤、幣原等，亦同樣的是著名的官僚。官僚與專制主義的三菱財閥配合起來，真是最適當不過的。此外，再加上少數自由主義的份子，而構成民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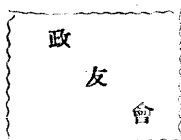
所以，民政黨的內部構成，一向分成三個系統：（一）桂（太郎）系，富有官僚主義傾向；（二）國民黨系，富有自由主義傾向；（三）岩崎系（三菱財閥主人），三菱金融資本家的代表。其理想的政綱是偏重保守的，和平的，財政經濟上採用緊縮政策的。民政黨過去會反對過出兵西伯利亞，出兵濟南，反對軍部的冒險政策。

可是，自從昭和六年總裁井上準之助被刺以來，內部就開始露出分崩離析的現象。井上一死，政府中財政之支柱失掉了。不久，安達又脫離民政黨而另組成國民同盟。中野政剛，則脫離民政黨而另組東方會。

在目前，民政黨內部，雖比政友會來得團結些，但是依然是各懷

所信的。最明顯的劃分便是總裁派與非總裁派。前者以町田爲首，以永井、櫻內、賴母木、大塚爲支柱。而後者則以富田幸次郎爲主體，仍想擁字垣出馬，實現政黨之大同團結的方針。

不過，總裁派幹部的永井，近來與軍部的關係，一點點親密起來，而脫黨之心搖搖，不過『待價而沽』罷了。（『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二二——一二四）



近年來政友會黨內的形勢，更是一團糟。一般說來，內部派系大概可以分爲：
（一）鈴木、鳩山派，一名總裁派，以辭職未久的鈴木總裁及筆頭總務鳩山一郎爲領袖。

其部下主將有濱田國松（在七十屆議會中向軍部大施抨擊的七十歲老將）、安藤純正（現政友會幹事長）、松鶴野平等。（二）舊政友系，即政友會的長老派，以望月、永野、秋田清等爲中心。（三）床次派，以床次竹二郎爲領袖，主要份子有山崎達之輔（現農相）、瀧正雄、東鄉實、津奇尙武等。（四）久原派，以久原房之助爲領導人物，以津云國利、藤井達也等少壯派份子爲中心。

自從一九三五年十月議會總選舉以後，內部更形分解。政友會內部的小組織，複雜異常，有革新派（一名鐵道旅館組）、鳩山派、前田派、知久平系、國政一新會（知久平之別動隊）、松野派、五人組、久原系、新黨組、總裁親兵組、舊一一會等。在這許多組織裏面，可以分成三個系統，即：（甲）革新派。以政友會組織結構之刷新，反對鳩山之獨裁，發揮地方黨員之政治意見，爲革新運動的指標。這一派的先鋒爲西岡、生田、肥田、三人，此外，再加上加藤（久米）、河上、田邊（熊）、熊谷、岩崎、西村、山崎（猛）、門田、志賀、高橋（熊）、岡田（伊）、清瀨、川口、八田、山口等議員，在黨中都是居於中下級幹部的新進人物；他們的口號是：『從速再檢討黨的組

織，擴充並強化政友會立黨時的精神。』他們的運動事務所是鐵道旅館，他們策動黨外的顧問，聯合黨內一切不滿現狀的份子，迫鈴木總裁辭職。(乙)鳩山派，一名『現狀維持派』。主張在『保持現狀』原則之下，把黨的內部略加刷新，如鈴木總裁之必須擁護，自由主義的憲政常道之必須恢復，軍部干政之抵死排斥等。其主幹人物，前面已說過，除鈴木鳩山等外，為濱田國松等。這一派是政友會中的上層幹部派，在政友會歷史上，居於重要的地位。(丙)中島知久平派。這一派與松野派、前田系、久原系取密切的聯絡，推中島繼任政友會總裁，而以反對『自由主義的現狀維持派』(即鳩山派)為中心。久原系的久原房之助，因有資助軍人叛亂的嫌疑(按指二·二六事件)，被捕後釋放未久，所以，不便乘機公開從事活動，而知久平因為是以開設航空飛機廠發財的，與久原真是無獨有偶的人物。一九三七年春，濱田國松在議會席上對軍部大施抨擊，當時政友會內反對濱田國松的演說的就是這一派的人物。

鈴木總裁辭職後，這三派的暗鬥日益劇烈，而中島知久平系，頗有脫離政友會，別樹旗幟，另與其他各黨以及軍部方面的法西斯份子合組新黨之勢。(『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一五——一一八)

其	他
黨	派
小	

資產階級的改黨，除了民、政兩大黨而外，還有國民同盟、昭和會、東方會三者。國民同盟原是從民政黨內分化出來的，沒有什麼財閥的背景，而是清一色的官僚投機主義，現任總裁安達，是具有淡薄法西斯色彩的。可是，官僚始終不失為官僚的本質，他善於順風轉舵，一九三六年末各政黨聯合反攻軍部的時候，安達也會對外交失敗，預算膨脹而攻擊過軍部的。

昭和會主要的是政友會的長老系人物組織的，黨魁為望月圭介，與元老重臣有密切的關係，任何人出來組閣，只要不十分使昭和會難

堪，它總是取贊助態度的。可以說，這是「若有若無」的老官僚集團。

東方會的主腦中野正剛，在民政黨內與安達原是共一派的，即是所謂安達、中野派。後來安達脫離民政而另組國民同盟，中野亦脫離民政而暫抱中立，不久即倡議組東方會，具有比國民同盟更進一層的法西斯色彩。（『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一八——一二〇）

五 法西斯組織

日本法西斯派系的現狀：（一）國粹主義派，以頭山滿所領導的玄洋社爲主腦。其所屬的團體，有黑龍會、大日本生產黨、國粹會、滿蒙義團、大和民勞會、大正赤心團等。偏向鼓吹國粹主義。主要的構成份子，包含浪人階級、俠客、義士等，富有武士道精神。前首相廣田弘毅，與玄洋社關係頗密切。（二）國社主義派。以高島素之等的老壯會起始，加上大化會、建國會、神武會、行地社、祖國同志會、國民青年同盟、日本國家社會黨、士林莊、七生社、愛國無產同盟、大日本主義同盟、大日本青年同盟、愛國勤勞黨、愛國無產青年同盟、日本國家社會主義學盟、全日本學生協議會、金雞學院、大統社、大業社、日本法西斯聯盟等。中心理論鼓吹國家社會主義，同時，揭起『一君萬民』、『君民一如』、『君民共治』、『皇道』等口號。構成份子，包含從無產陣營投降過來的知識份子、少數勞動者等。（三）皇道主義派。以明倫會爲首要。此外，包含恢弘社、大日本國輝會、皇道義會、大日本護國會、大日本殉國會、勤王聯盟、全日本皇國同志會、櫻會、小櫻會、大日本奉公團、國風會等（平沼騏一郎、荒木貞人所組織的國本社，原爲這一派的領導者，自平沼就任樞密院議長，荒木辭職相後，即宣告解散）。這派的構成份子以軍人爲最多，此外，包含多數金融家（現日本銀行總裁池田成彬，與皇道主義派關係極密切，原爲國本社理事）、政治家、教育家。這一派中

的櫻會、小櫻會二者，係完全由陸軍青年將佐所組織。櫻會由陸軍佐官著層人員組成，小櫻會則由尉官著層人員組成。陸軍軍人所倡義的政治改革論，都是這一派人的政治意識的反映。因為它有槍桿實力為後盾，所以在目前右翼陣營中，處處居於主體的領導地位。而且，他們和其他各派，也有橫的聯絡。（四）農本主義派。這一派包含權藤成卿的自治學舍及血盟團、愛鄉塾、自治農民協會等團體。其組織以封建的地主、農民為主體，勢力薄弱，在法西陣營不佔重要地位。（五）社會民主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轉向派。這一派包含日本村治派同盟、國民解放社、國民鬥爭同盟、日本國家社會黨等。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一部份人轉向法西斯後所組成的，沒有什麼羣衆，以知識份子為主體，因非法西主義的正統，自然勢力更為漸弱了。（『日本政治研究』，頁九三）

第四章 兩年以來日本統治階級的動態及其內部矛盾的發展

一 從近衛內閣到平沼內閣

近衛內閣
的
本
質

近衛內閣的使命，在於完成軍部財閥的『抱合』，調和因林內閣解散國會而起的軍部與政黨間的矛盾，和繼續實現自上層變革的合法的法西斯主義的要求。……雖說是站

在軍部、財閥、政黨、官僚的平衡之上，事實上却沒有深厚的基礎，逃不出軍部的掌心。……

可是，近衛內閣的混合性質，雖造成『舉國一致』的外貌，同時也就是它的弱點所在。內閣內部的矛盾，各派系間常引起磨擦。（思

慕：『近衛內閣到何處去？』，『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內閣參
議會
之成立

蘆變後，戰事的發展，這是日本資本家羣所不及料的，也是近衛本身以及元老、重臣、官僚、政黨層所不及料的。戰爭好比一條頑劣無比的劣馬，一爆發必然形成不可收拾的狀態。

……於是就大喊充實內閣本體，加強戰時機構的實質，等等，就跟着來了。（『一年來日本政治上的明爭暗鬥』，『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十月末，決定於閣內添設『內閣參議會』，由政府網羅海、陸、政、財、外交及其他方面最有力之人物，參與內閣機宜，審議重要國策，並由日皇予以親任待遇。內閣參議的名字：

宇垣一成（政界惑星，穩重派軍人之元老）

荒木貞夫（陸軍少壯派領袖）

末次正信（海軍少壯派領袖）

安保大將（海軍現狀維持派代表）

町田（民政黨總裁）

前田米藏（政友會）

鄉城之助（農產界現狀維持派巨頭）

池田成彬（金融界革新派巨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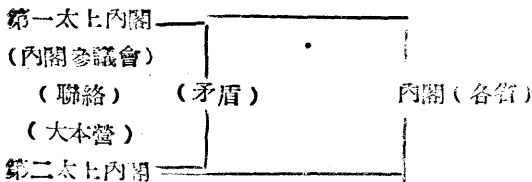
松崗洋右（大陸急進派代表）

內閣參議會的性質：（一）這一『太上內閣』的共同目標，是支持對華戰爭，但對於內政的一切設施，却各有獨特的主張，未能融洽一體；（二）這一『太上內閣』，僅為重要政策的決定機關，而不是直接執行機關，政治效率上自然差得很遠；（三）這一『太上內閣』，與發號施令的軍部尚沒有直接的關係。

大本營 之成立

日本戰時大本營，於十一月（一九三七）十八日正式成立的，以日皇為最高統帥。參與大本營的有多田陸軍，島田海軍兩次長，町尻陸軍，井上海軍兩軍務局長；內閣方面則由近衛首相、風見書記長、杉山陸相、米內海相四人代表內閣參與大本營會議。在大本營成立前夕，日華論者認為大本營是戰時內閣。後經大本營海陸軍當局聲明，認為大本營僅係一單純指揮作戰的統帥機關，與行政方面完全分離。但事實上，大本營的權力，有直接壓迫、指揮近衛內閣之實權。

大本營成立後（次期），近衛內閣之實況是：



一個國家而有三個事實的內閣，而這三個內閣中，又各表現着不同的政治意見。（『一年來日本政治上的明爭暗鬥』，『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對華院 之成立

五月，宇垣、坂垣上台，為着內部的整理，及對英交涉，暫時不提起該案。至九月上旬，坂垣陸相又提出『對華院』的理由書，並要求近衛首相從速召集閣議，決定此事。近衛首相乃從其議。坂垣陸相所提出的『對華院大綱』，要點有七：（一）掌管樹立對華政策所關之各種事務；（二）與中國新政權有關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問題，要實行內部合作所關之各種

（三）與中國新政權有關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問題，要實行內部合作所關之各種

事務；（三）關於中國之政治、經濟及文化各種問題的調查與計劃，並在其實施上有關之事務。但對華事務中純屬外交者除外；（四）在華公司之監督及統治所關之事務；（五）保持各廳對華行政之統一所關之事務；（六）設『對華政策聯絡委員會』與五相會議採取聯絡；（七）設『對華審議會』，網羅各官廳之關係官吏及民間有學識經驗者為委員。

宇垣外相的反對理由——此案提出五相會議後，宇垣外相極力反對。提出修改案三次，結果不能妥協。宇垣外相的反對理由如下：（一）中國是獨立國，對華事務原屬外務省的職權，無須另設機關，（二）要有新機關，亦應限在陸海軍佔領區域內，佔領區外之事，仍屬外務省；（三）掌管事項凡涉外交事項，不可包括在內；（四）戰爭是一時的，故應明定為戰爭期間中之臨時機關；（五）對華院不可為執行機關。

這是宇垣外相的反對理由。後來經海陸外三省事務當局擬定妥協案，但宇垣外相仍不接受而下台。九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八）宇垣外相提出辭職的理由兩點：第一點，反對『對華院是執行機關』；第二點，以全中國為其管轄區域與其對華認識根本不能相容，換句話說，以中國為日本政府對華院統治下的殖民地，這是宇垣外相所不能同意的對華思想。宇垣所代表的日本統治階級，認為中國是日本資本的投資殖民地，即是自由主義的殖民地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的殖民地思想的鬥爭。兩派對於侵略中國的方式及其程序雖不同，但最後目的在使中國化為日本殖民地，是一樣的。

對華院的政治意義——宇垣外相下台後，十月一日重開四相會議，通過對華院的大綱，除在華第三國有關係的外交問題外，一切政治、經濟及文化問題概歸對華院管理，簡直說一句，就是英國的印度事務大臣。不過陸軍省的原案，總裁是陸相兼任的，現在改為首相

兼任，外、海、陸、藏四相爲同等的副總裁而已。但是該院的總務長官已決定陸軍中將柳川平助，實權仍歸陸軍省。並且決定在中國設立該院的支局，執行一切事務。同時取消現存在的特務部，以期侵略政策的統一。在對華院爭論過程中，我們應該指出的政治特點，計有三項：（一）在日本內政上，現狀維持派（即對華政策上的經濟侵略派）完全失敗，一切的政治實權已轉入法西斯軍閥（即對華政策上的武力侵略派）的手裏。五相會議變爲內閣中的內閣，即寡頭獨裁制確立。（二）又在日內政上陸海軍與外務省的對立，陸軍省得到實行領導權的方式，造成表面上的對華政策一元化的形態。（三）在國際政治上，即正式聲明中國是日本的殖民地，放棄其假面具，自認有領土的野心，暴露其一切的欺騙手段。隨着對華院的決定，十一月三日（一九三八），即聲明建設東亞的新秩序，否認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馬澤靈露。（謝雨光：『日製「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字垣辭
職的政
治背景

九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八）字垣外相的辭職，對於日本內政上以及對外關係，不能不說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促成字垣辭職的原因，主要是爲了對華中央機關的性質和對英

外交談判問題；這裏表現着當前日本統治陣營裏無可掩飾的矛盾，以及侵略主義者瀕於崩潰前夜之慌亂的掙扎。

對華中央機關問題的正式的搬上日本政壇，始於今春（一九三八）七十三屆會議，迄字垣辭職止，僵持已達半年以上。這個機關的難產，在表面上僅爲霞閣（外務省所在地）和坂垣之單純的職權上的對立，實際上則包有穩健派與急進派間，以至軍閥與財閥間的多重的磨擦。唯軍部之命是聽的廣田前外相，所以也敢跟軍部碰一碰，顯然曾經有人在給他撐腰。而字垣之會討好少壯派，復一變和少壯派相而再

合併，除宇垣個人野心的不可駕馭外，又意味着日本國內漸進、準急進和急進的幾種勢力鬥爭的錯綜和尖銳。隱居宇垣後面的，不但有舊政黨人員、元老、重臣、一部份官僚和穩健財閥，而且據說荒木、池田、近衛也切當支持他。荒木是少壯派領袖，……但現在不如過去的主張蠻幹，目前他在少壯派的地位也漸趨於沒落。池田雖為親軍財閥，但他身為藏相兼商相，對當前日本經濟危機是特別敏感的，而軍事法西斯要攫取掠奪中國經濟的絕對領導權，當然非池田所樂意，年餘來給近衛弄得團團轉，是很想借重宇垣來牽制一下，所以至少精神上是同情宇垣的。

原來，對華中央機關，軍部主張必需包羅一切對華侵略之政治、經濟、金融、文化各部門，而和軍事相呼應。這直接剝奪了外務、拓務、尤其外務省的職權。而其影響所及，軍部獨攬大權，其他各種勢力都被排擠。同時又損害了財閥的利益，束縛了財閥的自由。更以軍部堅持對華事務，不分佔領區和非佔領區等等事情，這是宇垣所不願的（詳見下文『對華政策』節），因之為坂垣系少壯軍人所打敗了。（鄭森禹：『從日本政治危機說到進犯華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近 衛 內
閣
之 改 組

將內閣參議中的真正一等人才請出來，分坐大臣椅子，使內閣參議會這『太上內閣』與近衛內閣合成一體，而與大本營保持平衡的關係。……

經過二月餘醞釀的內閣改組，終於在徐州取得後而於五月（一九三八）二十六日正式實現了。攻取徐州與改組內閣這兩件事合起來看，是有意義的一回事。這不是表示日本軍閥的志驕意盈，而是表示日本法西斯軍人對於戰局前途的阻心，亟思鞏固其國內的陣綫，以澈底進行對華的戰爭。……因為他們的共同出路，是夢想獲得戰爭的財

物，然後進行其內政鬥爭。

這樣的內閣（改組後的），是否能使它的戰時動員政策風行無阻呢？是否能消除其內部的矛盾呢？……坂垣在華，獨佔一方，影響內閣，未始不叱咤一時，但一上台做陸相，能否統治其法西斯軍人集團的各派意見，就成了大問題。我們只要看坂垣就陸相任後，於車上答記者問，默然不語，僅言『痛感責任之重大』，可以想見。其次，池田雖係金融界巨頭，然以池田一人，而要統制全國，恐亦無能為力，鄉城之助便是他最大的對頭，而日本工業聯盟、日本工商會議所兩俱樂部，花樣百出，池田怕也要感到左右為人難吧。再次，宇垣與少壯派，近來關係雖比較融和，但他的政治主張與外交基本立場，仍與少壯派不無出入。如少壯派悍然不顧一切，主張發動對蘇宣戰，進行反英，而宇垣則一反其方針，而採取親英與調整對蘇關係政策，這樣的外交立場，又豈能避免不發生磨擦麼？（『一年來日本政治上的明爭暗鬥』，『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近 衛 內
閣
之 倒 台

在法西斯操縱下的近衛內閣本身，是一個矛盾的合成體，不管幾次的『補強』工作和一次的大改造，隨着對華侵略戰爭形勢的惡化和困難增加，近衛內閣之基礎，便愈動

搖。第二期抗戰開始以來，第七十四屆議會開會的前夜，以『總動員全部實施』與『政治總動員』的爭執為契機的財閥與軍閥、政府與政黨的一般的對立，內閣中末次與池田及其他閣僚間的對立，使內閣矛盾到了爆發的程度。對華戰爭的無法結束和前途的黯淡，更惹起樞密院及各方面對近衛內閣的責難，表現出近衛內閣的最後掙扎的『近衛聲明』仍然碰壁之後，近衛便無可戀棧，只好拂袖而去。

平沼內閣
的成立

平沼內閣，可說是近衛內閣的蹈襲。新閣十三閣員中，有七人（木戶、坂垣、荒木、八田、米內、有田、鹽野）為近衛內閣的閣員，舊閣次官二人（石渡莊太郎與廣

文忠）升任為大臣，而近衛文磨本身，也為新閣不管部大臣出席內閣會議，所以有平沼近衛聯合內閣之稱。內務大臣由木戶調任，比之末次會緩和一些，而陸軍的坂垣，海軍的米內光正，外務的有田八郎，文部的荒木貞夫，司法的鹽野季廣，都是留任。而現任大藏大臣石渡是舊任次官。由此就知平沼內閣在內政、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的政策，都不會有大的改絃更張。

但是，平沼內閣的陣容，顯然比近衛內閣更為弱化。平沼本人是法西斯團體國本社的領袖，法西斯色彩和官僚氣味，都比近衛濃厚，政治手腕却比不上近衛圓滑，博不到各方面的好感，人望是比近衛低得多。木戶雖沒有末次那種『烈性』，但在比重上是比不上末次。他出身貴族，染上很濃厚的官僚氣味，而且也是新黨運動的主要角色，提出他來緩和政黨的衝突，顯然是不可能。石渡莊太郎雖然是一個編制預算的能手，但他沒有指揮財界的能力，他固然比不上池田，甚至連賀屋吉野也不及。去了池田，填上石渡，軍閥就可予取予求。編制預算，石渡自屬優為，但實行預算，恐是毫無辦法。

平沼雖聲言『尊重政黨』企圖減少議會的困難，但對外方面之對華問題，對英、美、法、蘇外交問題，及對內方面之九十萬萬預算，和總動員法全部實施問題，以至議會改革，精神總動員等等問題，實屬不容易解決的。

平沼對報界聲明：『近衛首相允留於新閣任不管部大臣之原因，係欲對外表示新閣仍遵照舊閣之大政方針處理一切之意，新閣對於御前會議所定之方針，決遵守不渝，而對於調整對華關係之一點尤

然』。(以上見梁式文：『近衛內閣崩潰與日本政局的前途』，『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日人眼中之『日本政治的貧困』——日本政界，現對平沼內閣的觀感，愈認必辭職，『辭職』時期，早則議會閉幕後，遲則孟夏。平沼內閣一成立，便令人敗興。『哦，軟弱哩』，請看全班的關係，角色陳舊。平沼內閣，無『政治』可言。進而言之，現在日本難道就有『政治』嗎？譬如對英國態度，那末的畏首畏尾，閃爍與躲藏，這種徘徊歧途的政治，平沼內閣實負其咎。……目下充為元老重臣的雖有西園寺、牧野、湯淺、近衛、松平等，近來他們對政治影響，似有似無，實際上縱使元老重臣不存在，也仍是一樣。因為沒有『上層』的指導，沒有政治，所以國民精神不緊張。日本真正的危機，不在前次中日及日俄之戰，委實在今天的『中國事變』裏。……政界『上層部』的指導大權已旁落，最後手段厥唯組織新黨了。日本政黨與英國國異，不是以主義綱領結合，而是唯領袖馬首是瞻。日本這樣政黨的領袖，現可沒有適當的人物，因此新黨運動，恐怕要成永久的懸案。(『日本政治的貧困』，佑藤昭石著，純青譯，『大公報』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二 統治階級內部的『抱合』與『失和』

軍閥與 財閥 的抱合

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軍閥差不多兵不血刃而攫奪了我們的東四省，趾高氣揚的軍閥，一時間會有反財閥的傾向。但是，經過急進法西斯軍人的直接行動失敗，和滿洲的經濟碰壁以後，日本軍閥已不能不改絃易轍。準戰時體制的圓滑的完成，更非得財閥的充分的支持不可。所以，到林內閣時代，我們便開始看見軍財的明白的『抱合』。對華侵略戰爭發動的初期，日

本軍閥要想速戰速決，迎合軍部意旨的賀屋、吉野兩『獨善官僚』之多少忽視財閥利益的統制政策，引起財閥的不滿。加以對華戰爭已成為長期戰爭，欲貫徹對華戰爭的目的，戰時的財政經濟須大加調整，而這種調整也非得財閥的積極參加不可。此外在戰爭中財閥資本加速的膨脹，因而財閥勢力增大。在佔領地經濟發展上，需要巨額資本的進出（單就『滿洲五年計劃』新決定的資本額，即達六十三萬萬），而國家資本不能充分應付，因而財閥的經濟地位增高。由於這種原因，近衛內閣便不能不大加改組，以財界第一人的池田和代表關西財閥為財閥所歡迎的宇垣大將做台柱。（宋斐如：『戰時日本內外政策變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日本財閥的勢力，在這一階段上，隨着日本軍閥大陸侵略的進展而日益膨脹。並且隨着軍事的擴大及產業開發的需要，而其對外的進出，提高了它在所謂『大陸政策』上的地位。在『九一八』事變過後，日本軍閥，曾經一度夢想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實施反財閥獨佔的統治，阻止既成財閥資本之進出於滿洲。但不久，即於客觀的需求之下，對財閥讓步，再三表示歡迎他們投資的意向。現在，實際上，財閥資本之進出於東四省及華北的傾向，已相當急進。鮎川養介之被推為『滿洲國防經濟』的實際指導者，『日本產業會社』全部資本（二億餘元）之移投於東四省，當然不只是因為鮎川是『親軍』的財閥，或日本產業會社一家一族獨佔成份比較淡薄（日產的股票共有五萬人以上），實際是日本國家資本與財閥資本支配的一種交替表現罷了。以日本國家資本佔支配地位的滿鐵，最近讓出地盤來給滿洲重工業公司（即日本產業會社改組的），滿鐵傍系的昭和製鋼會社五家公司的大部份股票，就於這一轉變上，過渡到未來的滿洲重工業大王的滿洲重工業公司的手中，其評價資本總額共達一億八百五十萬元。更有進者，日本政府對於滿洲重工業會社的保護的程度，並不下於三十年前

創設滿鐵的優越。第一，鮎川所繼承的各種產業，皆以『國防產業』的理由，由產業統制法受到獨佔保護的特惠。第二，政府並且加以創業後十年間六厘紅利的保證。

日本財閥資本支配的增大，不獨表現於親軍的新進的鮎川資本之進出東北；即從來受到極度排斥的舊財閥三井、三菱及住友等，也有相當的表現。……

這種財閥資本之進出與其勢力之增大，自然增高了財閥資本問題的重要性及其在政治上的比重。（宋斐如：『戰時日本內外政策變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電力統
制案
的爭執

據東京三月八日（一九三八）路透電：貴族院曾熱烈辯論電力業國有議案，由商業電力專家前商工大臣松本開始之。松本就技術之觀點，抨擊該案，指為違背憲法條文，侵害各電力會社所發行的內外債券持有人所應享之權利。此諸會社，皆將為行將組織以便國家統制電力業之日本電氣會社之一份子。松本語記者云：『該議案之規定，政府實圖不費一文而統制電力業。』

據二十七年三月七日香港中央社電：政友會秘書，頃向政友會及民政黨發出申請書，勸令該兩大黨，增強合作，俾阻止發生政治劇變，而使現政府不致顛覆。此外遞信省當局，現正考慮在電氣事業統制法內，於必要時，採納政友會與民政黨所提議之修正文。惟多數報紙則紛紛指責各政黨陰謀，將全國動員法及電氣事業統制法延緩通過，其中以『京都新聞』措辭，尤為激烈。（見二十七年三月九日『新華日報』）

據二十七年三月九日香港中央社電：電氣事業統制法案，日前經衆議院投票通過，並加修正後，本日提交貴族院討論，貴族院多數議員，立即口頭表示反對，其中前閣員松本宣稱，此項法案，具有社會

主義（？）的性質（按即法西斯主義），對於外國投資，亦將有不良的影響。（二十七年三月十日『新華日報』）

久已成爲財閥軍閥內鬥爭目標的電力國營懸案，果然在議會開會之初已惹起劇烈的反對。近衛雖表示信念，以爲衆議院可通過該案，但各政黨對於該案，意見紛歧。民政黨預料該案將大加修正，然後通過。而政友會議員則取靜觀的態度，揣測政府或不會藉解散議會來圖此案的通過。至於一般大資本家，藉口電氣事業有外國資本外資利益必須保護，竭力反對。現該計劃原稿已被修正，財閥獲得初步勝利。較爲緩和的新草案，財閥雖反對，但已接受考慮。（思慕：『日本七十三屆議會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這一問題自廣田內閣以來即成爲爭論之中心，迄今幾歷二年。這問題看起來並不怎麼大，但幾次審議時，都因爲五大電力社長的強烈反對，未能通過。而既成政黨更利用這問題，獲得財閥的支持，進行倒閣及反對革新勢力運動。自去年（一九三七）侵華戰爭爆發以後，電力統制更認爲急不容緩，乃由遞相永井製成統制法案，由政府通過後，更提出第七十三屆議會通過。衆議院接到此案時，討論經月，開會達二十八次之多。財閥堅持二點：（一）電力統制案，實爲非常時期之必要對策；（二）私有財產無理割取，實爲不法之行爲。這案後來雖勉強於三月二十七日（一九三八）由參、衆兩院議員挽回政府代表製成折衷通過議會，但從此我們又可看出日本政治鬥爭的真相。（『一年來日本政治上的明爭暗鬥』，『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總動員
法案
之糾紛

到了中國抗戰發動後，日本的兩次特別議會，把『國家統制工業財物法』，『貿易統制法』，『匯兌統制法』，『取締投機法』，『航業統制法』等，十五種法令通過

了，這些可以說是總動員法案的前奏曲。

總動員法案的主要內容：（總動員法案的全文見後）（一）嚴格執行徵兵令，十六歲至五十歲的男子，一律服兵役；（二）嚴格執行統制工商業、交通事業，動員各種資源；（三）統制資本、生產和分配；（四）禁止人民集合遊行，強迫勞工服役，規定工價，絕對禁止罷工。爲實行此法，近衛還提出設立『國家總動員審議會』的議案，該會直屬於內閣，總理大臣任會長，由貴、衆兩院議員有學識經驗者及各省高級官員中選任委員三十餘人。

總動員法案的目的：由這法案的內容，可見軍部是想藉它來把日本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置於軍部的支配之下，以及鎮壓一切反戰反法西斯的運動，完成軍事法西斯的獨裁，同時，更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準備更大規模的長期戰爭——不但是與中國戰爭，而且是與第三國戰爭。民政黨議員池田賢問該案時，會說比中日事件更嚴重的戰爭，將會發生，故需要一周密的總動員法。杉山陸相在答覆質問時也說日本不僅應顧慮及中日戰事的影響，即較此『更重要的事實』亦應計及，故總動員法案實爲必要。這裏所謂『更重要的事實』當然是對英國或蘇聯的戰爭。廣田在議會的答辯更是明白，他說：『欲對華作長期的戰事，日本不能不顧及其對各國之關係，現在日政府正設法將日蘇關係納入常軌，英國對日之態度也日見改善，但目前的局勢極爲嚴重，故日本不能不作萬一形勢更趨惡劣之準備。』所以後來杉山又說：『目前中國事變是否有實行此項法案之必要，尙未決定。』這可見日本軍閥是不惜犧牲全國的國力來作更大的軍事冒險，貫徹它的進攻中國的計劃的。不過，如果中日戰事再延長和擴大下去，恐怕日本必可在『更重要的事實』未有來臨之前，就實施總動員法了。

總動員法的風波：總動員法案如果側重精神方面，對於私人企業，不擬干涉，只須略加修正便可在議會通過。……政、民兩黨的大

多數是反對這案的，骨子裏的理由，當然是因爲該案予政府在緊急時徵收全國財力、人力的無限權力，侵及私有財產的神聖，以及增加軍部的獨裁權，消滅議會政治的緣故。他們藉口有三點：（一）違憲，……認該法爲法西斯意識的產物；（二）認爲這時必須保持激昂的民氣，願以此法有引起國內衝突之虞；（三）日本目前尙未至戰時狀態，無行此種戰時法律的必要。所以多數議員堅持對於實施全國總動員法之時期，應有詳確的說明。……可是在他方面，右派的政黨如東方會、昭和會、國民同盟，以及在野的法西斯團體，都一致擁護這種『全能主義』的法案。

既成政黨顯然是代表一部份保守主義的財閥與軍部的法西斯鬥爭……不過軍部是強硬的。……但近衛却持較慎重的態度，主張避免事件的嚴重化，應與政黨諒解。結果便採取一種折衷政策，即是一方面，對政黨略爲讓步，避免與政黨發生不必要的衝突；他方面，宣稱：政黨如不覺悟，採取較合理的態度，則政府使用『積極手段』對付。

政府在軟硬政策下，總動員法通過了。政府答應將該案的說明同時提出，並聲明將另訂特別法來規定實行該法的辦法，保證政府不採任何足以激動人民情感及妨礙工商業自由發展的行動。……可見總動員法的實施仍有問題，將來能否達到軍部統制整個國民經濟的目的，還視乎保守派財閥與軍部間鬥爭的簡形而定。（思慕：『總動員法與日本政爭』，『世界知識』七卷七期，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軍閥與財 閥矛 盾的激化

侵略戰爭，不僅在日本政治上，而且在經濟上，也造成嚴重的惡果。其實正因爲經濟的惡化，才使政治局勢更爲嚴重。戰爭結束依然遙遙無期，在經濟上却已形成破局的危機。和平產業固已被犧牲了，軍需生產擴充也很渺茫。在極端統制下已無『生意』可做，而軍費負擔日益加大。於是乎財閥與軍閥的矛

盾與鬥爭，日益擴大。

財閥埋怨軍閥損害了他們的利益，而軍閥攻擊財閥不『協力國策推進』，於是爆發所謂總動員法第十一條（關於總動員法十一條的詳細內容及其實施後的影響見本書第四編）發生問題的鬥爭，不僅是池田在內閣時對末次木戶的對立。軍部方面，以在上次議會喝罵議員出名的情報部長佐藤賢了且公開在報章上對池田攻擊。財閥方面，如日本銀行總裁結城豐太郎，日本經濟聯盟會長齋城之助等，則積極支持池田的運動，在經濟上發生一大混亂，股票暴跌。結果使軍部不能不暫時讓步，同意大藏相的主張，原則上限制分派百分之十以上的紅利，但受限制的利益金仍由企業者自由用作擴張產業之需，限制金融機關的資金運用，暫不發動，佐藤賢了也因而免職。（梁式文：『近衛內閣崩潰與日本政局的前途』，『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近衛曾經宣言過在對華戰爭上不實施的動員法，也不得不發動起來，因此與財閥的衝突，也是日趨尖銳。……情報部長佐藤賢了，以恐嚇的口吻，聲言總動員法必須實施，於是引起了證券的下跌，更增進了軍部與財閥的磨擦。

爲了緩和國際形勢，爲了調整國內關係，坂垣不得不將幾個重要人物，實行更動。

東條佐藤發了對國際的狂言，佐藤對財閥擲以恐嚇之辭，在華各地則爲租界與通航等問題與各國引起各種衝突，誇大狂妄的論調，言之非不痛快，但是對於負有責任的陸相，這種言論行動所引起的反響，實在是不易應付的。……此次日本陸軍中央人事的移動，在中國各戰場最高指揮官的更迭，其重要的目的，是爲的減少對內對外的磨擦。但是時至今日，國際對日攻勢已成，國內對軍閥的仇恨日深，要想挽救也是來不及了。（吳斐丹：『日本軍部的新動向』，見二十八

年二月七日上海『導報』)

財閥和軍閥合作的根據，是建築在交換的關係上；在軍閥方面是需要財閥供給他們軍費，在財閥方面是欲軍閥向他們大量定購軍火並讓他們自由發展華北的資源。

軍財二閥衝突第一次的表現，是在把所謂河北省『地方事件』，擴張到上海來，一變而為全國的戰爭。大財閥原打算在一二次軍事接觸之後就結束戰爭，然後安然的接收富裕的中國大平原，但結果日本參謀本部的縝密計劃，已被中國所決定的長期抵抗粉碎無餘，因而大為震驚。……最後是對廣州漢口的兩個打擊，日本軍閥雖然作了孤注一擲，但絲毫未能動搖中國的士氣。

意想不到的長期戰爭，使日本以前的大量出口貿易嚴重削弱下去，使日本資金、原料，和人民的財富，陷入涸竭，而且使大多數的非軍需工業，事實上崩潰了。

日本的『五大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大倉和安田，——曾經大規模的承當軍火業務，但現在感覺到（除安田外）他們的戰時利得，實不足以補償他們在消費品的製造、對外的貿易，以及航業和商業等方面的損失。

對於軍閥們的霸佔行爲，五大財閥警覺起來了，同時並發現軍部在中國的佔領區域，並無意給他們以自由行動的權利。

日本軍閥們爲了確定他們在新的『夢想的黃金國』內的統治，把新設的『興亞院』中的重要位置，全部安插了他們自己的人。

爲管轄這個『興亞院』的問題，大財閥與軍閥間的衝突，便在去年（一九三八）九月間發生了。彼時外相宇垣大將，是代表保守派大財閥的利益的，他想要在中國爲日本大財閥確立一種『門戶開放』政策，把新計劃的『興亞院』置於外務省的管轄之下，但宇垣大將的計劃遭遇了無情的否決。

字垣的辭職顯示了軍閥與財閥關係的益形尖銳化。結果柳川中將被任爲『興亞院』院長，爲關東軍計劃進攻中國的四魔之一的鈴木少將被任爲重要的政治局局長。（『日本內閣更迭的內幕』，樊維揚譯自“China Weekly Review”，『時與潮』三卷一期，二十八年三月一日版）

軍 部 與 共
他 黨
派 之 衝 突

在這回七十三屆議會的質問戰中，日本政府內部的矛盾更爲顯露，民政黨議員小坂，對於末次內相認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爲共產主義的根源之談話，加以抨擊。……議會的質問戰中，除了表示財閥與軍閥間的對立之外，還可以顯見大財閥與中小資本家間亦互相軋轢。例如政友會議員小笠原發言質問，謂：『官僚派的國家統治主義者，專以保護大資本家的利益爲務，致小商家與小工業家目前均陷於困難中，政府不得藉口統制消費而以壓力施諸中小商業。』極右派的東方會議員三浦要求政府『採取有效步驟，控制國內資金，並以嚴厲抑制工農的方法施之富人』，這雖是法西斯主義者的欺人之談，但也可想見所謂『全國一致』的真面目了。

照目前的情形推測，日本政府內部的軋轢，雖還不致使近衛內閣坍台，但戰爭繼續下去，純一色的極右派法西斯軍閥代執政權，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思慕：『最近日本內部危機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對 國 際 關
係 之
意 見 衝 突

我們記得在去年（一九三七）底，日本擬向華南進攻時，日本政府內部已見兩派意見的對立，軍閥——特別是海軍——主張發動華南戰爭，而『文治派』則以把香港捲入漩渦爲慮。到了前旬（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要決定對中國宣戰問題時，代表極端派之末次主張宣戰，擴大戰事，加強華南封鎖，取消承

認國民政府。而代表『溫和派』之中島鉄相，則主張暫時觀望事變之發展，再爲慎重之決議。結果，近衛內閣採取了折衷的辦法。想在宣戰後獲取首相椅子的末次的提議，沒有完全被採納；末次的向英挑戰及排斥白人的狂妄談話，引起了國際的反感，廣田外相不能不來一個更正的聲明。一月十八日（一九三八）近衛主張對英必須避免操切言論的談話，廣田在會議的演說亦極力緩和英國，雖是耍外交手腕，却也表示近衛廣田與末次之間是有着芥蒂存在。……海陸軍退伍軍人座談會，討論日英開戰問題，它的結論是『排斥英國離開遠東』，又顯然是爲末次張目。（同上）

三 政、民兩黨的沒落和新黨運動的抬頭

新黨運動與改革議會：政治總動員和解散政黨問題，並非突如其來的，末次早已有解散既成政黨併爲一黨的主張。新黨運動與改革議會，爲日本法西斯勢力企圖操縱政治的主要鬥爭。然而新黨運動已受到一大挫折，改革議會的提案很難有通過今次會議之可能，故末次急不及待的提出解散政黨的主張。（『近衛內閣崩潰與日本政局的前途』，『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目前醞釀中的解散現有的民政黨與政友會混合爲一個所謂全國的組織，……政友會已準備完全仰承着軍部的息鼻做了，但民政黨方面還是有不能同意的表示。（『日本帝國主義往何處去？』，『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目前敵人政黨的內部，因戰時體制政治機構的強化，而起了下列三種變化：（一）政友會民政黨內部的分化；（二）一國一黨運動的抬頭；（三）合法法西斯勢力的進展。日本『一國一黨論』的由來，早在兩年以前，到了去年（一九三七）十二月中旬，第二期長期對華戰爭的形勢決定以後，這一論調，更形高漲。同月十六日黑龍會的流氓

首領頭山滿與貴族老官僚一條實孝公爵、山本英輔海軍大將，連合署名發表『舉國一致、一國一黨』的聲明。至今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一日更公開舉行所謂『大日本運動』的集合，而這一運動，居然影響了貴族院、軍部、官僚、政黨的一部份人士，暗中醞釀着新黨的組織。公開贊助這一運動的，除了在朝的鹽野法相、永井遜相、秋田、荒木等外，軍部、官僚、貴院、政黨，以及右翼各團體中參加的，竟達五百餘人。其中如政友會的東武、宮田光雄、川村竹治、津云國利、濱田國松、熊谷直太，民政黨的賴母木桂吉、小象又次郎、櫻內幸雄，俵孫一、富田幸次郎等，素來是政黨政治的有力維護者，而今已趨之惟恐落後。（王紀元：『抗戰第二期敵我情勢的確視』，『世界知識』七卷九期，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新黨問題：現在的既成政黨，仍不失為大部份穩健財閥的代言人，保持相當的勢力。財閥內部的矛盾鬥爭既無法解決，故解散既成政黨，組織成一個以軍需工業資本家的利益為中心的混合政黨，捧軍事法西斯獨裁者的場，實不可能。如果撇開既成政黨，另組純右翼的政黨，只會增加國內的糾紛。（思慕：『近衛內閣到何處去？』，『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革新與現狀維持派兩大體系的矛盾，因此而發生了『三重內閣』，排斥政、民兩黨，組織新黨，等等事情。

在林內閣時代，一部份少壯軍人、新官僚，頗有擁林銑十郎組新黨的意思。同時，有政、民兩黨的宇垣擁立運動。此外，尚有以『國策研究會』為中心的近衛擁立運動。

近衛上台後，策動他組新黨的背景，頗為複雜，計有民政黨的永井系，政友會的中島系，貴族院的山崎、有馬、河田烈，社大黨的麻生久，少壯派中的橋本系、建川系，以及在鄉軍人之一部，此外，尚加上新官僚之錚錚者吉野、安田等。份子既甚龐雜，懷抱亦各不同，

隱隱然含有排除政、民兩黨以及保守財閥勢力的企圖。

政民本部被佔與安部被毆事件：本年（一九三八）二月十七日，日本所謂『防共護國團』約四百人，突然在政友、民政兩黨本部示威，並曾一度佔據本部。三月三日，右翼法西斯份子，更突入社大黨總裁安部磯雄的寓所，將安部頭部擊傷。

政、民、社大之聯合行動：由於法西斯之更形跋扈，結果形成政、民、社大聯合反末次（他是鎮壓人民陣綫的能手）、反右翼、反法西斯軍人。……從此，却更促成政友與民政兩黨既成勢力的團結。……這種聯合陣綫之構成，實足以表示日本既成政黨內勢力，尚有向右翼勢力回擊的可能，法西斯勢力也未必能順利進行呵。（『一年來日本政治上之明爭暗鬥』，『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四 社大黨的反動化

自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社大黨遂開始向着『全體主義』轉變了。因為社大黨的首腦部，忽然被第三黨的地位所迷惑，做起政權慾的夢來。中日事變發生以來，對於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綫的壓迫，更加殘酷，在這種情形之下，社大黨爲了保存自己，爲了維持它的第三黨的地位，終於不得不放棄反法西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了。（編者按：無恥的放棄原來主張）。

社大黨轉變以後，乃高唱『民族協調』及『東亞國民聯盟』，並主張成立『國民之黨』。社大黨書記長麻生久，曾對陸軍省所發行的『廣義國防之提倡』小冊子，發表聲明，加以贊同。於是社大黨的幹部又向內務省方面，請求指示活動的方針。在這期間，軍部中對於社大黨的政策，由於內務省官僚的媒介，也漸漸開始理解，而社大黨中就有部份是親軍派。及至『電力管理法案』提出於前屆議會的時

候，社大黨更一致表示贊成。因此，河上丈太郎及片山哲等，對社大黨最近的動向異常不滿，但也無可奈何。（『時與潮』三卷三期，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再來看一個七十四屆議會的旁景，那就是沒落的社會大眾黨和軍事法西斯御用小黨東方會的合併。『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把這二黨的醜史，批判得很有意味。它說：『回顧社大、東方兩派過去的歷史，終是日本流行思想的先驅者。德謨克拉西思想流行時，它們是德謨克拉西的先驅者；無產階級鬥爭理論盛行時，它們便是無產階級的先驅者；全體主義理論風靡國內時，它們便是全體主義的先驅者；常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我們對於它們能敏捷的把握時代和政機，自然致最大的敬意。可是轉變太快，却覺得信念基礎太薄弱。我們擔憂，兩三年後如果有別的流行思想代替全體主義時，它們又要做先驅者了。』（『美國各報關於遠東政策的社評』，元佳譯，『世界知識』九卷二期，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第二編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對華政策

第一章 蘆溝橋事變以前

一 田中奏摺

『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既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尙未能實現。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我對滿、蒙之權利如可真實的到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州。再以滿、蒙之權利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與南洋各島，以及中小亞細亞及歐洲之用。我大和民族欲步武於亞洲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關鍵也。』

我們從田中奏摺上，明顯的看出：日本對華政策是整個的，但在步驟上分下列四期實現：第一期征服台灣，等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全土。（錢亦石：『中日問題講話』，頁二八一—二九）

二 天羽聲明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發表獨佔中國的非正式聲明，其中主要內容是：『日本所處之地位，足以盡其力之所能，履行其在東方之使命。雖日本對華之地位與各國不同，故有退出國聯之舉；然日本認其自己維持東方和平，並自己負責爲之，乃當然之舉動。日本並願與中國同時分負維持東方和平與治安之責任，中國秩序之恢復端賴中國自身努力，故日本不能不反對中國可與東方和平抵觸的行爲。即他國方面任何舉動礙及東方和平者，日本亦必反對之，日本與他國有共同襄助中國之說，故不得不說明日本之地位。』（『中日問題講話』，頁三三）

三 廣田的『三原則』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六年初，日本外相廣田高唱對華『三原則』。一月二十一日，廣田在日本會議演說日本外交方針，對『三原則』更有露骨的說明：其第一，爲根本調整中、日兩國關係，即中國無論在任何形態之下，亦不應採取以非友好的行爲及政策，且更進而以舉親善提攜之實，積極的加以協力。如中國對於日本出以非友誼行動，或故意利用第三國而行其常套手段，以爲逆行東亞安定之事，則此誠屬遺憾而不能忍受者也。第二，查中、日兩國關係，爲完全恢復其常軌，當然須將中國與『滿洲國』之關係，亦有就於常軌之必要，然而中國尙未承認其接壤華北之『滿洲國』，如中、日、『滿』三國關係不能同時調節，則終難求其安定。爲達成此目的者，實爲我決定方針之第二點也。第三，中國今日遭遇最大之困難者，爲共產黨之運動，而東亞之不安定，實爲赤化運動正乘之點。故吾人在此，爲東亞世界之安定，應阻止此東亞之赤化運動。使中國免去此種危險一事，非僅爲中國，此乃應爲各國共同之最大事也。此乃爲此次決定方針之第三點。（『日本大陸政策的真面目』，頁一二七——一二九）

四 松室孝良的祕密情報

一九三七年春所發現的松室孝良少將致關東軍的祕密情報，其主要結論如次：『我帝國今後對華工作之方法，決宜隨時促進下列數點實現：（一）以威力脅迫並鎮壓各實力派，以期收不戰而勝之效。（二）慎勿以實力粉碎各實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損失。（三）嚴苛監視並排擊中國各實力派之精誠團結、自立更生、自覺悟而聯合抗日。（四）嚴防中國當局之聯蘇、英、美，而進行抗日。（五）務宜阻防馮系實力（指宋、韓言）與閻、張陝北紅軍之總聯合而抗日。（六）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實力份子，與以實力之援助，使之鎮壓抗日份子。』（『日本大陸政策的真面目』，頁一二五——一二六）

第二章 蘆溝橋事變到南京佔領

一 廣田的所謂『不擴大』主義

當蘆案發生的時候，近衛內閣的廣田外相，聲明採取『不擴大』主義，願以『局部解決』的原則解決糾紛。此時尚稱不抱領土野心，只求中、日的經濟合作。但是日參謀本部竟置若罔聞。（謝光南：『日製「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二 杉山的戰爭演說

七月二十七日中央社東京電：陸相杉山，七月二十七日，在議會（按即七月二十五日開幕的特別議會）演說華北事件，結論謂：『事態如此，因華武力妨害，致保護僑民及保護平、津間交通綫陷於危

殆，駐屯軍已不容隱忍。爲遂行其任務及自衛，決定斷然膺懲，陸軍當局已決意採取適當之重要措置。』（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大公報』中央社電）杉山當時又謂：『中國事件，前途之發展如何，不能逆料，但軍部已決意向前進行，克服一切之困難，俾能達到膺懲華軍之目的。縱令中國計劃作長期之抵抗，日本軍部於達到膺懲華軍，令其失去戰鬥精神之目的以前，亦決不罷手。』（鑄成：『第一次對外抗戰』，『國聞週報』十四卷三三——三五期，二十六年十月四日出版）

三 開戰以後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

據英國『標準晚報』傳出外交上可靠之消息稱：日政府負責人曾以條件送達蔣介石氏，內容爲：

第一，中國承認內蒙爲獨立國；

第二，華北五省有決定自治之權，中國政府應予承認；

第三，直至停戰時爲止，日軍在滬附近所佔領之土地當改爲日租界，並許其取得通海道路；

第四，中國沿海自山海關起，至越南界止，所有各島附近之捕魚權，讓給日本；

第五，中國退出國聯；

第六，中國不得設立軍用航空。

（『反對漢奸的「和平」運動』，『解放週報』時評，一卷二十三期，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

第三章 南京佔領到武漢佔領

一 日本政府十二月十一日的決議

今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日本閣議批准五相會議對華政策之決定。此種決定，包括下列幾點：（一）除非中國改變對日態度，日本決不放棄其十字軍的『征討』政策；（二）不承認蔣介石政府，幫助新中國之建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同盟社東京電）（編者按：這個十二月十一日內閣決議，到一月十二日通過於御前會議，一月十六日以政府宣言形式公佈。）

二 日本海軍司令長谷川十二月十七日的談話

日駐華艦隊司令官長谷川，對外國記者團發表談話，大意如下：『擊敗中國軍隊，日軍現已佔領中華民國之首都南京，期於今日舉行有歷史意義之入城式，數小時間，日本陸、海、空軍將在南京成爲一體。日本帝國決不滿意今日之成功，蓋因距總局的前途尚遠。帝國軍人基於日本帝國之總意，爲東洋永久之和平，希望到達澈底的進步的目的。中、日事變發生以來，帝國對第三國之呼訴，雖曾付以極大之努力，但仍向其目的邁進。最近對於美艦英艦之不幸事件，實表示誠心誠意之遺憾。』（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同盟社上海電）

三 廣田外相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談話勸中國投降

一九三七年最後一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發表談話如下：『友邦中國，今日實遭逢最不幸之境遇，若中國能了解日本力求東亞和平之重要觀點，則中國自能免除今日之慘痛。日本政府深願在迎接一九三八年之時，能與友邦中國開始新的和平，解決一切問題，則中、日大局，即可展開一新局面。』（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同盟電）

四 日本政府一月十六日宣言

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書，闡明對華態度，略謂：『此

次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與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而至今日，國民政府依然不解日本真意，策動抗戰，不察國內人民塗炭，對於東亞和平毫無顧忌。因此，日本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期望真能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成立且發展，而擬與此新政府調整兩國國交，並協力建設新中國。日本政府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及列國在華權益之方針，當然毫無變更。現今日本對於東亞和平之責任愈重，政府切望中國更為發奮，實行此項重大任務。』（『日本政府侵華宣言』，『時事類編』特刊第九期）

五 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一月二十日談話

川越茂頃對記者發表談話，謂渠『接奉東京訓令，即將於日內離滬返國。駐華大使館參贊日高，及其他館員，仍將留滬。惟彼等留滬之目的，並非意在與國民政府交涉，而僅在與滬上外國外交人員討論將來可能發生之事件』，川越並謂：『日本與國民政府重開交涉之門戶，現已關閉，縱然國民政府將來重新考慮其態度，亦僅能與中國新組織交涉，而不能以日本為對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海通社上海電）

六 一月二十二日廣田外相在議會宣佈德國調解的和平條件

一月二十二日路透電：外相廣田在議會宣佈，最近經由德國調解，日本向蔣介石氏所提出之四項議和條件，內容大要為：（一）中國政府須放棄聯共以抵抗日本及『滿洲國』之政策，而與日、滿合作，形成對抗共黨之壁壘；（二）在若干地帶成立非戰區域，並在非戰區內成立特殊行政管理；（三）中、日、滿經濟合作；（四）中國對日賠款。廣田謂『以上為最低之議和條件』。並謂『中國已拒絕德方之調解，並拒絕答覆日本之提議』。廣田又稱：『日本對華並無領

土野心，亦不欲華北脫離中國，日本希望中國認清現勢，重新合作，以達共存共榮之目的。』廣田謂：『日本並無驅逐各國在華權益之意，中國之門戶繼續開放。』

七 一月下旬時第七十三屆議會中的對華政策

在會議開幕的演說詞中，近衛會聲言：『中日戰爭離結束之期尚遠，戰爭之解決尚須長久時日。』又說：『現政府採取堅決的政策，嗣後不再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發生關係。』外相廣田說明日方對中、日和解所持的四原則：『（一）中、日、『滿』合作反共；（二）特殊政權的設置；（三）經濟合作；（四）賠款。』……民政黨議員劈頭便求政府保證『嗣後決不與中國國民黨政府討論媾和條件』，因為他恐怕有第三國出而從中斡旋，則現政府或有重與國民政府開談判之可能。在二十三日（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議席上，政友會議員島田俊雄，除了暴露政府的野心之外，還質問政府爲什麼還遲疑對華宣戰。民政黨議員觀見祐輔質問：『如國民政府重新考慮其立場時，日方應持何種態度？』並提議：『除非國民政府放棄武力抵抗而屈服，日政府應拒絕其要求』，後來又詢問政府，是否欲對華宣戰。近衛答稱：『日政府將繼續以軍事及其他手段顛覆國民政府。同時，日政府宣佈對華政策四要點：（一）絕對不與國民政府交涉；（二）日本爲阻止軍火運華，仍可對華宣戰；（三）日本對華北「新政權」居監護人地位；（四）絕對不容第三者出而調解。』日政府的這些答覆，似乎真把『和平』之門關閉了，怎知到了二十九那天（一九三八年一月）近衛在議會中又表示：『日本對國民政府宣戰之舉，政府仍在考慮中，而其決定將視中國將來態度爲斷。』由這話看來，『和平』之門仍是有縫兒的。（思慕：『日本七十三屆議會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八 日本政府中的主和派

據一月三十日香港傳來的東京路透電，謂近日以來，此間有人主張停戰，與中國談判議和。日內閣各派，與日皇左右，及參謀本部人員，雖大多數主張集中實力以對付中國，及時改編軍隊，長期作戰；但一部份穩健派軍人亟欲迅速結束中日戰爭。必要時甚或引起鬧潮，俾新內閣組成後與中國開始談判。（『日本七十三屆議會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九 主戰派的對抗

一部份穩健派軍人，亟欲迅速結束中、日戰爭，甚或將引起鬧潮，俾新內閣組成後與中國開始談判。因此，杉山陸相發表『必須準備長期戰爭』的文告，與之對抗。（『日本七十三屆議會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一〇 日本駐滬大使谷正之三月九日發表 談話謂如能議和則耗費小而效力大

三月九日同盟電：日本駐滬大使谷正之對新聞記者之談話，宣稱：『蔣介石政權行將崩潰，但須繼續加緊戰爭，促進蔣氏政權倒台，並使第三者各國放棄援蔣企圖。戰爭以外之法如能使蔣氏議和，則耗費較少，效力更大。華中新政權前途光明，希望不僅蘇、浙、皖受此新政權統治，即贛、鄂、湘亦加入其範圍，贛、鄂、湘人口有一萬八千萬人，肥沃領土有一百萬方里。』

一一 五月二日近衛演說準備長期戰爭

日本爲調整國內大政適應二期戰爭，而召集之地方長官會議，於五月二日午前十時在首相官邸開幕。首相訓詞大意如下：『政府爲推翻蔣介石政權，剷除東亞禍根，雖費數年光陰亦所不惜。同時，全國民應極力援助華北、華中兩防共親日政權之發展。爲實現此種偉大政策，七十三屆議會通過八十六件法律案及八十億元之總預算。今後爲遂行戰爭達到長期目的，應總動員物質及精神兩方面之力量。事變發生後，不論戰場和後方，均見發揮日本精神反對抗日容共之思想與政策。吾人當將日本誇耀世界之信義、正義及日本之躍進與真姿，明示世界全球。』（二十七年五月四日同盟社電）

一二 五月九日廣田外相演說：鑒於國際環境惡劣主張慎重處理事變

地方長官會議最後一天，廣田外相說明日本對華方針及列國今後對華之動向如下：『中國事變進行到第二階段，蔣介石政權宣傳長期抗戰，從事於國內之團結，但未能達到團結之目的。他方面，各國軍需品之輸入及蘇聯援助中國，這是事實。因此，帝國政府必須顧及此種事實，慎重處理此次事變。在佔領區域內，已成立「臨時」「維新」兩政權。津浦綫完全被我佔領之時，兩政權即刻實行合併。帝國對此極力加以支持，使其合併統一，並能完滿健全的發展。』（二十七年五月十日同盟電）

一三 五月二十二日敵前綫指揮官發表談話謂佔領徐州後要繼續打到昆明

我（日本）最高指揮官（按指寺內）在前綫與記者團談話，據云：『徐州被我攻陷，但戰爭並未因此停止。我軍此後之路綫可分三步，第一即徐州大戰，第二進攻漢口，第三進擊重慶或昆明。（二十

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同盟電)

一四 五月宇垣初上台時發表半硬半軟主張

日本佔領徐州(五月十九日)後，短短的一個星期之內，就將它的內閣加以改組(五月二十六日)。這次改組的用意，承繼廣田弘毅出任外相的宇垣一成，曾經很明顯的表示過，是在對付中國之『第二期抗戰』。他說：『在中國既有決心對日本延長它的抗戰，日本內閣即須在它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政策上，重新加以決定，以應付由長期抗戰所產生之環境。日本現在料定在華之戰爭，須再延長數年。但內閣改組之後，日本將用全力以結束戰爭之決心，當已無疑義。現在援助中國作戰之各國，即應因戰事之延長，充分了解日本欲推倒蔣政權之決心，已牢不可破。而彼等如果明白的認識日本之所欲為，即宜避免不必要的干涉。』(見六月七日及八日香港『南華晨報』所載同盟電及海通電)

一五 宇垣外相的主和政策

宇垣外相繼任廣田外相後，仍稱對中國無領土野心，只冀中國放棄抗日政策。若中國願意接受日本的提議，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地位，與日本合作，日本願意考慮取消一月十六日的聲明。對各國在華權益，日本政府並不妨害，且向英國提攜，以外交路徑解決遠東糾紛。(『日製『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一六 六月十七日永井遜信大臣發表談話謂必須打倒中國政府

永井遜信大臣，西下參加大阪遞省醫院奠基典禮，在車上對於目前對華諸方策作如下之談話：『目前政府之對華政策，在於打倒蔣政

權，援助新政府建設新中國，藉此奠定東亞永遠之和平。其他之政策，亦須沿此綫進行。』（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同盟電）

一七 七月張姑峯事變時外傳日本曾向中國提出和平的五條件

當日、蘇邊境糾紛日烈，將有成爲大規模的戰爭可能時，中、日和平的空氣今日突又盛傳於香港。上午是『存刺西報』首傳日本向中國求和五條件，下午則各晚報均已刊載。細察那五個條件：（一）日本軍退出佔領區，但中國也不得駐軍；（二）承認『滿洲國』之獨立；（三）將虹口、開北、江灣租給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雙方各賠償此次戰事之損失；（五）共同防共。（陳榮丸：『日本向中國求和的問題』，見二十七年八月五日『星島日報』）

一八 七月坂垣發表：堅持一月十六日的方針，打倒中國政府之強硬論¹

七月一日同盟電：由某地視察返京之板垣陸相，發表帝國對蔣政權態度之重大意見：『最近有第三國出而調停中、日戰爭之說，此爲蔣政權所指使，或第三國自動出而調停，尙不可知。但帝國是不收回打倒蔣政權之決議的。帝國政府已於一月十六日發表不與蔣介石政權交涉，且常常強調此點，但蔣介石政權及第三國常常想調解中、日戰爭，對此事現無義論之餘地。若使蔣政府及第三國對於帝國一月十六日之宣示即認爲策劃和平，這是認識不足。不知我國朝野打倒蔣政權之決心，在蔣政權依然存在之時，中、日間絕無和平之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與蔣介石攜手開和平談判。』

七月四日同盟電：正午，近衛首相與板垣陸相在首相官邸密談二小時半，坂垣對收拾時局的根本方策對首相作重要之進言云：『帝國政府以今年一月十六日之聲明，即不以蔣政權爲對象之根本方策爲旗

戰，澈底向消滅蔣政權的路上邁進。當蔣政權尚存在之時，中、日間無和平之可能。此次之事變，帶有國力戰的新性質，應與建設平衡。所以我國必需清楚的認識此點，官民一致的整備戰時體勢，來完成此種目的。』在五日的五相會議之前夜，首相陸相之會談，頗甚注目。

七月七日同盟電：中、日事變一週年紀念日，坂垣陸軍大臣發表談話如下：『今後戰事，無論延長多少年，帝國所走之路只有一條（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國），除此以外，不能達到東洋百年之和平。現在吾人應認識時局之重大性，實現近代戰爭所要求之國家總動員，使戰爭早日結束。現在之戰爭，乃經濟或思想戰。因此，在後方不得發生使前綫將士驚異之事件。皇軍在二千基羅的前綫上作戰，在遼遠的敵軍後方作戰，忍飢耐寒的毫不動搖的繼續戰爭。吾人知道這種之情形，應即刻覺悟，努力支持戰爭。』

一九 敵人策略的二重性——軟硬兼施

回憶去臘南京陷落前後，我堅拒敵方無理要求後，敵竟惱羞成怒，一方樹立傀儡組織以相要挾，他方發表『不以國府為對手』之聲明以相恫嚇。然而窮兵黷武，師出無名，敵國民間固多怨言；即敵政府內部亦復意見分歧，有外務省發言人的『所謂不以國府為對手者並非否認國府』之解釋，亦有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的『不以為對手者較諸否認之意義尤甚』之訂正。五月末敵閣改組，有字垣『苟中國局勢有重要變更時，則日本自有其重新考慮其態度之必要』，及『對於第三國之調停，當充分檢討其動機及性質』之誘惑，復有七月初陸相坂垣『非打倒國府無和平可言』之爭訴。敵國侵華之根本政策，固毫無變化，而其實行之步驟，則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青山和夫：『日本革命的現階段』，武漢『大公報』『星期論文』，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二〇 設立對華院總裁對華統治大權

在對華院爭論過程中，我們應該指出的政治特點，計有下列三項：（一）在日本內政上現狀維持派（即對華政策上的經濟侵略派）完全失敗，一切的政治實權已轉入法西斯軍閥（即對華政策上的武力侵略派）的手裏，五相會議變為內閣的內閣，即寡頭獨裁制的確立；（二）在日本內政上，陸、海軍與外務省的對立，已有陸軍省得到領導權的方式，造成表面上的對華政策一元化的形態；（三）在國際政治上，即正式聲明中國是日本的殖民地，放棄其假面具，自認有領土的野心，暴露其一切的欺騙手段。（『日製「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對華院總裁由首相兼，副總裁由陸、海、外、藏四相全體出馬，成為第二重的五相會議。如果此五相意見紛歧，試問怎辦？……在軍部看來，這仍舊不是像它理想的獨立的統一機關。軍部將再提出進一步的要求，迫使完全給它操縱，這是必然的。（鄭森禹：『從日本政治危機說到進犯華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二一 九月近衛準備改變策略以誘降為中心

抗戰繼續了十四個月，大量消耗日本國力的結果，促成敵國十分疲弊，而朝野人士皆有早日結束戰爭之企望。財閥由於保全獲得利潤的舊地盤和開拓新路綫的見地，這種企望尤其迫切。其事實的反映，就是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仍決心準備長期戰爭，一方面再作速戰速決的嘗試。在侵略者急激攻襲武漢的今日，日本朝野又充滿着結束戰爭，以從事於所謂『長期建設具體化』的工作的空氣。其具體的方針，表現於近衛見西園寺後的談話中。他固然依舊大吹其『澈底毀滅』的論

調，但是他的談話的要點却在於：（一）幻想在漢口攻陷後認我中央政府爲一地方政權；（二）今後的重大的問題是『長期建設的具體方策』；（三）以佔領地權益引誘第三國，緩和國際的孤立；（四）設置對華中央機關，統一開發我國經濟的工作。這裏很濃厚的表露着日本財閥的要求，所謂『長期的建設』，正是財閥資本的要求。因爲繼續作戰下去，不但投資的新路線無法保證，即舊地盤也有動搖的可能。所以在『長期建設方策』當中，於經濟開發物資需給關係之外，還列入『治安維持』爲首項。又因爲經濟正常的发展，需要着各廠關係的圓滑化，所以對第三國要避免無用的刺激，用『尊重既得的利益』爲鈞餌，誘惑各國。其調整國際關係的具體工作，是明顯的表現於外交新方針上。又爲急速而有效的進行對華經濟侵略，所以急需設立對華中央機關。但這對華中央機關的設置，即爲關西財閥所急逼要求的。近衛內閣大改組以來，日本內外施政方針，決定於所謂五相會議。這種寡頭獨裁機關（日本朝野皆認這會議爲永久性的制度），自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以來，前曾開過十七次會議，其重心始終在於侵華的大方針上。大阪商工會議所，特於八月二十三日正式舉行對華問題調查委員會，要求統一對華諸機關的分立運用統一的強力的國家機關，以做一元的運動。（宋斐如：『戰時日本內外政策變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二二 九月底軍部趕走宇垣

軍部堅持對華事務不分佔領區與非佔領區，並強調『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到底，以及反對和英國作軟弱的談判，使宇垣在外交上非常棘手。畏懼戰爭前途的宇垣等一部份人，是企圖於軍事之外，運用政治外交手段，以『和平』的圈套使中國屈膝。這一毒計，一方面固早爲我們戳穿，一方面也沒有爲少壯派支配下的軍部所接納，更形成

侵略者意見的不統一，而宇垣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下台的。（鄭齊馮：『從日本政治危機說到進犯華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氣餒萬丈的日寇少壯派軍人，並不能因為趕跑了穩進派綏進派的巨頭宇垣一成，即得掩飾他們圖謀速戰速決的慌張。據說，宇垣曾經看清，日寇欲免其滅亡，必須早日結束戰爭，欲結束戰爭，必須在漢口未陷落以前進行外交的談判。因為漢口攻陷後，問題將更複雜化，倒反阻礙變方的談判。所以，宇垣上台，就竭力主張不堅決否認國民政府為其談判的對手，竭力謀英、日關係的調和，以為中、日談判的基礎。但是宇垣這種方針，不見容於少壯派軍人。到了八月二十八日，宇垣召集少數新聞記者開機密的葉山會議後，宇垣派與反宇垣派的暗鬥，遂至成熟，表面化。據坂垣所統率的陸軍部，及采次所監據的內務省散佈的消息，葉山會議的主要內容有三：（一）嚴格批評日本內閣處理中、日事變的方針及態度；（二）深刻批判一月十六日的對華宣言；（三）表示反對現內閣的外交方針。這當然不是少壯軍人所能默認的，反宇垣的聲浪遂至高漲一時，甚至於危及宇垣本身的安全，增加了警衛的人數。當時宇垣即已感覺外相椅子不能久安，因藉口對華中央機關問題，拂袖而去。（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二三 十月上旬近衛還有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話

十月三日同盟電：本日上午，近衛兼任外相與前外相宇垣辦理移交手續後，接見記者團，發表帝國外交方針云：『關於帝國之外交方針，如屢次所發表之聲明，基於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象之根本方針，來處理中、日事變。關於此點，毫不變更。宇垣前任外相之辭職，並不是因為此種之根本政策。今後，因基於此種原則，使五相會

議之決議更加具體化。』

二四 十月二十四日同盟社宣佈日本政府已決定新策略

十月二十四日同盟社電：帝國政府對於今後處理中日事變之方針，大概已決定如下：『（一）處理中日事變之目標，乃在於實現中、日、『滿』提攜，結成東洋和平之軸心之國策。因此，當處理此項事變時，中、日、『滿』三國間應實現下列三項工作：第一，禁止破壞三國間之教育及其他之行動；第二，文化的提攜及實力防共政策；第三，基於產業及經濟的提攜，約定三國之共同利益。依此，帝國政府之國策，在澈底毀滅國民政府，並助長新中國政府之成立，由中國撲滅抗日容共之思想，廢除『以夷制夷』之政策，藉此真正完成中、日、『滿』之提攜，並使中國轉變為親日，加強與日、『滿』兩國之結合，以圖經濟的發展。確立東洋永遠和平之目標，即在於此。（二）我國與國民政府之關係，早已聲明，即不承認國民政府為交涉之對象。此後，國民政府要求和日本講和，而使我承認為中央政府，則日本亦不能首肯。因此，當我在漢口失守而發出聲明後，如國民政府願與我講和，則我政府亦斷然不承認其為中央政府，而與進行和平交涉。（三）關於樹立中國新中央政府，則日本必須使其改正過去一切中、日國交上相尅之政策，確立使新中國變成支那之基礎。因此，必須早日使『臨時』維新政權成立『聯合委員會』後，再與『蒙古聯合委員會』相聯合，收拾分散各地之政權，使其成為真正之中央政權。帝國政府不斷的努力於這一方面之工作，現在已逐漸收到效果。（四）協助新政權之成立，調整中、日關係，締結調整中、日國交之協定，努力於新中國之建設，政府循此根本政策，開發有利於調整中、日國交之各種資源，實行強化日、『滿』提攜之各種對策，尊重中、日、『滿』固有之文化，以便達到共存共榮之目的。由於中、日、『滿』提攜後

徹底實行防共政策及經濟合作，必須各主要機關之共同協力。因此，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部門，必須努力工作。（五）此次神聖之戰爭，必須覆滅抗日容共之勢力，消滅蔣介石政權，或使其降為地方政府，並維持治安。可是，這種任務乃長期之事業。因此，還須長期的駐兵。且今後不但以武力，而且必須發動政治、文化、經濟之全部力量，向建設新中國之途中邁進。因此，為掃除外國干涉此種事業，或橫在此路上一切之障礙物，必須擴充我陸、海、空軍之軍備，擴充生產力，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使國家之力量，有飛躍的增長。希望全國民衆，努力完成此維持東亞永遠和平之偉大事業。』

二五 武漢佔領之日（十月二十五日）

法西斯政黨東方會尙唱贊幹論

十月二十五日同盟社電：在佔領武漢之後，近衛首相發表正式宣言之前夜，由中野、西鄉所領導之東方會，通過決議，向政府要求鞏固軍事成功：『（一）不顧英、美、法、蘇，毅然前進，保持軍事上成功，對全世界宣佈新中國產生。（二）與新中國徹底合作，並要求列強退還以前中國所放棄之利益。（三）使新中國收回租界，剷除醜惡抗日主義根據地。（四）收回海關稅收，統治鹽稅等。（五）實行武裝警察權，鎮壓反日活動與助蔣活動。』

第四章 武漢佔領到現在

（編者按：這部份材料到二十八年五月止）

一 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

『帝國陸海軍，此次仰賴陛下宸武陵威，攻陷廣州、武漢三鎮，

截定中國各要地，國民政府由是降爲一地方政權。但該政府如仍冥頑不靈，固執抗日容共政策，則在該政府殲滅之前決不停止軍事行動。帝國之所期待者，在乎建設能保東亞久安長治之新秩序，此次出師之最終目的，亦即如此。所謂建設新秩序，即由日、華、『滿』三國相提攜，樹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互助連環之關係。以此爲基礎，進而確立國際正義，達到共同防衛，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此即所以安定東亞，裨益世界進化者也。帝國所望於中國者，在求共肩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任務。且冀中國國民，理解此中真意，而與帝國政府協力邁進。至於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來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從事更生之建樹，秩序之維持，則帝國亦不事拒絕。帝國且深信各國，必能正確認識帝國之真意，而有以適宜於東亞之新情形。尤其盟邦諸國從來之厚誼，更深有足多者。蓋建立東亞新秩序，乃淵源於我國締造之精神。完成此種精神，乃現代日本國民所負之光榮任務。帝國應斷行國內諸事之革新，並擴充國家總力，排除萬難，而邁進於完成此大業。茲特將帝國堅定之方針與決言，聲明如右。』（編者按：廣州於十月十二日失守，武漢於十月二十五日失守，十一月三日爲日本天長節，故日本發此聲明。）

二 美國通訊社亦傳日本曾向英國提出和平條件

據某著名外商發表，數月前日本特使谷正之，曾向英國大使提出日本停戰之條件，內容如下：（一）中國承認『滿洲國』；（二）中國及他國不得干涉日本在蒙古之活動；（三）除重要地點數處駐兵之外，日軍將退出揚子江；（四）日本在華北五省有政治及經濟優先權。（『申報』十一月三日『北平美聯社』電）

三 日本策略轉變的步驟

這次所謂『和平』的空氣，竟自東京傳出，甚至連謊造的『和平』條件，也爲日本半官式的通訊社所登載。其主要的內容是：（一）中國在政治上或經濟方面放棄一切有礙兩國友誼之行動；（二）中、日兩國文化合作，並取反共政策；（三）兩國經濟與工業合作。又日政府可保證，倘和平恢復後，不再有戰事發生。（十月二十五日『海通社』東京電）這多麼富於引誘性。即日本聲明的所謂基本方針，『決不與蔣介石氏所領導的政府言和』云云，也有修改。上月二十四日招待新聞記者的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對於『中國實際領袖之意義』的質問，竟不加答覆。即侵華敵酋畑俊六的談話，也只稱：『日本所願意者，僅爲中國政府放棄反日態度』。……日寇誘降的第二個步驟，就是央求德、意居間牽綫。英、德調停中、日戰爭的消息雖會一度爲中國方面所否認，但聞希特勒與日政府之間確會電報來往磋商過，香港德、意領事館前的友邦車馬，也曾如龍似水般熱鬧過一陣。希特勒『時常準備和平，時常準備自衛』的警句，對於他的這東方伙伴的日寇，當然有豐富的暗示蘊著其中。……所以在德、意調停攔淺以後，即刻派遣所謂『支那通』的重光葵趕赴倫敦上任，重光到任第一日即對報界發言，謂英、日兩國確曾有過誤會，他的職務在於泯除此種誤會，並改善兩國邦交。……他到任第三日，即有所謂『日本有力份子開始試探英國政府的意見，慫恿英國政府出任調人，恢復遠東和平的消息』，（『路透社』倫敦電）這有力分子當然是重光。同一電文又謂：『倫敦之日人方面證實，日本軍事當局鑒於今次戰事已使日本之人力、物力、金錢蒙受莫大之損失，其希望停戰的真切，正不下於一般平民，故確信中國所能接受之條件，日本亦必能接受之。』又據明治生辰紀念日宣言（即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聲明）內稱：『如國民政府放棄其排日容共之新政策，並作人選上之更動，則日本將不拒絕其參加樹立遠東新秩序運動。』並謂：『……日本目前之軍事行動，其

最後目的即在樹立此種新秩序。」

日本對華的四個步驟：第一步驟，武裝併吞華北五省。其時適當蘆變前後，藉防共之名，企圖將華北劃成非武裝地帶，置於日本統治之下，達到所謂『不戰而勝』的目的。第二步驟，使用武力迫我國民政府屈服。其時間適當南京陷落的前後。日本所採的策略，是勾結一部份失敗主義者進行講和，誘我訂城下之盟。第三步驟，排演傀儡戲，離間我民族抗戰的內部。其時間適當於一月十六日『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的宣言發佈後以至現在，其方法是創造華中偽臨時政府，促進華北與華中兩個偽組織的合流，並引誘我國民政府參加。第四步驟，企圖設立所謂『東亞聯邦』。北至西伯利亞，南至爪哇及印度，皆劃入東亞聯邦的範圍內，而自己充當盟主，絕對排斥亞洲以外的人。（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四 畑俊六還在口出大言

日本華中總司令畑俊六，昨日向柏林『金融報』特約訪員發表談話，宣稱：『各綫戰事，現時正在繼續中。』繼稱：『倘有必要，渠將跟隨華軍至重慶昆明。』（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申報』）（編者按：這大概是畑俊六所以被免職的原因罷？）

五 東條的兩國作戰計劃

東條在武漢失守後之演說：『日、蘇衝突，將來是不可免的，日本軍部為對付東亞的新形勢，為了完成天與皇國的大使命，建立東洋永遠的和平，建設東亞的新秩序，非至抗日的蔣政權潰滅，是實難收兵的。從今以後，無論如何，必須做對華對蘇二正面的武力同時作戰的準備，不可不傾倒人馬資財全力，以建設新軍備。』（吳斐丹：

『日本軍部的新動向』，見二十八年二月七日上海『導報』）（編者按：東條號稱坂垣的智囊，急進派代表，任陸軍次官，現已調任，未知是否因其在武漢佔領後與當局意見衝突之故？）

六 十二月二十二日近衛聲明

『日本政府，一如本年屢次所聲明，始終在謀澈底掃蕩國民政府之武力，並與中國卓識之士相提攜，以向「東亞新秩序」建設之途邁進。現在，中國各地更生之勢，澎湃而起；而建設之氣象，亦日盛一日。政府於此，爰將日本與更生中國關係之根本調整方針，向中外闡明，藉以昭示帝國之真意。

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之目的，互相結合，互相關善，並實行「共同防共」，以及「經濟之提攜」。因此，中國必須首先消除其從來之褊狹觀念，而放棄其抗日與不忘「滿洲國」之情緒。質言之，日本率直的希望中國進而與「滿洲國」樹立完全之國交關係。

其次，日本不容許東亞有第三國際勢力之存在，故當本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以締結中日防共協定，為調整中、日國交之緊急要件。又鑒於中國現在之情況，為充分保障防共目的起見，在「防共協定」繼續期間，日本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特定地點駐軍防共，以及將內蒙地方作為特殊防共地域。

關於中、日經濟提攜，日本既無在中國為實行經濟的獨佔之企圖，亦非要求中國對於理解新東亞情勢，並順應此種情勢而動之善意第三國之利益，加以限制。其唯一希望，在使中、日兩國之提攜與合作發生實效。即在中、日平等之原則下，中國應承認帝國臣民在中國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以增進中、日兩國之經濟的利益。再鑒於中、日間歷史的經濟的關係，尤其在華北以及內蒙地域內關於資源之

開發與利用，應予日本以積極的便利。

以上爲日本對於中國要求之大綱。如能洞悉日本發動大軍之意，自可明瞭日本所要求於中國者，既非區區之領土，亦非戰費之賠償，而其實際，不過要求中國對於分擔建設「新秩序」之職責，予以最低限度之必要的保障而已。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進而有完成中國之獨立，對於必要之治外法權之撤廢及租界之交還，亦不惜予以積極的考慮。」（楊云竹譯：『戰時綜合叢書』，第四輯）

七 馬場恆吾謂『東亞新秩序』不要明吹

日人馬場恆吾，在『三國通牒與日本外交』（『改造』三月號）一文中，說道：『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外交像今日這樣失去自信的例子，很少。日本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爲目標，也須可以作爲民族的信念，然信念不必一定立即作爲外交談判的條件。希特勒總統以東進爲信念，其理想也須在支配烏克蘭，佔領莫斯科。然今日之德國並不立即向蘇聯要求割讓烏克蘭，並且從來不公然說合併烏克蘭的意思。因爲那樣說，徒足以使與蘇聯的關係惡化，實際上毫無利益。美國之門羅主義，亦是美國人的信念，可是美國並不向歐洲諸國要求承認門羅主義。信念只是信念，並不成爲外交談判的議題。東亞新秩序的信念，在意味上也是貴重的。可是作爲外交談判的議題，則發生種種障礙。由於漢口、廣州的攻陷，英、美的感情一時頗傾向於日本有利之途。然以後情形逆轉，英、美的同情反傾向於中國，豈非由於把新秩序之信念作爲現實外交議題所致乎？民族的信念，不應胡亂向外交方面要。然則所謂東亞新秩序者，究竟是什麼意思？這疑問自然要發生。在議會屢次有關於此點之質問應答，可是連日本人自己也不明瞭東亞新秩序究竟是什麼意思？說明此思想的有田外相，在衆議院預算總會，答中島彌國次之質問曰：「東亞新秩序之觀念，是更加發達下

去的，不應以今日之固定的有限制的見解加以決定，應從大體的觀念，漸次使之發達。」可見新秩序之觀念，連外務大臣也還漠然。爲使國民知有所嚮，揭明高遠的理想，是可以的。但以假定之事項，作爲外交談判之議題，實笨拙中之尤笨拙者。試觀外交史上k的列國慣例，自國所做的事情，說是沒有做，實在掩飾不住了，也說的很小。可是我們日本，把還沒有成就的事情，作爲已成就了，很小的事情，說的很大。大言壯語，雖頗痛快，然因此而使國家受到損失，則大言壯語，宜加審慎。」（見二十八年四月二日『大公報』）

八 木村謂樂觀可爲寒心

日人木村增太郎著文說：『有一部份的日本言論機關，從前曾經發表過「如果南京陷落，則中國定會屈服」，「如果取了徐州，則國民政府定要瓦解」等不可靠的預想。此種論調，是由於對於中國的實體，與對於此次事變的本質認識不足而來的樂觀的希望。但是，到最近，以漢口戰爲契機，對於事變的前途，又發生了無批判的輕視。這種觀察，不能不說是最可寒心的事。縱然連打敗仗，不是預定的計劃，但長期抗戰，從最初起就是蔣介石氏的有計劃的行動。中華民族本有一個特性，凡事非到最後一綫不止。加以蔣氏長時期的抗日訓練，以及經濟的連帶關係，中國民衆深信事變爲確保民族生存權的戰爭，事變的結果，日本的財政經濟必然崩潰，中國一定可以獲得最後勝利。……此種形勢下的蔣政權，外得列強的援助，內有民衆物與心的支持，即使漢口陷落，不過是第三期戰爭的一個大關口罷了。實是有合理論據的考察。』（『漢口戰後日本的經濟對策』，木村增太郎著，斐丹譯，『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九 一個日本記者謂事變結束無期

混跡香港、華南一帶已久的一個間諜性的日本記者說：『武漢三鎮的攻略，不能算作戰爭的終結，中國長期徹底抗日政策仍必激烈的繼續下去，事變終熄之期還遙遠得很，戰局將更形擴大，超意識的擴大，日本將臨到未曾有的大戰，須具有未曾有的決意去應付大難。』（『從日本政治危機說到進犯華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一〇 松本慎一謂中國不可輕視

松本慎一則直捷了當的說：『漢口攻略即和平來到的預想，不過是一種有害的空想，相反的，事變隨着漢口的陷落，將突入更深刻階段；一時的部份的勝利並無多大意義，最後勝利才是問題的核心理。』他又依次就經濟力、地域、人力、軍火、團結力、外交等方面，大膽地分析中國繼續抗戰的力量，依然為無窮盡。他認為：『貧寒的西北，尚可從事工業的建設；天然資源豐富的西南，在英、法援助之下，更可隨心開發；而抗戰基礎地也依舊廣大；中國最高軍事當局的威令，且可及到日本佔領區域之內；中國抗戰地域有如海之浩大，日軍佔領區則不過大海中的羣島。』『就兵力說，漢口放棄以後，大部份兵力仍舊保存着，可繼續作為抗日的主力軍，而且得再繼續而踏上抗目前竊的中國方面人的資材，可說是無盡藏。像今春新編成的四十餘萬的新軍。那樣的新軍隊可隨處組織起來。中國軍火也是無盡藏的，尤其足以用做游擊隊的散在民間的軍火，到處都有。且中國內部已統一團結，抗戰以來，中國民族統一過程之急激的進展，是無可爭論的事實。同時，外交政策在漢口攻略後，也不會有本質上的變化，那種以為漢口攻略後各國對華政策將起一大轉換，停止對華援助，轉而對日和協的預測，不能不說是太一向情願的見解』。松本氏的結論是：『比判斷中國之更緊急更重要的問題，是判斷日本。』（同上）

—— 馬場恆吾謂中國人民已日益關心國家的命運

馬場恆吾在『中央公論』上著文說：『日本飛機到處轟炸中國全土，中國人民在炸彈下歷受生命財產之威脅，已經驗到和國家同命運的危險，日本不能否定跟着戰爭的進展，中國人民已日益關心其國家的命運。』（鄭森禹：『從日本政治危機說到進犯華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一二 平沼一月二十日的上台演說

平沼騏一郎於本年一月上旬繼近衛內閣登台，於一月二十日在貴族院發表如下之演說：

『對於中國事變，天皇已定有確乎不動之方針，現內閣當然依此根本方針，向所期之目的澈底邁進。日、『滿』、支三國，應立於互相充分理解之上，互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實現互助關係，善鄰友好，奠定東亞興隆之基礎。此乃顯示日本舉國精神之道，亦為固定之國是。以東亞安定之責自任之日、『滿』、支三國，應從速本此公正之目標，向新秩序協同前進，俾完成永遠之安定。

中國應諒解此帝國之大精神，從速協同完成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如始終不理解此意，繼續抗日，唯有使之潰滅。然對中國卓識之士，協助帝國國策之遂行，以期奠定更生新中國之基礎者，當欣然援助與挽救中國民衆塗炭之苦，而歡迎其參加建設東亞新秩序之歷史的事業。

共產主義已瀰漫中國大陸，而有支配其政權之勢，故必須實行防共之道。此次事變之最後目的，不單在武力的勝利，而在求中國之更生。同時，由於日、『滿』、支三國互相提攜，以確立東亞新秩序體制。在未完成此目的之前，事變絕不終結。』

一三 有田一月二十一日的外交演說

平沼內閣之外務大臣有田八郎，於一月二十一日在衆院發表演說如下：『帝國政府，關於此次事變之根本方針與決意，已於去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三日宣明中外。日本所希望者，爲建設確保東亞永遠安寧之新秩序。此所謂建設新秩序，不外維持日、『滿』、支三國各自之獨立，一方使之充分發展其個性而互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樹立積極的互助關聯之關係，以道義的基礎爲立場，建設新東亞。

去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二十二日，帝國政府曾聲明，希望與中國同憂卓識之士相提攜，爲建設東亞新秩序而結合。以期實現相互之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同時，並表明帝國政府所要求於中國者，既非區區之領土，亦非戰費之賠償。帝國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進而爲促進中國之獨立起見，關於撤消治外法權，交還租界，均不惜加以積極之考慮。凡此皆係闡明以道義爲出發點之帝國國策。

現中國各地已成立新政權，帝國政府希望其中央政府早日成立，以便與日方協助，謀事變之收拾。最近發生所謂和平派首領之脫出事件，帝國政府正注意其前途之發展。』

一四 平沼與有田說了些什麼？

綜合平沼有田所說之對華政策是決定遵行前內閣時御前會議所決定之方針，即文中所提及去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三日及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中所宣佈之政策。其主要內容爲：（一）承認偽滿；（二）中、日締結防共協定，在協定繼續期間在中國特定地點駐兵，並以內蒙地方作爲特殊防共區域；（三）中、日經濟提攜，日人在中國內地自由居住及營業，承認華北及內蒙之特殊性等。有田此番演說中，

則又聲明維持中國之獨立，尊重中國之主權，此與駐兵防共絕對不能兩立。且只需在中國駐兵，則事實上中國即在其控制甚至統治之下，然則又何需乎要求割讓、賠償及保留治外法權及租界？且所謂：『維持日、滿、支三國各自之獨立，一面使之充分發展其個性而互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樹立積極的互相關聯之關係』云云者，尤爲惡毒！既云『各自獨立』，『發展其個性』，而又套以『互相關聯』之圈子，而成爲其所謂日、滿、支之『立體關係』。措詞盡管巧妙，而騙術則又愈揭愈穿。至所謂共同防共，正如蔣委員長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駁斥者，『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其目的無非欲假防共名義，控制我軍事以亡中國而已。（楊雲竹：『日本內閣之美選』，『時事月報』二十卷二期，二十八年二月號）

一五 離開國共合作剽竊三民主義的大陰謀

敵人集中策動於一點，即是『國共之分離』。蓋『國共之合作，乃抗日聯合陣綫之根幹，實有加以打擊之必要』。……敵明白聲稱：『武漢作戰之目標，乃在分散國共合作，故武漢佔領，好似在國共間插入一個楔子，戰略政略雙方，都在分散國共力量。』

敵謂：『帝國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澈底擊滅抗日政權及軍隊，第二在要日、支兩民族之提攜融和及東洋和平之確立。前者乃達成後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證諸支那之現實，實爲互相對立之矛盾。試觀事變以來之經過，抗日政權之指導原理，雖屬誤謬，但蔣政權已具有民族政權之本質，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數之支持。現政權所以能得中國共產黨、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或抗日聯合各界，以及舊軍人之熱烈擁護者，即緣於此。今吾人一方欲擊滅蔣政權，他方欲與支那民族相提攜，事實上，誠不啻緣木求魚，蓋愈欲倒蔣，愈使支那民族

擁蔣，要打倒蔣就不能抓住民衆，要抓住民衆即無由倒蔣，故我國根本困難，即在於此。』

敵續謂：『然爲貫徹目的起見，實有爭取支那民族之必要。而爭取民衆，尤有賴於彼等之心服及協力。我宣撫班之活動，雖頗值注目，但亦僅係軍事行動之側面補助，華北之新民會，其本質乃教化團體，尤不足以担負政治鬥爭之重任。至於北京臨時政府，南京維新政府，因尙無民衆基礎，故其合流問題，並不重要。即或成統一政府，亦無多大意義。最重要者，乃政府之民衆基礎。有民衆基礎，則南北二政府自不難合流。爲此，新政府之結成，實爲目下之緊急任務，而新政黨之綱領，應以國民黨之三民主義爲旗幟，新政黨之任務，應在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實現。或曰：敵人（指國民政府——筆者註）之旗幟與我相同，難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對日抗戰，一面實行三民主義爲口號，而吾人則以一面與日提攜，一面建設三民主義相號召。新政黨果能成立，支那民衆果能爭取得到，則事變得最後解決，南北政府亦自能統一，而抗日政權亦將失其立場，爲新政黨所吸收。』（引文均見松本鎮一所著『爭取支那民族大衆之問題』）

敵國最近新年號雜誌中，亦有同樣新陰謀之洩漏。杉浦晴夫在其所著『日本滿洲支那——東亞聯盟之諸國家』之長文中，亦謂新中國之政治，『應結成新組織體，活用中國國民所有國民黨組織之經驗，及孫文大亞細亞主義之思想』。

最近我華北將領在『華北抗戰概況與今後形勢估計』之一文中，會有『日寇最近更無恥的提出什麼「打回祖國去」「實現孫總理亞細亞主義」之類的口號』之具體報告。吾人提筆至此，回想首都淪陷當時，敵將松井親至中山陵獻花祭墓，武漢撤退後，報載敵對總理遺銅像特加保存等等，可知敵早已佈下剽竊三民主義之伏線矣。（以上均

見邵毓麟：『打擊暴敵剽竊三民主義之新陰謀』，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大公報』)

一六 日本的積極誘降政策

汪兆銘之流的響應，是在敵寇預期之內的。所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讀賣新聞』對近衛聲明這樣稱讚道：『特別是那些顧念東亞的將來的憂國具眼之士，不問地域之南北，與東亞新秩序建設的聲明相呼應，共同攜手，向此偉業的達成邁進的機運頌已釀成之秋，我國政府將中、日國交調整之根本方針向中外闡明，誠可謂機宜之措置。』敵人的和平原則——『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的三個藏着利刃的原則。在武漢失守之前，敵人期待我國的統一戰綫將會因武漢的陷落而分裂。但是，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由中共六中全會的決議，衡山軍事會議的決定，游擊戰術訓練學校的設立等等，證明國共的合作反而加強，即敵人也不能不承認這樁事實。……在第二期抗戰開始後，敵人除了命令駐各特務機關，從分化中國統一戰綫找尋和平的機會之外，還希冀以近衛聲明那樣的花言巧語，『一面離開蔣介石將軍與共產黨的感情，一面挑起那些右派的愛好和平的心理。』（倫敦『太陽報』社論）不管汪兆銘和附和他的德、意路線者，怎樣把最近由敵人的門戶關閉行動所激起的英、美態度的硬化，和具體的表現這事實的英、美借款，滇緬公路打通，作過低的估計，但在窘境中的敵人，不能不把這種新的國際形勢加以正視或重視，他的幫雖然還是強硬刁蠻（如對英美的抗議的覆謔，和有田談話）……東京『國民新聞』在評汪兆銘的行動的評論上，除了承認我國抗日統一戰綫加強之外，也不能不說：『蘇聯現已積極化，英、美、法動搖投機，不諒解日本真意，它們的局部利益會使它們的感情的行動帶危險性，戰爭前途殊為黯淡。』針對着這樣的國際形勢，近衛聲明想以威嚇與欺騙並

用的方法，來阻止英、美援華政策的繼續。甚至想使英、美等國以對付捷克的壓力，施於我國。近衛聲明中重復有田談話的『治外法權撤廢』和『租界返還』的話，對中國是一種釣餌，對英、美却是一種威嚇。同時，他聲明『日本無意在中國作經濟的獨佔，亦不要求中國限制那些理解新東亞的第三國的利益。』又強調『內蒙特殊防共區域』，以及『日本在華北和內蒙的資源開發上的特殊優越地位』，而不提華中、華南。這顯然是投給英、美特別是英國的一種甘餌。不過，事實上已採用門戶覬覦的日寇，無論怎樣飾詞欺騙，已無法取信於英、美。近衛聲明的自相矛盾，與以前敵政府的表示的互相矛盾，更顯出破綻。所以向來主張對日妥協的倫敦『太晤士報』，雖也注意到日本要求獨佔的範圍只限於華北和滿洲兩地，但仍不能不說：『假如我們過信近衛所言，我們却會變成笨伯。』前日（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英國致日本的通牒，更證明近衛聲明之枉用功夫。（思慕：『由近衛聲明到汪兆銘的「建議」』，『世界知識』九卷三期，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一七 武漢佔領後敵人策略的重心放在誘降上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儲備相當力量南進，爲了儲備相當力量對中國再作大規模的進攻，它必然爭取『速和速結』，以拔出已陷入中國持久抗戰的深潭的泥足。我們過去會說過：只要日本帝國主義還能在中國找出一絲一毫『和平』因素，則一千次失敗之後，還要做一千零一次的嘗試的。新的求和策動的具體事實——第一，我們要知道在抗戰第二期中，日軍所要集中進攻的是粵漢路，打通粵漢路是它將來戰略上第一個任務；打西北，打廣西，都是分散中國兵力，移轉中國注意的佯攻。但它在今天的確相當地撤退了長江一帶的陸軍，從湘、鄂、贛調走的陸軍據說已有八個聯隊，……據說是調到華北去『掃蕩』中

國游擊隊的。日軍爲什麼將軍略進攻的區域調開一部份兵力？這正是響應汪精衛的『撤兵』主張，爲通敵求降者（汪精衛代理人）預留投降活動的地步。第二，日本軍特務部本在積極製造『中央統一政府』，現在早停止活動了，後來因組織『統一政府』不成而積極製造『江漢政府』與『西南政府』兩個傀儡。『江漢政府』的傀儡頭目已找好一個符某（按：符定一，袁世凱稱帝的勳進者）担任，而現在也奉令停止了。這又是爲的什麼？爲的預留『和平』、『誘降』地步。第三，陳中學等所謂『新國民黨』諸漢奸，正在汪精衛的婁羅門進行國民黨的『維新運動』，重造一個漢奸集團的『國民黨』，日本和漢奸的報紙與刊物，正集中火力於『反共』、『反蔣』，不再宣傳『反國民黨』了，而且『反蔣』的中心口號與內容，也限於『容共』、『祖共』上面。（『繼續粉碎日寇的『和平』陰謀』，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導報』）

一八 敵人的新策略——政治與軍事、經濟與武力、東方與西方的有機配合

日本最初的吞併中國的戰略計劃，是政治侵略與軍事侵略並進，首先確佔華北五省，然後逐步蠶食兼併。……但這個計劃在一九三七年底……已完全失敗了。第二次的計劃，是運用極大兵力，擊破中國的軍事主力，摧毀國民政府的政權，主要的以武力征服全中國。第三次的全盤戰略計劃，大體上原則有三：（一）政略與戰略的有機配合。即一方面積極勾引所謂中國的『名望人物』，組織偽『中央政權』，穩定後方。別方面，移轉自己的精銳兵力，去打擊中國餘下的中樞要害。（二）經濟侵略與武力侵略的有機配合。即一方面積極榨取『佔領區』的資源，補充自己日趨衰竭的經濟力。別方面，利用區內的中國的廣大物力、人力，打中國人自己。以上兩點，都是『以華

制華』的具體化。(三)是日本單獨的對華侵略與法西斯集團的國際侵略的有機配合。即日本一方面繼續侵略中國，別方面努力使這進攻動作與目前和今後法西斯德、意軸心日益積極壓迫英、法的動作相呼應。從整個上看來，日本這新計劃，確比前此一年半的都毒辣，同時它更帶一點真正應付持久戰的性質，比較過去專打如意算盤，速戰速決，盲目瞎撞，確實高明一點。這個新計劃的障礙石：(一)新『中央政權』是否能圓滿成立即是大問題，因為吳佩孚迄今還堅持着日軍閥所不敢答應的條件，汪精衛那懦夫根本不見得有胆量當公開賣國賊。(按：這一點錯了)(二)用中國物力、人力打中國的辦法，在一方面，日本財閥意存觀望，力量不足，不敢也不能大批投資開發『佔領區』資源，別方面，游擊戰日益擴大深入，中國民衆愛國意識日益高漲，偽軍照過去經驗絕不可靠的條件下，是否能生宏效，也是問題。(三)……整個世界反抗法西斯怒潮日益高漲，美國日趨強硬，蘇聯的地位更臻重要，英、法不妥協政策也有漸變的可能。(『日本新的戰略計劃』，二十八年二月七日『導報』社論)

一九 遠東慕尼黑的極大危險

日本軍閥雖狂吠着稱已完成對中國『進行長期戰爭的計劃』，但他無時無刻不想與中國言和。……眼前日閥雖口頭聲明絕不參加解決中國問題的國際會議，然關於這種會議的接洽，確實在暗地進行中。日本迄今未答覆英、美、法的照會，主要原因即在此。因此，日軍在此時之進攻海南島，自更含有在將來可能的國際會議造成既成事實的作用。可以預料到這樣的會議如果真正出現，日本一定會參加，而它的條件則主要的在北保有內蒙，在南保有海南島，以便將來進一步膨脹的切實根據地。至於其他被侵入各省，則它或將在『撤兵』『門戶開放』等問題上表面讓步，只要中國能與他『親善』、『經濟合作』。

『共同防共』。一方面，他正在實事求是，努力加強『地方政權』，組織所謂『江漢政府』之類。別方面，他在進行更大規模含有國際性的陰謀。這陰謀的主要企圖，是壓迫和誘騙英、法兩國來用國際會議的形式（公開的或秘密的）強迫中國與日本妥協，雖然日本表面上會聲明不願第三國解決中、日衝突。在這裏，它同時用兩種手段：北面對蘇聯挑釁，向東四省增兵，預備在三月十五日（一九三九）漁業拍賣問題發生公開衝突時，對蘇聯至少像張姑峯那樣來一下，借此對英、法表示它已實行『反共』，讓英、法好勸中國講和。南面，進攻海南島，甚至或進一步在粵南、欽州、防城等與安南交界的地方登陸一下。強力威脅英、法，特別法國，叫它們壓迫中國接受和議。……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將幫忙替它向張伯倫和達拉第做一番功夫。……關於汪精衛，日本原是不願意他走出重慶的，但那懦夫已經走出，自無法挽回，可是日本決不要他跑到南京或北平當公開漢奸，變得和王克敏、梁鴻志一樣。日本要把他留在南方（最好是在香港，但在河內亦無不可）做下列三件工作：（一）與留在重慶的替身通聲氣傳命令；（二）陰謀勾結華南的一部份將領；（三）如有可能，更與法國的投降主義者勾結。認為汪精衛完事大吉，是不對的，他將來還可以起極惡劣的作用。（『日本的新陰謀』，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導報』社論）

二〇 喜多特務機關長的和平計劃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重慶路透電：自重慶方面接獲喜多所提出之和平計劃後，各方多表示諷刺嘲笑，及極度輕蔑之態度。對於日本研究有素之官員，發出如下之評論：日本採用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表示日本在精神上對華屈服，即平沼及坂垣亦公開在國會中討論三民主義問題，並重行加以解釋。惟華人必無相信日人所製造之『三

民主義』者。……喜多身爲北平特務機關之領袖，爲日本軍官公開擬定和平程序之第一人。東京方面早有求和之意，當初會上北平傀儡出面呼籲和平，毫無結果。目下日人對於和平事件已急不能待，是以乃親自提出和平。……據未證實之報告，喜多自戰事發生之初，即反對準備對華作戰，是以會努力阻止上海事件之爆發，唯結果失敗。喜多之夫人爲華人，是以渠對於中國事件頗爲明瞭。渠個人亦善作華文，東京方面選之爲求和之人，實係一種成功。唯日方新和平計劃之錯誤，乃不知華人不易被假國民黨及重行解釋之三民主義所欺騙也。（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申報』）

二一 日本七十四屆議會中所反映的對華政策

策略已經轉變
——以戰爲
主到以和爲主

二十三日衆議院的總預算會，東方會的山谷義治，曾提以下的質問：『去年（一九三八）一月十六日的聲明，不以蔣介石爲對手的態度，轉換爲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聲明，這種動搖變化，在帝國的態度上，實在是不可容許的。』對於山谷的質問，首相與外相雖都答以日本的

政策並無變動，尤其陸相與海相曾堅決表示，在『蔣政權』未潰滅之前，決不停止軍事行動。實際上，日本侵略中國的基本政策雖無變動，但它因爲力量的不足，它目前的策略，至少可說已經動搖了。不僅近衛聲明前後內容不同，就是對它們所反對的，認爲是阻礙日本征服中國的主要原因的三民主義思想，也加以種種污蔑，預備盜用了。……而陸軍大將荒木文相的答辯爲：『中國的三民主義變爲共產主義，是不錯的，我以爲非加修正，再施教育，沿新中國建設之綫指導不可』。而橫蠻的陸相也說：『三民主義阻礙新東亞建設的思想，必須努力驅除，我以爲須加修正，使與東亞的建設精神合致才可。』……

一中、日戰爭之後，對於思想問題極注意，就是創立一種荒謬的『新民主主義』，想以之代替三民主義。由這次議會對於修正三民主義的討論，可以明白敵人的一切對華政策，現在都已呈現動搖之象。（吳斐丹：『日本七十四屆議會的開幕』，『世界知識』九卷二期）

無意撤兵，
三民主義
是要利用的

日本第七十四屆議會關於對華方針之答辯：一月二十四日，坂垣對東武關於對華方針之質問，答辯：『對國民政府更當以實力排除之，自不待言。至軍事行動，不能明言，但可奉告，並未鬆懈。』同時，米內海相亦答稱：『在國民政府潰滅以前，絕不收兵。』三月四日，坂垣答京口之質問稱：『關於倒蔣，原則上不外用武力；但其他方策，亦正在講求之中。』同時，平沼亦答稱：『倘蔣政權翻然悔悟，接受我方建設之方針，亦無加以敵視之必要；惟彼現已淪為地方政權，自不得視為中央政權與之交涉。要之，政府仍希望中國出現與我國交涉之中心。』關於樹立傀儡政權問題，一月二十五日，平沼答阪谷之質問稱：『長期建設問題，如俟抗日政權消滅後着手，則嫌太遲，故與撲滅抗日政權並行。至中國將來政權之政體，不能預言，中國情形在大體上，先有地方政權，隨後成立中央政權。』

關於駐兵問題，一月卅日，坂垣答北昭吉質問稱：『包圍相當廣大之區域，經相當長時期之駐兵一節，現正在考慮準備中。』並謂：『陸軍對於華中、華南，絕對未加輕視。』『近有從華中、華南撤兵之傳說，此至屬謠言，絕無其事。』

關於三民主義問題，一月二十二日，平沼答安藤正純之質問稱：『三民主義問題，應充分研究後再決定態度。』坂垣亦答稱：『三民主義違反東亞新秩序之指導精神，其內容修正後，自當別說。』二月二日，平沼答水谷長三郎之質問時，亦表明對三民主義應加修正。

(楊雲竹：『日本第七十四屆議會之輪廓』，『時事月報』二十八年四月號)

又據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同盟電：坂垣在議會答問謂：現在研究如何使在華軍隊衣食住自給自足。又謂：日軍必須駐於中國較廣大之面積，時間亦較長，否認欲將軍隊由華中、華南撤退之謠言。

縊鬼式的和平
——殺人
不見血的政策

在這次(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敵議會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上兩種事實：(一)對於我們中國的公然侮辱；(二)滅亡中國的陰謀毒計。關於第一點，真是多不勝舉。

(1)平沼的議會開幕詞，謂『日出而萬物滋長，……中國應理解及此』，真是荒謬之倫，不知所云。(2)敵議會又公佈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定義，謂『所謂東亞新秩序，即日、「滿」、支各維持獨立，保持個性，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互相連環，以確立東亞之新秩序』。擁暴日為『家長』，使他高高在上，居於『指導』的地位。一般妄人更附會其說。如藤澤親雄，在『東京外交時報』，發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思想推進力』一文，說了一篇所謂『神國』的鬼話，主張稱日皇為『皇尊』，稱日本為『皇御國』。關於第二點，暴日的陰謀毒計，在這次議會中，暴露出兩個重要之點：(1)在全中國永久駐兵；(2)製造縊鬼式的『和平』。上月三十一日，敵議會討論駐兵問題，坂垣明白主張，不僅要在華北駐兵，華中、華南也同樣。暴日另一毒計，便是縊鬼式的『和平』運動。暴日的披瀝『和平』，固足證明它內心的着急，企圖速和速結，同時也是一種最毒辣的政治進攻。暴日現在，一面加緊軍事進攻，並圖永久駐兵全中國。一方却大彈縊鬼式的『和平』之調，真是兇頑無恥之至。(二十八年二月八日『大公報』社論)

• 二二 四月十二日平沼演說表示日本滅亡
中國的基本方針是不變的

四月十二日平沼在精神大會中講演，謂日本繼續前進，目的有三：（一）推倒國民黨政府；（二）大陸之發展；（三）國家資源之補充。（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同盟電）

二三 四月十二日小磯謂解決中日問題
將採最迅速有效辦法

四月十二日小磯拓相向記者談稱：『平沼內閣之使命，在於解決中、日事件，將採取最迅速最有效之辦法以遂行之，現已擬定具體計劃，但此事關係其他許多問題，困難甚多。』（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同盟電）

二四 五月六日有田謂日本與大陸同生死

五月六日，有田發表外交演說，其要點爲：（一）日本排除一切困難，以建設東亞新秩序；（二）日本無意完全排除外國利益，在無軍事行動之必要時，該地即可恢復以前狀態；（三）日本外交置重於反對共產國際之破壞政策，將使防共協定更加強化；（四）日本與大陸有同生死之關係；（五）日本要領導中國實現東亞永久和平之偉大理想；（六）爲以上目的，日本須發揮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力量。（二十八年五月六日同盟電）

二五 五月十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謂
實行亞洲地域自治爲上帝旨

五月十日外務省發言人解釋大亞洲主義云：『目前總的趨勢，是

世界上分成若干大地域，此爲指揮人類事業之強大不可見之力量。如果亞洲單獨落在他人背後，對時代趨向沒有覺悟，即等於違背上帝意旨，其結果必趨於毀滅。吾人只要環顧亞洲，必能看出此願望如何在各處青年心胸中燃燒着，此爲反對歐洲集權之分權，發展成爲地域自治之明顯標記。』（二十八年五月十日同盟電）

二六 日本的大帝國夢想

日本需要忍耐的期間，此後不會很長。更具體點講，英、美大準備完成之前，日本如能完成新中國的建設，確立『東亞新秩序』，對於任何人也就不必還有介意的必要。日本爲民族生存的必要，欲在中、日間確立經濟上連環關係。同時，鑒於東亞安全的要求，是有將中國包容於國防圈內的義務，即中、日、『滿』三大獨立國，有以特殊的結合而永遠維持其關係的必要。當此種狀態完成之日，日本在它的鄰接地上，可以擁有無限物質原料供給地，廣大的民族活動地域，以及廣大的市場。而且這些地域，海陸的聯絡極爲近便，而國防綫之集中亦易於確保其安全性。於此各點，日本至少較遙遠的英國等是可以佔有最受惠的情勢，尤其中國，在領土以及資源關係上，美、蘇兩國對之也要稍遜一籌。日本如能稱願，自可由『無』的國家變爲『有』的國家。同時它的國情兼滯海洋國與大陸國，佔有世界無與倫比之地位，成爲世界卓絕的重鎮。（『日本之將來』，巴黎『外交時報』，八十九卷四號之時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日報』）（編者按：此文該報轉載時未載作者姓名，按其語意似日本人作的。）

二七 敵報『國民新聞』謂基本的侵略方針非貫徹不可，否則有德俄革命危險

日本『國民新聞』社論（一九三九年一月二日）云：『眼前現實

的課題，已不容寸尺後退，瞬間躊躇。事變入於收拾期，萬一國步的統制有疏漏，則不但將喪失戰果，且會影響國家的命運。戰爭的後期是比初期困難好幾倍，歷史上有過教訓。歐洲大戰時代德國和俄國不幸的事例，爲政者和國民，須得深加洞察。」（麥逸：『敵愾悲鳴錄』，『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二八 一個英國記者謂日本決不能放下已經拿在手裏的劍

雙方的軍營裏，無疑的都存在着和平的期望，但作戰的意志還在熱烈的燒灼。如果想日本會屈服於和平的要求，這便是荒謬可笑。如果相信蔣介石將軍會屈服，也是同樣的荒謬可笑。去年一月，日本帝國會議通過一條議案（編者按：指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御前會議決定而於十六日宣佈的不承認國民政府爲對手的一條）後來又再加一個證實。這個議案，便造成了一個差不多不能克服的壁壘。……如果日本與蔣介石談判，其在國外的威望，尤其是在國內的威望，又將因此喪失，這是它現在所不願接受的，也是它所永遠不能接受的。……自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以來，日本開往中國軍隊的確數雖不明白，但相信已超過一百萬以上。……日本決不敢冒險締結一個爲這一部份在中國的軍隊所不能接受的和平。……在華日軍紀律廢弛，現已到了非常顯明的地步。這樣的一種軍隊，如果他們的希望和野心受到了藐視，結果一定非常危險。……最近在這局面中，却發生了一個新的因素，這也許可以成爲一種有力的動機的。這便是東京政府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幻覺。在這一種新秩序中，從庫頁島到新加坡，或者更遠的地方，日本將擁有最高的地位。英、美及其他外國，固然可以取得一個地位，但這個地位將由日政府授與之。這個『東亞新秩序』的幻覺，日本將成爲一個極大的君主，而以亞洲其他各國以及外國在遠東的利益，一律處於奴隸的地位。所以無怪，這就激動了所有日本人的

眼睛。日本是一個較小的國家，在七十餘年中經過了從封建主義到現代國家的長途，雖然有許多封建色彩還有力地牽連未去。日本深覺它還沒有達到平等一致的地步，並且認清，在某幾方面，特別是在原料上，它還沒有獲得。現在要達到這種平等或甚至優越地位的機會，似乎唯有準備把劍握在手裏。劍已握到手裏，日本自然就覺得，在它沒有完成它的要求之前，不必把它放棄了。……日本如今深望與中國議和，但這種和平，須受日本支配，它覺得除了繼續作戰，除了不惜任何代價繼續向中國內地深入直至蔣介石與全中國承認它們已被打至屈膝外，便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標。日政府曾說，此次戰爭，沒有和約，只有政府所發出的和平宣言。這就必須使中國降至完全瀕弱無力的地位，所以更無需跟它進行談判了。日本軍隊當然熱烈的希望如此。中國的抵抗與民氣的力量，是出乎日本的意料的。但如今這些既是事實，於是就必須根據現實活動。……日本非至到了中國完全沒有力量，只能空想着報復再生的時候，決不滿足。從日本看來，和平的希望未來的幾月或是未來的幾年中，當然非常渺茫。（『日本爲什麼要堅持征服中國』，Frank H. Hedges原著，周新譯，『世界知識』九卷三期，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出版）

第三編 侵略戰中日本的軍事與戰略

第一章 敵人的兵力

一 敵人究能出多少兵——九種不同的估計

第一 種 估計

——謂日本可武裝四百三十萬人上前綫支持四年。

日本在兵役年齡中的男子，現在有六、四九四、一七五人。據世界大戰中的經驗，

這些人裏面，到了戰爭爆發後，必有許多不能動員到前綫去，留在軍需工廠裏和運輸機關中工作。例如，德國在一九一六年底，一千五百萬兵役年齡中的男子，只有九百五十萬進到軍隊裏去，有五百五十萬不能調進去。其中二百萬，是根本不能打仗的；其他，是要在各種生產部門中工作的。我們可以假定日本現在有五百萬到五百五十萬人是在工業中工作的，而其中約三分之二可以調入軍隊中。這是最高限度的數目。因為在德國，這個數目後來就證明不確。一九一六年十月，在一百個工作定額中，只有六十四人應徵。如將這種計算方法運用到日本，那末可以調到軍隊裏的壯丁的最高數目，是四百三十萬人。

據貝茲氏調查，日本有二百萬人曾經入伍過。也有其他的著作家估計，入伍過的人數有二百七十萬人。不管怎樣，從我們上面所引的兵役年齡中的男子和受過軍事訓練的人的數字來看，在人力方面，日

本於作戰第一年間武裝起二百五十萬人來，並將其中一百萬動員到前方作戰，是不成問題的。我們達到這個結論以前，曾考慮到這樣一個軍隊所需要的兵力的補充。即如法國，在歐戰第一年間所損失的人員，佔它最初開到戰場的軍隊的百分之八六。帝俄，在歐戰第一年間，因陣亡、重傷、疾病、被虜、逃亡等，軍隊所受的損失，佔它第一次動員部隊的百分之三〇。

我們如果考慮到現代戰爭的破壞性，和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以後戰爭技術的猛進，我們可以預計，日本在戰爭第一年中所損失的人員，應該不下於它最初動員到前方的部隊的百分之一百。但是，這些損失並不是完全失去作用的。就世界大戰的經驗言，受傷的士兵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是平均經十天療養就可復原的，百分之五十經三十天乃至四十五天就可以復原的，此外，還有的是因疾病臨時不能作戰的，有的是給病假回里的。第一次大戰的經驗，是一年間完全損失的部隊，佔戰場上部隊的百分之六十四。

如果我們接受上面所提出的日本軍隊的數量，並假定不會超過這個數量，那末，日本軍隊每年的損失，當在六十五萬人左右（即作戰部隊的百分之六十四）。因此，單論日本的人力，可以够兩年半作戰之用。在這個期間內，有五十萬人（每年二十五萬左右）可以達到兵役年齡，到第三年頭，就形成一批新的後備兵。在實際上，人力的供給是可以應付比這多少更長久些的戰爭的。我們來看德國工業中免除服役義務的工人，其中調入軍隊裏去的，有三分之一。在日本，決不到這麼大的數目。日本軍隊中產業工人只佔百分之十五。如果我們把這一個因素加以考慮，再添上我們所估計的日本能够徵調的軍隊，那末，它在兵力的補充上，預料可以支持四年。

指揮這麼大軍隊的軍官問題，怎樣解決呢？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日本現役士官有四萬四千名，後備役士官有十一萬人。此外，後

備部隊可以蓄拔擢後備的曹長和老兵來充下級軍官。至於將校，現役中有一萬三千名，後備役中有三萬五千名。自一九二八年以後，日本軍事學校和軍官學校每年畢業的受了完全軍事訓練的軍官，總計五萬名左右，其中將校約有四分之三（按即三萬七千五百名），這些還沒有列入以上後備役的數目中。這樣看來，一旦有事，立刻徵調七萬三千名軍官，是可能的（按即後備役的三萬五千名，加軍校畢業的三萬七千五百名）。

以軍官和兵士爲一與三〇之比來說（一九一七年德國的比率是一比二六，法國是一比三二），這樣數目的軍官，是够動員二百二十萬士兵之用的。此外，有二萬五千軍官是現役和後備役中的軍醫和技師，這些人員加上由後備役中老年士官拔擢出來的軍官，就可以充當後方的任務。這些士官如果加上新拔擢的後備的曹長（姑且總計十萬人），那末以一個士官的統率能力爲一比一一，這些人就可以統率起三百萬軍隊。（按：此段不清楚，大概數目字錯了。）

最後，依歐戰的經驗，戰爭期間內，軍官是可以大量訓練出來的。我們回想帝俄當時受過教育的軍官比現在的日本還少，但在戰爭中却訓練出二十二萬八千六百四十六名軍官。而原有的現役軍官不過四八、八〇〇名，後備役的軍官不過三三、〇〇〇名。但是這也不見得因此便可以無限地擴充軍隊。理由有三：（一）軍官的損失率，在第一期世界大戰中已經很重。將來的大戰，因了種種深入後方的戰術，特別是化學戰爭之故，這種損失率一定大大地加重。（二）在日本軍隊中，軍官的損失率，一定比在歐洲諸國軍隊中重得多。因爲日本軍事法令中有一條牢不可破的傳統的規定，就是：『軍官必須以其自身在槍林彈雨中之勇敢及鎮靜精神，激厲士卒，並將對其本人之信任心，貫注於士卒之中。』（三）在戰爭第一年中，日本平時所訓練的軍官是很容易被消滅完了的。而爲了動員我們上述的數量的軍隊起

見，這種軍官又是絕對必要。因為如此，我們可以預料，日本在一開戰時，就必然要大量訓練起戰爭期內所需用的青年軍官。這個期間內訓練出來的青年軍官，必定是大批地派到前方，抽替平時所訓練的軍官。這個當中，並沒有多大的餘裕。（以上均見『當日本作戰的時候』，塔寧、約翰合著，劉尊棋譯，頁七八——八二）

第 二
種
估 計

——謂日本僅能動員一百八十萬人上前綫編成百零二個師精兵則只有百二十五萬只能編六十四師。

在名義上，日本的常備軍，雖只有二十三萬人，其實，合計起來，共有常備兵力三十萬人。台灣、朝鮮等地的殖民地軍隊，還不算在內。滿洲的傀儡軍隊，人數也在十萬以上。

關於日本陸軍後備軍的兵力，因為它們是實行徵兵制的國家，而且在鄉軍人人數亦在五十萬以上，所以，一旦動員起來，其數量可以達到平時兵力的七倍。召集總數，為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約七百五十萬）。其中可以參加戰鬥的兵員，為總召集員的四分之一（約一百八十五萬）。軍需工業直接間接之從業員約為戰鬥兵員之一倍七（約三百萬）。如果將這些可以參加戰鬥的兵員統統編制起來，那末可以共編成一百零二個師。如以質素而論，挑選比較年富力強的壯丁來編制，則僅能編成六十四個師，約計戰鬥兵員一百二十五萬人而已。這是日本竭澤而漁的陸軍兵力了。（本段估計，根據『陸大月刊』阮楚雄君『建軍論』一文，與周傑君：『顯微鏡下的日本』，頁三七）

日本之海軍實力

戰艦（主力艦）	九艘	二七二、〇七〇噸
	新五艘	一五四、七五〇噸
	舊四艘	一一七、三二〇噸

航空母艦	新六艘	八八、四二〇噸
A級巡洋艦	一四艘	一二三、五二〇噸
	新一二艘	一〇七、八〇〇噸
	舊二艘	一五、七二〇噸
B級巡洋艦	二六艘	一四四、三七五噸
	新一艘	一二五、九九五噸
	舊五艘	一八、三八〇噸
驅逐艦	一二二艘	一五二、二七〇噸
	新八二艘	一一四、四〇〇噸
	舊四〇艘	三七、八七〇噸
潛水艦	七〇艘	八六、〇四九噸
	新五八艘	七六、一三一噸
	舊十二艘	九、九一八噸
總艦數	二四七艘	
總噸數		八六六、七〇四噸

(『顯微鏡下的日本』，頁三九)

日本空軍的力量

陸軍方面有飛機一、四五〇架，人員九千一百人，設八聯隊，下分偵察機、戰鬥機，各十一中隊，爆炸機四中隊，又有氣球隊二隊，各機所裝馬達全由渡邊少將設計，而由政府所設製造廠製造，不仰求於外國。海軍有飛機九百架，人員一萬，分編三十六隊。此外尚有民用機二三五架，於急要時多數可改成軍用機。(『顯微鏡下的日本』，頁四〇)

	摩托	升五 公里 需時	每小時 速度 (公里)	高 公里	載重 (噸)	遠極 (公里)	武裝	
偵察機(輕炸機)	他國	800	未詳	380	—	1	1200	未詳
	日本	700	未詳	260	7	1.2	未詳	機槍三
戰鬥機(撲擊機)	他國	1000	5—6	450	10	未詳	未詳	機槍二砲二
	日本	750	:	290	7.42	未詳	未詳	機槍二
中炸機	他國	2×1000	未詳	350—400	—	3.5	2000	機槍四
	日本	2×700	未詳	220	5	3.26	未詳	機槍五
重炸機	他國	4×1000	未詳	380—400	—	未詳	2000—4000	
	日本	4×650	未詳	214	3.1	10	2000	機槍六砲一

此表他國是一九三六中正式配備，日本是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初的情形，據德國『防空月刊』一九三六年一號至三號，一九三六年初日本空軍總數二千架，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可能增至二千五百到三千架。

(劉剛：『日本不能支持長期戰爭』，『時事月報』十七卷六期，二十六年十二月號)

第三
種
估計

——謂日本經濟只能供給二百萬軍隊即八十個師的需要並且戰鬥力是很弱的。

據蘇聯軍事家塔寧和約翰的計算：『日寇在兵役中的男子，現在有六、四九四、一

七五人；但據歐洲大戰時動員的限度，這些兵役中的壯丁，需要有三分之一留在軍火生產及其他必要生產的產業部門，可能動員的只有三分之二。如用這個方法來計算日寇的兵力，它可以徵調到軍隊裏的壯丁，是四百三十萬人。』另據我國軍事機關照日寇兵役制及在役人數的推算，現役兵二十八萬人，預備兵役六十七萬二千人，後備兵役九十一萬人，第一補充兵役一百五十四萬三千人，第二補充兵役八十四萬七千人，第一國民兵役九十七萬四千人，另有未達適役年齡及體格不合的四百餘萬人歸入第二國民兵役。所以，確實可以動員的數目只有前五項兵役，五項合計，共為四百二十餘萬人（按：從現役到第二補充兵役五項共計四百三十五萬二千人，從預備兵役到第一國民兵役五項共計合計為四百九十四萬三千人，均與此文不合，原文數字恐有錯誤）。這兩種計算法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結果是一致的。日寇可動員的兵數是四百三十萬人。塔寧、約翰又引用貝茲上校的調查，說日本有二百萬人入過伍，『在戰爭的第一年可以武裝起二百五十萬人來，以一百萬人在戰場作戰是不成問題的』。但是，他們又說：『根據日本各種經濟統計，目前日本動員的準備力，不能超過二百萬軍隊的需要。並且在飛機、坦克車和汽車等輸送工具上，與需要程度相差很遠。』當然，他們估計的時候是在一九三五年，近兩年日寇的備戰是瘋狂到極度的，軍事準備水準自然更提高得多了。所以，在戰爭總動員的一年以後，日寇供給二百萬軍隊——八十個師團的需要，是可能的。我們相信日寇現在有供給八十個師團作戰的能力，但是這些，以後備役、補充兵役佔絕大多數，而只有極少現役作基幹的新組成軍

部隊。它的一般的教育與訓練的水準，是較差的。武器裝備，在日寇的軍事工業動員的種種難以克服的缺陷之下，也不得不是較差的。所以，他們的戰鬥力，也是較薄弱的。

此外，還有幾點應該提出。第一，就是它徵調殖民地的人民與選用僱軍，脅迫我東北同胞當兵這一點。先退一步說，假如這些兵就真算是兵罷，這是擴張它的人力。然而，這並不能推翻兵力擴張的另一個限制——工業總動員的不可克服的弱點內限制。而況，事實上，這些兵絕不能算是兵，他們絕無鬥志，更不會有堅持的鬥志。這種軍隊無論日寇採取如何的編組方法，也絕不多發生戰鬥力。這種軍隊，以及個別的兵，只有日寇用來加緊消耗它的給養而已。

第二，是關於日寇現在每年到達軍役年齡能够入役的額數。我在前述拙著上說過：『日本現在每年到達軍役年齡的，約在二十五萬人左右，然而因為積年的高度剝削與極端貧困，日本平民的體力與健康可驚的衰退。過去十年來，陸海兵役的受驗青年，不能入伍的百分比從二十五升至四十。在幾個人城市和不幸的農業區裏，有二分之一的青年不配服兵役。如果我們折中計算，二十五萬到達兵役年齡的，百分之四十不能上戰場，則每年可增的新兵只有十五萬人。』

第三，是日寇士兵的戰鬥精神的墮落。日寇的士兵，主體是日本農工大衆。他們有的是被軍閥欺騙麻醉着。有的是根本不願作戰，反對作戰，而被強迫來中國作戰。他們知道這個侵略戰爭對於他們絕無好處，只是叫他們送死，叫他們家庭貧困飢餓。他們絕對沒有戰意。被欺騙被麻醉的，來中國苦戰後，也清醒了。日本反戰運動，在人民中，在軍隊中，暗潮正在醞釀發展。根本沒有戰意以及失了戰意的兵士，雖在被迫作戰，然而戰鬥精神是萎弱的。近來，日寇軍官及士兵因反戰運動被殺者，層見疊出。同時，兵士的自殺、思鄉病以及軍紀的敗壞，這種情勢的發展過程，就是軍隊戰鬥精神與戰鬥力的日衰。

衰弱的過程。日寇軍隊的這個質的因素，比起量的因素——兵力的不足來，是更嚴重的弱點，更嚴重的危機。（凌青：『日寇兵力的檢討』，『戰時日本』一卷一期，二十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第 四
種
估 計

——謂日本能動員一千三百萬人海軍有八十萬噸飛機一千六百餘架。

日本有七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士兵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陸軍有二三二、〇〇〇人，雖然，最近事實指出，真實的數字幾達四〇〇、〇〇〇人。海軍的噸數共為八〇二、二六二噸，包括主力艦九艘，航空母艦四艘，巡洋艦三十五艘，魚雷艇一百一十二艘與潛水艇五十七艘。在建造中的，有主力艦二艘，航空母艦三艘，巡洋艦三艘，魚雷艇十五艘及潛水艇五艘。

空軍有飛機一、六七〇架（在這次戰事發生前），飛行人員二一、〇〇〇名，官佐六、〇〇〇名。

目前的日本，由於在華的戰爭，人力與金錢兩方面都得負擔一個巨大的耗費，在前綫作戰的兵士的數目，也許並不太大。海軍方面有了一個巨大的增加，兩艘四〇、〇〇〇——四五、〇〇〇噸的非常巨大的主力艦正在建築中。關於空軍的數字，我們已經估計得非常接近了。（『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軍力比較』G. Talouis 原著，李鳳譯，『文摘戰時旬刊』第四十號，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第 五
種
估 計

——謂日本雖然能動員六百萬人但必引起經濟破產。

目下日本男子人數為三千四百七十萬人，這些人數之百分之四·六，等於一百六十萬人。這裏我們是以為日本軍隊增到這個程度，不至使他們國民經濟大受震動的。然而現在的日本軍隊差不多已達到這個程度。自然，

日本是能動員至六七百萬人，但這必不可避免的會使經濟破產，並引起國內政治的紛擾。（『戰爭一年後的日本軍隊』，『文摘戰時旬刊』三十三號，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第六
種
估計

——謂日本只有三百萬人服兵役現已編到一百二十三萬人即四十一個師團四百五十個團。

今日日本之侵華戰爭，它已有近數十年之準備，它在與英、美一離一合的工作中準備侵華戰爭，它在鎮壓其殖民地的工作中準備侵華戰爭，它在與蘇聯胡鬧的工作中準備首先侵華的戰爭。可是它終竟是先天不足的帝國主義國家，因而反映到它軍事力量上只有兩年半的作戰能力。戰爭延長到六年，它的壯丁幾乎可全部滅亡。戰爭延長，日本的死傷，反會越大於中國的死傷。因為中、日戰爭之延長，中國的戰略戰術及戰鬥方法，必日益優於日本。以下是日本兵力的總計：

甲，在蘆溝橋事變以前日本陸軍只有一八三團，計十七個師。

（日軍師團表）

（所轄團數）

近衛師團	十六團
第一師團	十四團
第二師團	九團
第三師團	十六團
第四師團	九團
第五師團	九團
第六師團	八團
第七師團	九團
第八師團	十團
第九師團	八團

第十師團	八團
第十一師團	八團
第十三師團	十五團
第十四師團	八團
第十六師團	十一團
第十九師團	七團
第二十師團	十一團

(共十七師團・一七六團)

外 加

高 射 砲	五團
戰 車	二團
合 計	一八三團

(團的種類及名稱)

(數量)

步兵	七一團
騎兵	二五團
砲兵	三五團
工兵	一七團
輜重兵	一四團
鐵道	二團
電信	二團
飛行	七團
汽球	一團
騎砲	一團
高射	一團

(共一七六團)

外 加

高射砲	五團
戰車	二團
合計：	一八三團

乙，『八一三』前後，日本新編有二十四師團：

(日軍新師番號) (轄有名稱兵團數)

第一〇一師團	一四團
第一〇二師團	九團
第一〇三師團	一六團
第一〇四師團	九團
第一〇五師團	九團
第一〇六師團	八團
第一〇七師團	九團
第一〇八師團	一〇團
第一〇九師團	八團
第一一〇師團	八團
第一一一師團	八團
第一一二師團	一五團
第一一四師團	八團
第一一六師團	一一團
第一一九師團	七團
第一二〇師團	一一團
(共十六師團)	(一六〇團)

丙，傳說有兩種暫編師，共八師團：

(暫編師團番號) (轄有暫編新兵師團番號)

暫編第一三師團	第一一三師團
暫編第一五師團	第一一五師團
暫編第一七師團	第一一七師團
暫編第一八師團	第一一八師團

(共計八師團約計百團上下)

丁，謠傳日軍中有兩個祕密：

一是日本在東三省隱藏了七師團常備兵。用什麼方法隱藏的，究竟有無番號，尚不詳知。傳說『九一八』以後，它在東三省編有六個師團，其番號如下：

第二十一師團	第二十二師團
第二十三師團	第二十四師團
第二十五師團	第二十七師團

二是到『八一三』以後，又抽精兵編七個師團，其番號爲：

第一二一師團	第一二二師團
第一二三師團	第一二四師團
第一二五師團	第一二六師團
第一二七師團	

假設這種傳說是真正可靠的，則日本放在滿洲方面尚有十四師團兵力，自吹有五十萬精兵打蘇聯，莫非指此？

撇開上面的謠傳不算，那末日本現有總兵力不過四十一師團或四百五十團之譜，已編到一百二十三萬人上下。日本如果只三百萬人服役，那末它也僅只一百二十三萬人可以上戰場：

第一，日本現役軍人只有二十五萬人上下，由一百二十三萬減去二十五萬，可得新受編者九十八萬（『常備』：『新編』=1：5）還在軍隊中的質量上已成了大問題。

第二，日本由蘆溝橋事變到現在，快十個月，可收新入伍壯丁，

連犯人及花柳病肺癆病者，三十萬上下。但十個月戰爭，死傷者已達三十五萬人上下，新壯丁與死傷者對消，還欠五萬人。加以傷者五萬人可以復原，也恰保水平，無一壯丁可多，這在軍隊擴充的前途，是大問題。

第三，日本每年只能產生壯丁五十萬人，但中、日戰爭打得好，每年可打死及打傷日本兵一百萬上下，因新兵越多，死傷率越大。只要六年，日本壯丁不死光，即皆殘廢，這更是日本一大問題。（『戰不得的日本』，上海『導報』五月七日。『半月文摘』二卷八期，二十七年六月十日出版）

第七 種 估計

——謂日本可以動員作戰的全部軍力只有二百四十萬人，雖然連幫助作戰人員計算共可動員六七百萬。

據蘇聯蔡霍夫的估計，當日、俄戰爭時，日本動員參加作戰的兵力，約為全男子數的百分之四·六，計百十萬人。照此推算，目下日本男子人數為三千四百七十萬人，這些人數的4·6%約等於百六十萬人。另據上海『大美晚報』統計，約可動員二百十四萬餘人，這是日本可以動員作戰的全部軍力。如連間接幫助作戰的部隊也計算在內，那末可動員至六、七百萬。（王紀元：『第四期抗戰敵寇軍力的估計』，『世界知識』八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第八 種 估計

——謂日本能動員來華直接作戰軍隊至多不過二百三十萬除去滿洲駐軍四十萬只有一百九十萬再除死傷八十萬至去年底止只有一百一十萬。

據日本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徵兵統計數目，計現役兵為二百萬零六千，甲種補充兵為七十八萬，乙種補充兵為一百三十九萬八

千，總數爲四百十八萬四千餘人。又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六年死亡統計數目，男子由二十三至二十五歲之死亡率佔百分之八，（而在兵役年齡的男子爲六百六十二萬三千人）依此率推算，死亡數爲五十二萬。此外，在東北事變死亡人數，據海陸軍部公佈爲十七萬一千餘人（實際當不只此數）。上海事件死傷人數，未見有整個數字發表，照最低推測，要在三萬左右。此三項死亡統計，共七十三萬人，將其扣除後（按指自四百十八萬四千中扣除），可知在蘆溝橋事件發生時，日本能動員之現役與補充壯丁，應爲三百四十五萬餘人。據軍事專家的計算，日本在本國駐防軍隊以及從事於重工業工廠警察等，至少要抽出上列壯丁總數的三分之一，故現在能够動員的軍隊，至多不過二百三十萬。另由蘇聯遠東紅軍的佈置觀察，據日本陸軍省發表數目爲四十萬，日本爲對抗起見，在朝鮮、東北的駐軍，至少亦有與紅軍相等之數字。由此可知，現在到我國作戰的兵力爲一百九十萬。由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止的死傷人數，敵方公佈爲四十萬，但此項數字，乃敵國爲蒙蔽國內外視聽，故意減低，其死傷至少有八十萬，故現在作戰兵力，可斷定爲一百一十萬。連同不能作戰鬥員的壯丁，如所謂宣撫班、通訊班、其他等等，要在三十萬人上下。因之新兵已無法補充。照本年一月二十五日櫻內農林大臣答議員問謂：『國內現已的確感到勞力人員不足』，由此一語，可說是無新兵補充的一個鐵證。（蕭學海：『日本總崩潰之時間問題』，『大公報』，二十八年三月二日）

第九 種 估計

——謂日本可以動員五百萬人上前綫。在日本的兵役法，非日本人沒有當兵的資格，所以現在只須研究內地的人口就已經够了。日本內地人口據最近之國勢調查，爲數約七千萬（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國勢調查），確數爲六九、二五

四、一四八，日本每年約增加一百萬人口之譜，那末到一九三九的現在應有七千二三百萬人。

按一九三四年日本內地人口爲六四、二二五、一四〇人，在兵役年齡（二〇——四〇）中的男子有六、四九四、一七五人（據日本帝國統計），也就是內地人口與在兵役年齡中的男子之比例爲一〇〇：一〇一強。那末，依照這個比率去推算，現在日本內地人口爲七千三百萬，則在兵役年齡中的男子，應有七百三十七萬三千人，除掉癡疾者，則實際不能到此數。

據歐洲大戰時的經驗，這些人到了爆發戰爭後，並不能完全派到前綫去，勢須有三分之一的人數留在軍需工廠和運輸機關中工作，那末可能動員到前綫的只有三分之二，如將這種方法應用到日本則可以徵到軍隊裏最高數目是四、九一五、三三三人。

現在不妨舉幾個歷史的事實作個參考的比較：（一）在歐戰初年，英國武裝的軍隊佔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二）一九〇四——〇五年，日、俄大戰的十八個月的中間，日本武裝的軍隊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人，即其當時全國人口（四千五百萬）的百分之二·六強。（三）日、俄大戰時，日本動員了的爲一百一十八萬五千人，此外有軍事訓練和經驗可以動員起來的尙有二百七十二萬七千人沒有利用，如把兩項合計起來，就有三百九十一萬二千人，即其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六強。

如用現在內地人口數目去推算，其公式如下：

$$73,000,000 \times \frac{5}{100} = 3,650,000$$

$$73,000,000 \times \frac{2.6}{100} = 1,898,000$$

$$73,000,000 \times \frac{8.6}{100} = 6,278,000$$

假如它可以動員的能達最高限度百分之八。六的三分之二，那就是四百一十八萬五千三百三十二人。按日俄戰爭歷史的事實去估計，此次可能動員四百一十八萬多。按歐戰兵役年齡者三分之二可以徵到軍隊的經驗去估計，此次可能是四百九十多萬。但我們須加以研究的是：（一）我們正在繼續着的神聖抗戰早已超過了為期十八個月的日俄大戰，日本被我們的拖拉，已經深切的了解這次戰爭的長期性。（二）日俄大戰時日本是資本主義正在發展的時代，除了在滿洲為着爭取殖民地而敵對而衝突之帝俄以外，無什麼外患或內憂，但是現階段就大非昔比了。現在它是處於即就沒落的帝國主義階段，除了以大批軍隊侵略之外，還須分些兵力鎮壓國內的勤勞大眾之反對，防範各殖民地的革命和配置大海陸空軍以準備對付蘇、美，所以在四百一十多萬和四百九十多萬的兩個數目中，敵人頗有罄全國之力作頑強掙扎的可能。因此我覺得把它可以徵到軍隊裏的最大限度之人數估計成四百九十萬或五百萬也不算如何過分的誇張罷。（八路軍政治部：『敵軍調查錄』，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

編者按：對日寇可能動員之兵力總數據我們所收材料，有以上各種不同的估計，最高的估計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最低的則不過二、一四〇、〇〇〇。蕭學海的估計為二、三〇〇、〇〇〇，且肯定敵軍現已無法補充，因之達到『敵人一定在本年底崩潰』的結論（見本文第四編『對日寇崩潰時間之推測』一節）。實際上，這種兩極端的估計，都是不正確的。估計日寇可動員士兵一三、〇〇〇、〇〇〇的作者 Talouis，在他的原著中也論及英、美、法、蘇、德、意諸國可能動員的兵力，其數目均在各該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如謂蘇俄可動員三五、〇

〇〇、〇〇〇），實不知何所根據。至蕭學海估計敵人現在只能動員二、三〇〇、〇〇〇，則是將一切可能扣除的數目都儘可能地扣除了，却没有從另一方面估計敵人平時每年可增加約一百萬的人口，且每年可產生新壯丁五十萬；此種過低的估計，恐怕還是主觀希望的成分居多。以上各種估計，似以最後一種（四、九〇〇、〇〇〇——五、〇〇〇、〇〇〇）較為近是；然與歐戰時各國動員的兵員人數相較，則仍不無討論之餘地。據日本中村定吉少將所著『戰術學講話』的統計，歐戰時各國兵員對其國之男子總數比率如次：

德	2%
法	27%
英	23%
意	21%

如果這個統計可靠的話，則大戰中各國最高兵額均在其本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十四以下。為把這個比率應用於日本，則敵人動員的最高兵額不能超過一千萬，但達到七百萬左右是可能的。另一說歐戰時各國動員的最高兵額是：

德	9、150、000
法	5、654、000
奧	7、050、000
英	5、240、000
意	4、050、000

按當時人口總數德國為六八、〇〇〇、〇〇〇；法國為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奧國為五一、〇〇〇、〇〇〇；英國為四五、〇〇〇、〇〇〇（指本部）；意大利為三五、〇〇〇、〇〇〇。是則動員兵額最高者約佔其人口總數14%（如法奧），最

低者亦達11%以上。這些數目字是值得我們參攷的。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過高或過低估計敵人的力量，都可以產生危險的結果。

二 敵軍的編制和裝備

敵 我 武 裝 配 備 之 比 較

我方的一個精銳師與敵方的一個普通師，武裝配備比較如下表（係抗戰以前的統計）：

武裝配備	敵師團	我 師
步 槍	17、000	4、300
輕機關槍	436	72
重機關槍	148	24
迫擊砲	436	20—30
攻坦克砲	24	0
大 砲	24	12

王紀元：（『抗戰第二期敵我情勢的檢視』，『世界知識』七卷九期，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戰 時 陸 軍 師 的 編 制 和 裝 備

寇軍平時陸軍師人員約為一萬七千人，戰時增加為二萬人至二萬三千不等。其他，如砲隊、戰車隊、化學隊、機械化部隊等也都有增加。戰時寇陸軍師編制，據我們的軍事情報的調查與判斷，每個師一般的是兩個步兵旅，一個戰車中隊（連），一個騎兵聯隊（團），一個砲兵聯隊，一個工兵聯隊，一個輜重兵聯隊，一個通訊中隊。一個步兵旅，有兩個步兵聯隊。每個步兵聯隊，有三個步兵大隊（營），一個步兵砲中隊，一個速射砲

(即打戰車砲)中隊。每個步兵大隊有四個步兵中隊，一個機關槍中隊，一個步兵砲小隊(排)。每個步兵砲中隊，分爲一個指揮班，兩個戰砲小隊。連射砲中隊組織同。每個步兵中隊 三個步兵小隊(排)。每個步兵小隊有四班，分衝擊班與射擊班兩種。每個機關槍中隊，轄四個機槍排，一個彈藥排，一個指揮班。每個步兵砲小隊轄一個指揮班，兩個戰砲班，一個彈藥班。每個騎兵聯隊，有四個騎兵中隊，一個機關槍隊，一個騎兵砲中隊。每個砲兵聯隊，有三個野砲大隊，一個輕榴彈砲隊，一個彈藥大隊，聯隊觀測班屬於聯隊本部。每一砲兵大隊，轄四個砲兵中隊，每中隊三排。每個工兵營隊，有一個築城中隊，一個架橋中隊，一個坑道爆破中隊，一個登陸作戰中隊，一個電氣機械中隊。每個輜重兵聯隊，轄六個中隊，每個中隊轄三排。每個通信中隊，轄兩個通信電話排，一個無線電排。

根據各國軍事雜誌材料，日本每步兵師有砲兵一團平射砲六中隊，曲射砲兩中隊(每隊砲四門)，戰時，平射砲增至九個中隊，曲射砲三個中隊。因此，每步兵師團有七生的五平射砲四十門(內重砲十六)，曲射砲八，戰時，平射砲五十二。曲射砲十二。步兵師團尙有用『四一』過山砲來代替七生的五平射砲者。

砲兵旅附騎兵一大隊(兩中隊)，用七生的五平射砲。總共約有九個重砲團，六個曲射砲團，兩個平射砲團，共有曲射砲一百二十，平射砲五十，尙有步兵大隊一。軍團砲旅每旅兩團，第一二旅爲曲射砲旅，第三四旅爲混合而成。(劉潮：『日本不能支持長期戰爭』，『時事月報』十七卷六期，頁三一—二，二十六年十二月號)另附『敵軍師團裝備推算表』及『敵軍戰時編制表』

三 擴軍計劃

擴軍計劃

日本軍閥的意見，認為現在對中國的戰爭，不過是他們向世界挑戰的序幕，爲了準備大戰，日本統治階級特別注意軍力的擴張。近年來日本努力改良軍火工業，並設立許多新工廠，可以證實他們想要使軍隊現代化的企圖。他們特別注意使各軍都配備機關槍和重砲，飛機增加了一倍，摩托化部隊也配置更多的機關槍。但是日本軍閥的希望，絕不止此。在一九三六年，他們開始實行六年擴軍計劃，計劃的要領是：增加陸隊和飛機數，用新式飛機加強空軍力量，擴充坦克車與裝甲部隊，工程團，化學部隊，並且特別注意組成新師團及加強步兵。關於重兵器和軍事顧問，日本主要依靠其他列強，特別是德國。（『日軍戰鬥力的解剖』，林梅譯，『世界知識』七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補充軍隊的新辦法

現在日本欲將自己殖民地如朝鮮及台灣的人民召往參加作戰，藉以解決兵源問題。武裝壓迫的殖民地人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實爲一條相當危險的出路，難怪日本對這一點非常謹慎。它規定了這些人民入伍的標準，並對入伍兵加以詳細的檢查。在入伍之後，他們便以小集團分散到各部隊中去。另外一個補充軍隊的辦法，便是用滿洲、內蒙古以及佔領區中親日份子所組織的部隊，來防守後方。可是，實際情形告訴了日本：這種補充的辦法是沒有多大希望的；他們部隊之大部份常常是會投到中國方面去的。（『戰爭一年來的日本軍隊』，周新譯自蘇聯『真理報』，『文摘戰時旬刊』三十三號，頁七七〇，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士兵入伍期的延長

凡被徵入伍於步兵隊的期限爲十八個月，如入伍步兵以外的其他兵種，則爲二十二個月零十日，都加入現役軍隊一起受訓

練；以後他們更須服預備兵役五年零四個月，再服後備兵役十年；總計起來，他們要服十九年零十個月的兵役。在動員的時期，預備兵便編入『常備軍』，而構成一種戰鬥的力量；同時預備兵也依次分別組成預備兵的單位。並且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由於日本陸軍省的命令，把所有的現役與預備官兵的服役期間延長；但短期現役服務者，不在此限。所有已動員的軍隊，或駐紮在中國의 軍隊，甚而他們個別的服役期間已滿，仍奉令謂在未接到其他通告之前，須繼續盡其服役職守。在預備兵名冊上的普通軍官與士兵，以及第一次被徵入預備兵名冊上的官兵（他們本不受前項規章的限制，但在一九三八年，服役始告期滿），也都奉到了命令，照原來安排的期限又延長了一年。（『日本戰時的軍事機構』，Lalatt-Simon 張慎修譯，『時與潮』二卷三期，頁一三，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軍 官 的
大
量 製 造

對於預備軍官的儲材，有一個時期竟成很嚴重的問題。用勸誘的方法，羅致應徵人重新投効，確是事實上最困難的事情；因為歡喜以充軍為業的人們，都已經升到了軍

官，而窮苦階級的人們在入伍期滿之後，又極度喜歡重歸故里。然而在最近期間這種缺欠已經補救過來，現在職業化的未受委任的軍官的確比受委任的軍官總計多得多了。職業化士兵的骨幹，無論在現役或預備方面，大概很可能的使戰時軍隊組織膨脹了一倍。按日本平時的常備軍才有十七個師團，而參謀本部建議要有三十二個師團的戰時組織，同時每個師團，若立刻動員，便須馬上都有十足的戰鬥力。

軍官的教育，單靠士官學校的畢業，甚而很幸運的由陸軍大學畢業，都絕對不能算作完成了。在日本各處，尚有許多軍事專門學校，作為深的授業，在這些學校裏，能得到所有陸軍中各兵種的理論與實際的教育。（『日本戰時的軍事機構』，『時與潮』二卷三期，頁一

四，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一九三九
年 新
海軍計劃

這次海軍新計劃，算是第四次補充計劃。全部費用由三部構成：建艦佔百分之六十三，航空隊設備費佔百分之十六，水陸整備費佔百分之十。據『倫敦每日捷報』載稱：

『日本六年建艦計劃，包括主力艦五艘，巡洋艦二十四艘，航空母艦二艘，驅逐艦三十二艘及潛水艦十二艘。』假使，建艦預算一文不折，依照每噸五千元日金計算，日本可以新造二十四萬一千噸艦艇。加上原有七六一、五八五噸完成之時，日本海軍總噸數約一百萬噸強。

但是據日人山下二調查，到了一九四三年，英國海軍總噸數，當完成二百萬噸，是年美國亦同樣要完成二百萬噸的大艦隊。所以，當日本海軍計劃完成的時節，對英及對美比例，不是五、五、五，也不是十比七，而是降低到十比五的悲慘境地了。（『暴日新國防計劃檢討』，『大公報』社評，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出版）

戰時擴軍
的 數
量 和 質 量

日本平時的十七個師團，都是二十五歲以上的現役兵，在前邊兵役法的那一節已經說過了。但自從我們全面的長期的抗戰以來，它的師團數目增加太多，因而壯丁的數

目也不敷用了。所以就是常備的十七個基本師團，也是於現役之外，加上預備補充後備少年志願兵而混合編成的。

他屢次增加師團的數目，僅就確切有據的而言，就有第一八、二一、二三、二五、二六、一〇一至一二〇之二十五個師團，和一一四〇、一六〇、一九〇、二〇〇之四個師團，這大概是以第一補充和預備兵役為基幹而編成的。還有後備第一至二〇之十六個師團（缺一三、一五、一七、一八師團，與常備同）及第五、第七、第十、第十一師管區內之十六個預備聯隊（等於四個師團），把原有的和新增加

的師團綜合計之，已有近乎七十個番號之多，何況實在數目，決不止此，並且仍在逐日增加中。

但是閱者務須注意：（一）日本現在的軍隊，並沒有徵集到二百師之多。就是將來也絕無這種可能。它的一二〇師團呀，二〇〇師團呀，並非是依次排下來的番號，不過是虛張聲勢，眩惑視聽的煙幕。一般的說起來，它大概和常備十七個基本師團，是從同一個師管區徵集而來的，如把基本師團的番號以（七）代替，那末一一四那些師團就等於（ $X+100$ ），一四〇的那些師團就等於（ $X \times 10$ ），如此就可以推測它所徵集的由來是第十四師管區，進而可以知道某部隊官兵的地域性了。（二）現在日本的軍隊是混合編起來的，所以戰鬥力和軍風紀，遠不及平時基本師團的現役兵。『日本軍隊一般的戰鬥力最強的是現役兵，他的頭腦非常單純，他的紀律也好的多；可是現在一般的後備兵等則不同了，命令他是不管的，吃敗仗先跑，所以一切姦淫擄掠都是他們幹的。』（據某俘虜口述）『對於命令的執行常欠確實，只召集兵中之年齡較大的，往往行動有欠穩當。』（士兵個人之任意向民衆徵發，動輒有掠奪化之傾向。』（第二〇師團參謀長於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完縣師團司令部講演）由此可以看出抗戰以來敵軍的數量大增，質量大減了。（八路軍政治部『敵軍調查錄』，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

四 來華軍隊

徐州會戰
前後調
華軍隊表

日本開到中國來的師團：

（已開來中國之師團）

（發現地點）

近衛師團	上海
第一師團	山西、上海
第三師團	上海
第四師團	察、綏
第五師團	上海、山西
第六師團	上海、山西
第八師團	淞滬
第九師團	淞滬
第十師團	河北、山東
第十一師團	淞滬
第十二師團	上海、淞滬
第十四師團	山西、察西、山東
第十六師團	河北、河南
第二十師團	淞滬
第一〇一師團	上海
第一〇四師團	晉南
第一〇六師團	上海
第一〇七師團	上海
第一〇八師團	晉南
第一〇九師團	晉南
第一一〇師團	上海
第一一二師團	蕪湖
第一一三師團	南京
第一一四師團	蕪湖
第一一六師團	臨山
第十三暫編師	嘉興

第一一八暫編師

上海

尙未證實已來中國之師團：

(軍隊番號)

(傳說者)

第二師團

路透社說已到山東

第七師團

路透社說已到山東

第一〇五師團

路透社說已到山東

第一〇二師團

日方人員稱到了山東

第一一五師團

日方人員稱到了山東

第十九師團

大美報說到過上海

以上，已證實者二十七師團，未證實者六師團。以已證實者而論，日本陸軍以四十一師團減去二十七師團，國內尙餘十四師團。（『戰不得的日本』，上海『導報』，二十七年五月七日）

編者按：以上是去年五月間的調查。至今年五月，來華軍有達十七師團說（單在華北就有十五師團），則其編成軍，當在五、十師團以上無疑。

武漢失陷後在
華各戰場吸收
敵人軍隊估計

計——：日本軍隊在華消耗率之大，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戰爭只及十五個月，已動員了一百六十五萬人，佔甲種受訓壯丁二百零七萬的五分之四，所剩只有四十二萬。青年訓練所尙有一百三十萬，假定其中35%爲甲種壯丁，數目四十五萬五千，則未調動的合格人員共計尙有九十萬之譜。在已調動的軍隊當中，至第三期作戰截止，已經消耗的數目，當在三十二萬至六十四萬之間（依中國軍隊消耗力最低計算爲三十二萬，依歐戰第一軍消耗率計算當爲六十四萬），如照消耗五十萬計算，合格甲種壯丁現存額不過二百萬之多（按指甲種受訓壯丁二百零七萬，加青年訓練所一百三十萬之四分之一，計四十五萬五千，合共二百五十二萬五千，

減去消耗五十萬，尚有約二百萬）。預計第四期作戰的最後一年，可以消耗敵人七十萬（由於山地戰與風土病等原因）。在最近的將來，日寇在中國的戰場需要一百三十萬以上的軍隊（陝西十二萬，湘西三十萬，十二個游擊區每一個以五萬兵力計共六十萬，維持交通二十萬）。即就現狀說，再一年後，日本軍隊將全部被吸收於中國戰場上（按指消耗七十萬，加作戰百三十萬，共二百萬），再無能力可以對付蘇日戰爭。希特勒所以責問日本消耗人力於中國戰場上有違防共協定之本意，原因在此。日寇少壯派軍人之急於速戰速決，主要原因是在此。（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五 國內防民與滿州防蘇之兵力

日本在本國內駐防軍隊，重工業勞動者以及警察等，至少要佔其壯丁總數的三分之一，故現在能夠動員的軍隊，至多不過二百三十萬。另據日陸軍省發表，蘇聯在遠東駐軍為四十萬，日本為對抗起見，在朝鮮東北的駐軍，至少也須有與紅軍相等之數字。（蕭學海：『日本總崩潰之時間問題』，二十八年三月二日『大公報』）

當徐州會戰前，日寇在蘇滿、滿蒙的遼闊邊境以及東北四省內地，只有六師半的兵力。而作為兩方面後備軍的，日寇國內兵力，只有六師半。在這種情形之下，日蘇事變一旦發生，日寇只有被蘇聯俘虜。在這樣威脅之下，日寇一方面乃必須盡現有的能力擴張軍隊，而另一方面不得不盡力抑留向中國方面應行增加的援軍。日寇絕不能對中國對蘇聯同時作戰，然而在蘇聯絕不與法西斯侵略者妥協的外交政策之下，日寇不得不時時準備兼對蘇聯作戰，緊張而侷促的日寇姿態與心理，一秒鐘也緩和不下來。在這樣無可改變無可緩和的條件之下，日寇對我作戰使用的兵力，任何時候都不會充足的兵力，現在

如此，將來更是如此。（凌青：『日寇兵力的檢討』，『戰時日本』一卷一期，頁六——七，二十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六 在華作戰損失的估計

中日戰爭以來，在這個短時間內，日本所消耗的兵力及用着的軍隊，已達其受訓兵力的十分之七，所餘十分之三的兵力，絕不能保證其統治中國的成功。更談不上『世界三分』的空想。（謝南光：『日襲「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敵一九三九年一月公佈，截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爲止，損失陸海軍飛機七百十架，有所損失不堪使用者三百架，共計一千零十架。這與我方統計相符合，計被我空中擊落者二百二十一架，被我炸毀者一百七十九架，被我高射砲擊落者八十三架，被我陸軍襲擊燬壞者一百零七架，被我砲兵擊滅者十一架，敵機被迫自行降落者十九架，被擊落形影不明者或重傷落敵人陣地者二十七架，共六四七架；再加飛行損失率最低估計有三百六十三架（實數必不如此），總計一〇一〇架，平均每月損失五十六架以上。其中在蘭州被我擊落的敵機，最近購自西歐最新式精銳重轟炸機十五架，爲最大之損失。（『中國空軍』二十一期，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自對倭抗戰以還，已爲時一年六月，我全國軍民在最高統帥領導之下前仆後繼，所給予敵軍損失之巨，實非世界人士甚且非敵國輿論始料所及，故我軍能愈戰愈強，而敵軍則愈戰愈弱，雙方兵力消長，成反比例之演進。關於此類材料各方迭有公表，然大都鱗半爪，系統紀述，尙付缺如。軍令部情報所副所長吳石氏近頃所確實之材料，僅就敵軍在一整年以內之消耗實數精密統計，如依此項統計而觀，除經濟之崩潰，財政之竭蹶，外交之孤立等等，足制敵軍之致命者，姑

不具論，即專就兵力之補充一端言之，敵軍覆滅之期，必不在遠，請分別列舉於後：

甲 第十三師團死傷實錄及推算

文件摘要（摘自敵軍十三師團一〇四聯隊死傷記錄原文）：

1，經過時間：自一九三七年十月七日起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共六個月欠七天，即一百七十六天。

2，死傷人數：死五八九人，傷一二五六人，共一八四五人。

敵軍編制：

1，步兵編制 每聯隊三七四七人。

2，師團編制 步兵四聯隊，騎、砲、工、輜、各一聯隊，及司令部人員等，計有：戰鬥兵員約二萬人，後方兵員約五千人。

死傷計算：

1，敵軍部兵聯隊平均每天死傷約爲十一人弱，

$$1845 \div 176 = 10.5$$

(人) (日) (人)

2，敵軍師團平均每天死傷約爲五十七人弱，

$$3747 : 10.5 = 20000 : X$$

(聯隊) (死傷) (師團)

$$X = \frac{10.5 \times 20000}{3747} = 56.04$$

死傷比率：

1，死、傷之比爲死一傷二·一三強。

$$X = 589 : 1256 = 2.13 \text{ 強。}$$

2，約六個月（欠七天）死傷人數與編制之百分比約爲49%。

$$X = \frac{1845}{3747} = 49\% \text{強。}$$

3，一個年死傷人數與編制之百分比為100%

$$\frac{176}{3747} : \frac{1845}{100} = 365 : X$$

$$X = \frac{365 \times 1845 \times 100}{3747 \times 176} = \frac{6634250}{658412} = 100\% \text{強。}$$

敵軍死傷人數，總計約六十二萬人

每師團戰鬥兵約20,000人

每師團一個年死傷率為100%

參加師團為31個

$$20,000 \times \frac{100}{100} \times 31 = 620,000 \text{人，}$$

乙 敵第六、第九、第一〇一、第一〇六等師團，

及波田旅之死傷紀錄及推算：

文件摘要（摘自敵軍黃梅九江作戰後死傷調查原表）：

1，經過時日：各師團作戰日數，共計六十九日。其中台灣軍波田旅計七日，如以整個師團計算，應行折半（三日半）實共六十五天半。

2，死傷人數：死傷病人數共為五千二百七十一人，

死傷病計算：

各師平均每日死傷病，約為八十人

$$\frac{5271}{65.5} = 80 \text{強。}$$

死傷病比率：

死	三七三	7%
傷	一、七八六	33%
病	三、一四二	60%
計	五、二七一	100%

與第十三師團死傷比率及其推算比較：

查第十三師團平均每日死傷人數約為五十六人，現在第六師團等（四師一旅）死傷病平均每日為八十人，比較十三師團死傷人數約多四分之一。

前以第十三師團死傷人數為基準，推算敵軍來華作戰共三十一個師，應為六十二萬人。現以第六、第九等四個半師團死傷病人數為基準推算，敵軍三十一個師團死傷病人數，應為八十二萬五千人。

丙 敵第三師團部隊傷亡實錄及推算：

文件摘要（摘自敵軍第三師團第三十四聯隊第五中隊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至三月三十一日人員調查比較表）：

1，經過時日：該中隊於去年九月五日在淞滬登陸起，至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計共二百零八天。

2，至三月十日止，該中隊現在人員表內定員一九四人，補充二〇三人，計共三九七人，現有二一九人，對抵損耗一七八人。

3，至三月末日止，該中隊人員為二二二人，比同月十日加消耗七人，共計損耗一八五人。

消耗比率及推算：

該中隊定員一九四人，不過七個月（僅二〇八天），而消耗人數為一八五人，約為定員人數95%

如以平均參戰師團一個年計算，應為

$$\frac{95}{100} \times \frac{7}{12} = \frac{163}{100} \text{ 强。}$$

茲以敵軍來華參戰三十一個師團，戰鬥兵定員每師團二萬人，計算如左：

每師定員爲 20、000 人

31 個師計爲 620、000 人

每師每年平均消耗率爲 $\frac{163}{100}$

(以第三師團第五中隊爲基準)

參戰一個年消耗人爲

$$62000 \times \frac{163}{100} = 1、010、600$$

即約百零一萬人

結論：

按甲項推算，敵軍死傷爲六十二萬人。

按乙項推算，敵軍死傷病爲八十二萬五千人。

按丙項推算，敵軍消耗爲一百零一萬人。

此均根據敵軍文件精密計算而得。惟其中丙項，消耗人數，除死傷以外，當有『病亡』『事故』在內，故消耗人數約計百萬。乙項，死傷之外，有病人內，故在八十萬以上。甲項僅以死傷計，約爲六十二萬。故可斷定敵軍侵華一個年中，死傷一項，已在六十萬以上。其傷亡之大，已超過一九〇四年俄日戰爭二倍。循是以往，我抗戰愈久，敵消耗愈大，蕞爾島國，其何以堪？故最後之勝利終屬於我，無疑也。(方秋華：『沉寂中的戰局形勢』，『時事月報』二十卷二期，二十八年二月號)

七 徵兵對工業勞動力的影響

日寇徵兵對勞動的影響——在農業方面，據統計，已損失優秀的勞動力，共達六十八萬五千人。工商業為供軍事上之需要，停業的紡織工廠竟達49%。因此，無論在農村裏，都市工廠裏，和各機關，都感到壯丁的缺乏。而全國各地約一百五十處醫院，病兵傷兵，均有人滿之患，為數在十五萬以上，在華，在朝鮮、台灣之傷兵醫院還不在內。（王紀元：『第四期抗戰敵寇軍力的估計』，『世界知識』八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八 擊破日本帝國主義的紙老虎

中國抗戰開始以來，日本帝國主義的缺點，日益暴露，所以內部日益動搖。其兵力，在徐州會戰時，已達最高度最精度，我們早已指明。今由武漢會戰前後，看出左列事實，以證前言之不謬：

第一，南京會戰後，期滿退伍同日的士兵，到八月再被徵入伍，參加武漢會戰，並且內中有應選充過決死隊的，在舊例有永免兵役的恩典，也都強徵再入伍。

第二，徐州會戰後，已開始徵召第二補充兵役。原來第一補充兵，為第一乙種體格的壯丁全部，和第二乙種體格的半數，故第二補充兵役，僅所剩第二乙種體格的一半，可見補充力量已極有限。

第三，戰爭中不獨已將現役兵一再延期退伍，並且預後備的兵役年齡亦加延長，實際上應當屬於國民兵役的，也多被徵用。

第四，機械化部隊（飛行機重兵器等）士兵，多未曾受基本教育，僅施應急的分業技術訓練，並且各特種兵專門學校受業中的生徒，也拿出來湊數。

第五，兵器儲造狀況：在戰前，像小倉陸軍工廠之類，已加夜間

作業，各工廠已使盡分業操作的最高能率。在開戰初期，運來補充的彈藥，尚有昭和三年製品，以後的製造年度逐漸降低，最近竟有昭和十三年製品，可見儲蓄將罄。

第六，裝備狀況：在開戰初期的日軍，都是不完全的乙式裝備。直到徐州會戰前，才將戰鬥部隊完全甲式裝備。像機關鎗，一部份還係舊式，後方部隊，全係舊式。（『日本支配階級的動搖與民衆的反戰運動』，青山和夫寄稿，王芃生潤補，二十八年一月八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第二章 敵軍的內部矛盾

一 前綫少壯派與穩重派的衝突

自我軍退出上海區域後，敵寇在華軍隊中的暗鬥，已非常劇烈，穩重派軍人與急進派的意見，杆格不入。陸軍指揮官松井石根（南京佔領前的華中軍指揮官）主張步步進迫，脅使我政府作城下之盟，而不主張於最短期間內攻下南京，以逐漸增進我內部的分化。可是少壯派上校以下的前綫將官，却以攻取南京為唯一得意之作，不聽松井之指揮，而直向南京猛攻。敵寇少壯急進派橋本大佐所指揮的砲擊蕪湖附近的英美軍艦，更是少壯派因不滿穩重派的軍事計劃而自由地向第三國有意挑釁的行動。禍首橋本的免職，前綫部隊的調動，所謂軍隊服從紀律的嚴格執行，總算勉強暫時壓抑了少壯軍人蠻幹的心理。

二 各方面的傾軋

首先是軍事的傾軋。在攻徐州時，津浦南北兩段各爭功悉徐（北段主將崗崎，南段西尾中將）。其次是政治特殊勢力傾軋。這種傾軋

關係海、陸、外三方面。各該方面在滬軍政人員，爲建樹其在華的特殊勢力計，各以全力拉攏人才，組織機關，它的主要的派別系統有四：（一）前陸軍司令官松井石根所組織的『東亞民族協會』。主其事者爲董野指揮下的久田寬三，以柯保羅爲助手。它所拉攏的人物，多屬過去舊官僚與軍人。設辦事處於北四川路新亞酒店。自松井去職後，這一羣爪牙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二）陸軍少壯派所組織的『民立社』。這一社帶有深厚的法西斯色彩，由楠木所領導，直屬於陸軍特務部，且與敵國內各法西斯團體發生極密切的關係。其所吸收的人員，都係壯年中的優秀份子，組織周密，規模亦大。社址與參加人員姓名，均極秘密。（三）海軍方面所組織的『上海市民協會』。會址設外灘正金銀行四樓，主持人以敵方原來在滬的實業界爲多，與國內各資本家團體有密切的關係。（四）領館方面所組織的『反共大同盟』。會址設浦東僑『大道市政府』內，主要負責人爲原田（日駐滬領事館武官）以及『中國通』的四川。（王紀元：『抗戰第二期敵我情勢的檢視』，『世界知識』七卷九期，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 三 三派軍人侵略目標的分歧

華南派、華北派和反蘇派。在華中、華南的現役海陸軍將領，大都是華南派中的主要份子。……華南派的主張，要完全擯除在中國境內的自種人所有的各種勢力。……同時，日本爲了要奪取中國所沒有的主要原料品，像石油、橡皮等，他們更主張應該和海軍中的極右派聯合起來對英、荷作戰。日本和英、荷作戰的時候，可先佔領新加坡和東印度羣島，使德、意二國可以把軍火和軍需品平安地送到日本。……華南派的高級將領的姓字，雖然沒有人能够確切的指出是誰；……華南日軍總司令安藤中將和和知少將等是在內的。

華北派，也叫做『皇道』派。他們的主張是停止中日戰爭，完全

撤退華中華南的日軍，以集中力量於『滿洲國』、內蒙、和華北各地。他們的主要人員是土肥原中將、磯谷中將、坂垣中將（即現在的陸相）、松井上將、興亞院總務廳長柳川中將、日本青年社社長立川良次、明治神宮主祭司有馬海軍上將、文相荒木上將和富有極權主義思想的老政治家秋山定輔。……據說海相米內和某某等數個海軍省的高級將領也很贊成這一派的主張。

因此，華北派人士爲了想轉移國內一般民衆的目標，使他們不再爲了國內的局勢而憂慮，也許會來一下反蘇的宣傳。

對於近衛平沼想用現存的國會和政黨的力量來實現全國團結一致的計劃，表示反對最烈的，要算反蘇派的軍人們。……這種極端國家主義觀念的人，認爲日本假使真的有一天能對蘇作戰，一定能得到全勝，那末，日本政府在國內外的威信自然也會因之而大爲增加了。

在十一月底，有許多在中國前綫的將士和極端國家主義觀念的人，寄了好幾封恐嚇的信給近衛首相和池田藏相，竭力駁斥他們主和的不應該。（均見『血路』五十七期，二十八年四月七日路透電）

四 軍隊中政治情緒的下降

軍紀蕩然。……在日軍部隊裏反戰情緒漸熾。在上海、南京，有開小差的。……在日本有許多入裝病、逃跑，只是爲了逃避兵役。在九洲，被召集編隊的後備軍，起來反抗，其中許多受到嚴厲的責罰。日軍中自殺情形，大量增多。許多士兵酗酒、抽大烟，借以消愁。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戰爭越延長，日軍士氣也將日益沮喪敗壞。（『日軍戰鬥力的解剖』，『真理報』評論，林梅譯，『世界知識』七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第三章 侵華戰爭中敵人的戰略

一 武漢陷落前的幻夢

當蘆溝橋事變發動的前夕，日本對華的侵略作戰方策，以少壯軍人的智囊石原莞爾爲中心而草擬定當了。他們採取了拿破崙的『急進殲滅』，『輕騎直入』的故智，採取了現代最新的戰術，——主體的少數精兵打擊主義，企圖於最短期間，殲滅中國的主力，結束對華的『小戰』。他們最初的預定計劃是：戰爭發動以後，在華北，日本二週可以陷大同，一月而攻下山西全部。在東南，十日佔領上海，切斷中國的金融動脈，擊毀所謂『江浙財閥』的根據地，然後分師直迫南京，脅我政府作『城下之盟』。如其不遂，那末三週而陷南京，一月而迫武漢，再乘勢由武漢南下取湖南，由華南登陸佔廣州。日本軍部滿以爲用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中國措手不及，全部失去其抵抗能力，用十五師團的兵力，於三月期間可以結束全部對華軍事。華北方面，被膠着的部隊約在十五萬以上（按：一九三九年五月。華北有十五個師團左右）。在上海一隅，自八一三戰事發動以來，我以大規模的精兵殲敵，集四十萬大軍與敵寇十餘萬，大砲三百餘門，戰車二百餘輛，飛機二百餘架作戰，抗拒之烈，開中國戰史上之先例。淞滬一綫，堅守三月，敵寇在這一綫上送掉腦袋中約在五萬人以上，距敵軍部十日下上海之估計，幾差十倍。從南京的退出到徐州的放棄（自十二月十二至今年五月十九），是第一期抗戰。在這一階段裏，敵寇的戰略，是由『速戰速決』進展到以『控制中國各主要交通幹綫』爲目標的消耗戰爭。徐州陷落以後，敵寇的戰略似有相當的轉變，即一切的目標，都集於攻取武漢，同時，盡可能範圍內，吸引我方主力

軍集結於數條戰綫上，企圖殲滅我主力。這時，敵寇的戰略也採取了『猛戰即決』的方策。爲了完成此項戰略，敵軍的編制，有時仍採取少數精兵的突擊主義，而以質量較差的隊伍，担任後方的守備工作。（王紀元：『第四期抗戰敵寇軍力的估計』，『世界知識』八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二 進攻華南的戰略作用

橫田實說：『如廣東歸入日軍鐵路之下，切斷了和香港的關係，則粵漢綫，失其本質的存在價值，無法進行其輸送任務。同時，爲使廣東攻略現實化，又必須攻略海南島，切斷另一中國軍火路綫的滇越鐵路。另外的作用，則是先發制人，使英、法不能在武漢危急中和中國建立更密切關係。』……吉岡文上則謂：『攻略廣東可剷除中國長期抗戰體制之本。』又謂：『欲使英國和中國關係絕緣，舍佔領廣東即無辦法。』宮崎認定：『非攻略廣東和海南島，使中國和英國失去聯絡，以及遮斷西北的中蘇通路，則無法絕滅中國對日抗戰。』（鄭森禹：『從日本政治危急說到進犯華南』，『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三 所謂『坂垣停戰綫』

在戰略上趕快完成所謂『坂垣停戰綫』，以期早日結束戰爭。宇垣與坂垣的爭議，不只限於外交方面，並且由政治外交的延長而及於對華的侵略戰略。宇垣原是主張緩進的侵略方式的，加以外交的手腕，以穩紮穩打的步驟完成侵華的目的；其在戰略上的主張，自然是以武漢爲終點，甚至在未攻陷武漢以前進行中日談判，結束戰爭，以便進行其所謂長期建設。但是坂垣則因欲一口吞下整個中國，即初圓其東亞聯邦盟主之夢，所以主張硬用武力強迫中國投降。其停戰綫，

則以北自西安起、經衡陽以至北海爲止。坂垣的停戰議雖然不同，但其欲趕快結束戰爭則無二致。（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四 日人大場彌平對於武漢廣州攻守戰的評論

黃河決口的大影響——武漢攻略戰，是意外的費了很多的時間。這是因爲黃河決口的原故，……日軍不得不從長江和淮河中間僅僅數十日里（按一日里等於六華里——譯者）狹而又小的方口來指揮作戰。好像從漏斗的口中爬出來一樣，那種非常不自由的用兵，不知該怎樣的不利呢！

溯江作戰的重要性——在東方正面，流着洋洋數千里的揚子江，這裏華軍雖然在水中放入無數的水雷，兩岸建設許多的堡壘和砲台，作了堅固的封鎖工作，但如能把它突破，大小的軍艦和商船都可以長驅直入漢口，這才是進軍的大動脈，我想再沒比這更好的作戰的路了，這就是開溯江作戰的理由。所以說，長江對於這次的攻略戰，確實完成了極大的任務。大規模日軍的糧食，無數的槍彈和炮彈，都是經由長江這一路綫，運到前綫去的。日本很快的開始溯江的作戰了，然而這也是一個『死的通路』。

抄襲背後的江南作戰——方以武漢爲中心，集中了一百幾十個師。在大江以南，確切的保持着南昌，面前擺着一個大障礙物鄱陽湖，並由南昌經過德安、蘆山、九江，越過長江，沿湖北安徽境，以與大別山相接，然後再向左轉，直達西部的信陽，構成了一個長一百幾十里（？）的大戰綫，並且設施了幾層近代式的要塞，差不多已把武漢化成一座難攻的城塞了。並且在第一綫之後，更佈有第二綫與第三綫，利用大別山和江南的幕阜、九岑兩個山脈，以及附近的河川，造成一條鐵壁，實可稱爲『遠東的馬奇諾綫』了。日軍的溯江作戰，和

北進中的江北作戰，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推進着。到七月初旬，湖口也掛上日本旗了。從全部的情形和地形推測，日軍大概是由長江以北向前推進，即從大別山這一方面上來。因之對於九江的防備了就不大意了。這個虛隙，早被日軍看破，七月下旬在黑暗的夜裏，猛然在九江東邊鄱陽湖的出口，開始敵前上陸。以九江爲基點的日軍，南越德安，頗有壓迫南昌之勢。

張姑峯事件與武漢戰——張姑峯事件，在漢口攻略戰所以必須幾個月的時間一點上，確是不可埋沒的重大事件。

『動搖的鐵壁和箬溪的突破大作戰』——張姑峯事件解決以後的八月下旬，進攻武漢的作戰又呈活氣了。在九月初旬就開始總攻擊。據守於天險的華軍是非常執拗的，猛攻十天，才完全擊退。假使華方想在武漢一戰獲得勝利的話，在被包圍以前，以富金山戰鬥爲轉機，乘着長江兩岸的日軍正由江北大別山和長江分成兩段的時候，乘着這種戰略上的分離的時機，就應猛然的向大別山的東南角採取攻勢，這是對於日軍極其不利的事。然而從來華軍是想不用攻勢來獲得勝利的，他們已忘記兵書上『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轉過來，再看一看蘆山南方的山地狀況。華方由於大兵的援助和利用天險，好容易把日軍的進攻擋住。豈不知華軍在隘口街附近，將若大的兵力，好像磁石吸引鐵片一樣，都集中到那裏了。華軍在長江和鄱陽湖中間，任何一點都應該準備萬全，那才是華軍應採取的作戰。然而實際華軍的兵力是偏於右方了，這就是所謂畸形的不完整的軍事配備。所以日軍沿着長江和江南岸的錐狀戰略，在步步的奏功。在長江和隘口街中間約二十日里之長，日方的配備自然要生出虛隙，但華軍並未會注意到。江南日軍部隊參謀的眼光正向着這個虛隙注意了，他們計劃向這個虛隙來一個突破作戰。這一個中央突破的大機動戰，是想使江南一帶的華軍全綫，根本發生動搖的。九月下旬，日軍偷偷的繞過山中的

小路，向着德安西方直通粵漢路的要衝苦溪前進，開始了突破作戰。像暴風般的猛烈作戰，是成功了。在十月五日佔領苦溪，從德安到修水河谷間華軍的連絡完全切斷了。好像牛舌般突出的大戰綫，將江南戰綫數十萬的華軍，分作兩部完成了一個新的戰鬥形勢，這個新形勢，不知給華軍以多大的打擊呵。把守江岸的華軍堡壘已側背受敵，一座一座的開始崩潰了。

『微妙的東洋兵法』——正在這危機迫切的時期，廣州在轉眼間，就陷落了。日本國民都在驚喜，專門家說這是日本歷史上的一大『金字塔』。無論日本怎樣希望避免和英、美的磨擦，要是沒有華南作戰，日本就不能完成這次戰爭的目的。然而中國見到的，正是相反。中國當局，在戰爭剛一開始，也會配備相當的兵力，準備日軍的急襲。然而自從巴納號事件，張姑峯事件的發生，以及誤認日本兵力的不足，當武漢戰到達最高潮的時候，中國已經完全將華南忘記了。這時華南的防衛，是非常薄弱的。粵漢路因為日本海軍航空隊的轟炸，已失掉了輸送力，調動部隊已不能像移動象棋子那樣容易了。這是華軍自己造成的戰略危機。因此，華南作戰部隊，好像脫兔般侵入這個大洞裏。這次華南作戰，就是出於『兵者詭道也』那個『詭』字上，日方在華南始終。做動兵的表示，但又在不動兵的狀態下，以自欺欺人若隱若現的手段，冷然的予華軍一個大的打擊。

『戰略外的戰略』——保衛廣東的責任者余漢謀，至少應該知道，假使日本要開始華南作戰，一定不會從廣東西南地方上陸，一定會採取大鵬灣以東的港灣這條路綫。然而余漢謀全把它忘記了，距離廣東僅僅四十多日里的大鵬灣，它的防備簡直是若有若無。實行敵前上陸，全是像這樣有戰略上的危險。所以，我說，假使余漢謀，聽到日軍上陸的消息後，立刻領導部下五萬，在日軍登陸中途與以痛擊，那就不知冤死誰手了。僅在東江一帶稍試抵抗，隨便的就放棄了，這

決不是戰略家應做的事。

武漢的陷落——華南作戰成功的消息，早已傳入武漢戰綫了。陣地上的華軍，已發生了動搖，特別是箬溪突破後的餘勢極猛，將要把粵漢路切斷。決心死守的武漢保衛陣營，就這樣的崩潰了。（『時與潮』三卷二期，大場彌平著，平子譯，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五 日軍攻勢已鈍

廣州失守，武漢退出以後，在軍事上敵強我弱，敵優我劣的基本形勢雖還未變化，但是敵人的兵力不足與兵力分散的弱點，顯然已大大的暴露出來。由開戰到現在，敵人調來中國前綫的兵力已由三十萬增至一百五十萬。可是因傷亡的重大（我方估計為七十萬人），傷亡率的日益增高（淞滬戰爭時敵我傷亡比率為一對五，武漢會戰時為一對一，華北游擊戰爭為三對一以至十四對一），敵人不能不徵到第二期補充兵役及國民兵役，無兵可調之苦快要到了。同時，武漢、廣州失守以後，敵人的戰綫更長了，據敵人自己的報告，到去年十一月止，戰綫共長三千公里，比歐戰時的西部戰綫之七九〇公里，長四倍。單是華南的戰綫也長四百二十公里，比日俄戰爭時奉天附近的戰綫之二三〇公里長二倍。長的戰綫之外，添上了我方日益發展的廣泛的游擊戰爭，敵人的兵力不能不分散。在這種情形之下，敵人雖仍繼續進攻，但攻勢已比前為鈍，戰局便陷於膠着的狀態。（思慕：『由近衛聲明到汪兆銘的「建設」』，『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六 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瑟當』戰略之歷史根源——一個蘇聯人的看法

中國戰場上的戰鬥行動，已經提供了十分豐富的資料，可用以討

述中、日作戰兩方的軍略。

器械的絕對優勢，給了日人以若干的勝利。但是這一勝利，只是表現於日人用了大量的血佔領了若干地方，並沒有把中國軍隊的主力殲滅，因之，這使戰爭的前途對侵略者大成問題。

日軍大胆的侵入中國領土境內，無疑的，是由於日本軍閥對他們在二十世紀初期幾次戰爭中戰略藝術方面的成就，作了謬誤的解釋。一九三七年日寇對華作戰所用的，還是陳舊的德國人的主義。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和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時日人所用的，也是這種主義。

六十七年來，日本軍官所不了解的一八六六年奧普戰爭和一八七〇——七一年法普戰爭的經驗，始終支配日本的作戰理論。

後來的日俄戰爭時的日軍總司令——大山，當時他以日本軍事特別員的資格，加入普軍觀戰，他對於瑟當（又譯師丹）作戰的結果，極端稱讚。大山返國後，充任陸相之職，便竭力在日本軍官中間宣傳『瑟當』的觀念。一八八四年日人爲了加緊準備侵略戰爭，乃聘請柏林陸軍大學教授梅開爾至東京。……梅氏在東京創辦了一所陸軍大學，給日軍的領導份子灌輸了德國式的戰略學說。這一學說，在世界大戰中，曾經可恥的失敗了。

瑟當一役的總結所產生的德國式的作戰方法，其精義——以『兩面迂迴、包圍』及『消滅敵人』爲目的的軍隊中進攻，便爲日本軍隊指揮長官所採取，而在一八九四——九五年的中日戰爭中作第一次的試驗。當時在平壤一役中，日軍即以兩萬七千人，首先採取兩面迂迴的策略，演了一次微妙的『瑟當』。中國軍隊約有一萬五千人之數，在左寶貴指揮之下，集中在平壤。日軍從正面和側面分作數隊動作，竟然迂迴了中國軍隊。李鴻章的正規軍，佈置在日人企圖進攻的路徑上，予以頑強的抵抗，方使六千中國軍隊得以向北突圍而出，其餘九千中國士兵——剛招募的游民和窮人，他們對於中國上層統治份

子的敵視，不下於對日人的敵視——則被俘虜了。

日本軍官把平壤一役評價爲『瑟當』。這一役的指揮者山縣將軍，因而被稱爲『日本的毛奇』。……日人不會正確地理解他們在平壤一役勝利的原由。他們不明白，與他們對峙的中國僱傭軍隊，反映着中國深刻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是由中國人民所痛惡的腐敗的滿清制度所造成的。訓練惡劣和器械蠢敗的中國士兵，並不關心於他們的壓迫者的勝利，他們的當兵只是爲了避免飢寒和失業，因之他們不願在與他們的利益無緣的戰爭中犧牲了自己。

在日俄戰爭之初，根據神話式的『卡內』與『瑟當』的經驗所造成的德國參謀總長史里芬的主義，在日本軍閥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了。史里芬主義——『卡內』，乃是日益興起的德帝國主義的反映。……德國的統治階級害怕『持久』戰，因爲當時帝國主義的德國，東西都感受威脅，『持久』戰對它是非常危險的。據史里芬的意見，只有斷然的包圍和殲滅的動作，才能够保證戰爭的速戰速決，而使德帝國主義的勝利。於是『卡內』和『瑟當』便成了一個普通名稱，內容則包含着『兩面迂迴，包圍』及『殲滅』等概念。

日軍於一九〇四年對俄作戰時，就抱着這一主義。但是『瑟當』並未使日人在日俄戰爭期間有所成功。日益沒落的帝俄的軍官們，他們的動作十分消極、被動，但是他們並未讓敵人把自己包圍起來，雖然日人會費了很大的力量。不過這並未妨礙日軍軍官承認迂迴乃是他們的作戰策略的最高成就（在瀋陽一役中，日人以極大的犧牲，在三十三萬俄國大軍中曾俘虜了三萬）。

一九三七年，日寇出兵侵略中國，仍是以過去歷次在高麗、滿洲及冀東等戰場上對華衝突的觀點來估計中國軍隊的。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兩次對華武裝衝突的理解不正確的經驗，告訴他們，用很小的力量，在最短的期間，就可以輕易的獲勝。

日軍自發動戰爭後，在北戰場上便採取了一個大規模的迂迴動作，爲的想用『瑟當』的方式，把中國軍隊的主力一下子殲滅。但是自戰爭開始的頭一天起，日人即已信服，與他們對峙的中國士兵，已與以前的大不相同了——現在的中國兵士都是紀律良好，有現代軍事修養，及充滿民族解放戰爭觀念的戰士了。中國軍隊，各方面都受到人民的支持，處處都受到擊敗暴敵的無限願望所支持。同時中國的軍官也絲毫不像從前的中國軍官——滿清的溫順僕役了。

中國軍隊的主力原集中於平漢沿綫。九月間，日人即採取了他們企圖迂迴中國軍隊兩翼的第一次動作。迂迴策略，並未獲得發展，而被中國軍事長官弄成了零。中國軍隊因進行局部的反攻和對重要地方的掩護，居然避開了實行迂迴的日軍大隊的打擊，中國軍事長官看到自己的隊伍有包圍的威脅，即下令後退，以廣大的戰綫與敵人對抗，於是日寇的『瑟當』便瓦解了。

過去的軍事歷史經驗，使日人惶惑起來。他們不會估計好多情形，去正確的分析環境。他們沒有估計到近幾年來中國社會變動的本質。

中國軍隊在北綫上的頑強抵抗，和保衛上海的更頑強的抗戰，無疑問的都出於日人的意料之外。

德國式的『速戰速決』的策略，並未使日本成功，正如德國在世界大戰中的未獲成功一樣。因此，日寇只有走上與日強盛的中國作『持久戰』的一途。……在中國頑強的抗戰之下，空閒的勝利使日軍出了巨大的犧牲，而一切殲滅對方的迂迴動作的企圖，却都告破產了。

自用北綫全部力量所計劃的第一次『瑟當』和九月間在保定及馬廠所計劃的小『瑟當』失敗以後，日寇於十月和十一月間又企圖在太原迂迴中國軍隊。一路從西面來迂迴中國軍隊；別一路企圖從東面來迂迴，但是這裏日人都沒有達到目的。同樣，上海方面日寇的一切迂

迴動作，也都沒有結果。在十一月最初幾天，日寇同時開始從南北兩面迂迴上海，威脅中國軍隊的後方。不過因中國軍隊從嘉興方面即時反攻，日人的迂迴動作又被突破了。……日人大軍在南京的迂迴動作，自然也可恥地破產了，因為中國軍隊對於日軍左翼迂迴的英勇行動，把日軍的迂迴動作打消了。

日軍雖因器械優越，用巨大犧牲的代價，侵入中國內地，排擠了他們的敵人。不過中國軍隊的主力仍保存着，而且在頑強的鬥爭中加以鍛鍊。同時，中國人民的廣大的游擊戰爭開始獲得了拿破崙時代西班牙別動戰的不可調和的性質，迫使日寇不得不抽出巨大力量去保證自己的交通和對付大量游擊運動的鬥爭。

今日，中國戰場上戰鬥事件的發展，在好多方面將依中國軍事長官的積極程度而轉移。中國軍事長官表現得過於慎重，不夠堅決，因之，日寇的行動，鑒於敵人動搖，便要勇敢起來，以至於大阻起來。不過日本軍官的拘泥於軍略的圖式主義及其創造力的貧乏，正如日俄戰爭的經驗所表明的一樣，往往會使他們放棄了原來的動作計劃，要是敵人是積極、拚命而堅決的話。

在世界大戰中史里芬的『卡內』，並未有拯救德帝國主義於破產之中。在中國戰場上，重演『瑟當』故技的毫無結果的企圖，對於經濟貧弱的法西斯蒂的日本，實在充滿着可怕的危巖。（『日寇在中國戰場上「瑟當」戰略的歷史根源』，蘇聯K. Levitsky著，張仲實譯，『世界知識』七卷六期，二十七年三月一日出版）

七 日本侵華的戰略——一個美國人的看法

在中國地理上，山海關到蘭州之綫，是中國經典戰略上必爭之地。在最初日本人是企圖先掌握這條綫的；但在失敗之後便改從中國的長綫上進攻。它雖在軍事上佔領了這一富庶地帶，可是它却因此喪

壞了它最不願燬滅的中國舊有經濟社會機構。而它最幻想的消滅中國政府的企圖，却由於這個戰略上的錯誤，永遠不能達到目的了。

我們可以把全部中國地理，劃成一個以三根直綫構成的三角形。自聯接華北與東北的山海關至溝通甘肅、新疆兩省交通的蘭州爲第一直綫；自蘭州至西南滇越交界處的海岸爲第二綫。而突出在中國東部的全部海岸區域則可以起至山海關迄至滇越交界的第三根直綫代表之。結果成了一個直角的三角形，直角所在地，恰爲中國本部與西藏及中央亞細亞接壤之區。而在直角對面之弦綫，則代表中國的海岸綫，日本久已想從那裏深入中國腹部。

這個中國的直角三角，實在是幾何學上最困難的一個問題。這個三角形不僅代表了全部中國地理，也說明了全部中國的軍事史。

這裏我們接觸到一個重要之點。產生中國財富文化的，是弦綫所代表的富庶之區。但它雖有衆多的人口，中國的軍事力量却從不生根在這塊地方。歷史的、經典的中國征服戰，並不由此發軔再及其他；乃是先掌握北方一根綫——山海關、蘭州之綫——上的軍略要地，再向其他兩綫推進。北方的一根綫，一向可以控制那弦綫。即使揚子江流域的勢力足以逐走北方王朝，但若不能攻克華北，反而湧流西入四川——若目前日軍的做法——那新興的朝代就無由統一中國，甚至不能維持其在揚子江流域的統治。所以在戰略上講征服中國，須先控制北方之綫再趨直角，然後由北方及西方征服四川。一年以前，日軍之猛衝入晉。就是走的這一路綫；而也就在這方面他們忽然失敗了。在估量全部中日戰局的時候，對日軍的這種失敗，我們不能忽視。它迫着日本不得不放棄自西北而東南的經典作法，而改從弦綫上下手。

因此，問題的癥結是：由弦綫向直角進軍可否征服中國？那種經典的戰略，行之於弓矢時代，在坦克飛機時代，這軍略地形在戰爭中是否有同樣的重要性？當然，日軍之流動以及高度機械化，足以大大

改變戰爭中的成規。日軍究竟能否控制中國交通動脈，佔領一切主要都市及工業據點，並『麻痺中國的神經中樞』呢？

對於這一問題之答案，我們可以從早期日本的軍事計劃中尋出其端倪。無疑的，這些計劃中規定着首先佔領各鐵道薈蔭點的北平以麻痺華北的抵抗，並從而挺進山西，再趨直角，遂後從長江上流及西部內地進而控制揚子江流域。顯然日人是師法經典戰略的。假使此而成功，則日人之獲得弦綫區域，正如探囊取物，可以無須大量犧牲該區的人命，破壞該區的財產。日本人從此可以獲得全中國，而且可以俯拾得之。

日人遭遇了華北以外的抗戰，惱怒之餘，瘋狂地移轉其鋒尖於弦綫區域。……他們現在總算佔領了全部海岸。中國目前已成一內陸國，沒有一個獨立的海口，最大的都市，主要的鐵路，全都拋了。現在的日軍正蟻集在弦綫上，在瘋狂而冒險地向內地進攻。

那弦綫在中國歷史上一向是代表國富之綫。北方的一根綫則一向代表國防軍略之綫。至於西南之部則為中國少數民族集居之地，事實上千百年來成為中國本部的殖民地。建立及保持大一統的江山，關鍵往往在三角的北部而不在其他兩綫。財源之所在是弦綫。待上述二綫問題解決以後，才有餘力用在西南的拓殖擴展上。

試想：日本人已經佔領了中國一切的主要『神經中樞』，而結果發覺這些地方僅為舊式統治下的神經中樞；而假定中國人要另謀生路的話，它們是並不重要的。他們佔據了中國最富饒的部份，區域不及中國之半，但人口財富則過之。『事態頹然，這些僅是舊時的農業意味上富饒的區域。即使在這些區域內利用廉價人工而建立起來的工業，亦須仍在中國人手中的貧瘠的內地獲取其主要的原料。事實上，中國的工業，在過去是奴隸工業。它從外國購買機器，因之必然集中於最為外國金融資本勢力所深入的地點。但假定從今以後，中國有意利

用運入內地的一部份機械以製造更多的機械，那末，擁有主要原料生產區域的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

假以時日，中國人在北方、西方兩綫上可以獲得比日人可能在弦綫上獲得的更多的食糧與工業——因為弦綫上的財源已經在戰爭時給日軍的砲火摧毀過半了。在過去，日軍享盡了優越機械化武器的便宜。從今以後，這些武器要殺一個中國人，佔一畝中國地，打一次便宜仗，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代價了。中國人雖以一副很殘缺的工業設備，開始其第二期的戰爭，但儘可以增加設備，並積月累年的增強自己的力量，給日人以更重大的打擊。（『日本吊在中國的弦上』，允懷譯，『文摘戰時旬刊』四十三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美國Owen Lattimore原著，見“Amerasia, New York”）

（編者按：以上兩文——『日寇在中國戰場上惡當戰略的歷史根源』與『論日本侵華的戰略』，前者告訴我們戰略主要的是由戰爭的政治內容決定的，不能從純軍事的觀點着眼，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後者則專從軍事地理上論證日寇失敗的必然性，是一種戰爭問題上的『地理決定論』。雖有其一面的真理，但不是主要的。最後勝利之所以必屬於我，其主要根據在於我們是進步的民族革命戰爭，有廣大的人民支持它，敵人則與此相反。戰爭勝敗單靠地理條件決定，這是軍事上的機械觀點，是不足為訓的。

第四編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財政經濟

第一章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 財政狀況及財政政策

一 三個年頭的龐大預算

日本軍閥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發動侵華戰爭以來，爲了戰費的需要，預算是逐年的增加而龐大。記得馬場時代發表一九三七年度（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十萬萬四千萬大預算之際，曾經騷動一時。可是就現在看來，這真是小巫見大巫了。一九三七年度預算雖曾經結城修改爲二十八萬萬一千萬元，加第七十屆議會的追加預算六千萬元共二十八萬萬七千萬元；但蘆案發生後，七月的第七十一屆議會和九月的七十二屆議會，又幾次通過華北事變費二十五萬萬五千餘萬元。……一九三八年度（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一般預算二十八萬六千七百萬元，追加預算六萬萬四千七百萬元，對華軍事費特別預算四十八萬萬五千萬元，合計八十三萬萬六千四百萬元之巨。如果把地方財政預算（年約二十萬萬元，除和中央財政重復，淨約十六七萬萬元）也包括在內，則達一百萬萬元。倘使再把其他各種特別會計預算（如特別文化事業，財政金融事業，軍火事業，國營鐵道，朝鮮、關東州、台灣、庫頁島、南洋委任統治地等等）約一百萬萬元（除重復）也一起算入，成爲二百萬萬元，……而且跟着戰爭的延長，繼續追加是很可

能的。本年度（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預算，據報載，已定為三十六萬萬九千四百萬日元（僅指所謂一般預算，大量之追加預算及臨時預算均不在內），其中海陸兩省佔十一萬萬餘元，財務方面則為十三萬萬六百萬，對華戰事預算為三十五萬萬。收入方面，經常二十三萬萬七千萬，特別十三萬萬二千萬。支出方面，經常十九萬萬六千萬，特別十七萬萬三千萬。經常費支出之增加，其增加部分，很明顯地落在海陸兩省。所以，新預算的內容，無疑地將加重全體主義即軍事的意味。而軍事費的內容，益從狹義的擴大到廣義的，即軍事費與行政費之區分，漸次稀薄。例如內務省之防空計劃，農林省之新馬政計劃，遞信省之中央航空機關及航空網設立的計劃等，都一併屬於戰時的性質，而歸於國防經費的。（劉耀榮：『日本明年度新預算的透視』，『世界知識』，八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整個預算中，軍事預算所佔比率如何呢？

就一九三八年度計算，於全體預算中，海陸兩省佔十二萬萬三千二百萬元，合對華軍事費預算四十八萬萬五千萬元，共約六十一萬萬餘，佔總預算的百分之七十三，追加預算和間接軍事費還都不及計算在內。這個比率，比較別國高得多。以一九二七為例，軍事費對歲出總額，英國為百分之三十二，美國為百分之一二·五，法國為百分之二九·七，而日本在一般預算中已達百分之四九·一。

至於本年度新預算中軍事費所佔的比重，較之昭和十二年十三年度為低（本年度佔全體64·6%，十三年度則為79·1%，十二年度為72·8%），然而實際上不過是玩的一種技巧，因為有些軍事費已撥到行政費項下了。（鄭森禹：『一年來敵國財政恐慌的深化』，『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昭和十四年度之九十五萬萬——日本戰時龐大預算之昭和十四年

度（即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預算，已於三月二十四日，經貴族院會議正式通過，新預算之全部予以成立。

一般會計	（單位千元）
本預算	三、六九四、六六六
第一號追加預算	九一〇、五四三
第二號追加預算	一九九、三三二
臨時軍事預算	四、六〇五、〇〇〇
合 計	九、四〇九、五四一

其中，如將中國事變特別稅收以及其他一般會計及軍事費之重複部份五三五、一八六、〇〇〇元除掉，而加以整理，總計爲八、八七四、三五五、〇〇〇元。但另外尚有臨時軍事費關係之預算外契約，計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故昭和十四年度之實際的預算總額，爲九、五七四、三五五、〇〇〇元。上述第一號追加預算，名爲陸海軍新國防計劃預算。第二號追加預算，名爲文治各省經費。臨時軍事費預算，乃專爲侵華戰爭而用者。新預算中之軍事預算，爲六、六六三、五四三、〇〇〇元，共在一般會計內者爲一、一四八、〇〇〇、〇〇〇元，追加預算爲九一〇、五四三、〇〇〇元，臨時軍事費爲四、六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其總數較昭和十三年度之六、〇九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增加五六七、五四三、〇〇〇元。（揚竹雲：『日本第七十四屆議會之輪廓』，『時事月報』二十八年四月號）

從預算看，暴日財政——全年度預算總額，一看就使人奇怪。我們以爲暴日要維持在華戰爭，要準備中、蘇同時作戰，又要對抗英、美的建艦競爭，新預算非突破一百萬萬元不爲功。然而不料全年預算不過八十九萬六千萬元，其中一般會計（大半爲行政費）佔去三十六萬九千萬元，對華戰費佔去四十六萬萬元。所謂陸對蘇聯，海對英、美大言炎炎的兩大國防新計劃，僅有區區六萬萬七千萬元，連一部份

臨時軍事費合計，也不過是九萬萬一千萬元。這不特蘇聯、英、美，將嗤之以鼻，我們也將鄙視暴日的十足寒酸。

但就數字說，暴日財政的負擔，的確是泥腳愈陷愈深，今年度比去年度又多出七萬萬元了。今年度預算總額，仍是一個突出的空前數字：這數字較暴日全部國有財產的總值還大，暴日囊實已羅掘俱空，不能更闊綽下去了。

對於今年度歲出特質，首先我們發現着：軍事費的比重減輕了。去年度的臨時軍事費，加上國防追加預算，佔全年歲出的百分六十四，今年度兩者相加，僅佔百分之六十；一般會計中的陸海軍預算亦然，比較去年，陸軍減少百分之十一，海軍減少百分之四。根據這點我們要指出：（一）暴日軍事進攻的鋒芒已失；（二）暴日已由速戰即決，進到『長期戰體制』。其次，我們發現着：臨時軍事費中之陸海軍的比例，海軍削弱了。去年度，陸軍軍費為海軍的三·四倍，今年度為三·八倍了。這點，是根據於以下的事實：（一）今後在中國戰場，已無海軍的用武之地；（二）暴日的國防戰略，在陸為進攻，在海為防禦。基於前一點（按指軍費比倒減少），我們現階段抗戰，須嚴防暴日的政治陰謀。基於後一點（按指海軍預算削弱），我們益信，中國為打倒暴日最大的主力。（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大公報』社評）

二 單就對華戰費而論三年中就有一百二十萬萬

據專家估計，日本對華作戰，每月需錢一萬五千萬美金（另據估計，每月戰費達四萬萬四百萬日元），這已超過了日本平時的一切費用。（『在戰爭重負下的日本財政』，Burion Crane著，瀚生譯，『世界知識』七卷二期）

在第一期抗戰中，日本所消耗的財力，則約達其全部財力的十二分之一（按日本全國財力約三百萬萬左右，據謝南光的估計是一千一

百萬萬元，見『世界知識』八卷十期，『日製「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若與日俄戰爭時比較，其懸殊如下表：

	日俄戰爭 (一九〇四——五， 共十九個月)	現時中日戰爭 (一九三七年七月 至十二月止)
日軍消耗財力	二三萬萬元	二六萬萬元
日軍每日消耗財力	三六〇萬元	一五〇〇萬元(日 俄戰費之四倍)

(據莫斯科『真理報』的記載，見王紀元：『第四期抗戰激寇軍力的估計』『世界知識』，八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日本侵華戰費的龐大與過去對外戰費比較起來，不啻天壤之差。在抗戰第一個月中所消耗的費用，已超過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全部消耗總數(二三萬萬元)以上。較侵略『滿洲』之費用，更超過數倍之多。至於將來的戰費，也只有隨着戰爭的發展而更加急增。據專一估計，日本如果正式宣戰，每年需要一百三十六萬萬戰費，這個數目超過日政府歷年積貯的軍備資財及財富之一半，足以吸盡日本國民的全部收入(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每年收入不到五十萬萬)。

再計算其於蘆溝橋事變後對華戰費特別預算，一九三七年度為二十五萬萬五千元，一九三八年度為四十八萬萬五千元，合計七十四萬萬元。而過去日清戰爭中，日本戰費二萬萬〇四十七萬五千元；日俄戰爭中，為十七萬萬一千六百四十四萬三千元；世界大戰時，日本對德戰費一般說來計為：八萬萬八千萬元，實質為三萬萬元；三次合計不及二十三萬萬元。而這次戰爭的初期預算，已達以前三次合計的總數的三倍以上。(鄭森禹：『一年來敵國財政恐慌的深化』)

雖然敵人對於戰費的措置是很大的困難，但純粹的從財政上觀

際，日本似乎還未用盡它一切的資財。蘆溝橋事件發生時，日本只預算以一千萬日元作為戰爭的一切開支。現在，已經增加到日金七十三萬萬九千四百萬元（約合美金二十萬萬四百二十六萬元）。已支付的陸海軍費用，佔日本全國總收入的30%。不過，現在日本各銀行還能勉強吸收政府所發的戰費公債，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日本戰時工業的危機』，『太平洋學會』，天平譯，『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者按：日本對華軍事費昭和十二年度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昭和十三年度四、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昭和十四年度新預算四、六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三年合計爲一二、〇〇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三 這樣的龐大的預算支付勢將刮盡人民的膏血

要想支付這樣很龐大的預算，不能不說是日本政府的唯一困難。就以一九三七年的一般預算而論，其收支不敷額已達八萬萬二千餘元之巨，故二十五萬萬六千萬元的侵華戰費，不得不另立賬冊作為特別追加預算。本年度的一般預算，雖然因為軍需工業的發達和增加消費稅及減低菸三種所得稅的結果，在歲入方面稍微增加了一點，然其收支不敷額，仍達七萬萬元以上。至於四十八萬萬五千萬元侵華戰費的支出，也只有三萬萬元的增稅充當，一萬萬餘元由鐵道收入及關東廳、朝鮮、台灣、樺太等地的收入撥充，其餘也還沒有着落。

自然，預算之增加，更加重了國民的負擔。就一九三八年一般預算和對華軍費共八十三萬萬六千四百萬元計之（特別會計，地方預算尙除外），以七千萬人口計，每人要派到約達一百二十元許，佔國民所得的大部份。日本國民每年所得大致是一百萬萬元，就算如其御用經濟學者所說是一百四五十萬萬元（即便是可靠的，主要乃因物價騰

貴之故），每人也不過得二百元，一百二十元的預算佔去了百分之六十。（見『一年來敵國財政恐慌的深化』，『世界知識』八卷一期，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今年預算的支付將更成問題。九十萬萬龐大的預算（三十萬萬通常預算，六十萬萬軍事預算），還有軍需擴充所需資三十餘萬萬，僞滿五年計劃每年要十五萬萬元，華北、華中開發四年計劃每年二十萬萬元，這些數字合計（按合計為一百五十五萬萬餘元），已超過了敵國全年國民總所得（據三菱經濟研究所統計，日本每年國民總所得為一百五十萬萬元），這些像天文學數字的支出，從那裏去湊數呢？（梁式文：『近衛內閣崩潰與日本政局的前途』，『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四 是否可從對外借款找到解決財政困難的出路？不能

日本帝國主義雖企圖由國外借款來稍補充其財政及軍需工業發展之不足，但由於日本在戰爭中國產貿易的衰萎，信用的低落，更由於野蠻的侵略戰爭已為一般愛好和平的國家所厭惡，所以這個企圖也不免使其失望。然而不管怎樣，日本資本家還得竭其努力以求向美借款。如軍需財閥滿洲重工業公司的主腦鮎川（資本總額八萬萬元，擁有十八個分公司，還有一百三十個附屬公司），計劃着最近要到美國去借款，以發展滿洲傀儡國的企業。安川先生的東方拓殖會社，也早先曾向摩打公司以及花旗銀行借了一大筆款，最近日政府也鼓勵它去進行植棉、造棉及毛織業等的經營。滿鐵會社的主持人松岡也於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間派遣了一個美國人奇奈（Henry W. Kinney）到上海去宣傳，鼓勵美國財政家借錢給滿鐵發展他的計劃。（見『日本強盜爵士在華北的爭霸戰』、『密勒士評論報』，林梅譯，『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但是，這些希望是難得到圓滿的實現的。美國愛好和平的大眾是不會讓政府大批借款給日本的。如一九三八年一月間曾傳說「麥根」銀行將借款五千萬美金給日本而受到美國人民的反對。及至同年五月間日本政府向美國政府交涉九千萬美金的棉花借款，但也因為日本本國棉業的停頓和轉賣的不可能而不能實現。（宋斐如：『美國經濟恐慌對日本的影響』，『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五 爲應付財政困難首先不得不 執行竭澤而漁的租稅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應付龐大的戰費，除了發行公債，就是增加租稅。增加租稅對於財政政策有如下之意義：『（一）戰時增稅有担保公債利息及公債消化之補助作用，如能有一萬萬元之增稅，則能發行二十七萬萬元之三分半息公債，所以明年度的戰費負擔，可以從增稅二萬萬元之程度以收公債消化之補助作用。（二）戰時增稅有調整因戰爭而展開的所得分配之不公平，及跛行狀態的作用。（三）有抑制財界膨脹之傾向，因為從增稅以吸收國民購買力，這樣防止國民物資需要的增加，同時抑制物價之騰勢，並助成國民儲蓄節約之強行。』（劉耀燊：『日本明年度新預算的透視』）

日本對華而設的租稅，從昭和十二年度到現在，有臨時租稅增徵法，北支事件特別稅，支那事變特別稅，而其增加不過四萬萬餘元，其對戰費之補償不過5.6%。（『日本明年度新預算的透視』）

一九三七年日本政府又通過緊急增稅案，煙、酒、衣、鞋、糖、火柴、鐵路等與日常生活有關的，都要增稅，財政收入可多得三萬萬元。一九三七年——三八年度，國家賦稅本已由七萬萬三千五百萬元增至十二萬萬五千萬元，將來恐仍須增加大眾的負擔。（思慕：『日本七十三屆議會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二期，二十七年一月十六

日出版)

若以增稅次數而言，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間，日本增徵租稅竟達三次。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度預算，依據『臨時租稅增徵法』，達二萬萬六千萬元。第二次是『華北事變特別稅』（所得特別稅、臨時利得特別稅、盈利分配特別稅、公私債利息特別稅，物品特別稅）一萬萬元。第三次即是一九三八年度對華軍事特別預算中規定增稅三萬萬元。（鄭森禹：『一年來敵國財政恐慌的深化』）

就去年（一九三八年）一般預算和軍事預算而言，徵稅額約二十二萬萬元，七千萬人口平均每人須担负三十一元以上，比一九三七年度之二十四元增七元以上。（同上）此外，各道、府、縣、市、町、村地方財政之由徵稅所得者，每年約六七萬萬元，連同國稅計算，每人大概要負擔租稅四十元左右。姑仍以每年國民所得一百四五十萬萬元每人分得二百元計算，租稅佔去所得額的百分之二十。而所謂所得二百元是平均數，窮人是大大低於此數。同時每人負擔租稅四十元也是平均數，一般人民的負擔決不止此數。所以平民對於租稅的負擔，實遠在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雖然租稅的增徵已是用盡極大的力量了，但對於瘋狂的侵略戰爭，仍是緩不濟急。因此，除了主要地靠公債以外，還企圖向國外借款以擴充軍需工業。

一九三九年新預算國民租稅負擔的倍增 —— 日寇戰時財政的驚措，仍不出增稅和公債這兩途。臨時軍事特別預算還沒有編成，而先事承旨的石渡，却已先作成了增稅的計劃了。石渡的增稅計劃，已提出到今次議會（即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三月的七十四屆議會）通過了。他的目標，是在增加稅收二萬萬元，作為臨時軍事費的一部。今次增稅的中心，是在於臨時利得稅和物品稅。且議會的增稅計劃，臨時利得稅約八千萬元，物品稅約六千萬元，合計一萬萬四千萬元，佔了增

稅總額百分之七十。其餘如利益稅約八百萬，公債和公司債利息稅約一百萬元，砂糖消費稅約一千萬元，清涼飲料稅約二百萬元，印花稅約一百萬元，建築稅約二百萬元，飲食游興稅約二千萬元（其中撥回地方一千六百萬元，國庫純收入實得四百萬元），合計四千四百萬元。此數連請中心項目之一萬萬四千萬元，合計國庫純收入一萬萬八千四百萬元。石渡增稅政策，無一不為資產階層着想。將近百萬萬元的軍費的分配，臨時利得稅的增徵不過八千萬元而已。增稅的大部份，仍然放在老百姓的身上。今次的增稅範圍，已可說無微不至。正如『朝日新聞』所描寫一樣；『例如早起盥洗，所用的石鹼牙擦，都已課了稅；又如外出歸來，飲一杯紅茶或咖啡，也要稅金。』增稅增到小孩的糖果、玩具以及文房用品。預料一九三九年度日本公債，將增發六十萬萬元以上。石渡藏相二月三日在衆議院預算第三分科會對森田福市民的質問說：『公債利息由增稅收入來支付尚有餘，在國家方面，便等於借了無利的錢。』依照他的意見只要增稅能支付公債的利息，不妨增發公債。（梁式文：『日本一九三九年度財政的診視』，『世界知識』九卷三期，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六 解決財政困難的主要方法不是依靠發行公債

近代國家的發展和國債的增大，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國債，是國家財政的基礎，這兩者的聯繫，自世界大戰以來是更其密切了。『三大列強』之一的日本，這一傾向當然也很顯著。歲入中租稅和公債所佔的比率，前者是日益減低，而後者則日益增大。因為增稅是徵收現實資本，大眾立刻會感到痛苦，公債在原則上是徵收睡眠資本與遊閑資本的。根據魯白可夫氏研究所得，租稅和公債在世界大戰時各國戰費中的比率，平均租稅佔7.4%，國內公債佔78.7%，外債佔12.9%，計租稅對公債為7.4%和92.6%之比。可知戰時

財政的來源，發行公債及紙幣是居絕對的高率。（『日本侵華的費用如何籌措』，石濱知行著，鄭森禹譯，『世界知識』七卷一期，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日本所發行的公債額數，在戰費中的百分比是相當巨大的。第一次第二次的對華事件費中，公債約四萬萬六百萬日元，第三次對華事件費二十萬萬二千萬元全部依靠公債，合計公債部份達二十四萬萬二千六百萬日元，約佔全部戰費96%。

日本國債淨數，在一九一四年是二十五萬萬日元，一九三二年是六十二萬萬日元，一九三七年三月增加到一百一十萬萬日元，預計到一九三八年三月當增到一百四十四萬萬日元。（『日本戰時經濟的困難』，『世界知識』七卷二期，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又據日本大藏相發表，截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止，日本公債總額共計一百十八萬九千三百萬元。另據大藏相發表一九三七—三八年度發行之公債預算額，計總額六十五萬萬五千六百八十萬〇二千元，如加上以前之發行總額，勢將突破二百萬萬元。（田文彬：『論本年度的日本財政危機』，『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俱照日方某經濟家的估計，要日本全國人民把生活費用減縮百分之四十，才能得到這筆新公債的來源（指一九三七—三八年度所發公債）。（『敵人危機的新階段』，『世界知識』七卷九期『瞭望台』，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又據謝南光氏的估計，日本的國富有一千一百萬萬元，國債的總額至一九三九年三月已達二百一十萬萬元，（『日製「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約消耗全國動產五分之四，（二百三十七萬萬一千五百萬元。（見蕭學海：『日本經濟潰之時期問題』，二十八年三月二日，『大公報』）使日本我在剩餘的活動資產，僅餘二十萬萬上下。

七 但公債的消化已日見困難了

這樣巨額的公債，消化是很困難的。如一九三八年從一月到十月間，據官報，日本所發公債，共達三十六萬萬三千萬元，消化額數爲二十八萬萬六千元，佔全數77%，一九三八年度應發數爲六十五萬萬元，每月平均額達五萬五千餘萬元，但一直到該年六月間，實發數僅及一半餘，消化數僅及三分之一。（鄭森禹：『一年來敵國財政恐慌的深化』）

日本國內公債消化能力，各人的估計很有差別。高橋以爲至多不能超過一百萬萬元，軍部御用學者野田豐則謂：『就日本財界的實力而言，漫說一二百萬萬、就是四五百萬萬的公債，亦無問題。』後一說顯然是欺人之談。（田文彬：『論本年度日本財政危機』）

公債消化力的貧弱，自然，主要的原因是國民生活日漸貧困，購買力疲乏。同時，公債的發行也更加重了國民的負擔。據鄭森禹氏的統計，到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日本國債額已達一百三十七萬二千一百萬元，這巨大的數目壓在七千萬人口的頭上，每人平均一百九十六元，相近二百元。每年國民所得如以一百萬萬元計算，每人分得一百四十三元，則每人平均所負國債額超過所得五十三元，縱使國民所得總額仍以一百四五十萬萬元計算，抵充國債額也相差無幾了。而且，地方債還不算在內，倘使算到一九三八年度末，照預算，國債額將近二百萬萬元，每人分得二百八十元以上，國民要想付此巨數，即使不吃飯也不可能呵。（同上）

日政府爲了要求消化這些必須消化的公債，也就不得不採用各種辦法，其主要的：（一）是運用高橋藏相以來的公債市場政策，即政府把大量資金（自然是紙幣）散佈於民間，使民間以這些資金去向日本銀行購買公債，從而通貨還流，便不致明顯的引起通貨膨脹。（二）

同時實行低金利政策，把一般資金利息壓低，公債始利於出賣。但因實施低金利息的結果，第一是阻礙儲蓄，第二是侵蝕生產資金。……爲了要把已經侵蝕的資本多投向軍需工業，於是運用強力的統制資本政策，在臨時資金調整法的實施之下，所謂和平工業的投資是被嚴格的限制了。……事業資金萎縮結果，一方面使軍需生產無法盡量擴充，供不應求；一方面非軍需工業和一般事業之被限制，引起物價騰貴而輸出減少，尤其是紡織品之輸出減少，產生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問題。（三）公債消化的強制的傾向已在發展。一九三七年十月大藏、商工兩省向生命保險會社提出，須把一九三七年度資產純增加額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購買公債，便是明證。（四）由郵局出售小額公債以直接吸收儲蓄。同時，強令儲蓄而傾銷公債。日本大藏省發表八十萬萬元的國民儲蓄運動，其中充公債之消化者佔五十萬萬元，充生產之擴充者計三十萬萬元。（劉耀榮：『日本明年度新預算的透視』）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以公債政策爲財政救濟的中心，但是，它底財政政策始終存在着一個無法消除的矛盾，即生產力擴充與公債消化之矛盾，和平產業之犧牲與物資總動員計劃的矛盾。這些矛盾，也就是日本公債政策實施的障礙。這個障礙的消除，是要待請日本帝國主義從侵略戰爭中坍台以後，才可實現。（同上）

公債消化的現狀及其前途——日本大藏省關係人物，常常高唱公債消化的成績良好順利，據他們自己的發表，去年公債消化率，佔發行額3.0%，即是發行公債四十三萬萬三千五十萬元，推銷了三十七萬萬八千九百四十萬元。但是，即使這個數目可靠，離預定發行額尚遠。在一九三八年度的公債發行預定額，和上年無法發行額合計，達八十萬萬五千四百萬元，其中發行的合計，是五十三萬萬元而已，餘額尚有二十七萬萬五千四百萬元。何況在去年所發行的所謂消化良好的成績，並不是真正的呢？……日本公債發行額截至去年（一九三

八)爲止，達百六十二萬萬二千二百萬元，今年度預算不足額假定爲六十萬萬元，加上去年無法發行額二十七萬萬元，則今後一年間（按即一九三九年四月至一九四〇年三月的一年間）公債發行額將達百萬萬元。石渡認定『政府資金散佈——公債消化』，這個循環爲『最良方策』，今後仍將這樣的進行。其實，除此之外，已別無他途。在上述情形之下，再加上百萬萬元公債，則通貨膨脹，必更爲深化；而產業資金更無着落；信用膨脹又將更爲展開。日本政府一方面是用種種統制方案以企圖防止通貨膨脹，他方面又不能不促進通貨膨脹，固已自相矛盾，而且也是自掘墳墓。（『日本一九三九年度財政的診視』、『世界知識』九卷三期，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八 最後必然走到通貨膨脹的路上去

戰爭的初期，戰費的調度雖或局限於增稅和發行公債；但隨着戰局的發展，戰費膨大化，傾向於增發不兌現的紙幣，是必然的。

日本銀行紙幣的發行額，原約十萬萬元至十二萬萬元之間。事變後，漸次增高，至一九三八年二月間，已一躍而爲十六至十八萬萬元。三月中，又增至十七萬萬元至十九萬萬元。四月起，日銀準備額由十八萬萬元（現金準備八萬萬元，保證準備十萬萬元）增至二十五萬萬元。但所增加的七萬萬元純屬保證準備，現金準備分文未加，保證準備和現金準備由十與八之比，一變而爲十七與八之比。而實際，就連這所謂八萬萬元的現金準備，恐怕已經靠不住了。惡性通貨膨脹如果襲至，則必然來到的是物價暴漲，國民生活破產，財政、金融、經濟大混亂，一先令二便士無法維持，貿易跌落之事接踵而至。雖善於理財若池田者，也難於挽此狂瀾。

據本年（一九三九）二月間同盟社息，日本政府『決定增加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自五萬萬日元至二十七萬萬日元。同時，各殖民地銀

行亦將增發紙幣，台灣銀行紙幣擬自三千萬日元增至八千萬日元，朝鮮銀行紙幣自六千萬日元增發至一萬六千萬日元。自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銀行發行紙幣最高額，曾以各種方法一再提升。……一九三六年歲暮。戰事尚未發生，日本銀行紙幣發行額爲一、八六五、七六〇、〇〇〇日元。及至一九三八年底經過兩年戰事，該行紙幣發行額已增至二、八五八、六〇〇、〇〇〇日元。前後比較，增發之數共達十萬萬日元之多。同時期內，朝鮮、台灣兩銀行亦有相當增加。總計，戰時日本國內及各殖民地所增發之紙幣，較之戰前，約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通貨膨脹，貨幣跌價的危險將不可免，而日本，將遭遇戰後德國同樣的困境。（『日通貨膨脹』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導報』）

第二章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經濟狀況及經濟政策

一 資源貧乏的日本，重要資源均不能自給，這是日本長期戰爭的致命傷

日本帝國主義與其國際賊友德、意法西斯一樣，也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正由於此，也就成爲法西斯侵略狂構成原因之一。同時，在其侵略戰爭的發展過程中，也就走向自己挖就的陰森的墓穴。

然而我們絕不能太過的估計敵人資源的缺乏，那將使我們對於戰爭的發展發生不正確的估計。

據B rion Crane 於一九三七年底的估計，那時日本的原料，是相當充足的。煤已能够用，即使不取給於偽『滿』也可以。鐵的供給只有四分之一是來自中國政府所控制區域的。還有一九三二——三七

年的『軍事補充計劃』，當然也積有相當的軍備儲藏，足供三四個月之用。（瀚生譯：『在戰爭重負下的日本財政』，『世界知識』七卷二期）

當然，這個估計是有時間性的，由於戰爭的繼續，戰費的龐大，雖使軍需工業增加不少繁榮，但軍需工業原料也就隨着戰爭的延長而更加枯竭。即以煤油的消費量而言，在平時每年為三百五十萬噸，對華戰事已使煤油的需要額增至四五百萬噸，本國的產量至多只有三十三萬噸，頁岩提煉、石炭液體化等方法所增無幾（十餘萬噸），故每年本國的產油總額只是供戰時消費量百分之五至一十。日本煤油商及海陸軍方面，雖有巨量的屯貯，但極其量也不過等於半年的輸入額，只够六個月至八個月之用。現在日本已開始感到煤油缺乏，因此，汽油之出售須有特別許可，私人汽車每日消費不得超過一加侖，由此城運往彼城的煤油，就須有特別的許可證。

至於為軍事工業最重要的原料：銅、鐵，日本同樣感到短少。最近日本曾謀開採菲律賓的鐵礦，雖遭奎松總統拒絕，但『日方則正盡量收買私人所有的菲島各礦所產的生鐵，足見日本需用生鐵甚多』。（一月二十二日馬尼刺『合衆社』電）日本最近為軍需而購買之銅，已達三萬萬元，使世界上跌落之銅價格突然上漲。（一月二十四日倫敦『塔斯社』電）面臨着原料供給上的困難，近衛內閣時代，曾草擬充實全國資源之四年計劃來增加生產。但這種計劃究竟緩不濟急，所以近衛又不得不提出極力節省與軍需有關的原料的主張，以至勸國人節省消費，俾便於軍需品之輸入。（思慕：『最近日本內部危機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此外，日本需要最迫切的軍需工業原料還有鋼。日本儘量購買銑鐵，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一九三七年，它在美國購買的銑鐵一百九十萬噸，等於製鋼容量的三分之一，但它還是繼續購買。一九三六年購

質的鋼製品爲五十四萬噸，一九三七年增至九十萬噸，一九三八年六月以前已購買了銑鉄六十五萬噸，鋼的購買量也繼續增加。日本所買的鋼並非純鋼，而是已經攪雜了銅、鎳、鉛、鉻等等的混合質，以供製造高級的軍械。（塚寒譯：『日本經濟對美國的依賴性』，『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原文載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紐約時報』）

日本帝國主義重要資源的缺乏和對於國外的依存，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弱點，在長期戰爭時，更可以成爲它的致命傷。與軍需有關的物資能否自給，直接影響到它的戰鬥力。因此，我們得了解日本軍需原料的自給程度。茲錄在中日戰爭前一年日本的各種重要軍需品原料的自給率：

鉄砂	23%	銑鉄	70%
銅	59%	鋁	30%
棉花	20%	鉛	8%
錫	29%	鋅	29%
煤油	8%	羊毛	5%

他如橡皮，日本完全不能生產。錫和鎳，日本差不多完全沒有。鐵、銅、鉻等，日本的產量還不够平時所需要的一半。軍需工業原料中比較上可以自給的，只有煤及硫化鉄和硫黃礦。

軍需原料的產量只有這些，日本軍閥爲了準備對華武裝進攻，便不得不及早儲存了。因此，日本自九一八以來，便厲行戰時的經濟體制，樹立『原料國策』，以及預早儲積軍火和重要的軍需原料。據塔寧氏的估計，日本軍需原料如煤油、棉花、米、其他糧食，及工業原料的貯蓄額，約共值二十七萬萬五千萬日元。戰爭前後，日本會堆積有空前巨量的屑鉄，準備戰時的鉄饑饉。但是因爲戰時重工業的急劇膨脹，極其量也只足供一年之用。遵照日本政府的命令，日本的外國

煤油公司必須貯藏它們每年售額的百分之五十，此外，海軍方面也貯有巨量的煤油。但是，煤油的積貯，還不過等於半年的輸入額，而且戰時的消費比平時至少增加一半，所以就令日本政府怎樣設法積貯，如果戰爭延長到一年以上，日本的軍需品原料便會產生嚴重的饑饉。

軍需原料是如此的饑饉，因之不得不仰給於外國。首先是汽油最感缺乏，抗戰爆發兩個月後，日本便從美國買入二千五百萬加侖的飛機用的汽油，跟着又買原料一萬萬五百萬加侖。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又向美國訂購大量煤油，又從澳洲、美國購買大量屑鉄，在上海曾以重價收買田野間遺棄的舊砲彈壳。（思慕：『日本軍需原料饑饉的現階段』，『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二 日本政府三種解決原料饑荒的辦法

日本當局怎樣應付原料饑饉與恐慌呢？在消極方面，不外貿易統制和消費統制，在積極方面，就是原料生產的擴充，滿洲、華北的原料掠奪，以及代用品的尋找。茲分別敘述於下：

消費的分配與統制政策

爲維持國際收支的均衡，此政策的推行，日緊一日，戰後頒佈的有鉄鋼工作物製造許可規則，銅使用限制規則，白金使用限制規則，金使用規則，尤其是汽油消費的統

制，特別厲害。

自去年五月一日起頒行了修正的鋼鉄使用限制條例，幾乎不能用鋼來製造普通用品。金與白金的使用也老早禁止。鋼、鋁、錫、鎳及其他金屬品、橡皮、皮革的使用，均受限制。工商省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中，下令限制民間使用純銅，俾使銅的消費能減少五分之一。其他如貨幣成色的變換及以紙幣代替硬幣，都是節省金屬的結果。被節省下來的金屬，就製造彈丸槍砲，……一切金屬原料的使用，都以戰時

的目的爲標準。

代用品
的尋求

早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間，工商省即鼓動各工廠以別的物品代替錫、鋁、橡皮、皮革等物品。同時，日政府命令組織一科學委員會，計劃以人工製造所缺乏的原料的代替物。近年，滿鐵銳意發展石炭液化事業，以謀煤油的自給；爲了這試驗，已經化了好幾千萬元；但是非到一九四三年不能有什麼成效；而且從人工方法煉出來的煤油，生產費比天然的煤油高百分之六十，殊不經濟。（同上）

向國外
購買

軍需原料的缺乏，絕非統制政策的實施和代用品的尋求所能補救的。爲了補救這個缺陷，只有向國外購買，主要地是向美國購買。日本對於美國的機械和零件，是十分迫切需要的。一九三七年，曾向美國購買了幾件最新式的輾鉄機，既可節省勞力，又可大量生產。它還想購買該項輾鉄機，使每年鋼板的生產達到四十萬噸（目前每年僅能生產二萬二千噸）。

製造飛機和汽車的零件也很需要。一九三八年曾向美國定購五百架旋盤。因爲缺乏車輛，運輸大感困難，南滿鐵道不得不向美國定購列車兩千輛，機頭二十五輛到一百輛，這等於日本擴充車輛生產緊急計劃的百分之二十。（同上）

最必須向美國購買的，還有煤油。一九三七年，日本的煤油消費量爲三千四百萬桶，到該年十月底爲止，它已經從美國購買到二千三百萬桶。九、十兩個月間，兩海岸運出的煤油，比一九三六年增加一倍。（同上）

其次，就是向美國購買鉄。一九三七年，美國屑鉄對日的輸出，比上年增加了三倍。（杜若君：『日本挑戰下太平洋鬥爭的新形

勢』，『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根據一九三八年美貨運日統計（華盛頓二十一日『哈瓦斯』電，載於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導報』），日本在去年一年內，僅是向美國購買之貨物，共值二三九、五七五、〇〇〇美元。其中：

飛機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汽油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鋼鉄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鋼製品	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棉花	五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銅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汽車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機器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共計	二〇六、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其他雜貨	二三三、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三 但已開始遇到了抵制日貨運動勢將促進日本的崩潰

最近，因為世界反侵略運動的高漲，各國抵制日貨的運動也日益普遍起來，日本購買軍用品的能力，因而也大大的減低。

日本法西斯軍閥在我們持久戰方針打擊之下，首先感覺難以應付的，就是軍需原料的缺乏。『過去的儲蓄差不多已用完。貿易的統制，消費的節省，只是一種暫時的補救辦法。而伴着此等政策俱來的貿易惡化和物價騰貴，將促進日本經濟的崩潰』（日本軍需原料饑饉的現階段）。按：此項材料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的估計）這不僅是前途的推測；而且是目前的事實，因為由於原料缺乏，影響價格騰貴，跟着引起生產費的昂貴，間接使一般物價都高漲起來。從一九三七年三月到一九三八年三月，燃料騰貴34.8%，甲於其他物品。

工業物品 22.1%，肥料 18.3%，金屬類 11.2%，建築材料 8.8%，一百十類物品平均騰貴 5%（日本銀行調查）。這種物價狀態反映出各種物資缺乏的不同的深度。（同上）據王紀元的估計，自抗戰爆發至一九三八年五月，物價平均增高三成。（『抗戰第二期敵我情勢的檢視』，『世界知識』七卷九期，二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按：同時，也就是增加了國民生活的窮困程度，必然更加促進日本人民大眾反戰反法西斯的革命情緒）

總之，日本的資源，『縱然在糧食方面，也許可以自給自足，但是它所需要的許多原料，百分之七十是仰給於國外的。為繼續擴張軍備及軍需工業所需要的新機器，也要求諸國外。海陸軍直接需要許多製成品和許多製造專利權，也都要購自國外。（『日本戰時經濟的困難』，Gmenthu Stern著，（周新譯：『世界知識』七卷二期，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按：這樣貧乏的資源，要想在長期侵略戰中獲得勝利，那只有日本軍閥會這般夢想）

四 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實行經濟統制政策——物資總動員計劃

物資總動員計劃的產生

抗戰以來，由於我們堅持持久戰以消耗敵人，使敵人的進攻陷於艱困境地，泥足愈陷愈深，首先表現在敵人經濟的窘困方面，因此也就產生了爲了應付長期戰爭的各種戰

時經濟的統制政策。

誰都知道，日寇的侵華方針是求『速戰速決』，打算三個月滅亡中國，然而中國的抗戰擊破了日本軍閥的迷夢。因此，日本的經濟也由『不擴大』的方針而急轉爲長期應戰的方針。經濟的統制與管理是強化了。雖因強化的結果，造成許多嚴重的矛盾現象，如對於輸出製品的原料之輸入的限制，和平產業的犧牲，更因軍需資材與輸出品材

料的使用限制，以致產生百數十萬失業者，這些，都不能絲毫阻止日本經濟統制政策的實施，因為捨此別無良法呵！

去年十月我軍退出武漢，更使日本感覺有強化經濟統制的必要。日本商工會議所的理事木村增太郎，即曾著文警告其國內經濟界。他說：『漢口陷落，事變絕不終了，因此爲了在今後蔣氏所企圖的長期消耗戰中，獲得澈底的勝利，必先整備國內的經濟組織。同時，以財界人對於事實本質的十分認識爲基礎，而完成一切的統制。因爲漢口的陷落，是事變走進長期戰爭中的新的第一步，對於國內經濟如果不實行更進一步的有組織的統制，不僅長期應戰有很大的困難，且因爲矛盾的激化，對於盤踞在事變背後將要發生的新事態，也不會有什麼有力的對策的。』（斐丹譯：『漢口戰後日本的經濟對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載於十月一日的『經濟學者旬刊』）

同時，木村增太郎又說，由於極度壓制輸出產業原料之輸入，造成貿易輸出入不調和的現象，使『在國內發生了多數的失業轉業者。在華的既得市場，因爲外商的搗亂，有很多人憂慮着，這或會使今次事變的犧牲致於一無所獲的重大事態』。因此，他認爲『輸入手續的簡單化，貿易特殊工廠制的立案，輸出資金預借損失，補償制的新設，聯繫制的採用，外國匯兌基金制的設置等，各種非常對策的實施』還不够，還應當『更進一步，把輸出入置於強力的一元統制之下而聯繫的運營』。要像歐戰時的德國一樣，設立中央購買公司，由國家來管理，實行有組織的輸入，即使遭受部份的產業者的反對，也要斷然進行。

雖然日本經濟政策並未盡如這位理事先生的主張實施，但却在走上而且必然地走上這條路了。它的具體的表現可以說就是『物資總動員計劃』的頒佈。

物資總動員計劃的中心目標，不消說是爲的準備長期的侵華戰爭而謀軍需的充足。因爲日本的資源，特別是軍需資源是異常的貧乏。爲了確保軍需品的供給和保持日幣對外的購買力（外匯率），雖然會頒佈『臨時資金調整法』，『輸出入臨時措置法』等，調整物資需給的方策，可是，賀屋、吉野所施行的無計劃的限制輸入，不獨妨礙軍需資材的入口，而且造成輸出激減的結果，更影響到輸入的困難，軍需用品的原料如銅、鐵等有色金屬及皮革、橡皮等都感缺乏。因爲軍部對他們不滿，只得『讓賢』，而物資需給的再調整，也就成爲必要。

正因爲確保和增強軍需資材的供給，振興輸出貿易，防止物價騰貴，和厲行國民儲蓄，是目前日本爲準備長期侵華戰爭在財政經濟上最迫切的問題，所以產生了『物資總動員計劃』。

物資總動
員計
劃的內容

這個計劃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物價騰貴的抑制——實行方法，除設定基準價格、公定價格之外，實施消費節約，分配統制等等；

第二，國內不急用物資的消費節約——實行方法，爲限制以至禁止使用，代用品之強制使用等；

第三，輸出增進的綜合計劃——例如實施輸出入運銷制，禁止輸出品原料改作國內消費之用等；

第四，輸出入分配機構之整備——例如組合制度之擴充等；

第五，貯蓄之澈底普及；

第六，非常時國民生活樣式之確立；

第七，主要物資（特別是礦產）積極增產；

第八，勞動對策——輪班制的採用，其他勞動者的急速補充；

第九，廢物之收回；

第十，失業救濟。

這個計劃，所有『強制儲蓄』『改善輸出入機構』等，是以『消費節約和統制』作軸心的。

池田對記者談話中會這樣說：『以物資需給調整的方策論，生產力的擴充，消費和分配的調整，代用品使用的獎勵，廢物之收同等等，雖都在考慮之列，但我以為特別當務之急的，還是澈底的消費統制的實行，故要儘可能的努力於消費的節約。』換句話說，為準備長期的侵略戰爭所必需的物資，日本軍閥、財閥，便不能不以犧牲日本國民的生活為主要的手段。

日本國民究竟失去了或是減少了那些日常消費物品？使他們生活陷於艱窘貧困的地步！

根據閣議決定之計劃，被澈底限制消費的重要物品達三十二種，即是：

鋼材、毛鉄、金、白金、銅、黃銅、鋅、鋁、錫、鉛、鎳、鎳、水銀、石棉、棉花、羊毛、木漿、紙、麻、皮革、木材、重油、揮發油、製革材料、工業鹽、石炭酸、硝酸蘇打、硝酸銨、磷礦石。

三十二種物品中，除了鋼和紙在平時可以自給外，其餘的物品的自給率都是很低，甚至不能自給。即以鋼和紙而論，前者的供給在目前已痛感缺乏，而後者的原料——木漿——也不能完全自給，故同樣有限制使用的必要。

在吉野商相時代，本已有『鉄銅工作物築造許可規則』、『毛鉄鑄物製造限制規則』、『金使用規則』、『揮發油重油販賣取締規則』的頒行，現在池田除了下令把鋼、鉄、煤油的使用限制加以強化之外，還新頒關於棉製品、羊毛製品、皮革製品、橡皮製品、美國鉛、鋅、錫、鎳、鎳等十七種物品的製造、販賣和消費的非常管理的

法令。水銀、化學工業藥品、內地產木材、紙等的非常管理之實施，也在積極準備中。餘如麻類、石炭酸、石棉、工業鹽等，均不是爲軍需工業或獨佔會社所管理，所以可由匯兌管理法把民需加以限制，暫無另頒法令管理的必要。此外，重要的輸入物品六七十種，也準備於最近施行消費統制，其中煤的統制分配業經開始。

據新頒佈的強制消費節約的法令中，禁止棉花、棉紗充作國內消費用的規則，是物資總動員計劃的骨幹。

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敵政府已有『國內用棉製品混用人造纖維規則』的公佈，節省棉花留作輸出用的棉製品原料。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又有『棉紗統制規則』的頒行，加強棉紗分配和使用的統制。但因爲棉業整個機構非常複雜，統制極難，反變爲居奇投機的棉花購買。所以池田上台後的第一砲，便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公佈和即日施行的棉製品之生產限制、加工限制和販賣限制的法令。不久，在同年七月八日頒佈並於下月十五日實施的鋼製品製造限制令，一切鋼製的日用品和民需的機械類生產，差不多完全被禁止。爲節省建築用的材料，住宅的新建，以三十坪（一坪約等於〇〇・五畝）爲限，工場以八十坪爲限。至於軍需以外的皮革製品和橡皮製品也差不多完全成爲禁物。

實施物資
總動員計
劃的辦法

敵政府爲要強制的實行這種使國民生活益趨貧困的計劃，倒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爲了實施這計劃，首先舉行了各種宣傳，如『新國民生活運動』，以及舉行消費節約全國大運動。不過，池田主要的手段還是靠法律的強制力，而池田得之作的『經濟警察』就是執行這種強制力的主要工具。現在內務省保局內，設經濟保安課，東京警察所設經濟警察課，各警署設經濟警察系，各大府縣的警察部內也設立同樣的機關。由教練的警官內，

出『經濟警官』三八九一名，他們主要的職權有三項：（一）取締與拘捕違反經濟統制法令者；（二）擔任經濟情報；（三）執行特殊物資之分配。關於物資調整事宜，又與三千名的『物價監視委員』接攬。

此外，還推行地方預算之節約；鐵道省延緩鐵道和車站的建築和改築；遞信省節約造船，減設電話；文部省限制學校，和學生的節約紙、皮革等學用品……。預期中央減收計劃可以使本年度的實行預算減少一成以上（即二萬萬五千萬至四萬萬元），但各省所編的節約總額還不到一萬萬元。從老百姓身上一點一滴榨取下來的一些脂血，怎能維持侵略者的凶餓？更何足延長軍閥們的統治命運？反而是日本法西斯統治者自殺的鴉片烟膏呵。（思慕：『日本物資總動員與其影響』，『世界知識』八卷三、四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物資總動員
計劃實
行後的影響

日本法西斯是不惜孤注一擲的實行了物資總動員了，但它給予了法西斯以怎樣的『果』？它對日本國內政治經濟給了如何的影響？俗語說得是『誰種下仇恨誰遭殃』，如今，就是池田自己也不能不承認，物資總動員計劃不能免地使國民的日常生活增加許多的不自由和不方便……。如因鋼鐵消費的限制而買不到剪刀與小刀，因皮革製品的限制，而學生拖木屐上學等等。……被統制物品的『搶買』和祕密買，便不斷發生，投機的屯積、居奇也因此助長。

但是，物資總動員計劃最大的影響，也是最使日本當局焦慮的影響，還是在於它：（一）加深日本跛行景氣；（二）促進中小企業破產；（三）造成大批失業勞動者。

我們可見，以『澈底強化消費節約』為骨幹的物資總動員計劃的實施，是日本軍閥、財閥為準備長期戰爭所不能不注射的強心針，在

某些方面會收暫時的效果。而實行不易，流弊極多。中小工商業的沒落和失業的激增，更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轉可以給日本的力量以打擊。如果說是這個政策的實行尚有它的積極的效果的話，那就是促進軍需工業的膨脹，資本的集中，以及加強他們對於勞動者的榨取。在這一點上，池田可以告無罪於他的主人——軍閥和財閥，因為他是盡了一個庸醫的職責呵。

五 發生問題的總動員法第十一條它的問題在那裏？

下面是日人木村禱八郎的一篇論文，錄之於下：

第十 一 條 的 內 容

第十一條是由下列三項構成的：

(一)對事業資金的抑制；(二)限制紅利；(三)對金融機關強制資金放款。上述三項中的第一項，已經施行『臨時資金調

整法』而實踐着。因十一條發動而發生了問題的是二、三兩項。關於『限制紅利』：(一)欲增加紅利者須經主管大臣的許可；(二)現在限每年紅利分配在百分之十以上的會社，原則上不許再增加紅利；(三)每年紅利分配在百分之十以下的會社，原則上允許其增加到百分之十為止；(四)關於受到限制的股份的利益金之處分，不加以強制保有公債及其法令上的限制，使其保留在會社內，期待營業者自動地運用於生產力擴充方面。關於強制資金放款：『生產力資金的強制命令』條項不發動，關於此，另研究設立『戰時金融會社』方案；興銀動員等適當的方法。這個妥協案裏含有種種矛盾，試舉其主要的：(一)第十一條發動論，本是發源於與勞動統制(第六條)同時發動的均衡論，既如此，則對於現行高率紅利不加抑制，就是矛盾。這些會社多半是屬於所謂股實產業，或者是在國家的庇護之下的，論理，要求犧牲公平，就不能不從這些會社開始。(二)由事業界的現狀在

來，以百分之十爲限制的限度未免過高。但是成爲問題的，是百分之十以下的會社太多。由於這回的妥協案的成立，不滿百分之十的分紅會社，得以增加紅利的分配到百分之十，這反而助長了紅利的增加，豈不是招致破壞勞資負擔均衡的結果麼？（三）妥協案巧妙的迴避開第十一條的『強制放款』規定的發動，只另行創設戰時金融制度。當官民一致必須向生產力擴充邁進之際，既存金融機關得以免掉戰時特別金融的負擔。（四）結局，雖抑制住百分之十以上的紅利增加，使其自動地以社內保留金運用於生產力的擴充上，但百分之十以上紅利的會社並不多，因此不能期待充分的生產力擴充。

實施第十一
條將發生
何種影響？

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已經紛紛出現，雖十一條發動內容改緩和，但給股票市場的印象仍然是最不好。那作爲惡影響的根源的事情是：政府雖說在方針上容認既存紅利，但許可限度既決定爲百分之十，那末現在的高額分紅會社也許要遭遇一種限制利潤政策，因而向百分之十的水準下降的傾向被促進。爲了避免急激低降時財界發生衝動起見，大約將採取漸進的方法，股票市場的最大部份都抱着這種見解。此外，還有一部份抱着過分憂慮的，以爲根本上十一條既發動，那末視情勢之如何，抑制的水準還不知將發生什麼變化。於是股票市場發生了一種傾向，那就是投機興味本在漸次減少而市場愈呈疲弱，投資大致正向着實物中心主義移行。

對金融界的影響：金融界因爲強制放款條項不至發動，當然抱好感。事實上，該法的發動，可以說對金融界幾乎沒有影響。金融界對本法的發動抱着極其樂觀的見解。對事業界的影響：十一條發動，百分之十以下的分紅會社可以增加分紅，所以一時對此是歡迎的。但抱着十分的警戒心，因爲倘若抑制高額紅利的方針，藉總動員法的發動

而獲得法律的根據，其結果股票投資的興味將大大減少。資本市場將依然持續着現在這種股份過剩狀態，市況不振，因而在以前甚至借銀行資金來向股票投資的人們將減少，經過股票投資來籌措生產費擴充資金之事不免更加困難。於是迄今為止，在自然調節作用下的產業資本的膨脹集中，將遭遇一大制約。而依賴國家的強力統制金融之處，愈益增大。加以物價抑制、增稅、原料消費統制強化等官治統制的更有加重，抑制住財界的『創意』的活動，所以不能因為這種緩和限制紅利的不安的方針，而於此時輕率地無條件地為財界的今後樂觀。把上述的種種綜合起來看，財界裏面對十一條發動的影響抱樂觀的，只有金融界，足見金融資本在十一條的發動下如何的被擁護。

最後，敘述一下對國民生活的影響：如果十一條發動下所抑制的紅利，運用之於救濟休業失業的對策，那末該條的發動直接的和國民生活具有密接的關聯。但是，據說被抑制的紅利，將於生產力擴充之事十分緊迫時拿來應用，所以直接的和國民生活沒有關聯。至於為了和第六條取得均衡而發動第十一條，那不過對勞資間的均衡給與心理的影響而已。實際上，不能提高國民的生活。當此之際，社會政策或道德觀暫且被揚棄，這是不可避免的。大陸開發事業尙在中途，對外信用的設立實際上很困難，除去以國民生活之犧牲補助戰時經濟外，別無他法。（『總動員法第十一條的發動如何影響日本國民生活及財界』，木村禧八郎著，高璘度譯，『時事彙編特刊』三十五期）

軍閥、財閥互
相妥協以便共
同向中國侵略

因限制分紅條項而在產業界，因強制資金放款命令條項而在金融界，俄然間激起狂風暴雨的動員法第十一條發動問題，由於軍、財閥的政治上的妥協成立，暫歸鎮靜。十一條問題告訴我們，在以利潤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下，資本的威力是如何的雄厚。在利潤經濟之下，軍需生產和資本獨佔化之助成擁護，

是分不開的。(同上)

六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日本的工商業狀況它究竟是怎樣的

軍需工業
打倒
和平工業

日本資本主義雖然有了高度的發展，但其工業生產的中心，依然在於輕工業。惟自滿洲事變以來，凡與戰爭有關的工業，發展很快，而和平工業年見衰退。由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金屬工業對全體工業的比率，由8.2%增至9.1%，機械器具工業由11.4%增至13.0%，而紡織工業由30.4%減至29.1%。七七戰爭發生後，這種跛行景氣的傾向更形發展。現在（按指一九三八年八月），由於物資總動員辦法的頒行，和平工業的原料入手既困難，物品的生產和販賣也有大部份遭禁止。本來已經停頓或減少作業時間的紡織業、製革業等，將更見蕭條。（『日本物資總動員與其影響』，『世界知識』八卷三、四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按：這種景氣的實質，不過是和平工業日漸破產，人民大眾的生活日趨貧困而已）

由於原料的缺乏和統制，由於軍需工業的繼續擴大，直接影響到軍需工業以外的工業生產的停頓或衰弱。『現在日本的棉、毛、麻、人造絲、紡織業、製粉業、建築業等生產，和平常商品的工業，無疑地已日漸萎弱，或全部停工，或減少工作時間。日本棉紗業在『八一三』時，總計有八百萬錠，現在（指一九三八）停工的達三百五十萬錠以上。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人造絲的生產能力已減少到原來的百分之三十六。新近會社股票的狂跌，都足證明輕工業的危機』。（『日本軍需原料濶儲的現階段』，『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輕工業危機的產生，無疑地會給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以重大的打

擊，因為它是日本工業生產的中心。就以紡織工業來說：『紡織業在美國工業構成上只佔14.1%，而在日本則佔至37.2%。其中，特別是製絲工業，在佔全體工業將近一半比重的纖維工業中，佔很大的比重。製絲工業數在纖維工業總數二二、一九四家中，佔三、三六五家；工人數在總數九百三十八萬六千人之中佔三百一十一萬二千人；生產額在總額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中佔五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而這些製絲工業，幾乎可以說是完全為美國人而活動的（日本每年生絲產量，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歸自己消費，所餘部分，皆輸出外國，絕大部份輸出美國），如果因為美國經濟恐慌而減去大部份的銷路，則日本帝國主義支柱工業的纖維工業將必崩潰主要的一角。此外如大量輸出美國的絲織品工業、罐頭工業、製帽工業及玩具工業，也都是日本的主要工業，……這些也將因美國的經濟恐慌而受打擊。』（美國新經濟恐慌對日本的影響），『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顯然的，諸和平工業部門之所以日陷於停頓困苦之境，主要地是由於戰爭的影響：『第一，日本去年度（一九三八）的對外輸出，雖比前年（一九三七）略有增加（百分之三十七），但中國市場殆已完全失去，南洋各地受排貨影響，日貨銷路也見停滯。故輸出工業——特別是紡織業——多半被逼停業或縮減生產。例如新瀉縣有二百多個人造絲廠停工，鹽釜地方有許多紡織廠已宣告破產，京都絲織廠從去年八月起已減少百分之二十的生產。紗業聯合會在去年（一九三七）九月七日宣稱，第四季沒有動用的機器，達百分之二七·五。第二，為了保證軍需工業原料之供給而起的入口統制和軍需工業的優先權，使一般工業缺乏原料，不能不停滯。進口限制施於棉花、羊毛、木料等物品，而且受限制的物品日益增多（一九三七年十月間禁出入口之原料及產品有二百六十餘種）。據說，商業方面有二千萬元的工

程，全因鋼鐵的缺乏而陷於停頓。酒廠、磚窯、大百貨商店之改建或擴張，也因此受了限制。第三，公債對於游資的吸收，及私人資本的國家統制，使日本一般企業感到資金的缺乏而難以擴充。據捷克『潑拉格報』的東京通訊，僅一個月內，日本銀行存款便猛減八千萬元。因為國內信用獲得日見困難的緣故，日本實業家現謀向美國信用借款美金五千萬元作為購置機器，經營滿洲重工業之用，南滿鐵道公司也向瑞士接洽借款，以求稍補工業之萎弱。（『最近日本內部危機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日本的資本和生產集中雖已經到了相當高度，但在和平工業中，中小工場仍佔很重要的地位。例如加入棉織工業聯合會的八千一百四十五個棉織工場中，織機不滿五十架的工場佔六千六百九十七；全體織機三十六萬架中，這些中小經營佔了十七萬七千架。中小工場主要的是為國內市場而生產，如今棉花原料的入手，殆已絕望，據日本『經濟學者旬刊』的估計，棉紡織工場將有十分之五六要停機。如要轉換為輸出而製造，那方面又已有『滿座』之患，轉換不得。所以，一般說來，和平工業中的中小經營，結局不是趨於沒落，便為大資本家所併吞。資本集中的行程將突飛猛進。至於棉織業及其他限制的物品的批發商，以及與他們有關的中間業者和商人，因為批發售賣的禁止，其他特居間技能的剝奪，標準價格的規定，他們也會弄到無業可營，無利可圖的。（『日本物資總動員及其影響』，『世界知識』八卷四期，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侵略戰爭又使
日本在華
財產大受損失

日本軍閥所發動的侵華戰爭，不僅使國內輕工業萎弱，同時也使日本資本家在華的財產和商業家受嚴重的損失。日人川島在其『上海戰爭中日人財產的損失』一文中，曾估計『八一三』上海抗戰時日人所受直接的損失，計算起來，當在九

千五百萬到一萬萬元之間。但這僅是包括虹口與楊樹浦區住宅的財產所受損失而已，把其他區域，特別是有着日入主要紡織廠的地域都加以核算，那結果一定要達到更驚人的數目。」（『世界知識』七卷三期，二十七年十月出版）

另據塔斯社通訊，題為『侵略者的代價』一文所載，謂『此次戰爭所予日本在華財產與商業上的損害，必若干年後，始能將其重復舊觀。以上海一隅而論，日本一月之損失已達一千六百萬元。此尚僅限於可以計算者。』（『世界知識』七卷二期，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因此，我們知道，日本軍閥所製造的侵略戰爭，不僅不能挽救國內經濟危機，反倒使其在華企業受到極大的損失。單以上海和青島兩大都市而言，前者直接的損失不下一萬萬元，後者竟達五萬萬元。（『最近日本內部危機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編者按：難怪日本一部份的財閥資本家對於戰爭的嗟怨了）

戰爭與工商 業狀況 之惡化引起

人民生活的惡化——物價迅速高漲，戰時米價已增漲百分之三十，麥增漲百分之五十七，肉類增漲百分之四十一，工業品，尤其是從國外輸入的增漲百分之百。工人的實際工資惡劣下降。軍事工業的工作日延長到十六小時。全部（和平）工業都已停頓，失業工人總數達一、八〇〇、〇〇〇。戰爭破壞了日本的農村，農民感到勞動力、馬匹、工具、肥料的缺乏，而在苛租重稅的負擔之下破產了。繭生產的縮小和繭價的低落，使他們受到嚴重的打擊。在業工人、商人、學生等的生活狀況日趨惡化，貧農、小手工業工人、小工廠工人的家庭受苦最大。家庭生活的負擔，在被迫參戰的結果，他們實際上已陷入危境。各處人民自殺者日多。士兵家屬

的情況已引起政府當局的注意，這對軍部是一個極端危險的問題，國內的貧困已影響到前綫士兵的士氣。（“Daily Worker”，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七 我們再來看一看日本的對外貿易政策及對外貿易狀況

爲了戰爭
厲行貿易
統制政策

日本對於貿易的統制，已不自戰時起。但是自從戰事發生以後，日本更厲行這種政策，並且由匯兌管理進爲直接的『物的管理』。一九三七年九月，日本便施行『輸出入臨時處置法』。十月底，商工省決定了貿易統制的方針如下：（一）優先容許關於軍需資材及生產力擴充上必要物資的輸入；（二）重要輸出品原料，在國內消費可能節約的範圍以內，限制其輸入；關於輸出方面所需原料，得自由輸入；（三）原則上，不允許需要不急物品的輸入；（四）國內供給不足的物資，禁止輸出；（五）對國內消費的輸入品，以代用品工業的擴充，防止其輸入。到一九三七年底，禁止輸入的物品達二百六十九種，受限制的六種，禁止輸出的十種。與重工業有關的輸入品，在一九三七年本已達總輸入額百分之三九，比一九三五年（31%）大增。棉花、羊毛、橡皮等物的輸入則大減。

最近輸入內容的變化，下表更可表示出來：

（單位千元，有×記號的減，無此記號的增）

物品名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 一九三八年三個月）	（一九三六至一九 三七同期比較）
棉花	二七九、三六三	× 四〇八、八九二
羊毛	五一、一一六	× 七四、二九三
木漿	八六、七六〇	三三、三七二

鐵及其他金屬、 原油、重油等、 機械類及其他	一、三〇九、五二〇	四七〇、八四四
生 橡 皮	四〇、五九五	三一、五四一
木 材	四三、九九四	五、八九九
石 炭	四〇、三〇〇	二、六五一
硫 酸	一八、六三一	一一、六八三

這種貿易統制政策，既招來物價騰貴及和平工業的停頓，使大部份工業家叫苦連天。同時，還增加貿易的入超，引起國際收支的惡化。『日本軍需原料饑饉的現階段』，『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但 結 果 使
輸 出 銳 減
入 超 激 增

日本帝國主義，本來是個靠對外貿易來養活自己的。可是，因為應付戰爭，不得不對於貿易實行嚴密的統制。結果，使輸出銳減，入超驟增。就一九三七年而言，該年『入超額竟達六萬萬四千八百零一萬元之巨。……這種入超的威脅，在今後的貿易嚴密管理下，只有更增加其嚴重性。為什麼呢？因為日本在去年（一九三七）內，前後共禁止了四百餘種商品和原料的進口，可以說，除了軍需品以外，其他全都受着限制。這表示它最近的貿易量，已到了減無可減的程度。同時，更因為原料的缺乏，又使軍需品以外的工業幾乎陷於停頓的地位。再加上廣大的中國市場的喪失，和世界二十一國抵制日貨的蜂起（見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大公報』），越發使增加輸出根本無望。』（田文彬：『本年度的日本財政危機』，『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實在，各國的抵貨運動打擊了日本的國外貿易，即使是殖民地市場，也不能不使它失望（如印度亦進行着抵貨運動）。在輸出入的激減的現象上，反映出日本國外貿易衰退的嚴重事實。自從實行了『貨

屋、吉野的限制輸入辦法，結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的入超額不過一萬萬九千餘萬元，比一九三七年同期，激減四萬萬四千餘萬元。但是，入超的縮減，是由於貿易總額的縮減所致。

我們再來看一看日本棉製品的國外貿易：本來，棉製品是日本輸出的最大宗（一九三八年一月至四月，棉織物的輸出仍佔輸出額的20%，佔第一位），棉紡織業是日本最主要的產業。棉花在平時又佔日本輸入總額的30%，因為戰時軍需資材的激增，棉花輸入的抑制不能避免，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棉花輸入只有二萬萬六百萬元，比一九三七年同期減少三萬萬九千九百萬元。（吳大琨譯：『日本碰到了一個新中國』，『世界知識』七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再據日文『經濟學者旬刊』所載：『一九三八年度，對第三國的純輸出是漸減的。至七月份輸出額和上年比較，共減退率竟達52.5%。日本支柱工業的輕工業生產也是日益衰退，只今年（一九三八）六月間的停業成分即達49%，其將更影響輸出額之激減，是可預斷的。又，原料品的輸入也是激減的，本年度（一九三八）前七個月間原料品減40.2%，準原料品更減至62%，這不但影響其國內工業之衰退，並且減少將來的輸出額』（同上）

貿易的衰退，更表現在國際購買力的減弱上。例如：『美國輸出日本的銅，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五月間超過去年全年總額，但是六月却馬上驟然比去年六月減三分之一左右。碎鐵碎銅的輸入，日本也未如預定購買量之增漲，反比去年跌落十分之四有奇。其國際信用又是一落千丈，最近華盛頓商務部竟發出通函給製造商，警告它們不要冒險賒貨給日商；而棉花的賣主亦已將裝運中的棉花，扣留在那頭等候日本購買者的現款。日寇將更無能力去購買巨量的軍火及軍火原料。』

（編者按：貿易的萎縮，不僅使日本民生發生大問題，而且軍需資源的供給也隨之減少，這不啻給日本軍閥一個大威脅）

日本經濟素來和美國經濟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美國經濟的興衰，直接影響日本經濟，自必非常深刻而廣泛。日本輸給美國的主要商品是生絲、絲織品、罐頭、帽子和玩具，都是消費品。特別是生絲，它是日本最主要輸出品之一，佔日本輸出品之王位，輸出額最多的年度，達八萬萬七千七百萬元，其輸出之絕大部份又是美國。據日本大藏相發表（昭和十年度）日本每年輸美物品的數字如下：

生絲	約	三萬萬三千多萬元
罐頭	約	五六千萬元
玩具	約	一千多萬元
帽子	約	三百五十多萬元

這些輸出額，在美國經濟恐慌影響下，也必大減。如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美國輸入的日本絲每年總額平均達三萬萬三千萬元，一九三七年却只有九千萬元了。（『日本經濟對於美國的依賴性』，原文載於三月十三日『紐約時報』，塚寒譯：『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至於由美輸入的商品，則為必需品，特別是軍需品，主要的有鐵、鋼、機器、汽車、鉛、銅、皮革及棉花等類。日本由美國每年輸入總額在八萬萬元以上，而輸出則只有五萬萬多元，常年即已有三萬萬餘元的入超（據大藏相統計）。此後，這些入超額必將激增，而使日本淪於國際的債奴地位。（『美國經濟恐慌對於日本的影響』，『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入超增加則
國際收支必然惡化

由於貿易的統制，貿易入超的增加和國際收支的惡化是必然的結果。日人石濱知行說得很明白：『由於輸出商品的騰貴，戰時船隻的缺乏，中國市場的閉鎖，以及列強對日惡感等等，輸出受到了限制。反之，輸入却必須增大。其結局，就

促進了國際收支的惡化。』（『日本侵華費用如何籌措』，『世界知識』七卷一期，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日本當局也深知這種情況，曾這樣說過：『觀我國（日本）貿易狀況，本年（一九三七）九月上旬止，入超額達七萬六千萬元，比去年（一九三六）同期的一萬九千萬元增大五萬七千萬元。今後跟着事變的演進，物資輸入愈將增加，入超的繼續是可以預想得到的。貿易既繼續逆調，國際收支均衡被破壞，匯兌行市自必低落，可使日本商品在國際的價格也降低。這固然可以認為振興輸出的方法，但在目前各國競築關稅壁壘之秋，和實施輸入比額制之際，要期待輸出之顯著的增大，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對華輸出，更會澈底劇減。在這種情形之下，更因現時輸入品中關於國防的以及其他必需品着實不少，所以從匯兌低落來減少輸入，實有一定限度，却反而無法避免輸入品輸入價格的騰貴，從而招致國內物價昂騰，而有加害國民生活安定之處。』（同上）

日本政府乃改變辦法實行所謂貿易聯繫制

輸入許可制，這雖然在目前已經由貿易聯繫制所代替，但是，爲着解救輸入許可制所引起的困難之貿易聯繫制，也依然存在着犧牲勤勞大眾的特質。

自蘆溝橋事變起，不過二月，日本即行頒佈『關於輸出入品臨時措置之法律』（簡稱爲『輸出入品法』），禁止或限制了許多的輸入品與少許的輸出品，奠定了輸入許可制的基礎，以『確保軍需品的輸入』的前提，決定了人民大眾犧牲的命運。該法第一條，規定政府有權限制或禁止輸出入。第二條，則以調整供需爲目的，對於政府根據第一條限制，或禁止之輸出入的物品，有權干與該項物品或以該項物品爲原料的製品之製造、分配、使用和消費。第三條，則規定有權檢查各項文件，以保證上項命令之執行。

日本政府所欲限制或禁止的物品，是輸出方面，是有關軍用的品目；在輸入方面，是所謂『不急品』或『不需品』。我們從『臨時輸出入許可規則』（上述『輸出入品法』的細則）中，可以看到，禁止輸出者不過數種而已，而禁止輸入者却羅列有將近三百種之多。這將近三百種的『不需品不急品』，或為禁止，或為限制，自然發生供不應求的問題，物價因此更加高漲，使人民生活陷於極不安的狀態。於是略事着手第二條的供需統制。此項統制細則，又是建築在犧牲中小業者的基礎上。

直到發現禁止或限制的輸入品中，也包括了一向為日本輸出產業的原料之棉花、羊毛、木料等，日本的輸出，有減退傾向時，輸出入品法乃不得不宣告修正，這是在本年（一九三八）二、三月間的事情。修正案的目的，即為要達到調整原料與製品的供需，成立『各業調整協議會』，以對該物之供需有關的各種產業團體為當然會員，擬定關於調整供需的方策。修正案並規定當局得強迫某一業者組織各該業的協議會，並得強迫一切有會員資格的產業團體參加。

日本政府限制民需品的輸入，給予人民生活上的痛苦，暫且勿論。其對國際貿易的統制，也因阻礙輸出，而宣告完全失敗。因為這不但未能達到一般貿易的平衡目的，更將無以清償巨量軍需品的輸入。於是，隨着日本存金的繼續外流，『輸出不振』日益嚴重，日本政府不能不急圖改變政策，『貿易聯繫制』乃代『輸出入品法』所確定的『輸入許可制』而出現。

貿易聯繫制的內容

貿易聯繫制的內容就是要輸入必須有所輸出，以期平衡國際收支。

聯繫制，與德國所盛行的『商品清算制』或『直抵交易』（編者按：或譯作物物交換制），在性質上是相差不多的。不過，德國自一九三四年停止一切

對外支付以後，貿易政策也以停止對外支付爲前提。上述清算制度，並不以匯兌爲清償方法；而日本的貿易聯繫制，則仍以匯兌爲支付手段。在『統制對外支付』的立場說來，兩國的貿易政策則完全相同。……即在國內存金外流不止的緊急狀況中，爲挽救輸出不振，聯繫制規定了許可輸入時，其條件：須在一定的輸出之前與該輸出『聯繫』；或者許於一定的輸入之後，爲『聯繫』此項輸入，必須有一定之輸出。……德國的清算貿易，必須基於兩國以上的協定；而日本的聯繫制，是一個單方面的行爲，不必與任何國家訂立協定，亦不必與外國商人成立契約，純粹是日本政府對日本貿易商人，或貿易團體，所下的強制命令。因爲聯繫制的特質，固定在以個人或團體爲對象，實施輸出與輸入的聯繫。貿易商將國產貨物先行輸出，國家許可其將來有一定貨物輸入的權利；或者貿易商先從外國輸入某項物品，將來在一定期間內有輸出國產某一定商品的義務。

但是這關制
度本身就
包含着空隙

貿易聯繫制的機能，不外是緩和限制輸入所引起的困難，平衡國際收支，與促進輸出。特別是爲要償付巨額的軍用品，除了一般貿易上的收支平衡以外，還希望有多量的額外輸出，因此，『促進輸出』的效能，又是貿易聯繫制機能中之最重要者。第一，先從『緩和限制輸入所引起的困難』來說，聯繫制的實施，因爲不必像『輸出入品法』一樣，直接羅列數百種的物品受其禁止或限制輸入，只以『輸入必有輸出爲代價』的緣故，很顯然的與單純輸入許可制較能緩和輸入限制所引起的輸出困難。但是，緩和的程度，依然受許多限制。我們姑且不論人民生活上的一般民需品，依然禁止或限制輸入；而且，縱使輸出能夠增加，按理論說來，輸出增加時，輸入也應隨之增加。但是，事實上，日本政府並不規定輸入與輸出相等的數量，輸入總比輸出較少，預滯一定的出超額，可供特定輸

入品（與聯繫制無關的軍需品之類）的清償之用。第二，聯繫制的『平衡國際貿易』，比較單純的輸入許可制，倒是更有確切的效果。……因爲在理論上可以隨意處置輸出與輸入關係，制定聯繫的比率，任意造成出超、入超，或輸出入均衡（日本政府在目前已經對各業規定了輸出入聯繫的一定比率，使輸出超過，以供清償軍用的物品）。自然，我們不否認聯繫制在平衡國際收支的效果上，有它許多優點。但是，日本在目前之是否能夠達到平衡國際收支的目的，依然決定於輸出的狀況。因爲，前面已經說過，日本對國外的支付，不僅在一般物品的輸入，還有更大宗的一筆軍需物品。因此，輸出的促進，才是改善過去日本輸出入的惡劣狀況及解決國際貿易均衡的關鍵，一切困難，集中在怎樣促進輸出。而聯繫制的促進輸出的可能，又怎樣呢？例如，輸出業者獲得相當額的輸入權，因國人急於需要輸入，將此權利出讓他人，可獲一種額外利潤。輸出業者既得此項利益，即可降低輸出價格，輸出能力乃藉以增進。但是『額外利潤』，在這方面雖可降低輸出價格，在另一方面因輸入商須支付此項『額外利潤』之故，也將提高輸出價格。假若輸入品是原料時，輸出價格的低下，爲原料輸入價格的高漲所抵消，而輸出促進力勢必爲之減少。棉業聯繫制，因輸入原料全部充當輸出，即不能純因『額外利潤』得到多大的輸出促進力，就是因爲這緣故。（鄭克倫：『日本實行貿易聯繫制』，『翻譯與評論』，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到底得一個悲慘的結果

戰時日本國際貿易的政策，是由消極的對入超築防（平衡收支，防止資金外流），慢慢轉向到：把貿易當做取得外貨之手段。基於現階段的國內經濟的本質要求，基於戰爭及所謂『長期建設』要求，取得第三國外貨，即取得第三國的軍需或物資，是有決定之意義的。

但是一年來，實事證明了：日本取得外貨的力量，往下跌落。因為日本生產商品的力量跌落了，日本的國際市場縮小了。在戰爭時期，社會生產力的總量是減少的。

日本輸出工業的中樞是紡織業。因為紡織非『時局產業』，故一部份工廠改變去生產軍需，已『鶻巢鳩佔』，另一部份則停閉起來。類似紡織業這部門的所謂日本的『和平工業』，在戰爭一年之間，生產力總數減低百分之三四十（一九三八年五月，比一九三七年七月的減少率為：紡織31%，棉織物29.2%，毛織物33.4%，人造絲26.6%，砂糖28.3%。當然生產力量的減少，即商品減少，輸出減少了。主要如棉布，一九三八年度，正月至十月累計，較前年同期『純輸出』（日金集團除外）的數量，減少25.8%，金額減少38.3%。其次如生絲，同期累計，輸出總額二億二千五百萬元，減少17.2%。絲織品累計，輸出三千一百萬元，減少38.9%。人造絲累計，減少84.9%。人造絲織品減少60.8%。纖維商品輸出比重，一九三七年是4%，一九三八年（至十月累計）僅剩3%了。

這裏包含着兩個矛盾而極悲哀的現象。第一，金額減少比數量減少為大。本來日貨全恃『便宜』做武器。可是，因為世界經濟再恐慌，購買力弱落，經濟戰時國家主義化，買賣求換價（可以賣給那一國，才買那一國的貨），特別是全世界的廣大的民衆反對侵略，到處排斥日貨。所以，戰時日本的商品，必須較平時更加賤價而沽，而且事實上也是比較平時更賤了。

但是自資本家的立場看來，在戰爭中，因為原料入手的困難，勞動力不足，運輸不便種種的關係；成本價格倒是騰貴的。比如，意大利的人造絲，輸出單價，一包不過五十五元。而日本的人造絲，生產的價格一包七十元以上。結果美国的日本市場，就給它的『盟邦』意大利翻手搶走了。

這說明着：戰時的日本商品，在世界市場，悲哀的喪失了競爭的利器，至少競爭的光芒已斂跡了。去年輸出增加最得意的商品，莫過於自稱已經轉入重工業階段的『機器』了——機器輸出至十月突破一萬萬日金。但是『誰家』用着日本機器呢？是日本在偽滿華北自己用的呀！對『純第三國』（日金集團以外國度）輸出，不但不增加，反而減少32.1%。此外，紙也一樣，『總輸出』雖增加17%，『純輸出』却減少35.9%。麵粉也一樣，『總輸出』增加51%，『純輸出』却減少99.8%。一言以蔽之，不過日本的東西，搬到大陸自己來使用。不是嗎：『因為大陸在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麵粉、精糖、麥酒等，往華北滿洲奔流。』

試來研究一下輸入吧。第一，輸入食料品減少。小麥減少60.7%，豆類減少88.9%。第二，輸入原料品減少。羊毛減少77.9%，棉花減少6%，木材減少60.2%。不但和平工業的原料減少，就軍需工業的原料也有減少的傾向。例如橡皮減少5.8%，煤炭減少26.1%。第三，半製品輸入也是減少的。皮類減少21.2%，纖維漿減少52.2%。最後，只有完成品是增加的。完成品的『其他』一項，輸入三億四千四百餘萬元，增加15.5%。這一項是包括着：煤油、汽車、土木機器諸軍需品（以上數字，皆以去年正月至十月為止，與前年同期之比較），正不曉得多少非常重要的商品，日本無力購買呀！

去年（一九三八）正月至九月累計，輸出總共減少20.2%，輸入總共減少35.2%。如果把它分做七區域，沒有一個區域不是減少的，只有減少程度的不同而已。

日本輸入減退率（正月至九月累計與前年同期比較）

	輸出%	輸入%
亞洲	5.5	31.2
歐洲	28.4	21.9

北美	41.1	30.1
中美	52.9	63.1
南美	34.9	53.2
非洲	45.0	74.1
澳洲	1.7	58.1

輸入減少最甚的，非洲第一，中美次之，然後澳洲、南美、亞洲、北美及歐洲，新市場比舊市場減得利害。輸出方面也大致雷同。中美、非洲及北美、南美市場，日本商品大部已敗退下來，所餘最後的堡壘，偏在亞洲。

亞洲之中，自然只『日金集團』的勢力範圍內，在把握裏的剝削對象，是排灣尾閥。是的，亞洲之中，只有對『日金集團』輸出，增加40.7%，對『純第三國』，反倒減少16.2%的。在日本整個貿易上，『日金集團』的比重，由4%進到69.6%了。（編者按：這是說明了日寇在一般國際貿易上的損失，却在其對殖民地的進一步榨取上，特別是在淪陷區的榨取掠奪，排斥第三國的利益上，取得了部份的補償，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但對所謂『日金集團』的貿易，是出超的。去年正月至九月，日本對北美貿易，入超四億三千五百美元。同期，對亞洲貿易，出超四億一千萬元，就是：運黃金往美國去買來的『貨』，恰好換一批同價的東西贈給了亞洲。贈給亞洲的那個主顧呢？四億一千萬當中，一個關東州便佔去了三億三千萬。第一個主顧並不是別人，就是他們的『傀儡偽滿』，實際上即是：日本在滿洲的投資、開發，並不是貿易。

因此戰時日本國際貿易的特徵，第一，需要『純第三國』的軍需，但不能夠去『以貨易貨』。第二，大量商品輸出於『日金集團』，但不能夠換取所要求的軍需。經濟的政策，是要實現戰時的『自給自

足』。可是貿易結果，是愈經營而愈遠離於『自給自足』。這又是一個矛盾而悲哀的現象呀。

最後應該指出一些含有政治意義的變化。去年（一九三八）一月至九月累計，較前年同期，日本輸出於抵制日貨的海峽殖民地減少73.3%，荷屬印度減少5.1%。同期，自祖國的德國輸入增加88%，自意大利輸入增加2.2%。

這就是戰時日本商品市場變異的梗概。（純青：『戰時日本的商品市場』，二十八年一月八日『大公報』）

八 因為輸出不振外匯有崩潰之勢， 外匯統制政策也將無濟於事

拚命維持匯
價實行外匯
的統制政策

日本爲了籌措大量戰費，而濫發公債，其結果造成日元貶價的趨勢。更因國際收支平衡的惡化，使日匯有動搖之勢。日本爲抵補入超而設的外匯準備，在前年初早就用完。日本當局爲了限制入超的增加，預防外匯的崩潰，不能不嚴厲地統制外匯，與管理貿易同時進行。其步驟，始則限制貿易以外的購買外匯，繼而將外匯許可限度規定爲三萬元，後來又從三萬元接二連三地減爲千元、百元。凡百元以上的外匯，都得經過大藏省的批准。此外，日政府又將擴充外匯分配制，使輸入輸出品受嚴格的限制。其唯一的目的，在維持外匯的隱定。侵華戰爭發生不久時，日政府即決定不顧一切，穩定日元價格，使堅守一先令二便士的比率。雖然如此，但日本近年來對外匯率是在一直跌下來。對英鎊的匯率，由一九二一年的二、〇五先令，跌至一九三六年的一、〇二先令。對美金的匯率，由一九二一年的四八、〇〇二美元（日元一〇〇元），跌至一九三四年的二九、七一四美元，再跌至一九三六年的二八、八九六美

元。在平時，匯兌低落，被對外貿易業者利用增高國際商品的競爭力，為促進輸出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在戰時，這種手段，不但因為作戰國消費品生產的停頓而失去作用，並且徒然減少了貨幣對外的信用。這就是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日本政府拚命維持對外匯率（欲使匯率固定於一先令二便士）的主要原因。

但是不能增加
輸出就決不能
長久維持匯率

但是，匯率的維持是有條件的，除了輸送現金之外，就必須增加輸出，或借外債。輸送現金，在日本現勢之下是不能辦到。告借外債，也是非常困難。……至於增加輸

出，則將因美國經濟恐慌的發展而絕望。此後，日本對美貿易只有入超日益增加，而日本對外匯率也將隨之降落。因為對美輸出額減少，世界金融市場上對日匯票的需要更加減少，日本在外抵賬的資金也更減少。（『美國經濟恐慌對日本的影響』，『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這就影響
到國際餘
貨的可能

本來『日本輸出額在外國取得金融上的接濟，素來是不成問題的，現在也大感困難了。據日人倫敦通訊，英國各銀行首經拒絕或至少躊躇承兌，或再貼現日本匯出匯票。

……『朝日新聞』謂：「對於這一種的惡劣環境，實在沒有適當的對付辦法」。因為，日本出口匯票的百分之八十，是由倫敦市場承兌或重點貼現的。（『日本戰時經濟的困難』，英Gueutherstein著，周沅譯，『世界知識』七卷二期，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沒有辦法
只好向中
國找出路

因此，欲維持外匯，唯有出於輸送黃金一途。但存貯和產量很少，難得彌補巨額入超。

或者說，日本將要把白銀現有的正貨準

備輸送國外吧。這種看法自亦有理。不過，我們覺得它鑒於此舉的關係甚大，必然要先儘量向其他方面想想辦法。這其中最容易想到的，而且最可能實現的，自然就落到我國身上。我們只要把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設立一加考察，就知道該行對於日本的現階段的意義，絕不限於統制華北的金融和產業，以便敵人安全治理而已，它進一步還供給了日本一個很好的工具，日本可以消極地減輕它維持外匯的負擔，積極地吸收我們的新外匯來源。（『本年度的日本財政危機』由『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無法增加輸出
便是採取日元貶
價政策也無用

最後，如果有人以為從日元貶值而使匯兌傾銷，這也是不可能的。『第一，因為日本一切製造品的原料，都是從外國輸入的。因資源的缺乏，成本隨之增重。第二，國內物價高過國外物價，即使匯價低落，也不能再逞其低匯兌的傾銷。假使其他條件不變，入超額繼續增加，則在匯價跌落之後，它就必須輸出更多的商品，才能抵銷國際債務。然而這是沒有的事，事實剛剛相反，因了匯價的跌落，將更加大其貿易入超而使國際收支愈趨惡化。』（同上）

九 現金是日本的救命王菩薩，但可惜牀頭金盡壯士無顏

日本原來
存金究
有多少？

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收支的平衡和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固，是建築在該國金準備的多寡上面的。日本銀行的金準備，本有五萬萬二千萬元。提高估價的結果，這筆金子的價格變做十五萬萬餘元，其中七萬萬餘元拿來作外匯平衡基金之用。靠着這宗款子，以及國內和殖民地產金的獎勵，民間和我國東北四省現金的搜括，外匯的價格仍可暫時維持。不過，戰爭繼續下去，戰費增

大，而輸出隨世界抵制日貨而減少，匯價便將動搖。據美國商務貿易專家的觀察，『留剩於日本的現金大約已爲數無幾』。（『最近日本內部危機的透視』『世界知識』七卷四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但因爲一九三二年的『匯兌管理法』，使日本政府有權管理私人在外幣方面的投資，這筆約有二萬萬美金的外幣，政府尚有權利用。（同上）

由於入超的激增，日元在國際市場上的匯價必形低落。假使日本要維持日元的匯價在目前的平準，它就必須繼續輸出黃金。『日本去年雖實施黃金法，一方面獎勵黃金的生產，一方面節制黃金的使用。然據藏相賀屋發表，每年所得也僅有二萬萬四五千萬元。提高日本銀行金準備估價的現有正貨準備八億元，是維持對內對外信用的基礎，該銀行總裁結城前藏相早已說過：「決不能動用分文。」在這種情形下，去年（一九三七）他曾把提高日銀金準備估價的另外七萬萬元輸送國外，作爲維持外匯之用。』（『本年度的日本財政危機』，『世界知識』七卷十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出版）

結 城 的 所
謂 『 新 金 現
送 主 義 』

我們如果要追溯黃金現送政策的實行經過，在『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中有斐母作的『日本黃金政策的來路』一文，有比較詳細的敘述。他說：『自一九三六年末起，日本因爲軍需資財輸入的增加，與輸出貿易的不振，國際收支的惡化，而不得不採用黃金現送政策以維持對英匯兌一先令二便士的標準。黃金現送政策的實行，是在去年（一九三七）春天廣田內閣瓦解，林內閣成立，結城出任大藏大臣以後的事。同時，黃金現送政策實行之後，因爲時局急轉直下，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的經濟狀態日益惡化，於是黃金現送政策的內容也日益變化。這個轉變的過程，可分做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結城藏相所主持的「新產金現送主義」。就是，爲維持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匯率，不得已自三月起實行黃金現送；但現

送黃金不能超過新生產的黃金數量，不能侵蝕準備金額。可是，因為輸入的繼續增大，只是新生產黃金的現送，實在不足以平衡國際收支。於是，隨林內閣的崩潰，近衛組閣，結城退休，賀屋上台，而轉入一個新階段。……』

賀屋已用
完了所
謂「金資金」

『……第二個階段，是賀屋藏相所主持的國際收支平衡政策。就是，國際收支，務須要使它保持平衡。爲了保持收支平衡，相當數量的準備金的現送，亦是不得已的。所

以日本每年新生產的黃金，雖然只有一萬萬四千萬元，但自一九三七年三月四日開始實行黃金現送起，到七月停止發表黃金現送數額止，日本就已現送了黃金三萬萬七千九百萬元，超過了新生產的黃金達二萬萬四千萬元之多。以後，因為黃金的現送數額停止發表，現送數額的發展無從知道。不過，據去年（一九三七）八月十五日日本銀行實施「金準備新評價法」，設立金資金特別會計時，日本銀行保有的黃金已是不多，已不足發行準備的法定數。於是，把保有的黃金，削減幣值來重新評價，得十二萬萬一千三百萬元（按據醜德柏氏估計爲十四萬萬元）。將八萬萬一百萬元留在日本銀行做正貨準備，把其餘四萬萬一千二百萬，劃入金資金特別會計。這金資金，除了一部份用作獎勵黃金生產外，其大部份是爲平衡國際收支，而爲現送之用。但是，後來因爲中日戰爭的爆發，日本軍需資材的輸入，更爲增加，入超數額當然更爲擴大，此項金資金不久即已用盡，是可以想像得到。同時，新生產的黃金已完全現送，亦在意中。因軍需輸入數額，雖然不發表，但是一般的估計，必然超過金資金與黃金新產量，在經濟界竟有日本銀行準備金已大部祕密現送之說。此說是否正確，我們現在且不論它。不過，由於今年（一九三八）七月十七日日本內閣的決議，把日本銀行的正貨準備八萬萬一百萬元，劃出三萬萬元設立

外匯基金一案的成立，至少可以證明金資金的已經用盡，新產金亦已完全現送了。

現在則連
正貨準備
也用完了

自從這外匯基金的成立，日本的黃金政策可說又發展到第三個階段，也可以說是發展到了最後的階段。因為，在外匯基金成立時，日本的經濟界，已發生了一種議論，認

為日本國內既不流通金幣，則日本銀行的金準備，是全部可以現送的。此項外匯基金，雖規定只有輸出商人可以動用，但在戰爭的非常時局之下，誰也不能担保不用於軍需品的輸入。而且僅僅此數，所維持的時間也很短。所以最後要把日本銀行正貨準備金完全現送，那是必然的趨勢。』（斐丹：『日本黃金政策的末路』，『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日本現金輸出的實況究竟如何呢？本年（一九三九）三月二日『大公報』有『日本總崩潰之時間問題』（蕭學海）一文這樣答覆：『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銀行現金賬簿上，保留着四萬萬八千萬數字。其實，在蘆變前幾個月，業經有一萬萬二千萬陸續運往美國紐約。現暫就此項總數用五元比十四元七角三分計算，是貶價後日本銀行現金為十四萬萬一千四百餘萬元。至一九三七年合一九三八年兩年對外支付的數額，據本年一月二十四日『讀賣新聞』社論稱：「一九三七年日本輸出現金八億數千萬元。一九三八年輸出現金實數尙未見公佈，比之上年度雖不見多，當亦不少。」可知此兩年輸出現金，為數要在十六萬萬上下。而日本銀行所存現金實已一付而空，其尙不足之數，只有向三菱產金會社及民間金銀飾品中購入。』然亦為數無幾。又據『紐約時報』（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日本經濟對於美國的依賴性』一文所載，從一九三七年三月至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輸入美國的現金，共達二萬萬五千萬美元。（『世界知識』七卷十一

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無錢不能買
貨·外匯
有崩潰之虞

對於金準備的現送，日本的許多經濟學者，認為只要能維持社會的秩序，實行經濟統制，沒有金準備是沒有關係的；因而認為把金準備用作對外支付手段以購取戰時軍需物資是金準備最理想的最經濟的使用法。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忽略了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關係。即使黃金在國內並無用處，無準備金的紙幣，可由國家的權力來維持它的價值；但是一個國際上貿易入超的國家，若無黃金為國際經濟的交換手段，在國際上就失去了它的信用，在國際關係上就失去了聯繫。日本是一個依賴海外貿易的工業經濟的國家，一旦因黃金空虛，外匯崩潰，與國際經濟失了聯繫，則其國內經濟隨之崩潰，是很顯然的。（斐丹：『日本黃金政策的末路』）

兩種材料
說明日本
存金已盡

『世界知識』的論文——『日本的財政，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單就現金枯竭一項言，即可證明日本已無能力作長期戰爭。據紐約『太晤士報』Eliot Janeway的估計，「今年(一九三八)夏季以後，日本將只剩下九千五百萬美元的黃金可以運出，即使日本不和蘇聯作戰，而需要激增，這筆黃金也只能勉強支持過今年而已」。這個估計，大約和我們的計算相符。按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現存金幣為四九五、〇〇萬日元，漲價加三一七、〇〇萬日元，一九三二年至三七年產金與收買金計達五五八、〇〇萬日元，漲價加三五七、〇〇萬日元。共計十七萬萬二千七百萬日元。但是國際貿易的入超，自一九三二至三七年累計達十萬萬七千六百萬日元，相減尚剩六萬萬五千一百萬日元。一九三二年至三六年貿易外的收支對抵，不足九千三百萬日元。即令一九三七年貿易外收支相抵，一九三七年截至，日本存金充其量也只有五萬萬五千八百萬日元，減

去必須保留充作最小限度的通貨準備金約二萬萬餘日元，正與 Jane-way 的估計無大出入。……據政府海外支付（可以視為狹義的武器輸入項目）的數字，最近五年間共付七萬萬四千五百萬日元，又軍火原料四萬萬五千萬元，合計十一萬萬九千五百萬日元，平均一年二萬萬三千九百萬日元。而戰時消費更十數倍於此數。單就一九三八年度預算估計，對華戰費四十八萬萬五千萬元。其中陸軍部份佔三十二萬萬七千五百萬元，減去醫藥費、戰死者撫卹金等項目總額約為十三萬萬元，則至少每年須輸入軍火約為二十萬萬元。日寇無論怎樣搜括民間的黃金，獎勵生產，極度膨脹戰時財力（據歐戰經驗可增至十倍），日本的財力，亦不能維持巨額戰費至多少時候。』（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第二，大公報的論文——『據日方消息：日金價格在紐約市場跌風大起，其猛烈為一九三五年來所未有，其原因為歐局緊張所致云云。此寥寥數十字，在一般人或不十分明瞭其重要性，而在注意日本財政經濟問題者，則視為日本帝國主義之喪鐘，其重要殊未能以數字計算也。

原來日本維持對英一先令二辨士之匯價，為絕對不能變易之國策，歷任藏相皆有斬釘截鐵之聲明。而經濟界亦認為此項匯價不能維持，即為日本財政經濟之破產。故日本政府自去年（一九三七）三月以來，即繼續輸出巨量現金赴美，以維持此種匯價。入本年後，能輸出之現金，已漸告罄。而對華戰爭仍不能停止，每月尚須輸入巨量軍需品及其原料，以維持戰爭。萬不得已，乃將日本存金之數，故意以少報多（或竟係以無報有），欺騙世人，圖由美國猶太資本家賒入若干貨物，延緩相當時期付款，以便加強對華戰鬥力。但日本現金輸出已盡之事實，已為世人所知。即美國貪圖小利之猶太資本家，亦不敢

以貨物賒與日本，此後買貨已非現金不可。而同時從前所賒之貨，現已陸續到付款之期，又非付款不可。至此水窮山盡之際，日金在國際市場，遂不能不大跌價。

關於日本存金問題，因日本政府有計劃之欺騙。世人尙多不明瞭者。吾人茲根據日人自身及第三國人之材料，由數字上證明日本存金已盡，足見目前日金在紐約市場之大跌，係最後不能挽救之失敗。蓋日本若有存金，尙可以輸現方法，挽救日金之跌價，惟其存金已盡，故終無法挽救也。

日本在歐戰期內，獲得二十四萬萬元現金。該項現金，半數存諸日本國內，半數存諸英、美兩國。在民國十七年底田中內閣時代，存諸英、美之現金，已經用盡。繼之以濱口內閣實行金解禁，存諸國內之現金，又大量流出。九一八事變起，日本資本大量向外國逃避，現金流出更多。現藏相池田成彬即爲實行資本逃避使日本現金大量輸出之罪魁。故至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犬養內閣實行金再禁政策爲止，日本現金只餘四萬萬六千九百五十萬元。二十一年二月，又爲在美兌賬，輸出現金一批，最後所餘者，僅四萬萬二千五百萬元。近五年來，因日本產金若干，故至去年（一九三七）一月，現金又增至五萬萬三千萬元。日本政府因之大爲狼狽。於一月八日發佈大藏省令，凡三萬元以上對外匯款，須經大藏省核准（現已改爲一百元以上亦須核准），意在阻止外貨大量輸入，然因需要原料甚巨，大量入超仍不能免。至三月初，遂輸出現金赴美，以兌付到期之貨款。至七月止，其數達三萬七千萬元（此係時價，約合法價一萬一千餘萬元，以後說明）。八月，對華戰爭起，更須輸入大量軍需品與原料，以日本區區現金，何能應付。故日本政府窮極無賴，一面將現金輸出事件嚴守祕密，一面將所存現金，改定價格。即一月初所存現金五萬萬三千萬元，係照法價所計算，每兩作價五十元，現在改爲時價，每兩作價

一百三十一元二角五分。故五萬萬三千萬元，改算爲十四萬萬元（其實尚未達十四萬萬元，且已有三萬萬七千萬元輸往美國矣）。此十四萬萬元，以八萬萬元作爲日本銀行現金準備，以其餘六萬萬元（其實除已輸出者外只餘二萬萬元之譜）設立『金資金特別會計』，以備輸出之用，此關於日本現金問題之大概也。

去年（一九三七）一年間，日本入超爲六萬萬四千萬元，此載諸國際貿易統計表者也。此外，軍需品之輸入，與專利權之買入（如去年由美國人買入飛機圖案，價洋六千萬元，以後每造一架，再給六千元之類，甚多），則係祕密性質。故去年一年間，日本國際貸借，至少須付出十五萬萬左右之巨額。然日本所有現金，尙不達十四萬萬元，即全部輸出，尙感不敷也。

去年（一九三七）一年間，日本究竟輸出現金若干，因嚴守祕密之故，吾人尙未得確實數字。然據下引諸材料，可以得其大概：

第一，『日本經濟年報』，在日本經濟界素有權威，即在世界亦有相當地位。據今年（一九三八）三月出版之該報第三十一輯載稱：『去年現金之輸出，認爲八萬萬四五千萬元，決不致有誤』云云。

所謂『金資金特別會計』之六萬萬元已盡量輸出，即日本銀行現金準備八萬萬中，亦輸出二萬萬元以上，可以完全證明。

第二，高橋龜吉，爲有名御用經濟學者，素來爲政府宣傳。然據『高橋財界月報』四月號所載：『現金外輸能力，大體去年已外輸完了。』

根據上述兩種材料，『金資金特別會計』之現金，業已於去年輸出淨盡，毫無疑問。故日本之對外貿易，由獲得外幣一點上言之，須將中國與偽『滿』兩部除外。若將該兩部除外，則日本今年上半年入超，共爲三萬萬八千九百五十八萬五千元，即將近四萬萬元。此四萬萬元入超需要現金兌賬，尙不待言。然日本除日本銀行現金準備八萬

萬元外(其實已無此數，姑假定爲八萬萬)，已毫無現金可以輸出。是該項準備金，至少已輸出一部，可謂毫無疑問。則日本政府在七月中間尙公佈有八萬萬元現金準備，其爲虛僞，自不待言(由七月底起，將劃爲外匯基金之三萬萬元除外，至今仍公佈有五萬萬元現金準備)。

所謂八萬萬元現金準備，至少已輸出一部份，可謂鉄的事實。惟究竟輸出若干，吾人有兩種材料，可以知其大概：

第一，本年(一九三八)七月中旬，日政府公佈決定由八萬萬現金準備中，提出出三萬萬元，作爲外匯基金，以便講入輸出貿易所需之原料。因之，美國聯邦準備庫公佈，日本有現金五百四十萬美元已狂向美國輸出途中。同時並稱：由去年(一九三七)三月八日起，至現在止，日本輸至美國之現金，已達三萬萬二千九百四十萬美元云。(『中央社』七月二十日紐約『哈瓦斯』電)

按日本對美匯價，每百元最高二十九元，則三萬萬二千九百四十萬美元，約合日金十一萬萬元強。此係美國聯邦準備庫所收到日本現金之數字，決不致有誤。是日本除『金資金特別會計』之六萬萬元外，並已動用日本銀行現金準備五萬萬元之譜。

第二，九月七日紐約「太晤士報」論日本經濟情況稱：『由一月一日起，算至八月中旬止，日本黃金輸美者，值一萬萬一千九百四十萬美元。其與美國來往之進口商，處境極爲困難。日本經濟機構，惟有輸出存金，始能使其發生動搖恐慌。現擬輸出準備基金爲一萬萬美元，其中四千萬美元，已於八月初運到……。』(『塔斯社』，七日紐約電)按所謂『現擬輸出準備基金爲一萬萬美元』，即指日政府所謂『外匯基金』三萬萬日元。其中四千萬美元，係在此一萬萬之內。是由一月至七月中旬，日本輸美之現金，共爲七千九百四十萬美元，約值二萬萬七千萬日金之譜。吾人若將『日本經濟年報』所載去年(一九三七)輸出八萬萬四五千萬元，與此二萬萬七千萬元合計，

恰與美國聯邦準備庫所公佈之數字相合。

吾人由上引兩種材料，可知日本由去年三月起，迄本年（一九三八）七月中旬止，輸往美國之現金共爲十一萬萬元之譜。是日本所謂十四萬萬元現金，迄七月止，僅餘三萬萬元。而此三萬萬元，又被刻爲『外匯基金』而陸續輸美矣。

且日本本年（一九三八）上半年入超爲三萬萬八千九百餘萬元，祕密輸入之軍需品尙不在內，而輸出之現金僅二萬萬七千萬元，以之抵償，不敷尙巨。日政府所謂三萬萬元『外匯基金』，係購買輸出品原料之用，不過一種烟幕，其實亦不過填補上半年之虧空。關於此事，吾人有兩項證據：

第一，日本政府設立『外匯基金』，原定每月使用五千萬元，共分六個月用盡。然至八月初，只半月間，即已輸美四千萬元，約達半數，顯然另有用途。蓋購買原料，每月只需要五千萬元，何必急急輸出也？

第二，日政府稱『外匯基金』係購買原料之用，在理八月以後，原料輸入應較前增加。然八九月輸入，乃與前數月無異，或且較少，是其並未購買原料，亦可證明。

且據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號『東洋經濟新報』載稱：『與外匯基金關聯，尙有驚人事件，即大阪、神戶方面盛傳，此三萬萬元現金，實早已輸往美國是也，當六月間，有某外人來訪問記者，謂據美國來電，日本已將日本銀行現金準備祕密輸出。該外人之疑惑根據，即入年本以來，我國對美輸出現金，已達相當巨額，吾人固無盡載之自由。然觀美國所發表之統計，生出上述之疑惑，殊非無因。則外匯基金，縱非全部，至少有一部在從前已經輸出，我國人亦當視爲當然也』云云。

是『東洋經濟新報』已以巧妙之方法，明白告知其國人，日本所

謂『外匯基金』，已有一部份早已輸出矣。蓋該報爲唯一反對侵略政策之機關，數十年如一日，故以種種方法，暴露日本侵略者之弱點，此種材料，吾人殊應重視也。

根據吾人上引諸證據，日本所有現金，迄目前止，當已輸出淨盡。即令今年有若干新產之黃金，爲數恐亦不多。至日本政府公佈，本年可產二萬五千萬元，殆與日本銀行現金準備五萬萬元，同爲欺騙世人之烟幕，殊無信賴之價值也。

現金已盡，而原料亦窮，即從前存儲之軍需品亦皆用盡（前綫所用者爲昭和十三年即本年製之子彈）而戰爭之結束，尙遙遙無期，無怪乎日人焦燥煩悶也。（龔德柏：『日本現金已盡』，二十七年十月三四兩日『大公報』）

救濟辦法在於
獎勵產金與
搜括民間存金

日本的黃金產量和金準備是如此的少，而國際貿易又不得不靠大量地黃金輸出來維持，因此，黃金的搜羅，在日本政府是一個煞費苦心的工作。據一般地估計，日本黃金的來源有三：第一，是政府的產金集中政策。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政府就已在公佈的產金法中，規定一切金礦與含金礦物，一片一粒都要集中到政府手中。爲了澈底的集中產金，對於產金業者，也由國家施以管理。就是金精煉業者與含金礦物收買業者，如不經國家的許可，是不許營業。同時，現在已在營業的，如果要停業、轉讓、合併或解散，也一一都要經政府的認可。並且於產金業者、金精煉業者及含金礦物收買者，政府對於他們的業務與財政狀況，要他們依規定提出報告。與產金統制同時施行的，尙有金的消費統制，禁止金的一切不急要的使用。第二，是產金的獎勵。一九三六年的黃金產額，概算也不過是一萬萬四千萬元。此數與目前日本的入超數額，相差很遠。於是不得不積極的獎勵黃金生產。日本政府一方面對於產金關係事業，加

以直接的監督統制；同時，以各種方法，獎勵增加黃金的生產。就是由工商省製定了金增產五年計劃。一方面，對於發展產金事業所必要的機器、器具及其他必要的資材，在五年之內，免收輸入關稅；並依產金業者的情形，而給與獎勵金。另一方面，對於採鑛場所用的採鑛機械，都由政府派員指導，積極的從事擴充；對於金礦金融，也積極與以方便。預算於五年後，每年能產金百三十五格蘭姆，約合時價五萬萬元。黃金的生產是不能急速增加的，因此，這種計劃也是緩不濟急。

第三，是私藏黃金的收集。據最近的調查，日本民間保有的金貨大概尙有三四千萬元。過去曾經勸告人民，把金貨及金製品自由送到日本銀行或大藏省出售。可是，到了最近，大藏省更下命令，要強迫人民把所藏金貨數額報告於大藏大臣。至於民間金器等的收集，則委託熟悉黃金散佈情形的『日本金塊公司』，到民間之持有黃金的人家去查詢，並強迫他們把私藏黃金出售。現在日本民間私藏黃金究有多少，是沒有正確的數字。但是日本不是產金國，而且政府對於平民的使用金銀，向來是有限制的，所以日本民間的藏金一定不會很多。民間是否能把私藏黃金全部獻出，固是問題，即使能够集中起來，其數額當亦不多。不過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對於黃金搜求的迫切了。（『日本黃金政策的末路』）（編者按：中國淪陷區是日本出路的重要方向，如果中國游擊戰爭不能發展到力足破壞日本搜括的程度，則日本之主要出路是會向中國來找的）

第三章 從財政經濟上看日本帝國主義崩潰的時間——幾種不同的看法

一 美人歌德謂日本暫時不至崩潰

要是以爲中國不久即可獲得完全的勝利，這只是一種盲目的無知而已。我們不贊成這種稱心如意的看法。我認爲把敵人估計過低，是一種拙劣的戰略和戰術。人家說，日本已經真正的在中國沉溺下去而不能自拔。是的，他們正遭逢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困難，並且他們的計劃無疑地遲了好多個月。但我不相信他們已經真正地沉溺下去。人家說，如果戰爭延持得很長，日本將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也許就此引起了社會革命。這是可能的，但是我認爲一兩年內還不致於發生。……日本差不多擁有它所需要的一切物資，這一點，我們美國人也應該負責。不用說，日本感覺到某種程度的拮据，汽油已經嚴密地統制起來，而房屋建築也已停止，藉以節省物資。據最近的『日本廣告報』中所載，限制使用棉花、皮革等物的新法案，也在實施了。日本的輸出——這是這個島國的生命綫——根據最近『中國評論週報』的數字，已降落百分之二十。從去年一月到五月十日，日本的輸出價值是十一萬萬日元（每元約合美金二角八分），而本年度同期的數字是九萬萬零六百萬日元。日本國債在僅僅一年之內從約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躍增至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在一九三〇年瀋陽事變之前，日本國債只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銀行、保險公司及大金融機關等，都充滿了赤字公債。

然而，我們並不能冒冒然說，日本就要崩潰。極權國家——日本從十六世紀起就是極權國家——在金錢方面，尤其是在戰時，會變出令人不能置信的戲法。現在應該注意的事情，是輸出貿易，因爲日本消息最靈通的人士認爲，該國基本原料如鋼、鐵、石油等，只能再支持十八個月。雖然日本的通貨統制是非常嚴格，並且出售了一些黃金，但目前還沒有通貨危機或通貨膨脹等現象，金準備還很充足，應

乎有百分之四十。不過，一般物價都在提高了。

至於士氣，只要有好的機關槍，士氣幾乎總是好的。日本人是一種堅實沉着的人民，面對着他們自以為偉大的工作，現在還沒有顯示出多少弱點，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的。如果在表面之下還有些什麼的話，那我就知道了，我想別人也未必知道。戰事得不到人民擁護，這是無可懷疑的，即使戰時經濟對愛國熱忱和商業都給予一種刺激。但是在日本，要發生革命是非常困難的，除非軍部自己發動，或者除非日本遭遇過一次突然的、完全的大失敗。（『耿德談中日戰爭』，馬思譯，John Gunther 原著——按 Gunther 為有名的『歐洲內幕』的著者，去年曾到過漢口——『文摘』三十二——三十三號，二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二 一個英國記者也有同樣的論調

此次戰爭中，多數日本人民認為日本即使獲得絕對的勝利，但對於日本帝國，似乎也不致產生任何廣大的收穫。大家有一種普遍迷惑的感覺：『我們為什麼打仗？』

雖然如此，但我們找不出一個人民，他不願協助戰爭，從事犧牲生命，或是國家所要求他的生活的物質品。這種熱情也許並不強烈，但協助日本所着手的工作，是一致而不可動搖的。

同樣的，在日本即將發生經濟崩潰之說，也是一樣虛偽的感覺。這次戰事，已使日本的金準備極大的耗去，並且還將更多的耗去。但日本貨幣的本位，還很健全，並且還能支持着比較現在更緊張的情勢。日本現在雖有膨脹，但是非通貨膨脹，這是信用膨脹，特別是銀行信用膨脹。……因此，日本的財政經濟狀況，絕非可羨，但是他們的基礎，還是健全，而且我們可以確當地假定，苟非發生一些目下所沒有的外來因素，他們是可以維持下去的。

軍部對於本國的把握，是牢固而不可動搖的。軍部主張繼續作戰，非至中國粉碎不止，他就可以這樣的做去。如果我們以為日本有一批人能够與軍部對抗，獲得勝利，改變國策，這是一件蠢事。即使有人希望這樣去做，但也決不能實現。日本民衆，即使是那些時常暗中批評日本政策的自由主義派，大家都堅決地、毫無疑問的做着日本軍部的後盾，決不想到別種念頭。

最近在這個局面中，却又發生了一個新的因素，這也許是可以成爲一種有力的動機的。這便是東京政府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幻覺。在這一種新秩序中，從庫頁島到新加坡，或者更遠的地方，日本將擁有最高的地位。（周新譯，原文見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英國『每日電訊與晨報』，By Prank H. Hedges）

三 漢奸刊物的『日本萬年』論

在戰後，因爲海運等的種種關係，對外貿易稍稍減落了若干。然而，結果有使日本輸出金塊，以解入超結賬的必然性。從本年度日本獎勵產金以來，比較在限額的產量上還有增加，固然是對在對外貿易上，有時需要拿現金來抵付，然而日本對華對滿洲以及關東州，就無須以現金去支付，這是日本對於輸入政策均衡不受若何影響的一點。

廣大的資源開發了，國內的生產力亦因之增大，而影響不到國內物品價格的騰昂；同時又限制着第三國輸入的處置；已使日本國內的金融呈現了平衡的狀態。

無論從那方面觀察，好像潛伏着有使日本現在物品騰貴的種因，……然而這只是在表面上觀察而已。前已述及從國民吸收通貨是暫時的趨勢，國民儲蓄由政府而轉到日本銀行，不久此種現象自會無形消滅。何況現在抑制物價呢？同時，還在設法增大生產呢？

日本在戰時經濟已經是這樣的縝密的考慮了。同時，還在整理內

部，在消極方面使日本經濟力隨時隨地可以應付長期抗戰。我們知道，日本現在正在加緊努力向外發展，以確保其將來基礎的穩固。就貿易說，日本正在努力輸出，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對於中國、滿洲及關東州的貿易，已經有驚人的增加。同時，中國及滿洲，又是資料最富的出處，而更這所有的資料，運往日本，這方面可以減少對外貿易的支出，一方面日本金匯兌得以充裕。

我們從日本經濟力各方面觀察，日本的經濟前途是極其光明的，充足的，應付着長期戰爭是有餘裕的。何況日本政府又是步步為營的穩紮穩打呢。

漢口陷落，已經是最大的明證。日本的經濟已經超出一般人想像的充裕，更是超過了所謂蔣政權下的經濟學家的預料之外。至於共產黨的偽造的種種宣傳，現都已已有事實證明其騙術，所謂黨府的長期抗戰，真是欺人之談了。（曉風作）原文見北平偽政府辦的『國民論壇』）

四 日人藤原謂日本可打十年之久

日本不用外資之援助，能够實行中國之經濟發展，日本擁有足以支持長期戰爭經費之資源。外籍觀察家之日本經濟崩潰之說，係根據對日人生活及方法之不正確之估計。……有些歐、美人，相信日本沒有錢及資財來自己發展及建設中國，然此等歐、美人拿自己的尺寸來度量日本及日本人，實在大錯而特錯。蔣介石政權或將繼續抗日。舉一例子，設若中國事件延長十年之久，假使日本因此每年必須發五十萬萬元的公債，則日本應發行之公債共計五百萬萬元。如人們不忽視日本之經濟力量及日本人民之愛國熱忱，則必能相信，此數目必足能被吸收去。再看，在此期間，日本將發展其在華佔領區之經濟，結果中日及其他國家之貿易必大增。若然，則每年發行五十萬萬元公債，並不是一件嚴重的事情。（日本全國工業聯合會主席藤原金次郎的談

話，本年五月五日同盟電）

五 時事日報謂去年已是日本的危機年

現在中、日戰爭，僅爆發了半年，然而日本經濟上，已經暴露了許多弱點。假如再戰一年，將成一個什麼現象呢？

第一，一九三七年的事實告訴我們，半年戰爭的結果，發行公債四十億元（總共一百五十億元），國際貿易入超十億元，現金輸出七億元，國民生活因物價暴漲而抬高50%，纖維工業部份的失業工人約達百萬人，工人和農人們的經濟生活受戰爭的影響不得不日趨低落。雖然勞工運動，目前在戰爭空氣的掩護下，隱忍未發，然而這決不是永遠的。

第二，未來的戰爭，將愈趨激烈。戰爭的地域，將日益擴大。戰爭所需要的兵力和財政與物質上的消費，更將巨大。因此，至一九三八年，發行公債額百五十億元（總共三百億元）。國際貿易，因外交上的孤立，英、美的物質來源斷絕，（？）僅有少數由德、意轉運輸入的軍需品，故貿易入超減少至七億元。現金輸出因正貨準備的枯竭，僅由民間收來二億五千萬元。物價，因物資之來源減少——除軍需品以外之日用商品的來源瀕於斷絕，物價較一九三六年九月，漲高三倍半。大多數失業的壯丁，大部份開到前方，成了犧牲品，國內增加了一千萬失了依靠的老弱殘廢和婦人。那時候，除了軍需工業以外的工廠，全部停工。農村中，因為僅剩下了老弱殘廢，以致土地荒蕪，缺乏糧食，缺乏一切的日用品，人民皆奄奄一息的過着極殘酷的恐怖生活。

第三，經濟危機，必然轉化為政治危機。日本經濟雖已普遍破產，而軍閥仍想要侵略戰爭來克服這個危機。戰爭愈久，消耗愈大，政治危機亦愈深，近衛內閣必因無法挽回國內的經濟恐怖而解體。由

軍人組織『軍部內閣』，解散政黨，屠殺反戰份子，逮捕知識階級，整個的日本社會都陷於『灰色』恐怖之下，終於壓不住革命的火焰。所以說，一九三八年是日本危機年，這不是預言，而是事實。（鄧保光：『假如日本再戰一年』，『時事日報』第十八卷第一期，二十七年一月出版）

六 陳豹隱謂本年夏天敵人將陷入絕境

敵人在外交、軍事及財政、經濟各方面，俱陷入絕境之時，這個時候，或者就在本年夏天。那時，敵人方面的革命的變化，或不像多數人所想像的那樣，發生於在華一大敗仗之後，或各國環攻之後，而竟意外的發生於在華前綫，因而呈現歷史上所未會有的悲慘的末路。（陳豹隱：『敵人的末路』，載『半月文摘』三卷七期，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七 蕭學海謂本年是日本最後崩潰的時間

日本前藏相賀屋，曾以樂觀態度將該國現在財力與日俄戰爭比較，謂已增加數十倍。彼並未將物價及貨幣價值加以比較計算。今姑將其自欺欺人之宣傳數字，揭錄於下（單位千元）：

	明治三十六年	昭和十一年(1936)	增加倍數
銀行存款	七七七·六九七	一三、九六八、三二二	一七·九五
郵政存款	三一、四七一	三、四三四、六三七	一〇九·一四
貿易額	六〇六、六三八	五、四五六、六五七	八·九九
現金準備	一一六、九六二	五四八、三四二	四·六九

……日本現在外交既陷於四面楚歌，借款不可能既不用說，還要年年償還以前積欠十四億，且無海外投資可以處分。所要的一切都是

由本身拿出，換言之，都是由國內人民身上榨取。強制獻金、增稅以外，即如公債一項，自蘆溝橋事變起至去年（一九三八）年底增發到八十一億，已遠超過日俄戰爭時二三十倍。再將蘆溝橋事變發生前公債總額一百〇五億加上，共一百八十六億。與現在全國動產作一比較，據一九三八年日政府所公佈該年度存款數目，計特殊銀行為十四億七千三百萬，普通銀行為一百五十億七千二百萬，郵政為四十六億，貯蓄銀行為二十五億七千萬，合計為二百三十七億一千五百萬。將上列公債數與之抵銷，可說這部全國動產業經消耗到五分之四，現在所剩餘的僅五十一億餘元。加以政府的通貨貶值與通貨膨脹，此項總額的使用價值，只可當作開戰前之三分之一，故以開戰前貨幣價值估計，現在日本所剩餘之流動資產，不過二十億上下。……又日本銀行之現金問題，已成為日本的致命傷。……查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銀行現金簿上保留着四億八千萬數字，其實在蘆溝橋事件發生前幾個月，業經有一億二千萬陸續運往美國紐約，現暫就此項總數用五元比十四元七角三分計算，是貶價後日本銀行現金為十四億一千四百餘萬元。至一九三七年合一九三八年對外支付的數額，據本年一月二十四日『讀賣新聞』社論稱：『一九三七年日本輸出現金八億數千萬元，一九三八年輸出現金實數尚未見公佈，比之上年度雖不見多，當亦不在少。』可知此兩年內輸出現金為數要在十六億上下，而日本銀行所存現金實已一付而空。其尚不足之數，只有向三菱產金會社及民間金銀飾品中購入。查三菱產金額每年約價一億二千萬（照一兩等於十四元七角三分計算），在此二年度內可達二億四千萬，恰好填補在去年底對外支付之總數。至民間所藏金飾品，在這貨幣膨脹時期，照格列沙母法則，似乎不願賣出。政府決定擴大產金計劃，以謀現金來源。茲據本年一月二十五日政友會議員東武質問政府：『擴大產金計劃後，而產金全未見有增加成績。』……由此等情形觀察，日本國家

現在的情形恰似瘧疾患者熱度已達到四十度，如再加上一個年，要達到四十三、四度，就要發狂了，故一九三九年是日本總崩潰的最後時期。（蕭學海作，見二十八年二月二日『大公報』）

（編者按：日本萬年論是錯誤的，但即將崩潰論也是錯誤的。日本必然走向崩潰，但還須中國人民、日本人民、世界人民共同作更大的與更久的鬥爭才有可能。我們反對悲觀主義的亡國論，但也反對盲目的樂觀論。本章所錄各種意見，聊備一說，以供參考）

第四章 日本侵略戰爭的全國總動員

一 日本國家總動員法案全文

——原文見二月二十日大阪『每日新聞』——

日本正在實行全國總動員，並設立了執行此總動員的中央機關——企劃院。這種總動員，包括物質、精神各方面，不限於經濟一方面。今將日本國家總動員法案全文及企劃院內容刊載於下：

第一條：本法所稱『國家總動員』係指於戰時（準戰爭之事變，亦包括在內。下同此）為達成國防之目的，以最有效方法，發揮國家全力，統制及運用人的物的資源之謂。

第二條：本法所稱『物資總動員』，係指下列各項而言：（一）兵器、艦艇、彈藥及其他軍用物資；（二）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被服、食糧、飲料及飼料；（三）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醫藥品、醫療機械器具及其他衛生用物資及家畜衛生用物資；（四）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船舶、航空機、車輛、馬匹及其他運輸用之物資；（五）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通信用之物資；（六）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土木建築用

之物資及照明用之物資；（七）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燃料及電力；（八）前各項所列物資之生產、修理、配給及保存上所需要之原料、材料、機械器具、裝置及其他物資；（九）除前各項所列之物資外，以勅令指定之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物資。

第三條：本法所稱『業務總動員』，係指下列各項而言：（一）關於物資總動員之生產、修理、配給、輸出、輸入及保管之業務；（二）關於國家總動員上之必要之運輸或通信之業務；（三）關於國家總動員上之金融業務；（四）關於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衛生、家畜衛生及救護之業務；（五）關於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教育訓練之業務；（六）關於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試驗研究之業務；（七）關於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情報及啓發宣傳之業務；（八）關於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警備業務；（九）除前各項所列者外，以勅令指定之國家總動員上必要之業務。

第四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徵用帝國臣民，使從事於業務總動員，但不得妨礙兵役法之適用。

第五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使帝國臣民及帝國法人或其他團體，協助國家或地方公共團體所舉行之業務總動員。

第六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發佈關於從事員之使用、僱入、解僱、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之必要命令。

第七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關於預防和解決勞動爭議，得發佈必要之命令；並得限制或禁止關於封鎖工廠、怠工及其他勞動爭議之行爲。

第八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

定，關於物資總動員之生產、修理、配給、讓渡及其他處分，使用、消費、持有及移動，得發佈必要之命令。

第九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限制或禁止出口或進口，命令出口或進口，賦課出口稅或入口稅，及增收或減免出入口稅。

第十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之時，依勅令所定，得使用或收用總動員之物資。

第十一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之時，依勅令所定，關於公司之設立、資本之增加、合併、變更目的、公司債款之募集及第二次以後資金之交付，得限制或禁止之；關於各公司利益金之處分、推銷及其他，得發佈必要之命令；又對於銀行、信託公司、保險公司及其他以勅令指定之公司，關於其資金之運用，得發佈必要之命令。

第十二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關於經濟業務總動員事業之公司，為補充設備而募集債款或增加資本者，雖有商法第二百零條及第二百零一條之規定，仍得以勅令另定之。

第十三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凡屬於業務總動員事業之工廠、事業場、船舶及其他設施或可轉用之設施，得管理、使用或收用其一部或全部。政府使用或收用前項設施時，依勅令所定，得使其供用從事員，並得實施該設施現行之特許發明或登錄實用新法。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管理、使用或收用關於業務總動員上必要之土地、家屋及其他工作物。

第十四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機於砂礫機及水之使用權利，得使用或收用之。

第十五條：依前二條規定所收用之物至不用時，自收用時起算，

於十年內發還者，依勅令所定，其舊所有者或舊權利者及其繼承人，得優先收買之。

第十六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對於業務總動員事業所屬之事業，得限制或禁止其設立、擴張或改良，又對於該項設備，並得命令其設立、擴張或改良。

第十七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對於業務總動員之同種或異種事業之事業主，得使其承認與該項事業有關之統制協定之設立、變更或廢止，並得命令其設立、變更或取消該項統制協定；又對於加入統制協定或未加入統制協定之事業主，得命令其服從該項統制協定。

第十八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對於業務總動員之同種或異種事業之事業主，得令其設立統制該項事業爲目的之組合。前項之組合，視爲法人，依第一項規定其應設立組合，而不設立者，政府得爲關於作成定款及其他必要之處分。第一項組合成立後，依勅令所定，政府得使有該項組合之組合員之資格者，爲該組合之組合員。對於第一項組合與其組合員營業有關之統制規程之設立、變更或廢止，政府得使其認可，並得令其設立或變更該項統制規程；又對於組合員，得命其服從組合之統制規程。關於第一項組合之必要事項，以勅令定之。

第十九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關於價格、運費、保管費、保險費、租賃費及加工費，得發佈必要之命令。

第二十條：政府於戰時之際，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對於新聞紙及其他出版物之登載，得限制或禁止之。違反前項限制或禁止之新聞紙及其他出版物，對於國家總動員發生障礙者，政府得禁止其頒佈或發賣，並得扣押之；在此項場合，其原版亦得一併

沒收之。

第二十一條：政府與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使帝國臣民及僱傭或使用帝國臣民者，向政府報告關於帝國臣民之職業能力事項；又關於帝國臣民之職業能力，得施以檢查。

第二十二條：政府與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對於學校、養成所、工廠、事業廠及其他技能養成所之管理者或以養成者之僱傭主，關於養成國家總動員上所必要之技能者，得發佈必要之命令。

第二十三條：政府與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使以生產、販賣或輸入總動員物資爲業者，保有該項物資原料，或材料之一定數量。

第二十四條：政府與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使業務總動員各項事業之事業主或於戰時實施業務總動員者，於戰時之際，設立關於應實施之業務總動員計劃，及舉行基於該項計劃之必要練習。

第二十五條：政府於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對於以生產或修理爲業者及各試驗、研究機關之管理者，得命其試驗研究。

第二十六條：政府與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對於以生產或修理事務總動員爲業者，於預算範圍內，得保證一定之利益，或支付補助金；於此場合，政府並得使其生產或修理事務總動員及與國家總動員有關之必要設備。

第二十七條：依勅令所定，凡自第八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規定之處分，第九條規定之出口或進口命令，第十一條規定之資金金融及有價證券之應募、接收或收買之命令，及第十六條之設備之新設擴張或改良之命令所生之損失，由政府補償之。

第二十八條：政府根據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五條之

規定頒發命令時，依勅令所定，自上項命令所發生之損失予以補償或支付補助金。

第二十九條：根據前二條規定之補助金額及第十五條規定發還時之價格，經總動員補償委員會之議定，由政府決定之。

總動員補償委員會之規程，依勅令定之。

第三十條：根據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之規定，政府得監督接受補償利益及補助金之事業，並得頒布必要之命令及處分。

第三十一條：政府與國家總動員上有必要時，依勅令所定，得徵集報告或使該項官吏檢驗必要場所及檢查業務之狀況及賬簿簿冊及其他物。

第三十二條：違反根據第九條規定所發之命令而經營或欲經營進出口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一萬元以下之罰金；前項場合，其進出口或欲進出口之貨物而為犯人所持有者，得一併沒收之；如不能沒收其一部或全部者，得追徵其價格。

第三十三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年以下之徒刑或五千元以下之罰金：（一）違反根據第七條規定所發之命令、限制或禁止者；（二）違反根據第八條規定所發之命令者；（三）違反根據第九條規定所發之命令而不為進口或出口者；（四）拒絕、阻礙或逃避根據第十條規定收用或使用總動員之物資者；（五）拒絕、阻礙或逃避根據第十三條規定管理使用或收用設施土地或耕作物及供給從業員者；（六）違反根據第十九條規定所發之命令者。

第三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三千元以下之罰金：（一）違反根據第十一條規定所發之限制、禁止或命令者；（二）違反根據第十六條規定所發之限制、禁止或命令者；（三）違反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第五項規定所發之命令者；（四）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而不予保有者；（五）違反第二十六條規定而不為生產、

修理或設備者。

第三十五條：犯前三條之罪者，依其情節，得併課徒刑及罰金。

第三十六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下之徒刑或一千元以下之罰金：（一）拒絕根據第四條規定之徵用或不從事於同條規定之業務者；（二）違反根據第六條規定所發之命令者。

第三十七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三千元以下之罰金：（一）違反根據第二十二條規定所發之命令者；（二）違反根據第二十四條規定之命令而不設立計劃或練習者；（三）違反根據第二十五條規定之命令而不為試驗或研究者。

第三十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千元以下之罰金：（一）違反根據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命令而不設立組合者；（二）違反根據第三十條規定之命令或處分者；（三）根據第三十一條之規定，怠於報告或作虛偽之報告者。

第三十九條：違反根據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或禁止時，新聞紙方面，其發行人及編輯人，其他出版物方面，其發行者及著作者，應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禁錮或二千元以下之罰金。

新聞紙方面，除編輯人外，其擔當實際編輯者及掲載稿件之署名者，其懲罰與前項同。

第四十條：妨礙根據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之扣押處分之執行者，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或禁錮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四十一條：前二條之罪，不適用刑法合併罪之規定。

第四十二條：逃避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而拒絕、阻礙或逃避該項官吏之檢查者，處六個月以下之徒刑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四十三條：違反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而怠於報告或拒絕阻礙及逃避檢查者，處五十元以下之罰金或扣留。

第四十四條：從事於業務總動員者，於履行業務時，洩漏或竊用

由官廳所指定之關於業務總動員之官廳秘密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之罰金。公務員及在職者，於業務上洩漏或竊用由官廳所指定之關於業務總動員之官廳秘密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

第四十五條：公務員及在職者，依本法令之執行職務時，洩漏或竊用法人或自然人之業務上之秘密者，處以二年以下之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四十六條：根據第十八條第一項及等三項規定所設立之組合之職員，於履行業務時，收受賄賂或要求行賄賂者，處二年以下徒刑。其因此而為不正之行為而不為正當之行為者，處五年以下之徒刑，前項場合，其所收受賄賂沒收之；如不能沒收其一部或全部時，則追徵其價格。

第四十七條：前條第一項所載，其交付、提供或行使賄賂者，處二年以下之徒刑或五百元以下之罰金。犯前項之罰而自首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四十八條：法人之代理者及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從業者，關於該法人或自然人之業務，如有違反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二號、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及第四十條前段之行為時，除處罰行為者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本條之罰金刑。

第四十九條：凡於本法施行地設有總店或總事務所之法人代表者、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從業者，於本法施行地以外所為之行為，亦適用前條之規定。於本法施行地無住所之自然人之代理人使用人及其他從業者，於本法施行地以外所為之行為，亦同。

本法之罰則，於本法施行地以外犯罰之帝國臣民，亦適用之。

第五十條：關於施行本法之重要事項（除關於軍機者外），為應政府之諮詢，設國家總動員審議會。

關於國家總動員審議會之規定，以勅令定之。

附則：本法施行之期日，以勅令定之。軍需工業動員法及昭和十二年法律第八十八號廢止之。

本法施行前，根據軍需工業動員法所爲之命令或處分，即視爲根據本法之相當規定所爲者，違反軍需工業動員法，其罰則亦依舊法。（劉燕谷譯，『半月文摘』二卷三期）

二 企劃院的組織內容

在這個將要實際開始工作的綜合國策的企劃廳成立後，不久就爆發了中日事變。後來，隨着中日事變的長期化，只有『軍事工業動員法』是不夠的，這也就是說，必須有更完善的國家總動員體制，因之也就需要有一個關於此一方面的中樞機關了。因此，企劃廳的體制，也需要改爲戰時體制了。

昭和十二年（按即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月，近衛把資源局和企劃廳合併一起了，這就是企劃院的實現。其機能如下：（一）關於擴充及運用平時戰時之綜合國力等案件之起草，並具備理由上呈內閣總理大臣；（二）關於各省大臣向閣議提出之重要案件——有關擴充及運用平時戰時之綜合國力者——之審查，並附帶意見，經內閣總理大臣上呈內閣。（三）統制關於擴充及運用平時戰時與綜合國力有關的重要事項之預算，並附帶意見，經內閣總理大臣上呈內閣。（四）關於國家總動員計劃之規定及實行，須調整及統一各廳之事務。企劃院的機構，由總務部、產業部、內政部、財政部、調查部及交通部所組成。

在戰時體制步步向前發展，由『長期戰』轉入『長期建設』的情形之下，這國力綜合機關的企劃院，現在又需要第四次的改組了。關於擴充企劃院之機能一事，企劃院本身及軍部方面，曾仔細的研究過。

最近由企劃院本身研究出來的具體原案如下：第一局，總括的統一調整有關實行國家總動員之業務（以現在的總務廳爲中心，把它強化起來）。第二局，執掌物質動員、精神動員、文教、學務等物心兩方面總動員的業務。第三局，執掌關於擴充生產及經濟計劃之業務。第四局，執掌關於交通總動員之業務。第五局，執掌關於金融、財政之業務（將大藏省之主計局統轄起來）。第六局，執掌關於法制之業務（統轄法制局）。第七局，執掌關於情報之業務（統轄內閣情報部）。

如上所列企劃院擴充之內容，是想統轄現在大藏省主計局、內閣法制局及內閣情報部的，這是一種劃期的改組，可以說是把過去幾次的強化案，都收攏來了。……實現擴充案一事，還相當有政治上的困難，但客觀的情勢既然需要它擴充，而軍部又能支持它，那麼勢必能原案通過的。（黎民譯：『日本企劃院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原文載東京『國際經濟週報』，原譯文未署著者姓名，『時與潮』三卷五期）

第五編 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際 關係及外交政策

第一章 日本對外政策的矛盾

一 軍部與財閥對外交問題之爭執

外交方面也有着種種的問題。法西斯軍人對英對蘇都表示熱烈的反感，甚至輕視英國，不惜與英國挑戰。而政黨、財閥以至軍部的穩健份子，則覺得這樣發狂的表示不免增加外交的困難，使日本更陷於孤立。（『日本帝國主義往何處去』，『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二 海洋政策與大陸政策

大戰後，歐州舊國家都表現疲乏狀態，日本認為機會到了，領土擴展的熱烈要求正兩條路綫暴露出來，而兩者都接受了黑龍會的鼓舞。一條是大陸路綫，為陸軍所支持，陸軍方面認為日本的擴充，應從亞洲大陸開始；先向中國開刀。別一條是海軍方面所支持的，他們仍以為日本的一切根本問題全要看『向南洋的進出』如何而定，這即是說，看它怎樣向安南、暹羅、馬來西、印度、澳洲、紐西蘭的進出而定。

在目前，黑龍會的大陸路綫，較爲日本所歡迎。但是，終有一天會輪到海洋和海軍派得勢指導愛國的計劃，那時候，什麼事情的發生都是可能的。（小默譯：『黑龍會與山頭滿』，『世界知識』七卷三期，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三 歐美派與親軍派

近年以來，以解放的軍部法西斯外交家色彩登場的，有白鳥敏夫等。以淡薄的法西斯色彩登場的，有廣田弘毅（前外相）、齋藤博文（駐美）、重光葵（駐蘇）、天羽英二（駐瑞典）、川越茂（駐華）、東鄉茂德（駐德）、杉村陽太郎（駐法）、松岡洋右（前國策全權代表）。這些外交家，是以新官僚的姿態在外交界出現，與軍部互相掩護，高唱強力外交的。至於仍以歐美外交的風格出現的，則有小幡西吉（前駐德）、佐藤尙武（前外相）、堀內謙吉（前外次）、有田八郎（前外相）、谷正之（駐滬總領）、吉田茂（駐英）。這霞關三派中，白鳥敏夫與歐美外交派的對立，是旗幟顯明的。而投機派，則介乎兩者之間。白鳥一派爲舊勢力堅決反對，而歐美外交派之勢力亦因軍部勢力之日益囂張而宣告沒落了。官運亨通的倒是中間一派。（王紀元：『宇垣外交論』，『世界知識』八卷三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四 從廣田到有田

廣田的下台，不足表示廣田外交政策（『萬邦協和外交』，『東亞自立外交』）的沒落，而是近十年來霞關（外務省所在地）內部的暗鬥，外交上的公式事務主義，對華利益爭奪上的『保守』、『革新』勢力的無法控制，使日本的軍事和外交無法一元化，因之廣田終於不得不在這所謂強化內閣的過程中，做了犧牲品。

⑤

宇垣的上台，是以他獨特的政治地位作基礎的。他利用他的政治地位想革新下列各事：（一）震關人事的大刷新，打破數十年來傳統的『震關門羅主義』，國際外交上的公式化事務主義的傾向，而代以不拘國際外交法則，陰險政客活動的手腕。（二）調和廣田外相時代的外務省與內閣法制局的衝突（實則是近衛與廣田的衝突），調整對東北、華北經濟利益的榨取過程中的對滿事務局（總裁由關東軍司令兼純粹是軍部的榨取機關）、商工省（革新實業界佔優勢），與拓務省（保守實業界佔優勢）及外務省（新官僚）的衝突，企圖在拓務、外務一元統轄之下，使經濟與外交打成一片，同時更進一步融和各派在華利益。（三）企圖以強毅勇敢的實行魄力代替過去廣田對內對外人事的一味軟弱、圓滑、投機的精神。同時，用這種新的魄力，設法使日本對外關係能有進一步的打開，明白的說，繼續加強所謂『萬邦協和』外交，一方面聯英及協調法、美，一方面緩和對蘇的關係，再一方面加強與德、意的防共結合，而使中國陷於孤立的境地，讓日本一刀一刀的斬，一塊一塊的割。這在敵寇方面說起來，就是所謂軍事與外交的一元化，以外交的認識補軍事認識之不足，以外交的力量促進軍事的成功。且看具有兩種人格的外交家的有田，將如何實現日本各界所期待的外交工作。到了誘降的陰謀、調整英日關係、改善美日交情，緩和蘇日衝突等嘗試失敗之後，氣餒萬丈的日本少壯派軍閥，將要推行沒有軌道的國際冒險。（『宇垣外交論』，『世界知識』八卷三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日本少壯派軍閥所要的外相，就理論及事實看，應該是白鳥敏夫及松岡洋右一流的所謂親軍的革新外交家，但結果竟任用震關正統的有田，實在有點奇特。有田本來是與親英、美外交的穩健派接近，只在一九三三年在法西斯軍閥強制下簽訂了德日意防共協定，於是變成了兩種人格的外交家。（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

『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第二章 日本與英美法

一 興亞院的企圖

世界三分論：陸軍省又以『對華』兩字僅指中國，不能包括南洋羣島、暹羅、印度等地，而日本的統治區域應該擴大到全亞細亞各屬，故其名稱亦應稱為『興亞院』，藉以表示日本所欲劫掠和它的統治權的範圍。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河想達夫著的書中，曾明白的指出日本的真實意圖在於三分世界：南北美洲歸美國人統治；歐洲及非洲歸歐洲人統治；亞洲歸日本人統治，將一切歐美入擯斥於亞洲之外。（謝南光：『日製「東亞聯邦」與世界三分論』，『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日本以英、美爲東亞新秩序之敵：元旦日（一九三九），日本『京都新聞』評論說：『現下國際形勢複雜多歧，實在不容易樂觀。如去秋突然積極化的英、美對華援助，漁業交涉上的蘇聯侮日態度，那些怎樣去調整，是今年劈頭的重大課題。』東京『朝日新聞』一月二日社論上也說：『最近國際情形，須特別留意和蘇聯的接觸；和英、美關係的調整，是一刻也不容疏忽。』大阪『每日新聞』於除夕那一天的社論上，同樣強調着：『問題在於英、美資本主義的欲望和東亞新秩序樹立運動間的磨擦，對日攻勢的英美提攜，由於對華借款援助而更加強化了，這是英、美的逆行，是東亞新秩序之敵。』（麥逸：『敵報悲鳴錄』，『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二 日本的南進政策與英美法

日本的第三條（按向滿洲及西伯利亞發展爲北進路綫，向中國進攻爲西進路綫，向南洋印度爲南進路綫）擴展路綫就是南進。南洋各國、英領印度、錫蘭、荷屬東印度、澳洲、新西蘭、菲律賓羣島、暹羅以及馬來亞，就立刻成爲日本廉價商品的一個重要市場，並且是一個礦產原料以及日本必需的熱帶食料的倉庫。棉花與羊毛，鐵與黃金，橡皮與錫，煤油、苧麻與椰核，都只是日本從印度以及南太平洋各地輸入中主要的幾項。其中，有些完全不能從『滿洲國』和華北得到的；其他的幾種物品，在日本的大陸領土上是有限而沒有確實把握的。

除澳洲和新西蘭以外，其餘一切的南洋國家，都很窮困，它們不得不仰求日本的廉價紡織品、腳踏車、橡皮貨品、陶器與雜貨。購買日製商品增加得最驚人的，是荷屬印度。

海軍就是南進政策的保證者。而當陸軍經濟學家們着眼於『滿洲國』的木材、大豆、煤與黃金，察哈爾的鐵，山西的煤，河北的棉花的時候，海軍發言人却經常促起日本商人注意南太平洋豐富的食料與原料。一九三六年日本聯合艦隊司令曾在一個大阪工業家會議上演說，表示『日本的經濟發展必須直向南進，以台灣或南洋委任統治地作爲一個根據地。日本艦隊的巡航範圍，於此必須急速擴展，遠及新幾尼亞、婆羅洲和西里伯。』

有一個日本船業巨頭，更斷然指出：『日本的南進政策可以解決放在國家面前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問題。』

海軍少校石丸藤太，在『日本必須與英宣戰』那本書中說：『英國已經走到下坡，日本正開始向上坡走去。因爲英國企圖阻止日本，而日本則必須擴展；所以兩國就衝突起來了。英國已經擁有的領土和天然資源是很廣大豐富的，它應該可以放棄這些。日本沒有領土和天然資源，而它們對於日本却是一樁生與死的事情。』石丸藤太氏預選

荷屬東印度土人的暴動，可以便利日本進攻英屬的南洋根據地，奪取新加坡和香港。

日本向南眺望，就有兩個偉大的富足的羣島：一個，是菲律賓，擁有七千以上島嶼一系列的羣島。從台灣最南端，而在菲律賓的南方與西南，綿延着巨大的荷屬東印度，全世界上一個最富和人口最密的殖民地。在菲岸濱，有如在亞洲他處一樣，廉價的日本紡織品日益增長的侵入，各省大城市內都有許多日本商店。菲律賓人像其他東方人民一樣，太窮苦，買不起高價的歐美商品，不能不以廉價而劣質的日本貨品來滿足需要，或者就不用。

在菲律賓的後面，住於日本南進路線之中，還有巨大的荷屬東印度羣島，它有比日本本土大五倍的面積，居住着六千五百萬人口，大部份是馬來種，在東南亞，甚至在菲律賓，再沒有像這荷印帝國對日本的未來陰謀抱着更尖銳的恐怖了。倫敦『泰晤士報』訪員最近曾寫道：『荷蘭一百年來，從沒有像最近五年內在東印度那樣焦慮的，——它已經需要用最強硬手段來防止日本的經濟侵入，甚至那武裝侵佔的危險已在考慮之中了。』但荷蘭深信他們即使遭到這種情況，決不變更初衷。在英荷煤油公司中，英區擁有巨大的金融利益。該公司與各附屬公司，經營着殖民地內最大部份的油井。所以更重要的，就是日本在荷領東印度內，是向大不列顛在澳洲、馬來和印度的廣大的帝國利益挑戰的最大危險。荷蘭會以毫不掩飾的滿足，注視着新加坡根據地的發展。同時，荷蘭也沒有忽視了它自己的防衛，殖民地的空軍已經有了本質上的增加，特別着重於飛船、魚雷、轟炸機、潛水艇和海軍飛機根據地，這些在新幾尼亞灣上建立起來，婆羅洲和其他各島上的油田，也有了很好的保護了。

馬來亞是有日本的鐵礦的。

還有南亞洲的唯一的獨立國的暹羅，佔了中樞的地位，而且不可

避免地成爲國際鬥爭的中心，大不列顛在暹羅是建築下了經濟上的防錢（因爲三面都比鄰英國殖民地）。日本在暹羅的活動，也是很猖獗的。

南進政策的論調已經激起了南洋各國的畏懼，它們都已擴充軍事準備，而給日本商業發展以種種的抵制了。南進政策有它本身的誘惑性，它趨向於適合日本移民的以及可以作爲日本的機製商品良好天然市場的一部份國家。但是，任何日本行動，超出經濟範圍的擴展，將使三島帝國冒着嚴重衝突的危險。（正明譯：『日本南進政策的檢討』，『世界知識』八卷三四合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從開始，法屬安南對於戰爭的威脅，就加以現實的注意。法國對安南保護區的元首Bacdao，負有特殊的責任。法國知道，構成法屬安南的三部分——東京、安南與交趾支那，在太平洋形勢惡化的時候，是特別容易受到威脅的。在四十年前，在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法國曾與中國訂有協定，規定相互的責任。中國同意於『不把位於東京灣上，距離安南海岸四百公里的海南島，轉讓於任何外國，也決不把它完全的或暫時的轉讓給他人，或給他國作爲一個海軍基地或貯煤庫』。中國也同意毗連東京的各省，『將永遠歸於中國的主權，不能割讓或租借給任何列強』。（仰山譯：『太平洋上的洋台』，『世界知識』八卷三四合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如其英國的張伯倫和法國的達拉第不下台，就是日本海陸空軍衝到了安南、暹羅、印度的各界內，英法依然會繼續向法西斯鞠躬的，因爲它們以前寧願犧牲他人去向法西斯屈服，今後未見得不可以犧牲自己向法西斯致敬。因爲如此，日軍繼續向南前進的總方針，暫時是不會改變的。日軍的南進政策與日本的侵華政策，是分不開的。日本目下的基本國策，是由『侵佔南太平洋』，『滅亡全中國』兩部份組織起來的。日本的軍事總方針，必然是打通粵漢路，再打西南。（魯

岱，『導報』『星期時論』，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

據法國『事業報』政治記者塔布依夫人稱：『日本爲援助意國對法的要求計，有向法國進攻之可能性。據夫人推測，此後之國際風潮，必爲反共陣綫各國在世界各地之聯合行動。日本於此一風潮中，將首先發動對越南的侵略，逼迫法國派遣大軍前往遠東，然後再由意德兩國夾攻法國。』（『法報記者推測日將侵越南』巴黎十九日『美聯』電，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導報』）

三 進攻華南與英美法

（一）敵方野心軍閥拚命宣傳英、法對於我國的援助；一方則決定向華南作冒險的進攻，企圖牽制我長江的兵力。（二）在敵人的內部政治上，本月初（一九三八年十月初）宇垣外相的被迫下台就表示着敵方的少壯派法西斯軍人已經不需要這個對英外交的掩護物，而決心發動南進的冒險侵略。在宇垣下台後，與軍部有密切關係的『報知新聞』在本月（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的社論中，明白指出一個日本外交上的新階段已經開始：『親英的原則，將從此放棄了。』這社論同時又表示：『對華的強力政策，即將付諸實行。同時將更加强東京、柏林、羅馬軸心的結合。』我們早就估計，本年（一九三八）五月間宇垣的被拉上台，是作爲敵人進攻武漢階段的一個外交上的掩護物。這次宇垣的突被踢開，主要原因固然是爲了『對華院』的權力爭執；而另一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法西斯軍閥已準備不顧一切，向英、法擁有重要利益的華南進攻。（三）在國際外交上最近歐洲四強會議中犧牲捷克的殘酷的方式，實在是對於日本法西斯軍閥一種有力的鼓勵。（金仲華：『華南戰爭的國際關係』，『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四 佔領海南島與英美法

佔領海南島是法西斯國際的聯合行動，也是法西斯國際的預定計劃，也就是蔣委員長所說的『不借以最後之冒險以造成太平洋戰局之開始』。日軍部爲了要爭取龐大軍費的通過國會，爭取總動員法案的實施，不能不準備進攻的架子，向國內的財閥及人民擺擺樣子。在對外作用上，日本政府認透了張伯倫、達拉第的忍受屈辱的本質，雖然英法兩國都提出了強硬的照會，但用強硬的行動來答覆，它們一定會軟下去的。在歐洲對西班牙的問題如此，在遠東對中國問題也可以在侵略者的暴力壓迫下犧牲中國。……（『日軍侵瓊因果』，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導報』社論）

或許有人說：『華南目下爲什麼這樣緊張呢？』原因很簡單：爲着歡迎張伯倫向法西斯進一步的妥協，爲着意、德（甚至英國也在內）包圍法國的活動而助威，爲着不久進攻粵漢路全綫，進攻廣西，及將來進攻法屬安南而出暹邏等等，日軍此時不能不在華南之海南島周圍向法國大示威。日軍擬將中國的海南島迅速的加以佔領，日軍擬將海南島化爲『砲架子』，爲在滅亡中國之後，又從此而攻安南暹邏等地，好與意大利法西斯在印度洋『結婚』了。中國的海南島，風景雖幽美，出產雖豐富，但海水不大深，沙灘却不少；而民衆大多數已有組織，日軍想睡在海南島上去做『下南洋而吸印度洋』之夢則可，做海、陸、空軍事根據地，那就任日本投下『人』和『物』的資本的多寡而決定。（『海南島佔領之前途』，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導報』）

法西斯德國正在準備着一個新的進攻，以法國爲對象。……日本在這兩進攻計劃中的任務，就是在遠東方面直接打擊法國的殖民地安南。同時，如果新帝國主義大戰真正爆發，英、法與德、意在歐洲對峙，則日本將在遠東方面替它的兩位盟友幫忙，更實行進攻香港、新

加坡及南洋羣島。進一步，如果美國幫助英法，日本當不客氣，更對菲律賓有所舉動。爲執行這些任務起見，海南島是有極大軍略意義的。日本佔領了之後，必然立即加緊在那裏建設海、陸軍根據地。（『再論日軍進攻海南島』，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導報』）

海軍省昨晚報告，決定將最近佔領之海南島，改爲海軍及空軍根據地，將該島南海岸之榆林港改爲海軍港，以保障日本與南海各島間之交通。外港船泊所可以容萬噸兵艦拋錨；內港則可供三千噸戰艦停泊之用。北海岸某地，將建立大飛機場，以作空襲華南之根據地。（『日決將海南島改爲軍事根據地』，東京十六日『海通』電，見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導報』）

假如這個軍略要點爲日本佔據，那末香港、新加坡、菲律賓、荷屬印度以及法屬安南，都陷於在日本空軍的飛行半徑之內。上述各地不但防守困難，而且軍事價值也得大大的減低。日本則退可以保守本部，進可以伸入南洋，攫奪四方各國的利益。（杜若君：『日本挑戰下太平洋鬥爭的新形勢』，『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有田答覆議員質問時，謂：『（一）英、美、法三國政府致日牒文，政府不擬立即提出答覆；（二）英、美、法三國政府對所有各項問題，不致採取共同行動；（三）即三國採取共同行動，日本政府亦不欲加以重視。』（『中央社』香港八日電，見二十八年二月九日『大公報』）

白特勒次官曾於去歲（一九三八）六月二十七日向上議院宣稱：『日本若果佔領海南島，則英、法兩國即當認其爲故意引起不稱意的糾紛，英、法爲適應時局計，即當互相援助。』

英提抗議後之有田狡辯：『（一）日本佔領海南島之舉，純係軍略理由所致，目標所在只爲摧毀中國之抗戰力；（二）日軍當繼續

佔據該島，直至達到目標時爲止；（三）日本政府無意威脅英、法兩國所保有之利益。』（倫敦十二日『哈瓦斯』電，見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導報』）

五 日佔斯巴特萊島與英美法

斯巴特萊島，介於西貢與菲律賓之間，東距菲律賓之巴拉望二百海里，在我們海南島東南五百三十海里，西沙羣島之南約三百五十海里，南與英屬婆羅洲相距甚近。據法水路調查船萊夫爾滿號於一八六七年所製精圖，此類海島有長五十英里之礁湖，爲水上飛機、潛水艇、小艦艇等理想的臨時休息及避難所，且足容一萬噸之巡洋艦；而該島又以其居於安南、菲律賓和婆羅洲間，對於法、越南沿海各航線之交通，至關重要。英屬新加坡與香港間之海上交通，亦受其控制，爲南中國海戰略上重要之據點。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三日，法國由其艦隊瑪里秀士號將斯巴特萊，作非正式之佔領。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始正式宣佈佔領。當法佔領該島時曾宣稱：『法國佔領該島後，將設燈塔於其上，爲求航海便利，別無作用。』此所以表示不設軍備，以去日本之疑。但日本始終欲佔領該島而後快，故不斷與法相爭。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雙方又復會商，法政府並在數星期之前，允將此項爭議交付仲裁。詎知日本乃以武力兼併作答，其藐視法國之程度，可見一斑。（薛正斗：『日佔斯巴特萊島問題』，二十八年四月八日『大公報』）

六 英美在華利益之被損害

英在華投資，據估計約有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鎊，佔各國對華投資的百分之三十七。……英國全盤對華貿易的總數，佔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的四分之一，在中國金融、產業、交通各部份中都有很大的勢力。

英在華的商業利益，每年有四百萬鎊至一千萬鎊的收入，而在華一萬三千英國人，也都獲得職業。……在上海的投資佔全部的1/2%。自從日寇佔領長江流域後，都受很大損失。……在華北，因為『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設立，又排斥了英國在華北的金融勢力。（杜若君：『日本挑戰下太平洋鬥爭的新形勢』，『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據雷麥教授一九三一年的估計，美國在華投資為一萬萬九千六百八十萬美元，佔各國對華投資總數的6%。不過它對華的貿易，却是很大而且增加很快的。在一九三六年最初七月，美國對華輸出入合計（香港除外），每月平均為一百十萬美元，到一九三七年同時期則達到一百五十六萬八千美元，差不多佔中國對外貿易的四分之一。戰後，中國對外貿易的慘跌，各國在華利益的損失，不可想見了。（同上）

據本月（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海通社上海電，英國對華投資總數一萬萬八千萬鎊，已有五百萬到六百五十萬鎊被毀於上海的戰爭中。華南是英國投資最多的地方，這方面的戰爭顯然將使英國投資蒙受很大的損失。海通社的電訊中更指出上海在我國對外貿易上作百分比，去年（一九三七）首五個月，輸入佔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一；輸出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二。今年前五個月，輸入已跌到百分之二十三；輸出也跌到百分之二十三。而這跌滅了的貿易，都已轉移到香港方面來。

美國在香港入口貿易中，增加的部份最為巨大。去年（一九三七）上半年，它輸港貨物的總額是一四、九〇九、〇〇〇美元，今年上半年已增加到了三三、八六〇、〇〇〇美元。我們知道，自從中日間的戰爭開始到本年九月，美國在華的經濟損失，已經達到二萬萬美元。華南貿易的增加乃是美國所得到的僅有補償，然而這一點的補償

也因華南的戰爭爆發而完全失去了。（金仲華：『華南戰爭的國際關係』，『世界知識』八卷八期，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七 英美爲什麼不積極干涉日本

因爲、英美在華的利益雖然重大，但在它們的算盤上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數目。據雷麥教授的推算，英國在華投資僅佔其全部對外投資三十五萬萬鎊的百分之六。英國對華輸出，連香港計算在內，僅佔其全部出口貿易的百分之一。五，中國在英國對外貿易中，佔第十一位。英國在華的財富，在英國全部財富的總賬上，只是一個小小的數目。……雖然各國在華的正當經濟受到很大的損失，但它們却利用戰爭使這種損失取得了一部份補償；從戰爭爆發後，各國的軍火與軍需品對遠東的輸出就急速的增加，英、美、德的軍火商人，都在中日戰爭中作了大筆的買賣。英國始終不發表它對中、日軍火貿易的詳情，但據一般的估計，數額是相當大的。美國各軍火廠以及和軍需有關的各廠家，從戰爭爆發後，就連續的接到了日本的大批定貨單；飛機、汽油、屑鉄、製造軍火的機器，以及皮革和鋼鉄，都大量的從美國運往日本。一九三七年美國屑鉄對日的輸出，比上年增加了三倍，爲着從美國運輸大量的汽油，在戰爭開始兩個月之後，日本政府曾一次租用了三十二隻運油船。日本運往美國償付貨價的現金，達到了二萬萬五千萬美元。同情中國的人士，反對實施中立法，但美國的軍火商人，也乘機在日本大大的發了一筆財。這種戰時的盈利，似乎將英、美一部份人士的頭腦弄昏了。美國的富翁們，忘記了日本破壞了他們在中國的傳統的『門戶開放政策』；關於日本對華侵略所加給美國的將來的損失，他們也無暇考慮；美國南部的植棉人，也不知顧慮日本在華北擴大植棉所給予他們的影響，仍反對羅斯福總統參加國際合作。當英國在華的投資人要求倫敦政府向日本索取戰事的賠償時，

海軍衙門的官員們，却小心翼翼的說：『政府尚未考慮及此。』同時，英國又乘着戰爭的機會，奪回了西太平洋上被日本奪去的航運；蘭凱夏的棉製品，也乘着日本紡織工業的衰落，活躍起來。英、美的資本家，現在所考慮的不是如何制裁日本，消弭遠東的戰禍，而是用什麼方法在遠東戰爭中增加自己的收益。

各國對日本在中國的軍事行動，所以不積極干涉，當然並不是完全基於上述的經濟上的理由。

英國是遠東國際關係中的主要國家，但保守黨操縱下的倫敦政府，對日本的侵略，向來持放任的態度。英國在太平洋上，沒有足以對抗日本的強大的艦隊；因為它不贊助集體安全制度，當然也得不到其他國家的援助。近幾年來英國因為日本野心的擴大，雖然採取了一種有限度的反日行動，但它並沒有反對日本的決心。倫敦方面仍在尋找一切可能的時機，以求對日妥協。英國對中日戰爭的擴大，很感憂慮；因為這直接危害到英國的經濟商業利益。英國當局以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無論誰勝誰敗，都於英國不利。英國怕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抬頭，也怕日本佔中國。它希望中日戰爭能夠早日終止。從蘆溝橋事變後，英國就竭力奔走和平，倫敦政府始終不願採取激怒日本的行動，他們認為那將妨害英國調停中日戰爭。比京會議英國調停中日戰爭的計劃，固然失敗了，但它仍在期待着繼續調停的適當的時機。目前英國一方援助中國，阻止日本軍事行動的繼續擴大，一方爭取時間，從容佈置終止中日戰爭的新時機。但它並不能援助中國戰勝日本；為着保留調停中日戰爭的地步，它並且不願有激怒日本的行動。

美國態度和英國不同。美國對遠東傳統的政策，是阻止日本的膨脹，到史汀生和羅斯福時代，美國這種政策並沒有變更，一九三二年史汀生曾企圖用美國的威嚴，壓迫日本停止對華的侵略，所以發出許多斥責日本的抗議和宣言；為着對日施行壓力，史汀生並會要求

英國的合作。但史汀生是失敗了，西門拒絕了史汀生之英美合作的建議，美、蘇沒有復交，中國不抵抗日本的侵略，美國在遠東是孤立的；而它又沒有足以日本駭怕的強大的艦隊。結果史汀生所留給美國的成績，只有一個不承認主義。羅斯福總統接受了史汀生失敗的教訓，採取了一種『少說話多準備』的『大艦巨砲』政策，等待適當時機，和日本作一次總的清算。羅斯福對遠東問題，在表面上是消極的，這種消極態度曾一度被日本誤認為美國將退出遠東。一九三七年十月間羅斯福總統發覺了他這種政策給日本以利用的機會，所以在芝加哥的演說中，就放了幾響空砲，對日本示威。但羅斯福雖然已感覺到美國對遠東的態度，有轉趨積極的必要，但在目前（指二十七年夏），他還不能有所行動。孤立派及一部份空想的和平主義者，認為美國對日強硬將引起戰爭，牽制羅斯福對日的行動。美國目前在軍事上，對日還不擬行動。白宮當局對倫敦方面傳來的英美合作對日的消息，還有些懷疑；美國不信任英國，羅斯福與赫爾並沒忘史汀生失敗的教訓；他們更鑒於一九三五年意阿戰爭的墨爾拉伐爾方案，怕英國利用美國的合作，對遠東作不正當的投機。目前羅斯福是已經認識遠東危機的嚴重了；但在國內外的許多困難沒有克服的時候，他還不能有所行動。（杜若君：『日本挑戰下太平洋鬥爭的新形勢』，『世界知識』七卷十一期頁三五五——三五六，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八 日本對英美之準備

日本一方在南太平洋各地積極設防，一方面打破了海約的束縛，和各國作大規模的海軍競爭。它秘密的設造超羣戰艦，並準備迅速的完成自己的造艦計劃，以便乘着英美的造艦程序未完成的時候，向他們實行壓力。……企圖利用在中國的『勝利』，造成對英、美的優勢。

白華脫說：『在未來太平洋戰爭中，誰能控制中國沿海，誰就有勝利的希望。』（同上）

日本對英、美的海軍競爭——暴日新國防計劃，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發表。五年新國防計劃費海軍幾佔百分之九十，其中建艦費用達十二萬萬零五百七十八萬元，可以說，建艦是『新國防計劃』的中心。海軍費用較大支出開始於明年（一九四〇），而以一九四二年度支出四萬萬六千五百萬元為最大。由是推測，建艦完成，當在四年後；四年後，恰巧正是英、美兩國建艦大功告成的年度。故海上危機，比較要拖後兩年，在一九四三。……假使建艦預算一文不折，依照每噸五千元日金計算，日本可以新造二十四萬一千噸艦艇。加上原有七六一、五八五噸，完成之時日本海軍總噸數約一百萬噸強。但是，據日人山下二一調查，到了一九四三年，英國海軍總噸數，當完成至二百萬噸；是年美國亦同樣要完成二百萬噸的大艦隊。所以當日本海軍計劃完成時節，對英或對美比例，不是五、五、三，不是十比七，而是降低為十比五的悲慘境地了！（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大公報』社評）

九 日本對英的外交政策

近衛和廣田曾宣言中國門戶仍將繼續開放，歡迎外國投資，尊重外國在華利益，來緩和英國。同時末次內相也稍改其前次的狂態，認英國協助中國為不智，希望英國重新考慮。……廣田甚至說如日軍在華南有所舉動，希望香港當局能嚴守中立。可是，在同一天，陸相杉山宣稱，日本有與某第三國開戰的可能。過了幾天，廣田又換了聲調，他恐嚇地說，如第三國以金錢或軍火供給中國政府，日本將根本否認它的在華利益。（思慕：『日本七十三屆議會的苦惱』，『世界知識』七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對於英國也是運用這種『軍事應與政治經濟外交分頭配合』的外交方針於從來的舊技上，所以一面發動輿論攻擊英國，並於華南各地作威脅的軍事行動。一方面又與英國政府勾結，日英談判雖說經過一個多月的長期仍無結果，但是日本之誘惑與陰謀之進行仍未中止。英國也沒有完全關閉了談判的門戶。英國的談判自然和武漢的決鬥有密切的關係，而宇垣更於此大施活動了。（宋斐如：『戰時日本內外政策變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特別是日本看穿了英國的弱點，想利用機會獲取英國對於日本在遠東的侵略行動作更進一步的諒解。它以協助德、意在遠東作戰，進攻南洋不恫嚇英國，使英國最低限度『停止援華』。直到現在，日本對於英國還始終不放棄拉攏政策，宇垣、克萊奇的不斷會談以及最近（指一九三八年十月）決定派重光葵任駐英大使，都是明顯的例子。（鄭森禹：『歐局緊張中的日本蠢動』，『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十月三十一日（一九三八）東京『日日新聞』敘述日本新任外相，在其對英、德、意外交的政策的陳述中說：『英大使如願意時，有田也準備使之恢復談判。』同日中央社的東京電，且謂日報載稱：『英日談判或可移至倫敦舉行』，顯有遷就英國，務期談判成功的意向。又對美、法等國，口頭上歡迎其投資於中國佔領地，施其勾引的手段。倫敦的應聲蟲，竟認為『中日戰爭結束之期已近，現已有此種表示矣』（前國民政府政治顧問懷德·約克的演說——倫敦二日電）。更加證明日方拉攏之切。（宋斐如：『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一〇 日本企圖離間英美

英、美如合作，日本便退却。英、美如分裂，日本便抬頭。如日

與英、美任何一國調協，更可稱霸太平洋。所以分化英、美，為日本外交上的大使命。『八、一三』以來，日本即以英為主敵，多方壓迫，一再挑釁，侮英事件，層出不窮。至於對美，雖亦有非法行為，然仍維持溫和態度。……室伏高信以「大英帝國打倒論」為題，說：『英帝國主義不僅是日本之敵，亦且是亞州之敵。擋在日本發展之前的是大英帝國，而使亞州逗留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狀態之下的，還是大英帝國。』日本對於英國雖如此無禮，然而對美國却另眼相待，藤崗啓不是主張日本承認美國為『同道』嗎？他以祈禱的口吻說：『日、美黨該復活往年的友好關係，美國為日本的朋友吧，一掃太平洋的不安吧。』日人認美國不願戰爭，英國無力戰爭，它要分化兩國關係，以便各開擊破。（陳董浩：『民意週刊』第十六期，二十七年十二月）

一一 英美的團結及其遠東政策的積極化

日本企圖離間英、美，但英、美對日本的答覆却是改善兩國的關係，排除英、美間的重疊隔閡，以進於兩大民主國團結一致的地步。最顯著的成績，就是醞釀了幾及二年的英、美商務協定，已於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式簽訂。這件事不僅表示英、美間經濟障礙的排除和兩國合作經濟基礎的奠定，藉以增強它們對侵略國的經濟競爭力；而且它還有更重大的政治意義。查英、美的商業競爭，是戰前兩國關係中的最大癥結，竟能於此時以和平談判方式獲得解決，這決非偶然。這一協定的簽訂，顯然奠定了兩大民主國政治合作，共同對付未來巨禍的基礎。（沈志遠：『時事類編特刊』三十三、四期合刊，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自抗戰進入第二個階段後，英、美的遠東政策逐步趨於「硬」。首先表現於美國二千五百萬元的借款，英國五十萬鎊的借款。其次，滇緬公路的通車與軍火的暢運，美國政府勸告商人停售軍火與日的見

效，又可做證明。去年（一九三八）十二月三十一日美國第二次致日本反對歧視美國利益的照會，美國開會時羅斯福總統主張修改中立法制裁侵略的咨文，一月四日美國致日本反對近衛聲明的通牒，更明確的說明英、美的遠東政策，是比前強硬和積極得多。不消說，英、美遠東外交的這種轉變，是日寇佔領廣州、武漢後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幾次狂妄聲明的反駁，以及對於日寇種種蹂躪英、美在華權益行爲和拒絕屢次抗議的蠻橫不遜態度的答覆。因爲，縱使在美國孤立派背後的大資本家，還顧慮着美國對日本的經濟關係的密切，而不敢開罪日本，縱使現實主義的倫敦財界仍夢想日本終要乞助於英國資本，但擺在眼前的日本門戶關閉政策的厲行，使英、美不得不張開眼睛，正視現實。單是三萬萬鎊英國投資的前途，英貨入口值在總額中由百分之十二降至百分之八的比率，美貨入口值在總額的濺滅，已足夠做英、美主張強硬論者的論據。深感切膚之痛的英、美在遠東的商業團體和商人的呼籲，對於英、美政府的政策改變，不消說是有很大的影響。現在呢？據『美亞雜誌』的考察，美國七百家重要報紙的社論中，不贊成取任何種對日經濟報復辦法的，只有十家。至於儘量的予中國抗戰政府以財政和軍火上的援助，也已為美國大部份的報紙所主張。以英國論，不特『每日先鋒報』、『新聞紀事報』等對黨的報紙，積極督促政府對日採取強硬政策，即大資本家的報紙如『金融新聞』(Financial News)，也屢主張英、美一致禁止日貨。(思慕：『英美遠東政策的轉變』，『世界知識』九卷二期，二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一二 日本認法國是英國的尾巴

法國的遠東政策，大都是跟英國走的，所以在日本的心目中，認定如果把英國買通好了，法國可以不成很大的問題。(鄭森禹：『歐

局緊張中的日本蠢動』，『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第三章 日本與德意

一 狼狽爲奸

德國把在華軍事顧問福根霍森等三四十人召回，是再一次證明德政府對於日本的同盟關係的表示。這行動雖然表面上是爲了中立，實際上却與承認僞『滿』及增加對日輸出的行動一致的。

中日戰爭已把日本變成德國的一個重要買主。在本年（一九三八年）最初二月，日本的總輸入雖然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而德貨輸入却幾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從日本總輸入的百分之三·五到八·五）。日本已經成了德國對蘇作戰的同盟者，又成爲德國輸出品的重要買主。（『德國怎樣幫助日本』Kurt Block作，孟如譯，『世界知識』八卷六期，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出版，原載 New York Time）

對於德、意，則一味加強所謂『德日意防共軸心』，於所謂『日「滿」支』布洛克上，加上三國協定的關係。希特勒於承認僞『滿』後，更於五月十二日進一步簽訂所謂『修好條約』，訂立『德「滿」日協定』，增進僞『滿』與德國間之經濟關係。最近這個協定又於本月十四日擴大內容，成立『德「滿」新通商協定』。對於意大利，則於今年春天引誘意國經濟使團到日本來和僞『滿』考察團開始三國貿易協定談判，但其簽字則直延到今年七月五日始在東京舉行。『德「滿」通商協定』的擴大，及『意日「滿」貿易協定』的簽字，都在宇垣上台以後，未始不是宇垣新外交方針所反映的日本現階段的政治邁進。……九月九日大阪『每日新聞』更具體的宣佈：宇垣外相爲加

強日本與德、意兩國的盟約關係，配置『特異人物』大島浩中將與白鳥敏夫，並調東鄉茂德（原駐德大使）駐蘇，而以重光葵駐英。大島是駐德大使館的武官，原即有軍部外交官的權柄，今升為大使，將更於德、日間起重大的外交作用。白鳥是一個著名的法西斯政治家，曾經參與日德防共協定的訂定，此次駐意，正可以發揮其道地的手腕。（宋斐如：『戰時日本內外政策變化的基調』，『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近衛於九月十五日捷克問題緊張聲中接見新聞記者時聲明：『日本政府官員已一致認為有增強防共樞軸的必要。』同時，日本外交當局也表示：『如果歐戰發生，日本準備協助德、意，將按照反共協定之精神甚至參加戰爭，亦所不惜。』駐滬日大使館發言人，並而復述之。同業的，外務省情報部長河相也在答覆外國記者團的問話中說：『在排斥赤化魔手的意味上，日本將和德國站在相同的戰場。』

日本使勁地向德、意，特別是德國賣弄風情，正像江湖賣藝者口喊『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相彷彿。……日本是很需要西方法西斯侵略國家替它擊鼓，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以後還是這樣。過去和現在希、莫二氏已執行此任務了，不但在口頭上侮我國格的狂吠，而且在事實上，都已由互訂條約進而正式承認為『滿』；同時意大利並以飛機資助日本，德國則停止對我國的軍火買賣，並召回在華顧問。……日本發出這個聲明（近衛的『不惜一戰』），以為用不到真正武力以後看（因為他推測捷克問題可『和平』解決）；日本是要憑藉這個聲明，易取德意兩反共同盟國在其遠東戰事中予以更積極的聲援。（『歐局緊張中的日本蠢動』，『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出版）。

據羅馬意報的記載，他們注意的焦點集中於日本在華最近的軍事結果，以及其對於太平洋局勢或將發生的影響。德、意對於最近東京

所傳日方行將提議修改九國公約的要求及抗議法國政府允許中國軍火過境的態度，將予日本以積極的支持。羅馬的『電訊報』對於日本修改九國公約的提議，竟謂：『日本以巨大犧牲的代價，負有新的責任，故在亞洲應享有特殊地位。』又日本新外相剛上台，日文各報一致勉勵他加強德、意、日『反共協定』，再三主張『特別考慮便利德、意兩國在中國市場的經濟發展』（『日日新聞』的評論，十月三十日東京『路透』電）三十一日『海通』電又傳『日日新聞』載稱：『有田相信德、意、日對華有加強合作之必要。』（『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德、意、日三國侵略者間協義攻蘇的套謀。——盛傳中日大戰爆發以來，希特勒曾幾次苦勸日本勿在中國消耗過甚，最近且有希特勒要求日本置留宋持十四師國內動員以備對蘇的風說。至於本月來，德、意奔走調停於日本與中國和平主義者之間，都是日文報證實過的事實。這正和希特勒對中野正剛表示的希望如出一轍：『德國需要偉大的同志，切望日本勿消耗實力，急速克服中國事變，而成為更偉大的日本，站在事後的舞台上。』

日本對德、意再三表示誠意合作，以開發華北。據日文報稱，德國已自日本獲得對華北特殊貿易的諒解，『除日本禁止自己輸入華北商品外，德國可自由輸注商品。』（王紀元：『東亞新情勢下蘇日關係新動向』，『世界知識』八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敵因歐局變化，又思蠢動。二十二日（一九三九年三月）德敵五相會議，討論國勢形勢及應付辦法，歷時甚久，會議目的，在謀採取新外交政策，俾與德國在歐之行動相呼應。據悉，數日以內，五相會議將繼續不斷舉行。又聞敵駐滬代表，日內迭有密電向政府陳述意見，內容為歐戰發動時對租界採取行動之辦法云。（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

最近在美國國會裏討論到關於加強太平洋上防禦力量這問題的時候，會說明：日本已將國聯委任統治地的一部份，讓給德國作為海、空軍的據點，以協助日本在太平洋的活動和強化遠東的法西斯勢力。討論的時候，還有人指出：德日兩國已完全取得同意，並且德國已開始在加羅林島上建築砲台了。同時，美國海軍部的某要人曾在國會裏作過鄭重的報告，他說：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會有兩架水上飛機來偵察過關島，一架是日本的，另一架是德國的。……這兩架飛機的來源，除了加羅林島之外，決無其他地點。

……這正是德、日、意三國企圖統治世界，強化軍事托辣斯的關頭。……

……日本竟向法國提出索取巴里西爾島（在海南島西北，很近安南——譯者）的新要求。（李蒙原：『海南島問題與整個遠東形勢』，『半月文摘』三卷五期附冊，二十八年三月出版）

二 日本爲什麼尚未參加三國軍事同盟

……『將來德意兩國無論出以任何企圖，日本均不機械的受其約束。例如，地中海如果發生衝突，日本亦將牽入漩渦，此事令人焦慮』云云，這是田淵勝次的質問。平沼首相答稱：『日、德、意因充實反共協定所擬之軍事協定，僅以第三國際爲對象。』……溫和派並謂：『充實反第三國際協定談判可獲致之結果，仍不能無所顧慮。』……去年十二月間，德意兩國外長跟日駐德大使大島浩，駐意大使白鳥敏夫，已擬就同盟草案，其時近衛內閣原已準備簽字，嗣以有鑒於是項同盟成立後，日本即須針對蘇俄及英、法兩國，於是躊躇不決。厥後近衛辭職，日本主張新外交政策之輩，以爲平沼首相當與德意簽訂一般的無保留的同盟條約，不意平沼不甚贊成。……日本各政黨間已在原則上成立協定，主張由德、日、意締結最低限度之反第

三國際互助協定。……要之，日本溫和派對於軍事同盟之議，極端審慎。而激烈派則以壓力加諸平沼內閣，促其決然簽訂。是可證明當局已感歐局之嚴重矣。（『中央社』香港二月二十二日電，見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公報』）

……日本欲以武力征服中國之政策，業已失敗，其與國德、意亦必感覺苦悶。且局勢所示，德、義、日已不能將反共產國際條約改為軍事同盟條約。關於此事，日外相有田曾徵求該國元老西園寺意見，並經閣議討論之後，卒予否決。蓋日本擬與德、意締結同盟之一派，伊海、陸軍人員在內，曾將其主張奏聞天皇，而天皇則照例咨詢元老，故乃未能如願以償。特此項主張，雖已失敗，究未可認為該國當局對於德、意在歐洲所抱目標不表同意，僅乃日本在此世界鬥爭中，須俟確有把握之後，始乃與德、意締盟而作孤注一擲耳。至德元首希特勒，意首相莫索里尼能否取勝，原無把握，則日本之不欲遽與德、意站於失敗方面，是在情理之中。惟該國海、陸、空軍當局，尚未公然作如是觀，庶幾維持其色厲內荏之弱點耳。（『日本殆已失敗』，美國共和派『紐約民聲報』評論，見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

第四章 日本與蘇聯

一 日蘇的根本矛盾

法西斯主義的日本與社會主義的蘇聯，在立國精神上是極相矛盾的。前者的立國精神，就是侵略和戰爭，所以不惜犧牲千萬的血肉，以從事侵略的戰爭。後者之立國精神是世界的和平與人類的福利，所以有時寧肯以最大限度的忍耐，來換取和平與福利。可是社會主義的

蘇聯，忍耐有它的限度。法西侵略者的殘暴，有時就是它自掘墳墓的妄行。

日本與蘇聯在政治經濟上的許多衝突，是舉世週知的。不過，正確地說，與其說是蘇、日的衝突，毋寧說是日本片面侵略行動的反映，因為這種衝突的起因和責任都在日本而不在蘇聯。

蘇、日衝突，目前在兩種事件上表現得最爲尖銳：一爲漁業糾紛；一爲蘇『僞』邊界鄂爾古納河上的汲瀾。邊境衝突與漁業糾紛，在表面上看是分立的，實際上還存在着密切的聯繫。去年（一九三八）十二月，蘇、日延長的漁約又告期滿，經過多次談判，終無結果。日人在蘇聯領海內從事漁業者達三萬人，每年純利達五六千萬日元，當然這種龐大的利益，在侵略的日本看來，是絲毫不肯放棄的。所以，對於這一爭端，日人是堅持依一九三六及一九三七年曾經蘇聯拒簽的漁業協定草案簽字，後又堅持依現存漁業臨時協定繼續有效。在蘇聯，則主張：爲軍略關係，須收回已到期的四十漁區及使日方先付中東路售價尾款。蘇聯對自己領土雖經出租，但既已期滿，自然有權收回。何況有關軍事重要性的地方，絕沒有任自己的敵國長期給掌握着的道理。至於蘇聯向日本索付中東路結欠，是基於債權債務的關係，更沒有絲毫爭議可言。然而，日本強盜的信義是極具伸縮性的，日本爲了賴債和把持漁業的利益，才造邊境的衝突，想給蘇聯以威脅，藉以促成漁業協定之簽字。我們以爲這是最近這次邊境衝突的原因。

再有，……日本因發動侵略，現在造成龐大的軍事預算，一般人民已經無力負擔了。爲了使最近這次國會通過這預算案，它才又舊調重彈的挑起蘇、日邊境糾紛。（『時與潮』三卷二期，二十八年二月六日版）

二 日本企圖緩和蘇聯

……荒木等雖有反蘇言論，……只是事實上，日本對俄，却在謙和的拉攏。……最近日海部發行的小冊子，且公然主張與蘇聯接近。日外務省且準備在最短期間，與俄談判，締結『新漁業協定』。……

祇是我們知道，蘇俄始終是日本進攻的目標，……所以日本和緩蘇俄，只不過使蘇俄知道他軍事上不足應付，更使德、意知道反共只不過是一個遁詞而已。（陳鏡浩：『彷徨及落中之日本』，『民意週刊』十一期，二十七年十二月出版）

三 漁業糾紛

……至於蘇聯對日本態度的強硬，在最近十月革命紀念舞招待各國工會代表席上，有鮮明的表現。它已隨時準備予日本比張姑辜事件更嚴重的打擊。同時，蘇聯之積極履行國際援華決議，最近已有種種事實證明，甚至日蘇漁業條約的簽訂，蘇聯也有拒絕之勢。（『世界知識』八卷十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出版）

……現在蘇、日漁業問題已經告一段落，就蘇聯政府所發表的文件來看，蘇聯所提之條件差不多完全勝利。日政府用盡了恫嚇卑劣的手段，所得的只是蘇聯收回的四十漁區之中，保留了三個，而且把日本人認為『朴次茅斯條約』所得的『固定化』的漁權，根本推翻。所以我們就事論事，這是日寇近幾十年來外交上最大的失敗。（董蒙聖：『民意週刊』六十九期，二十八年四月八日出版）

日本人眼中的漁業糾紛與日蘇危機：蘇日兩國目前正在以所謂蘇領漁業問題為導因，而置身於重大的危機之上。……

為什麼蘇聯恰於今年堅持這樣不妥協的態度而毫不讓步呢？這與其說是由於蘇聯對北洋經濟的關心，倒不如說是由於政治關係來得更

正確。……

蘇聯如今是政治地來處理漁業問題了。……

……蓋現時蘇聯在北洋是深藏祕置地擁有軍事設備，故現在這一舉動之具有若何的重要性這點，是極爲明顯的。蘇聯以海參崴爲中心，沿北洋建設有六個軍事根據地，據說配備有一百十八艘潛水艇。

據此，則蘇聯此次於軍事的理由之下，封閉日本所保有的漁區若干個，也有其這方面的特殊原因。……

還有，於蘇聯對漁業問題的強硬態度的背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國際情勢的動態。正如蘇聯當局授意李維諾夫所說明的一般，它是使用漁業問題來對付防共陣營之強化的。……它一直就不斷的與英、美接近，他方面却以強硬來對付日本，這不外是一種各別擊破的戰術。……（『文摘』四十八號，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版）

四 英美法蘇在遠東共同反日之可能

……蘇聯對於日本絲毫不肯讓步的態度，由最近漁業條約談判的僵持，可以看出來。日本的『斷絕邦交』，『武力出漁』的恫嚇，只能得到日蘇關係更惡化。結果，日本實力不能不分薄，原定進攻中國西北計劃也受多少影響。蘇聯這種態度表現出它的力量，同時也是其他民主國家的好榜樣。本來蘇聯對於集體制裁的倡導最爲積極，在目前形勢之下，英、美等國在遠東與日本的矛盾實大於與蘇聯的矛盾，故英、美、法與蘇聯的合作，不特不可少，而且應有可能。所以，日本政友會領袖島田俊雄慮及英、美、法、蘇的聯合干涉，也不是神經過敏的吧。（『世界知識』九卷一期，二十八年二月一日出版）

五 蘇聯在遠東堅持反侵略政策

在東方，蘇聯對於日本的漁業談判，完全根據維護本國利益的立場，絕不表示遷就讓步的態度。它對於我國的反侵略抗戰，却採取積極援助政策，中、蘇間的交通，最近有了很大的改進，蘇聯對我的物質援助，已能源源而來。蘇聯的反侵略政策，在東方表現得最爲明顯。（『世界知識』九卷二期。二十八年三月一日出版）

六 日本參謀本部估計蘇聯一二年內不干涉中日戰爭

……『日日新聞』還期詩有田嘗試解決日、蘇懸案，以延長去年日本參謀本部的估計『一二年來蘇聯決不干涉中日戰爭』的期間。（『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

七 一九三九年日本會挑起更大的張姑峯事件麼

日本軍閥爲着迅速的向日本財閥求得巨額軍費，有於短期內向蘇聯邊境挑起戰爭之必要。而且在政治上粉飾日本與英、法矛盾之尖銳，在軍事上遮蓋日軍向南太平洋軍事上的準備。日軍極需一個比較大於『張姑峯』事件的對蘇戰爭，這種戰爭或就在二月底，或者延到五月初就可爆發，因爲日本需要的關係，日本軍閥決不會等到秋間發動。（魯岱：『日本又要向蘇邊弄火了』，二十八年二月九日『導報』）

八 根據一九三九年新國防計劃估計日蘇戰爭爆發的時間

暴日新國防計劃，在上月（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發表。……特別要指出，陸軍五年計劃經濟的支出，今年與明年兩年相加，已佔全部經費百分之九十二。而陸軍計劃志在速成。假設數目字可以做論據的話，我們不妨給它一個預言：暴日希望對蘇聯進攻，在這兩年內準備一個大概。（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渝『大公報』社評）

第五章 侵華戰爭中日寇外交的總檢討

日本的外交政策，顯然是以侵略中國獨佔中國作為核心的。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年七個月的近衛內閣，無論是廣田外交也好，宇垣外交也好，有田外交也好，大體上是以鞏固日德意同盟，討好美國，威脅法國，恐嚇並拉攏英國，緩和蘇聯，藉以孤立中國抗戰作為其總路綫的。這個目的，做得到做不到呢？無庸的事實，却是給與以否定的。因爲日寇自『九一八』以來，即在實際上，撕毀九國公約，破壞英、美的利益。蘆溝橋事變以後，更是使英、美在華的利益起了動搖，天津、青島、上海各地的海關之劫持，稅率之改變，公開的走私，打擊了這些國家對華的貿易；而礦山、交通機關、動力事業和一切與國防有關的企業之獨佔，摧毀了這些國家在中國的投資。這種事實，並不是日寇的外交辭令所能粉飾的。而同時，中華民族之英勇抗戰，不但爲了自己的光明的前途，而且爲了國際的正義與和平。這一事實，亦不是日寇的外交辭令所能顛倒得了的。全世界的民衆風起雲湧地在抵制日貨，拒運日貨；全世界的人民在捐款援華，在組織救護隊與調查團。布魯捨拉九國公約會議，通過譴責日本的議案；國際聯盟的通過實施盟約第十六條，特別是蘇聯的物質上、道義上巨大的幫助和最近美國兩千五百萬美元和英國五百萬鎊的信用借款之成功，在在證明中國之抗戰是獲得國際上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之援助的。反之，日寇的獨佔華中，封鎖長江、珠江，侵害外人在華財產，以至擊傷英國駐華大使，炸燬英、美的軍艦商艦等暴行，則時時刻刻引起英、美之抗議，造成日本外交之孤立。廣田雖則是德、日、意

防共協定的簽訂者，在日、德、意侵略陣綫的勾結上，雖然賣了一點氣力，可是無法打開敵國與英、美的外交關係；結果，不得不讓位於宇垣，宇垣上台之後，企圖以老奸巨滑的手段來拉攏英、美，緩和日、蘇間的矛盾，但是『三宅坂』的力量，畢竟壓倒『霞關』。當宇垣正向英、美拉攏的時候，軍部急進派和南進派的海軍却盡量破壞英國在華中及華南的利益，使宇垣奸滑的外交，一籌莫展；同時，當宇垣正企圖設法緩和日、蘇間的矛盾的時候，敵國的關東駐屯軍，竟公然進攻張姑峯，造成遠東第二個火山口的形勢。然而，慈聯的英勇的紅軍，在偉大斯大林領導之下，給與敵人以前所未有的打擊，使敵人不得不屈膝求和，寫成敵國外交史上最恥辱的一頁，降低了敵國的國際地位。宇垣滾蛋以後，有田八郎再起而任外相。有田雖則是霞關的正統派，但自一九三三年簽訂了日、德、意防共協定之後，已跪在少壯派軍閥的面前，唯命是聽了。這一次再起，自然是馴良地作軍部法西斯的工具的。因此，他雖然在其對英、德、意外交政策的陳述中，他說：『英大使如願意時，也準備與之恢復談判』，但事實上，却一依軍部的主張，發表『德、意、日對華有加強合作之必要』的言論；同時，對於英、美則想用強硬的辦法去對付。關於揚子江與珠江的封鎖問題，英、美的抗議之被忽視，便是明證。到了英、美對華信用借款成功的時候，有田又公然對外報記者發表狂妄的談話，謂『九國公約及其附屬之決議案，已不適用』；抨擊英、美對我借款，謂『為不適合之行為』，而以『第三國僑民在日軍所佔領區之困難較前增加』，與『外人在華之治外法權及借界地均將逐漸取消』來恫嚇英、美，甚且大言不慚，公然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為敵寇的職任。這樣一來，更加强了日寇和英、美的矛盾，引起了英、美的嚴格的抗議與斥責。在這裏態度最明顯的是美國。去年（一九三八）十月六日，提出照會，抗議日本在華侵害美國的利益的行動。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

又針對着日寇之狡猾的覆牒而提出了更強硬的第二次照會。羅斯福總統，且在美國第七十六屆國會中，大聲疾呼，號召民主勢力，一致聯合對抗侵略陣綫。英國方面，亦正在考慮制裁日寇的辦法與美國一致行動；菲律賓與加拿大政府，則開始禁止軍火運往敵國；關於日蘇漁業談判，日寇的無理的要求又告失敗。（許滌新：『近衛內閣的總結』，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新華日報』）

第六章 在未來世界大戰時 日本立場之估計

將有兩種立場。第一種立場，是它不直接參與新的戰爭，而它的作戰對象仍限於單純的對華侵略上。第二種立場，是它把作戰的對象擴大——主動的或被動的——進一步和蘇聯、英、法甚至和美國為敵，形成遠東戰爭的大規模化。這二種立場也許會一先一後，第一種立場為第一階段，第二種立場為第二階段，跟着時間而演化。

日本最急切地祈求的是把對華侵略戰先來一個結束。陸軍元老派、中間派、在華作戰的軍隊，以及大部份財閥（他們是經濟危机的最敏感者）大概是不希望立時擴大戰爭的。他們這樣期待着：歐洲混戰之際，英、美、法、蘇將無暇東顧，中國將失去外來的軍火上、經濟上以至精神上的接濟和援助，日本可以迅速攻下武漢，使中國屈膝。由自由主義者一變而為軍閥的喉舌的馬場恆吾說得很露骨：『倘使歐洲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對於中國軍火的供給必將停止；同時歐洲列強對中國財政的援助也將隨之而終結；再則，以前為中國聲援的言論機關，同樣也將停止作用。至於美國，它的全部目光，無疑地要移轉於歐洲。這樣，中國將變成孤立無援，中、日個對個打，事變也許

可以提早解決。』（馬場文，見一九三八年九月四日『讀賣新聞』星期評論）

在未來大戰中，日本自身倒會受到極嚴重的威脅。即：（一）由於大戰所引起的國際貿易之萎縮，會使日本的輸入、輸出都感受很大的影響，尤其是軍需原料的枯竭，是其致命傷。九月十七日（一九三八）大阪『每日新聞』在極大的標題『歐洲問題的影響』之下，論述歐戰與日本經濟各部門的關係，也以悲觀成分居多。（二）美國在大戰中站在民主國家方面，是毫無問題的。它雖不致立刻參戰，但對於侵略國家經濟上的制裁，必能迅速做到，中立法也可以活用，只要美國不輸給日本以軍火與軍火原料以及煤油等等，日本就會發生大恐慌。（三）連現有德、意對日軍火的供給（特別是意國的飛機）也將由於它們本身的不够用而停止。（四）英鎊在戰時必然會跌價，日元既然跟着英鎊走，也自然會跟之而下落；再和國內原有的經濟危機相配合，日元的暴跌是必然的。日本是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在金融恐慌中所受到的惡影響當遠在中國之上。（五）日本縱使不和其他國家作戰，但它却非抽調相當兵力對蘇聯，對英、法加以警戒不可，這樣自將減少它進攻中國的實力。

從上面幾點分析，日本在大戰中不會得到便宜，而反會遭到打擊，是非常顯著的。何況局面決不僅僅停滯於此，我們至少有三點理由可以說明最後日本必將不得不應付多方面的戰爭。即由前述第一個立場踏上第二個立場。（一）對華侵略戰既不能一如理想的迅速了結，則影響所及，國內危機加深，非作進一步的冒險不可；（二）大戰爆發後必將加緊進攻華南，可能奪取廣州，這很容易跟英、法導入戰爭局面；（三）在對華侵略戰中，海軍鬱鬱不得志，它將趁這個機會發動其夙藏已久的南進政策。張姑峯事件關東軍吐不出氣，它將利用蘇聯和德國等作戰的時機發動大規模的進攻西伯利亞，也有可能。

……東京『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是始終對於國際局勢表示憂慮。『朝日新聞』認為德國發動戰事的時機尚早，勸希特勒慎重。『讀賣新聞』則更認為國際局勢對於德國極為不利，不宜採取軍事行動。連前述的馬場恆吾也以德國將陷於孤立為慮，他並且進而懷疑意大利會叛變德國。他又表示日本和德國並無攻守同盟的義務。（『歐局緊張中的日本蠢動』，『世界知識』八卷七期，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出版）

第六編 侵略戰爭中日本的指導人物

④

（編者按：此編材料不完全，許多人物因無材料沒有列入，許多則因事跡不充分有其一鱗一爪，均待他日之補充。然觀其一斑，慰情聊勝於無，諒亦讀者所歡迎的）

西園寺公望

在日本元老中，年事最高而聲望最隆重的，必然要推西園寺公望了。他現在雖然已經脫離政治，隱居在那興津的坐漁莊裏，但是，他在無形中，仍然隱握大權，左右日本政局，每當日本國內發生政變或內閣更迭的時候，天皇便會將最重要的問題向他諮詢，而他底意見也是具有決定作用的，歷任內閣，沒有不經過他來決定的，故人們都稱他爲『內閣的產婆』。

他生於一八四九年。……一八五五年，他雖僅有六歲，但因爲世襲的關係，便充任了宮中的侍從，十二歲的時候，他就靠先人的餘蔭，補爲陸軍少將了。一八六七年，他隨同薩摩與長州二族的武士出征，光復帝業，漸露頭角。……內亂平後，西園寺公望在貴族中聲譽鵲起。……於一八七〇年赴法留學；在那裏，一住便過了十個寒暑。……西園寺在那裏，不僅深深受着自由主義的思想的薰陶，而且還學會了許多政黨鬥爭的方式。……後又隨伊藤博文赴歐考察各國憲法及立法制度，一八八七年的日本憲法，卒於在他和伊藤博文的手中成功了。一八八五年，西園寺已受了侯爵位。次年，他被任爲駐奧特命全

權公使，一八八七年，轉赴柏林，任駐德公使，並兼駐比公使職，一八九一年八月，才由德國返抵日本。返國後任賞勳局總裁，仍助伊藤博文處理國政，一八九三年任貴族院副議長，以後又任樞密院顧問官，中日戰起，他奉命赴朝鮮活動，不久被任命為戰時內閣的教育大臣。一九〇〇年任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辭職後，並代總揆兼政友會總裁。一九〇六年西園寺組閣，以後，他與桂太郎輪流擔任總理的重責，指揮着日本的政局。一九一八年八月，晉級公爵，故現在許多人稱他為西園寺公。

現在日本在法西斯運動的狂流中，西園寺却是這狂流中的一個中流砥柱。在各方面壓制法西斯的活動，自己成為元老重臣的中心勢力。年來荒木、平沼等人之計不得逞，大部份是受了西園寺的牽制，所以許多少壯的法西斯軍人，年來對於西園寺的攻擊不遺餘力。上次『二、二六』（一九三六）的東京政變，他也成為叛軍攻擊的目標之一，好在他事前得訊，逃出寓所，否則八十九的老叟，恐怕也會血濺坐漁莊，與齋藤、高橋等為伍了。（『危機四伏的日本』吳浩宇編，一九三八年二月三版）（編者按：自二、二六事變以後，元老重臣失勢，西園寺公也金人緘口，對時局很少說話，在政治上也失掉過去那樣的力量了）

湯淺倉平

湯淺倉平，他是內務府大臣，左翼的人指斥他是『典型的官僚重臣』，為人謹慎剛直。『二、二六』事件發生時，他才入宮不久，對於當時岡田內閣的關係，尤其軍事參議官的處置，盡量的發揮了他的手腕。……對於軍人霸道，不懷好感。但因為地位關係，也許西園寺死後，他將成『奉答』的中心人物，急進者對他已下過強硬的警告和暗示了。（『危機四伏的日本』）

近衛文麿

負有一時令名的青年首相近衛文麿，是名門中的名門，藤原鎌足的后裔，是近衛家二十五世嫡男。近衛氏是大化革新（日本最初的政治革新運動）第一個大功臣，以後同皇室聯姻為世世重臣。近衛的父親近衛篤麿，曾任過學習院院長，貴族院議長，是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主唱者，他首先想在日俄戰爭後立刻把滿洲吞併。近衛文麿承着這個血統，自幼就懷着雄心，來作個日本傑出的人物。一九一九年，近衛二十九歲時，巴黎和會開幕，西園寺公任全權代表，帶他同去，使他對國際政治有所認識。一九二七年他率公侯爵議員創立火曜會，自為盟主，一九三一年他被選為副議長，一九三三年繼德川公之後為議長。最初近衛受西園寺公的影響較深些，但是經過些時日，由他父親傳來的法西色彩又漸漸濃厚。同時，革新的新進份子，也非常信任他的。至於一般國民，尤其是在日本貴族與平民分別最清楚的國家，他們把他看做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危機四伏的日本』）（編者按：近衛於一九三七年代廣田組閣，發動對華侵略戰爭，被法西斯軍閥認為不够澈底，於一九三九年一月下台，平沼騏一郎起而代之）

平沼騏一郎

平沼騏一郎生於一八六七年。一八八八年，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授法學博士，入司法部，一九一一年任司法次官。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任檢査總長。一九二二年九月任山本權兵衛內閣的司法大臣，在司法部內樹立了牢不可拔的勢力。一九二六年授男爵，昭和十一年，任樞密院議長。彼曾於一九二四年發起『國本社』，他愛刀劍，

抱無妻主義。我們由他以上的經歷，可以想見他是個怎樣官僚型的人物。他給世間一個極普遍的印象是『過於謹嚴』，謹嚴本是法界出身的常型，而謹嚴過火，往往流諸頑固，平沼即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他是日本法西的總開山，這幾乎是衆口一致的批評。然而他在五、一五事件（一九三四年法西斯殺死犬養毅等）之後，他曾自己聲明不贊成法西斯主義。又於二·二六事件之後，解散了法西的大本營國本社。他自己雖這樣否認，而論者仍不改變對於他的看法。一九二四年五月他所組織的國本社，乃為對抗左翼的『新人會』而設，因出版機關刊物『國本』，故以為社名。會員中網羅官僚、貴族、軍閥各種在內。例如，銓木喜三郎、小山松吉、小原直、山崗萬自助，乃係司法系的官僚；東鄉平八郎、土原勇作、有馬良橘、齋藤實、宇垣一成、加藤寬治、大角岑生、荒木真夫、真崎甚三郎、小磯國昭、秦真次、松井石根、永田鉄山、荻池武夫、四天王延孝等，乃為軍閥；其他尚有財閥池田成彬、結城豐太郎等；官僚學者山川康次郎、右在田直、荒木演三郎、後藤文夫等。近數年來，每次政變必有他的呼聲，然未有一次成為事實。這原因有二：一則政黨方面對他無好感，二則元老重臣厭惡他，尤以後者的原因為大。今日竟得如願以償，這說明了暴戾軍閥指揮刀下的日本政界，元老重臣也退化到怎樣無力的地步。平沼組閣後將要如何橫衝直撞，尤其對我們中國，更將如何兇狠蠻幹，這當然在意料之中。（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大公報』）

廣田宏毅

一八七七年生於日本九洲的福岡縣，他生長在一個貧寒的家庭。……廣田幼時受着封建思想的陶冶，在他意識裏，時刻都以愛國勤王為他唯一的信念。……在高級小學讀書的時候，他即加入了當地一個愛國主義的團體——玄洋社（按：玄洋社是黑龍會的學名）——受領

袖頭山滿的領導，從事各種社會活動。

他曾得過陸奧的資助到中國考察，以後又得山座的資助往滿洲考察，他熱心研究中國的情勢和俄國的政策，一時有『支那通』之號。一九〇六年再應外交官考試錄取後，派赴北平使館任隨員。因為他對於中國的情形很有研究，不久被任為通商第一課長，中國民衆所不能忘懷的二十一條，據說是出於廣田的手筆。

一九三〇年他出使蘇聯，在這裏，他潛心的研究蘇聯狀況，並解決了日蘇兩國間最大糾紛的漁業問題。九一八後，日本在高呼着『非常時』，……於是廣田上台了。他上台以後，一方面放棄了幣原時代的軟弱外交，同時又否定了內田的焦土外交，他把過去日本外交的猙獰面孔變成一副暗裏藏刀的笑臉，步步進攻，緩中帶急，由此可知他外交手段的毒辣了。在國內，他也充分發揮他的手腕，那時日本的右翼高潮稍形低落，日本的元老重臣資本家們，感到日本國家有一帖『定神劑』的必要，於是他也乘機提出了『協和外交』的口號，使世人頗有清涼之感。……他又在議會放言『在我充任外務大臣期內，是不會發生戰爭的』。他收買中東路，與赫爾完成日美親善的換文，高唱中日親善，大得了日本穩健份子的喝彩。同時，他對軍部和右翼份子又力與周旋，他原來是玄洋社出身，自然與右翼方面的連絡也不會有多大問題，他真是八面玲瓏，四方討好，竟至使人們感到外務省的『行蹤不明』。

二、二六東京政變以後，岡田、高橋及許多重臣，都是叛軍襲擊的對象，但外相廣田却絲毫未受驚擾，他進出自如，當然不是偶然的。（按：二、二六事變後，廣田曾一度任內閣總理，七七事變後，任近衛內閣的外相，後，一九三八年五月宇垣起任外相，廣田究竟被軍部趕走了）（『危機四伏的日本』）

宇垣一成

宇垣一成原名字垣杜次，日本岡山縣人，生於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六月，今年七十歲。陸軍大學畢業，畢業時名列前茅。再機遇了大好老——田中義一的提攜，宇垣一成就怕沒有發揮他手腕的機會了。宇垣之所以能够一帆風順，歷任各種要職，而居然成爲「惑星」者，至少要歸功田中的提拔。田中任陸軍次官的時候，宇垣做軍務局局長，田中升任陸軍大臣時，宇垣即做陸軍次官。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一月，清浦內閣時代，宇垣之得榮任陸軍大臣，據說也是田中從中慫恿的。此外，宇垣又做過駐德武官、參謀本部總務部長、陸軍大學校長、第十師團長、教育總監本部長、軍事參議官等職，官銜也都着實不小。他後來又幾次連任陸軍大臣和出掌朝鮮總督，顯赫內外。日本一個評論家——阿部眞之助說：『宇垣這人的性格真是莫測高深的』。據說，宇垣實質上似近於利己主義、投機主義者，而且很歡喜擺架子，炫耀聲威，是一個非常功利的人物；但表面上却假裝得極豪爽。他政治家的氣魄雖然不够，但面面俱到的投機手腕終究大部份是成功的；只是差了一步，沒有結好少壯軍人。所以幾次高呼的宇垣內閣都成了難產。不錯，關西財閥願意做他的後盾，民政黨極力擁護他，政友會、貴族院、官僚系、以至『薩閥』系各方面也有很多人支持他，可是握有實際支配日本政治力量的軍部，不讓他出來。少壯軍人之所以這樣仇恨宇垣者，主要便是他在第二次加藤內閣時縮減過四師團的兵力，在濱口內閣時，又三次發佈了軍備整理的計劃，便因此跟軍部結了仇。中日戰爭爆發後，他和荒木貞夫一道被任爲內閣參議官，受內閣總理的禮遇。不過這次戰爭一起，他却曾一度遭遇到少壯軍人的暗殺，險些兒丟去了性命呢。（『危機四伏的日本』）（按：宇垣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失陷後代廣田爲外相，但因對華對英政策

與軍部衝突，是年九月二十九日便被摘下台）

有田八郎

當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謂『日德防共協定』在柏林簽字完畢的電報達到東京的時候，那位鼻子上給軍部繩子牽住的、當時的外相有田八郎，曾經興奮得連系特勤的相片也擁抱起來，據說其肉麻的程度可以比得上熱戀時代的姑娘，抱住簡郎的玉照，神魂飄蕩。『日德防共協定』，的確要算有田在上次任外相時代唯一的得意傑作。日德協定之後又有日意協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簽訂）。日本國內各界比較穩健的人物，以及凡稍稍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也一致對有田、有田痛加抨擊。日德協定還影響到對蘇外交；……蘇聯拒絕漁業協定的簽字，其他各面談判，也馬上停頓起來了；有田突然興奮而變成狼狽。日蘇關係惡化的責任，不得不由有田負起來，特別是洩漏機密之罪，連他的後台老闆——軍部，也認為無可饒恕。原來，當日德協定不過尚在空氣中傳播的時候，十一月十六日，有田雖以外相的身份，竟也經不起蘇聯大使的追問，把事實透露出來了。還有一個笑話，即是當西安事變時，有田竟以外相資格，邀集外國使節大張筵席，這種幸災樂禍的輕佻舉動，連其國內報紙，也忍不住要對他攻擊。一般說來，有田是夾在軍部、外交、官僚間的一個極無主意的平凡不過的家伙。庸俗者也有他的長處，就是能夠給人家牽着鼻子走。（麥逸：『有田八郎』，『世界知識』八卷九期，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編者按：一九三八年九月有田又代字垣而為外相了）

白鳥敏夫

日本外交界也有一二個可稱為革新派的人物，前駐瑞典公使白鳥

敏夫就是。白鳥自己也宣言他是革新派，所以老早即以強力的右派外交家著名於世。他曾經在英文『現代日本』三月號上發表一篇論文，『法西斯主義與人民陣綫』，極力贊稱法西斯主義，攻擊民主主義。他甚至斷言：『民主主義，究其本質，即是共產主義』，似乎有點近於開玩笑。但他現在却已是日本震關（外務省所在地）的硬強柱石了。他排斥依賴英、美的所謂弱體外交。他有手腕，有機略，同時脾氣非常奇特。有一次在外交官的宴會上，竟因小放飛啤酒瓶打自由主義者的前駐土耳其公使的小幡。中日大戰爆發後，他的『革新』外交更加交了好運。（宋斐如：『日本「革新」派人物』）（按：白鳥現為駐意大利大使，與駐德大使川島浩相唱和，力主簽訂日德意軍事同盟條約）

荒木貞夫

在日本軍部中居特殊地位的荒木貞夫大將，人字鬚，長五寸三分左右，忠於『皇道主義』，不以一己之福利為前提，而以日本帝國皇志永固為念。因此在剛強、廉潔、熱情的個性發揮之下，受日本許多青年將領的信仰。……犬養內閣成立，出任陸相。以後又任齋藤內閣的陸相。……據說他常常想到，如何去為帝國開闢疆土，如何實行他贖武的精神。……他是日本贖武軍人集團中的健將，他一方面高呼對俄作戰，同時也竭力要求對華的侵略。他是『國本社』（現已解散）的一員，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中流砥柱。現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他又居然被任為侵華的內閣參議官了。（『危機四伏的日本』）（按：一九三八年徐州陷後，荒木任文部大臣，手執屠刀擱在日本學生與文化人的頭上，直至今現在）

林銑十郎

林銑十郎，石川縣人，明治九年（一八七六）三月，生在一個士族的家庭。……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他畢業陸軍士官學校，三十六年又畢業陸軍大學，受中尉銜。……歷任步兵第五十七聯隊長、陸軍士官學校預科長、教育總監部附、步兵第二旅團長、東京灣要塞司令官、陸軍大學校長、教育總監部本部長、出席國聯會議陸軍代表、近衛師團長、朝鮮軍司令官、教育總監以至陸軍大臣。『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這位侵略家的真面目暴露出來了；他竟擅自調動嘉村旅團越境開赴我們的東北，跟關東軍相呼應。過後，雖經內閣緊急會議的決議，下令把越境的軍隊調回；但林銑十郎的聲名，就此大大地煥騰起來，少壯軍人於是傾倒他了。本來，他在担任陸軍大臣時代，曾經以執行強力統制而遭急進派的嫉視，永田被刺事件發生，且終於不得不掛冠以去，可是，我們却不能純以機械的觀點來肯定林銑十郎跟急進派是永遠不能調和的。（『危機四伏的日本』）（按：『二、二六』事件廣田爲內閣總理接着林銑十郎繼廣田組閣，近衛及代林銑十郎登台者）

南次郎

南次郎，大分縣人，南喜平次男，生於明治七年（一八七六），係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騎兵科出身，爲日本陸軍中資格最老者之一。卒業於陸軍大學。歷任大學校兵學教官、關東都督府參謀、陸軍騎兵實施學校教官、騎兵第十三聯隊長、軍務局騎兵課長、中國駐屯軍司令官、騎兵第三旅團長、陸軍騎兵學校校長、騎兵監、第十六師團長、參謀次長、朝鮮軍司令官進陸軍大將。昭和六年若槻內閣成立時，代宇垣一成任陸相，昭和九年十二月任爲關東軍司令官、駐僞『滿』全權大使，一路發言情況更甚於伊藤博文就朝鮮總監。至十一年三月，以『二、二六』政變之故，與荒木等同年解職。（『日本之軍部政黨

與財閥』頁二一九——二二〇)

杉山元

杉山是明治維新前舊小倉藩士族故杉山眞的長男，生於明治十三年一月。現年五十八歲。明治三十四年任少尉官。當士官學校在學時，功課均在同期生現台灣軍司令官畑俊六、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東京警備司令官岩越之上，但對於乘馬及機械操成績平平，任少尉官不久，逐漸高陞，歷任陸軍省軍事課長、航空本部補給部長、法國大使館附武官、日內瓦國際聯盟陸軍常任代表、軍務局長、陸軍次官、小倉第十二師團長、航空本部長，至昭和九年八月入參謀本部任次長。『二、二六』政變後，屈居參謀本部附。去年八月異動，繼西義一大將後榮轉爲教育總監。十一月二日進級陸軍大將。家屬除四十九歲的夫人外，尙無息女。（『東京舞台的要角杉山元新陸相』，『文摘』一卷三期）（編者按：近衛組閣後，杉山元陸相；至坂垣井任陸相後，杉山繼寺內爲華北日軍最高指揮官）

寺內壽一

今年六十歲，父親寺內正毅，做過首相，更當過長期間的陸相，是日本陸軍的元老。寺內出身於世家，在士官學校第十屆畢業的。他的經歷多於隨軍駐守各地，很少在軍部內服務。到了『二、二六』政變爆發，廣田弘毅受命組成所謂『舉國一致』之內閣時，他以世家的名望，一躍給拔升到陸相的寶座。……當政黨聯合起來，攻擊廣田爲軍部作應聲蟲時，不期寺內也突然翻起臉來反嫌它不中用，一脚把廣田踢開，極力主張掛冠，遂使廣田內閣不到一歲就夭折了。

寺內自幼就給當公子哥兒捧成他列火一般的蠻性。却反因年紀的增多，愈來愈窮。雖非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在目下日陸軍部內所佔

的勢力是不能否認的。在現役的大將中他正與現在陸相杉山元、日聯東軍司令植田謙吉兩人並稱為陸軍三最高峯。（『危機四伏的日本』）（按：七七戰爭爆發後，寺內為華北敵軍總司令，直至一九三八年徐州陷後，坂垣代杉山元為陸相，杉山出任華北總司令，寺內始卸任返國）

植田謙吉

植田謙吉，滋賀縣人，前第九師團長，昭和五年晉升大將。向來沒有什麼派別，被視為軍部中比較穩健的中立派（前華北駐屯軍司令官代田及曾為八日陸相的中村孝太郎，都是此派人物）。他既不贊成少壯份子的瘋狂的急進作風，也反對和財閥元老勾結的穩健派。『二、二六』事變後南次郎、林銑十郎、真崎、荒木等八個大將退出現役，植田為剩下的現役三大將之一，與寺內、杉山同為現役陸軍中的地位最高資格最老的人物。『二、二六』事變這個不祥事件，日本朝野震驚，政府慌於少壯軍人無法約束，特命植田、南次郎為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全權大使，據說為了他比較穩健。實際上他不肯參加任何派別，正是一種老練的機會主義。在對華侵略上他仍是與少壯軍人合致的，這是從他在關東軍司令官任內與急進的坂垣、石原的合作可以證明的。不待說，在對華戰爭中植田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人物。（編者）

真崎甚三郎

他是現在全日本少壯軍人所崇拜的領袖，同時，也是法西斯團體『國本社』的中堅。在近年日本一切的內政外交上，他都會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他是日本士官第九期的五大將之一，生於一八七六年，今年已

六十一歲了。——由士官學校畢業後，進陸軍大學。日俄戰爭時，任第四十六聯隊中隊長，戰後重入陸軍大學畢業，再往德國留學。一九一七年他以大佐資格任教育總監部課長，不久，他升任軍事課長，以後又轉任近衛步兵第一聯隊長、第一旅團長及陸軍士官學校的校長。他在士官學校四年的生活中，建築了他今日在青年將校中崇高的地位，從那時起，真崎就在少壯派的中堅份子腦中不斷的貫輸讀武的皇道精神，所以直到現在，這些將校都認真崎為他們唯一的領導者。一九二七年晉級中將，先後任第七及第一師長，宇垣任陸相時，他任台灣軍司令官。『九一八』事變後，調任參謀次長，東北、熱河及上海『一二八』諸戰役，他都在軍事上指導着這侵略的戰爭。一九三三年，他晉升大將，專任軍事參議官，直到次年九月，他才代林銑十郎任軍部的教育總監。『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人在國外的冒險，都是荒木、真崎在作指導的中心。——他們高唱着『非常時』的論調，企圖在這個非常時中，整厲的控制中國，並北向蘇聯進攻，使他們大和民族成爲太平洋上的主人。

但他的這種理想和行動，終於和比較溫和的林陸相發生了衝突，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他辭去了教育總監的顯職。永田軍務局長的褻刺，及震驚一世的東京政變（即『二、二六』事變），證之以他平常的活動，別人懷疑他是這些事變的主使者，當然絕不是偶然的。中日戰爭爆發後，他被釋放了出來，而且被派到上海幫助松井石根來指揮侵華的活動了。（『危機四伏的日本』）

坂垣征四郎和東條英機

『坂垣之胆，東條之智』，『放胆大臣，智謀次官』，這是許多日本人對於新陸相和新陸軍次官的招揚。就資望學歷方面來看，坂垣征四郎實在輪不到跳上陸軍大臣的高位。那末，他到底憑什麼現在突

然官運亨通呢？關於這，我們必須牢記着坂垣在我們國土上所幹的血腥的史蹟。坂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這三個有名的侵略陰謀家，當時正碰在一起，『九一八』事變，正由這所謂『關東軍三羽鳥』所領導而成。『三羽鳥』的主腦便是坂垣、石原莞爾担任策劃，土肥原担任煽惑，而坂垣則綜其成。事變發生時，日本國內似乎有些彷徨不決，首先喊『立刻進擊』的，也正是坂垣。『九一八』事變後，坂垣一度任瀋陽特務機關長。一九三二年八月升少將，回國做幾天參謀本部部附，即被派赴國外考察，遍歷歐、美、南洋及印度等許多地方，增長他不少的知識。一九三四年一月回國，八月再插足我東北，做起偽『滿』軍政部最高顧問。來偽『滿』一切的設施，多半由他導演，他自名為『滿洲國』之父。一九三六年三月，更升任關東軍參謀長，而列入中將級了。林銑十郎組閣時代活動陸相失敗後，接着，他被任為第五師團長，去秋我全面抗戰發動，坂垣赴華北指揮作戰，平型關一役，曾遭我八路軍林彪將軍的痛擊。今年（一九三八）三月底四月初台兒莊大會戰，礮谷、坂垣兩師團又被我慘敗。不過，坂垣雖遭受兩次的敗蹟，然而他的一隻血手，却始終該為我們所驚惕。屠南口，屠太原，以至屠徐州的都是他；還有一點不可忽視的，偽臨時政府的成立及其所串演的種種傀儡戲，也有不少出自坂垣之手。坂垣既幹過以上長時期的侵略生涯，……因此，被目為猛烈法西斯的、少壯派中堅的、大陸派主腦的『中國通四大天王』（坂垣、土肥原、礮谷、岡村）首席的他，出掌中央軍權，實在不足驚異。

坂垣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時代，東條是關東軍憲兵司令官；坂垣任關東軍參謀長時代，東條是副參謀長；當坂垣轉任第五師團長，東條便升任關東軍參謀長。顯然，坂垣和東條是有歷史的因緣的。而且他倆人又是同鄉，同為岩手縣人。但坂垣和東條的個性却完全相反，坂垣是陽性，東條是陰性，坂垣是寬容的，東條是嚴正的；坂垣好像一

把鈍重的瓮子，東條却像鋒利的剗刀。然而，這兩種相反的性格，却反而促成兩者截長補短的合作，坂垣也像信任石原一般信任東條，東條也像石原一般了解坂垣，這就是兩者狼狽爲奸的搭當。他們在關東軍任內，所謂『軍令的坂垣・石原』，『軍政的坂垣・東條』。石原和東條，在內策劃，坂垣即憑着他的胆魂出頭去幹。坂垣過渡接縱的短處，也正爲東條的嚴肅厲正所補消。他們兩人是慣演變畜戲的，往往一嚴一寬，一打一撫，下級官兵就這樣給他所收買了。東條軍政上、軍略上的特殊的才幹和智慧，在日本是相當有名的，由他再來配合貌溫順而心狠毒的坂垣，將是無惡不作了。（麥逸：『坂垣和東條』，『世界知識』八卷三期，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因爲一方面他是『大陸政策』的忠實的奉行著，他方面又因爲他在陸軍部內是唯一的『支那問題的先輩』，所以他在部內還卵育了大批的青年侵略家，這批青年軍人受了他的薰陶，繼續在中國國內幹了許許多多的工作。這批青年冒險家之內，著名的人物有坂垣、土肥原、磯谷、多田、喜多、根本、影佐、和知、永津等。

松井在第九屆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後，便進到陸軍大學入A班，準備做駐歐美的武官，但是不久他就轉到B班，專心於中國問題的研究了。把他的履歷來看，他前後滯華達十二年，其中一半的時間，在滬任駐在武官。他還過了二十餘年的參謀生活，這當中他多在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內（日本參謀部第二部，即是中國情報部，專作中國研究的機關）供職。這就是他所以被稱爲日大將級裏唯一諳中要通的由來，也就是他這次被任爲華中敵陸軍最高總指揮的主要原因。

松井是著名的『中要通』，但是我們更不能忘他是個最激烈的大亞細亞主義者。……田中義一首相，是滅華大陸政策的創造人，這大

陸政策，正是出於那時候才是個少將在田中內閣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大亞細亞主義者的松井石根之手的。（『危機四伏的日本』）（按：松井任華中侵略軍總司令，攻陷上海、南京後，以戰略與當局不合，日政府派烟俊大代為總司令）

石原莞爾

石原莞爾（按：他是有名的關東軍『三貽』之一）是滿洲事變時作戰的參謀主任，與坂垣剛成爲不可多得的對手，是陸軍中的佐官與尉官層將佐所敬服，而且實際上直接地受其領導的人物。不久以前，他還是大佐，是陸軍參謀本部的作戰課長，最近始升爲少將，並升遷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陸軍部內，他是以研究拿破崙戰術著名的，今年四十九歲了。有豪胆，有智略，有實行力及領袖的才能。同時對於經濟，亦有湛深的研究，有人稱他是陸軍政治勢力的基石。一九三三年，他協助松岡洋右出席國聯大會，昂然倡議退出國聯。在他任課長時期中，是陸軍的少壯派中的組織者，其一言一動，在下級幹部軍人中，是足以發生直接的效力的。（王紀元：『日本政治研究』，頁一三六）

土肥原賢二郎

土肥原賢二郎，他是士官學校的學生，以後又進日本的陸軍大學。陸軍大學畢業之後不久，他即被派到中國，在北平受坂西利八郎的訓練。他在中國的社會層中生活很久，不僅了解中國的社會情形，而且會說一口純熟的中國話。……在日本軍部裏，他是一位有數的『支那通』。遠在一九二〇年前，他便以『支那通』的資格在東北活動，他與坂垣等關東軍的首腦部，主持瀋陽的特務機關，同時，並任東北當局的顧問。自那時以後，中國北方的一切政治變動，他無不側

身參與其間的。第一次的奉直戰爭，他在幕後活動。第二次的（一九二三年）的奉直戰爭，他也竭力援助奉方，把直系的領袖趕到江南。以後郭松齡倒戈，也是由他給奉方的幫助，消滅了郭氏的勢力。這時，他在東北方成日本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局的主要代表人。

一九二六年以後，北伐軍的勢力向長江進展，國民革命的潮流瀰漫了整個中國。他却竭力鼓吹奉直的合作，以便共同防『赤』。他斡旋於張、吳之間，並向田中首相獻計，策動了在北京舉行的奉直會議。皇姑屯炸車事件爆發，他被人們深重的懷疑，以為這是由於他的主動。……後來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土肥原以瀋陽特務機關長兼瀋陽市長而大肆活動。據說『九一八』事變時的一切陰謀，大都是出於他的計劃。『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中國的進攻，他也是立在這個進攻的最前綫的。幾年以來，他策動着侵略蒙古和進攻華北，在冀東偽自治和華北五省偽獨立的風傳中，他是最有力的一個導演者。因為他的這種『汗馬功勞』，很快地被升任少將。……並一度赴華中、華南向中國各地當局游說，製造種種陰謀。隨後他又升級中將。華北戰事爆發後，他與坂垣一齊被任爲師團長，馳聘於我國的原野上，大做其殺人放火的勾當。……而我們中國的大眾，在慘痛的歷史中，自然也不能忘記這一位『非常的人物』的。（『危機四伏的日本』）（按：土肥原於徐州失陷後又不當師團長了，仍做其特務工作，現有失勢之說，尙待證明）

阿部信行

宇垣系的阿部信行，是現在十三個大將中的一個。但是阿部的官運是不佳的，隨着宇垣的下台，宇垣派（滅軍派）的失勢，阿部不得不離開京師，出任第四師團長。接着轉任台灣司令官，昭和八年升爲大將。到岡田內閣倒台時，他曾是一具有力的陸軍大臣的候補者。他是

有名軍人出產地石山縣人，士兵學校砲兵科畢業。同年級中有真崎、本莊、松井、荒木幾個著名的侵略者，爲日本軍人所稱道。敵人進攻華南，爲何要他來統率呢？解答這個問題，是確與日本政治上的變化有關聯。侵略戰爭爆發之後，顯然的，長期明爭暗鬥的日本軍部，也因客觀環境的推進，漸漸溶合起來了。第二個理由，阿部畢竟是一員老將，同時，也算是有統率三軍人望的一員。何況阿部對華南曾經考察過的，而且與東戡場的松井，又係親友，還有這些許多方便呢？（『危機四伏的日本』）（編者按：日寇進攻廣州的時華南總司令是古莊幹次郎，攻下廣州後，日軍部又以安藤利吉中將代古莊，以迄於今）

磯谷廉介

磯谷廉介是有名的在支（中國）武官，曾任過在支特殊情報部長，公使館武官等，一向是積極侵華的主張者。在武官時代曾嚴格批評政府對華軟弱的態度。生於東京，陸軍大學第十六期畢業，滿洲事變前任關東軍參謀，北支協定（按指塘沽協定）以日本全權代表資格，結成侵略條約。（柳仁：『日本軍部與法西斯蒂』）

香月清司

香月是明治三十五年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四期畢業生，初服務第十三聯隊，曾參加日俄戰爭。在陸軍省做過副官及兵務課長，在軍隊方面做過中隊長、聯隊長、旅團長及第十二師團長，又任過陸大的兵學教官及步兵學校的教育部長。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變後，近衛師團長橋本虎之助以責任關係免職，陸軍省派他繼任遺缺。今年（一九三七）二月間，任教育總監部本部長。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就轉調駐屯軍，來接替田代。他臨行前，與陸相杉山元、次官梅津美次郎、

軍務局長凌官淳，及新聞班長秦彥三郎幾個人會開過一個極短促的會議。會議畢，即飛朝鮮轉錦州（原定轉長春）來津，與朝鮮軍及關東軍有過一番接洽。他做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現在是第二次了。『一二八』滬戰吃緊時，就在他前次的任期中，他唆使漢奸組織便衣隊，擾亂天津，以分散我方對滬戰的注意力，並以淆惑人心，這就是所謂『津變』。後來土肥原挾溥儀潛伏東北去充傀儡，他也是個幫手。他是荒木派人物，性格謹嚴。歐戰後曾留學法國五年，爲現時步兵戰術的權威者。平時飲酒賦詩，有儒將的風度。這次奉派來華，是在蘆溝橋事件剛發生後，時局緊張，陸軍當局的所以特意點中他，看了上面的經歷，可以想見，爲的是要指導作戰並使一切應付計劃更趨堅實。（葉秋：『華北日駐屯軍的少壯幹部』『世界知識』六卷十期，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按：香月現在平漢綫指揮敵軍與八路軍作戰）

梅津美次郎

陸軍生現陣勢，寺內以下最惹人注目的是居於幕僚長的地位次官梅津中將（讀者當不忘記他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件的主角！），梅津是一個架了石橋才渡河的，用心老到而深謀遠慮的軍人，他担任着寺內的輔佐，成了現在軍部的中心，寺內十分信賴他。不僅軍部對於內政問題，尤其是對於中國的問題，他以中樞的地位，統轄部內的各局，發揮了罕見的活躍；甚至從政黨方面也聽到『梅津好』的褒獎。（碧泉：『火事船中的日本』，『東京通訊』頁一九）（按：梅津於七七戰爭爆發時起，在壽內寺一任平津軍司令，現在則在汾山元之下任山西軍司令）

橋本羣

橋本羣少將，他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及陸軍大學，習砲科。宇垣

時代的軍縮案，就是他所草擬的。當時反宇垣派對他也深不滿，宇垣失勢後，他不得志者多年。近年來變成了統制派的人物，歷任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員及課長（林銑十郎陸相時代）；陸軍通訊學校研究部部員、陸軍省軍需審議會委員、鎮海要塞司令官，去年（一九三七）八月調充現職，以迄於今。華北駐屯軍參謀長一職，向來由大佐銜人物所担任，去年（一九三七）隨着駐屯軍的強化計劃實施後，司令官由少將銜改爲中將銜，參謀長也由大佐銜改爲少將銜了。橋本是永田鉄山下的份子，頭腦縝密，善能處理人問題，於戰術方面，也有特殊研究。他在華北駐屯軍中，與課長級的急進少壯派意見大不相合，他也制不住他們。（葉秋：『華北日駐屯軍的少將幹部』，『世界知識』六卷十期，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出版）

建川美次郎與橋本欣五郎

退伍軍人以右派運動指導者著名的，就是建川美次郎中將，『九一八』事變後右轉的赤松寬，聽說即常奔走於建川門下。其次，以軍人資格而作右派政治活動的，還有橋本欣五郎大佐。記得前年我們還可以在東京各車站站台的賣店櫃上，到處發見大紅封面的『大日本青年黨』的宣言，著名領導者就是這位大佐橋本。在中日大戰爆發前，每有演講會及座談會，總必發揮他那右派的怪調。現在不知何故，據說已少聽到他的消息了。橋本大佐曾被召參加砲兵隊，來中國作戰，去年（一九三七）在蕪湖轟炸美艦巴納號，就是他幹下的事情，因此他又被召回國了。（宋斐如：『日本「革新」派的人物』，『世界知識』八卷二期，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米內光政

在海軍方面，大臣候補者，有三位：末次正信大將，藤田尚德大

將，米內光正中將，都是能够統制海軍的人物。米內光政中將襲高橋三吉之後，任聯合艦隊司令官，這是一個重要的職務，海軍方面雖濟濟多士，也不容易找到適當的人物。他與齋藤實大將、山屋大將，樺內大將、及川中將、小野寺中將等，都出身於岩手。明治三十四年與高橋大將、藤田大將，同畢業於兵學校。今年五十八歲。他離開了兵學校之後，在日俄戰爭中，以少中尉背級在驅逐艦中參戰，後任磐手艦長、第二艦隊參謀長、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鎮海要港部司令官等。其間還經驗了英、法、美、俄的外國生活。俄語很好，對於俄國文學造詣很深。（『米內光政中將』，鏡心摘譯，『文摘』一卷三期，二十六年三月一日出版）

永野修身

永野修身大將，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生於土佐高知縣之南新町，三三年卒業於海軍兵學校，三五年任海軍少尉官，以日俄戰功，賜功五級。後任第三戰隊司令部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練習艦司令官、軍令部部員。海軍兵學校校長，軍令部次長，橫濱賀領守府長官。昭和九年升大將，任軍事參議官。『二·二六』政變時，他方以全權代表資格退出倫敦軍縮會議。在返國途中，及抵東京，即受廣田首相請任海相。就任海相後，斷然舉行人事更動，免參加『國體明徵』運動人員，如眞崎藤次少將等，升高橋三吉、藤田尚德爲大將，黜山本英輔諸人，使海軍之陣容整飭。日人以其出身土佐及富有魄力，稱爲『今之坂本龍馬』。（家禾：『日本之軍部政黨與財閥』頁二三三—二三四）

末次信正

陸軍的荒木、眞崎，海軍的加藤、末次，是被認爲昔年的革新運

動的主腦。可是，隨着時勢的變遷，至今仍能屹立於所謂革新的陣頭，擁有龐大勢力而睥睨四方的，就僅有末次一人。成爲革新陣營中之巨頭的末次的勢力，是日趨增大，如今竟隱然成爲這方面的領袖，而於海軍的中堅之下，獲得了熱烈的擁護者。但自『五、一五』事件（即犬養毅被刺事件）之後，海軍對自己的政治行動，加以檢束以來，其內部的勢力，已不若往年之盛。但其後，比及末次一躍而成爲參議，成爲內相，於是久乏主腦的革新陣營，便翕然地歡迎起末次來，羣相爭馳於他的麾下。尤其是內相這一位置，不但是一個統合官僚革新各派的好位子，更可以使政、黨、學界與右翼方面的聯繫趨於密切，於是末次便不期然而被擁作中心。假如目前有『革新政黨』出現，則其黨首，恐怕會是末次的。末次是一個豕突狼奔的人物，就實行力說來，他是革新陣營中的第一人。假如他執掌大權，革新的路上，是不能容放任何障礙存在的。（『日本法西斯陣營中人物』，水田清人著，張十方譯，『文摘戰時旬刊』四十七號，二十八年三月十一日出版）

一般的所謂『革新主義者』，是指那些既不是社會主義者，又不是自由主義者，而只浸淫於帝國主義、右翼主義、對外強硬主義的人們而言的。在這意義上，我們首先要推狹隘國家主義者的現在內相末次信正了。他之被指爲所謂『革新派』，不自今日始，早在他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時代，即已膾炙人口了。當時，他常發出『美國不足畏』的豪語，他對於政治改革的意見，常爲主張維持現狀的重臣所不寒而慄。自中日大戰爆發後，他隨日本政治機構的增設而出任內閣參議時，更加大放厥詞說：『即與英國一戰，也在所不辭，無論香港怎樣鞏固，在我空軍所到地方將成完全無用。』末次是這樣富於排外的誇大狂者，而右派皆支持他，所以在他大發狂言的三天後，即被近衛請去當內相。他這排英的精神，大引起歐、美各國人士的注意，他之

被請爲內相，完全是弱體的近衛內閣欲利用爲所謂『革新政治的推進力』的用意。所以他就職後第四日，即對日本無產黨大加壓迫，實施人民陣綫派的檢舉，其鋒芒且及於自由主義者，以後日本的大檢舉事件連續發生，直至於今日。即連民政黨及政友會外圍組織的『防共護國團』暴行佔據兩黨本部的事件，也是這位內相暗中指使的，所以很受議會各派激烈的攻擊。（『日本「革新」派的人物』（按：末次內相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下台）

長谷川清

長谷川清是日本海軍裏有數的人物。向稱爲太平洋的日本三大艦隊之一的第三艦隊，就是由他指揮着。日本爲滅亡我國，爲用武力控制我沿海各岸，這責任完全放在第三艦隊的肩上，故此又稱爲中國艦隊。第三艦隊是永駐中國海或長江岸的，平素藉口是保護僑民，戰時如現在就一面封鎖我國海岸，控制我一切商業的交通；一面更利用日本特有的海軍，輔助空、陸軍向我進攻。故此長谷川清在這次戰爭上就愈其重要了。長谷川生在福井縣，海軍大學卒業後，出任美國大使館副武官。回國後任橫須賀鎮守參謀長，並海軍工廠長，日內瓦軍縮會議全權代表。日俄戰爭時代他曾在三笠艦上爲『皇國』立下功勳。在過去幾年中，他在侵略我國每次事變中佔着主要的一員。（柳仁：『日本軍部與法西斯蒂』頁三〇）

三井與岩崎（三菱主人）

居住在日本的七千萬人民，他們的命運是完全操在日本『五大』銀行的手中，而隱藏在幕後的操縱者却只是兩個人：三井男爵——三井家的族長，和岩崎男爵——三菱家的族長。所有那些煌煌將軍們的贊美合唱班——不論是荒木或香月的，實際上僅只是三井和三菱的宣

傳員，連名譽帶良心一齊都出賣給這日本不冠之王的奴僕而已。三井和三菱的財富，壓碎了日本的民衆；三井和三菱的大砲和機關槍，對準了滿洲開放；三井和三菱的家丁正在屠殺中國的婦孺；三井和三菱的飛機正在轟炸和毀滅中國未設防的城市。三井的朝代已經延續了差不多三百年。三井在日本自成爲一個國家裏的小朝廷。三井家的財富，據兩年前的估計，就已經超過了十五億元。因其銀行和其他企業組合而掌握了二百四十個公司，資本共達六十億元。三菱公司岩崎個人的財富是超過了十億元。而三菱家所統治的企業，也有九十二個，資本總額共達三十二億五千萬。在華北作戰的『皇軍』，實際上只是爲了三井和三菱的利益而賣命。日本對華的投資，華北紡織業和煤礦的一半以上，就已經抓在三井和三菱的手中。不僅只是軍閥們可以在三井和三菱的走廊裏碰得到，因爲這兩巨室選擇來作爲他們僕役的範圍是很廣的。三井便很慷慨的支持着政友會。因着三井銀行的信用，政友會便在東京的中心設立了一個很安適的幹部，盡量的作着監督和辦理賄買選舉票的工作。由三井出錢，每一張農民的選舉票，固定的價格是一元到二元；市民的議員選舉票則是八元到十元。岩崎在這方面也不能比他的同伴落後。三菱家也有他馴養着的政黨——民政黨。有了這麼一個後台，民政黨也不會感到經濟的拮据。三菱支配這政黨，也正如三井的支配政友會。荒木的優美的頌讚歌，便常常在大倉信託公司和大倉銀行的會計處，莊嚴的發出來。平沼男爵——一個思想上和希特勒極其相似的人物，他常常能巧妙地利用着各種機會和三井岩崎接近，因爲他同時又是日本帝國樞密院的副議長（後爲議長，現爲內閣總理）這兩位神聖日本使命的標準負責人，對於三井、三菱和大倉的青眼看待，感覺到很大的榮幸。（『三井與三菱——日本的真正統治者』，雷生譯，『世界知識』七卷十二期，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久原房之助

二年以前，曾經轟轟烈烈的發表過革新理論，而現在不得不沉默的久原房之助，也值得略爲一說。久原是日本『二、二六』事件的關係者，以前極力主張過『皇道經濟論』，及『一國一黨論』，但自從參與『二、二六』事件的嫌疑以來，即持謹慎的態度。他今年已經七十歲，當此右翼勢力膨脹的今日，也未必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鮎川義介

鮎川和松岡同鄉，同是山口縣人，年歲也相等，現在都是五十九歲。同時，鮎川也是窮出身，充當過學校裏的書僮。他的靠山是『襦帶』，因爲他有着多方面的實業界紅人的親戚。他的母族是明治維新功勳井上馨侯的姪女，他的妻子是高島屋總董飯田藤二郎的女兒，他的妻妹嫁給日比谷銀行董事日比谷祐藏，他的弟弟過繼給藤田合作會社的藤田太郎做養子，他的姊姊嫁給曾任三菱總理事的木村久壽彌太，他三個妹妹，一個嫁給貝島合名會社貝島太市，一個嫁給日本證券保有社長近藤真一，一個則嫁給大名鼎鼎的久原財閥首腦久原房之助。所以在日本經濟界裏，鮎川是向來吃得轉的。鮎川曾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機械科，一九〇五年他到美國去研究鑄造金屬的技術，一九〇七年便帶了不少技術回國，得井上家的幫助，創立鑄物會社。一九〇八年爲購辦機器及加深研究，再度赴美。一九〇九年回國後在九州設立了鑄物工廠，旋成立戶畑鑄物株式會社，受久原、貝島、藤田各家的幫助和扶掖，獲得迅速的發展。其中又以久原房之助的退驥，鮎川接受了久原鑄業會社。一九二八年並將久原鑄業改組，成立日本產業株式會社，即所謂『日產』。經積極發展的結果，『日產』遂即一躍而

凌駕住友，僅次於三井、三菱的日本第三位大康采翁。『日產』康采翁的支配網，是遍及鑛山業、機械製作業、汽車業、樹膠業、火柴業、化學工業、電氣業、水產業、農產業、食糧品工業等各個經濟部門，特別是軍需上的重工業，尤爲『日產』包辦了不少。就資本金而觀，『日產』本身達二億二千五百萬元，直系支配會社五億元，旁系支配會社一億三千萬元，合計資本總額八億五千餘萬元之巨，確實相當驚人。但有一點是特殊的，它沒有獨自的金融資本，並不跟銀行、保險公司、信託公司等直接相結合，它所有的只是純粹的產業資本，一般人稱『日產』爲非完全綜合性財閥，所以，它的股票是公開的，它必須從各社會層去吸收資金。『日產』股東達五萬人，連直接間接所支配的，共達十萬人，它形式上（但也只有形式上）沒有像三井、三菱之被一門一閥所把住；因此它就容易討得軍部的歡心，成爲頭等的親軍財閥。鮎川義介跟軍部密切的勾結起來，抽筋括髓吸收中小資金，去製造侵略戰爭用的殺人的利器。『日產』王國已於去冬（一九三七）遷都到僞『滿』，除間接的旁系產業仍存留於日本國內外，『日產』全部遷到滿洲，改設『滿洲重工業會社』。從此，由『日產王國』演化出來的『滿洲重工業會社』，將支配僞『滿』全部重工業，盡其榨取我東北的最大任務；而『滿鐵王國』則反退居於輔助地位了。（鄭森禹：『松岡和鮎川』，『世界知識』八卷六期，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石原廣一郎

財閥人士，由於其本質，因而不易成爲『革新』的人物。不過其中亦有少數例外，其代表者，就是石原廣一郎。石原從事於購買馬來半島的鐵礦，輸入國內，更於海運及南洋其他方面，經營有種種事業，積有相當的資財。究竟爲什麼他會投入於『革新』運動呢？雖這

不得而確知，不過，大概是由於事業的關係，他於海軍人士中，有着不少的知己，因而受這方面的感化吧。田中國重大將任總裁的『明倫會』，其大部份的經費，便是石原所負擔。此外，石原更與大川周明以至右翼的一些巨頭廣有交遊，供給過相當的資財，成爲『革新』陣營中一個主要的富源。苛刻的批評家，認爲向革新派供給資金，也是一種投資，它甚且可以估計到怎樣的利潤。（『日本法西陣營中人物』）。

馬場鑣一

馬場鑣一，東京人，爲山本時光的長子，生於一八七九年十月，以後爲馬場兼底養嗣子，改名爲馬場鑣一。明治三十六年，在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畢業，隨即投身政界，歷任稅務監督局事務官、稅關監督官、統監府書記官、財政監察官、法制局參事官、法制局第二部長等。……田中內閣時代，被任爲勸業銀行總裁，在金融界佔了重要的地位。他的辯才很好，富有政治活動力。……和青木信光同爲研究會的重要份子，所謂『馬場的理論，青木的智慧』。……他在貴族院中，的確具有非常的勢力，此外他和軍部、財閥、政黨都有往來。

當廣田拜受組閣大命之後，最初是以吉田茂和川崎卓吾二人爲組閣的參謀，但因軍部意見發生阻礙，馬場乃代吉田而起，與川崎共爲組閣之參謀，以其臨機應變的才氣，在各種勢力之間，發揮其調和的手段，他從駭濤驚浪中，使廣田內閣走上平安的道路。（『危機四伏中的日本』）

結城豐太郎

結城豐太郎，山形人，今年六十一歲。明治三十二年，畢業於帝大法科政治科，便進了『日銀』。……昭和五年，由於井上準之助的

推舉，任『興銀』總裁，一直到現在『興銀』在產業界中佔有極大的勢力，是由於他的努力；因此，他的地位，便成了鄉誠之助以後金融界的領袖。

馬場以後的大藏大臣在金融界中去找，誰都推結城爲第一個適當的人。……林內閣，大家說是弱體內閣，或者說是兼攝內閣，只有結相是其中的明星。（『東京舞台的要角結城豐太郎』，鏡心譯，『文摘』一卷三期）

池田成彬

池田是三井財閥的總帥。從青年時代起，池田個人的歷史，差不多就是三井整個歷史的側面。一八九三年，池田剛二十七歲，他縱橫日本經濟舞台的歷史，也就從那時開始。當時三井的支配人是中上川彥次郎，池田被任爲足利支行行長。中上川是以重用少壯人材出名的，池田成爲中上川最親信的少壯謀將之一。後來還變成他的女婿，幫助他擴展三井業務，盡了很大的力，而池田的英敏、果斷，以至『少說話多做事』的個性，也接着出名。他曾經奉派到歐、美去考察金融事業，達二年之久，對於統制經濟，發生很大興趣。歸國時，他提出了浩大的報告書，後來三井銀行及三井其他業務的革新，多依照他的計劃而行的。中上川死後，池田繼續幫助了早川千吉郎、益田孝、團琢磨等，把三井散漫的事業統合起來，把古舊的三井逐漸近代化，引導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①他再度外游，從歐美特別意大利方面，他更清楚認識了金融資本和政治的密接不可分離的關係。他醉心於強力統制主義、金融寡頭主義。一九三二年三月，團琢磨被極端右傾暴徒所殺，池田繼任三井的常務理事長。團氏之死，以及連接而起的『五、一五』犬養毅被殺事件，給池田又多一層刺激，使他益發感覺到改換方向的必要了。所以接着，三

井事業方針來了一個大轉換，如以三千萬元巨資設立所謂『三井報恩會』作為公共事業和社會事業資金，開放三井直系的一部份事務，股票公開，施小惠於中小資本家，及三井一家逐漸在表面上退出一綫等等，藉以緩和反財閥的極端過激主義者的情緒，一般稱三井這一轉向，是偽『裝工作』。池田自身呢？爲了怕做團圓齋之續，經常穿了保險馬甲。一方面則拉攏平沼系法西斯團體的阪本社，而且做該社的理事。同時，通過阪本社而跟一部分青年將校握手。又和軍部合法『新派智囊』永田鐵相結託，支持林銑十郎的肅軍。這樣的做法，正表現出這狡猾的老財閥的政治手腕。軍部以及比較穩健的法西斯派，對池田具有相當好感，決不是偶然的。只是直覺的極端法西斯份子依然不能諒解他，始終把他列在『應處死刑』的名單上。頭腦冷靜的池田。採取不求露面的實際主義，所以他寧願在他後輩結成豐太郎之下任日本銀行總裁，而負責實際指導結城財政之責。近衛組閣時，他又以病不勝任爲理由，謝却出任藏相，而隨時指示賀屋、吉野以應走的路。去秋任內閣參議之後，池田更隱然成爲賀屋、吉野財政經濟的後台顧問了。但時至今日，賀屋、吉野當戰時財政經濟的第一綫，到底也不勝任。目前被認爲日本『財寶』的有二個，一個是堀城之助，一個便是池田成彬。堀城之助是保守財政的領袖，當然不爲軍部法西斯所歡迎，所以挽救日本財政經濟之『最後一張牌』，也只有池田了。（鄭森禹：『池田成彬』，『世界知識』八卷二期，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津田信吾

實際上，却也有幾個站在對外企業的立場上表示強硬的伙伴。第一個，我們應舉津田信吾。津田原是自由主義資本家曼乞斯特派武藤山治的『乾兒』。他之變成『革新派』，固由於武藤之死，但也未免有點奇突。他是在由英日棉業戰產生的日印會商的當時，突然變成了

強烈的國家主義者。一九三二年日印會商的時候，他一變其拜英主義的面孔而痛擊日本外交界之軟弱，主張對英強硬，直至今日依然堅持着他的主張。因為『革新派』就是侵略主義者，所以當蘆溝橋事變發生，當時政府、財界乃至軍部的一部份主張『現地解決』、『不擴大主義』的時候，這個傢伙的態度却完全兩樣，他在事變的第三日即向全國的工廠宣傳事變的廣大必然性，並促他們覺悟。以後又繼續執筆寫『華北經濟的展望』，『列國干涉與中日事變』，『需要中日全面的決戰』，及『國民殉國是奉公，是我國民的覺悟』等煽動的論文，他特別狂喊『百億軍費不足畏』，儼然是一個軍部的代言人。他還把年來的抗英言論，再三運用於這次的事變中。他提倡在華北確立日本的棉花國策及羊毛國策；主張於纖維工業以外，還進行多角的經營，大倡共『爲國策不計損失』的假慷慨論調，大拍軍部的馬屁。（『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十河信二

其次，還可以舉興中公司社長的十河信二來說說。十河的活動方式，和津田信吾有點兒不同。他的『革新』行動的據點，安置在日本政府上，是其以實業家活動方式的特點。提起興中公司，不過是滿鐵公司的子公司。以前說到十河信二，即連新聞記者也都少有知道的。他之成了記者的常識，是自林銑十郎組閣的時候起。當時十河是林首相組閣本部的參謀。普通組閣參謀都是由政客或官僚充當的，而十河却以實業家而當了林大將的組閣參謀，一般人皆吃了一驚。但是當時十河以關東軍及軍部一部份強硬派軍人爲背景，企圖強行所謂革新政策。他曾經企圖以陸相交椅授坂垣，海相交椅授末次，欲林銑十郎追當時的軍部承認。但是軟弱的林銑十郎的提議，完全受寺內駁回；在林銑十郎倒無所謂，氣憤的十河，認爲『這樣的弱體內閣不足與謀』，

憤然離開組閣本部，據說從沒有再見過林銑十郎，這個傢伙態度的強硬和侵華的急進，竟然實現在今日，坂垣當了陸相，末次更是當了內相。他現在專以華北為活動的舞台，興中公司將成了積極經濟侵略的大本營，是無疑義的，這個傢伙的『革新』動向，更是值得注意。（『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松岡洋右

松岡洋右，是被右翼份子景仰的。他在出席國聯以前，集軍部各派的支持於一身的時候，即已被數為右派的巨頭之一。他在辦理脫離聯盟手續上，色彩更加顯明。歸國後奔走於政黨解散運動，立場遂大確定。當時的政黨嘲笑松岡洋右的消滅政黨思想，但是現在的政治現實，却照他的預想進展着，他的預言竟不幸而中。松岡洋右是現在南滿鐵路公司的總裁，他計劃將日本的重工業移植於滿洲，他還在陰謀開展華北，可以說是一個對華經濟侵略的急先鋒。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軍部和財閥都相當器重他，他的革新思想將在日本上層起相當的作用。（『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町田忠治

町田忠治（民政黨總裁），文久三年生於秋田縣，大學預備門畢業，由日本銀行轉為三井銀行大阪分行主持人。明治四十五年以來，當選八次議員。大正四年任農商務省參政官，大正十四年任農林大臣，昭和四年再度為農相，昭和九年任商工大臣，現任民政黨總裁。（『各黨首腦』和譯，『文稿』二十六年五月號）

政友會四巨頭——鳩山、前田、島田、中島

鳩山一郎，明治十六年在於東京，四十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法科，

設立法律事務所，當選八次議員。昭和六年，被任爲文部大臣，又被任爲東京市議會議長，政友本黨總務委員及政友會幹事長。政友會鈴木總裁辭職後，與前田、島田、中島任四頭委員，代行總裁職，將來決定總裁時，鳩山是有力的第一候補。

前田米藏，明治十五年二月生於和歌山縣，三十五年畢業東京法學院，復入東京外語法科，德意志協會學校德語高等科，畢業後執業律師。大正六年以來，歷任七次議員。犬養內閣時任商工大臣，兼任資源審議會副總裁，政友會總務幹事長等。又兼京成、電氣、軌道等數公司重要職員。廣田內閣中任鐵道大臣，現爲政友會四頭委員之一。是鳩山的有力的競爭者。

島田俊雄，明治十年六月生於島根縣，三十五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法科政治科，大正五年畢業於英法科。初爲東京市官吏，歷任教育課長、勸業課長等。派往英國歸來，執業律師。明治四十五年以來，歷任島根縣選出議員七次，昭和六年犬養內閣時，任法制局長官，昭和十一年廣田內閣時，入閣任農林大臣。他雖爲政友四頭委員之一，但不是所謂總裁候補。

中島邦久平，政治家而兼實業家。明治十七年生於羣馬縣，海軍機關學校出身，不就機關大佐，而任飛行機製作所所長。昭和五年以來，歷爲羣馬縣選出之議員，昭和六年十二月任商工務次官，近爲衆議院議員，政友會總務；現任四頭委員之一，與鳩山、前田同爲有力的總裁候補。（『各黨首腦』）

安部磯雄

安部磯雄，社會大眾黨中央執行委員長，議員。慶應元年生於福岡市，明治十七年京都同志社畢業後，渡美。自明治二十四年起，四年間，就學哈巴脫神學校，週游歐、美回國。初爲同志社教授，繼任

早稻田大學教授，昭和三年辭職。其間，於明治三十六年發起日本最初之社會主義團體『社會主義研究會』，至三十三年改組爲『社會主義協會』，自任會長。三十四年與片山潛、幸德傳次郎，木下尚江、西川光二郎等，企圖組織『社會民主黨』，受到打擊。日俄戰爭開始，社會主義協會被解散，復任教職。大正十五年任勞動農民黨顧問，繼爲社會民衆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長，昭和七年被舉爲社會大衆黨中央執行委員長，昭和三年十一年兩次被選爲議員，著有『社會問題概論』，『仍爲社會主義者』等書。（『各黨首腦』）（編者按：近兩年來領導社大黨走向反動化的正是此公

安達謙藏

安達謙藏（國民同盟總裁）明治元年生於熊本市，在其故鄉惜文學處修業，不久加入政界。後至朝鮮，爲李王妃殺害事件嫌疑歸鄉，與佐佐木左房發起國權社。自明治三十五年以來，連任十三次議員。其間又曾出任遞信大臣、內務大臣等職。昭和二年創立立憲民政黨，任總裁。昭和四年濱口內閣時任內務大臣，六年辭職。創立國民同盟，任總裁，以至今日。（『各黨首腦』）

望月圭介

望月圭介，慶應二年生於廣島縣，畢業於慶應義塾。自明治三十一年以來，當選議員十二次。望月是政友會的重鎮，在原敬內閣中任農商務省勅任參事官，昭和二年在田中內閣中任遞信大臣，翌年，任內務大臣。於昭和九年，岡田內閣中任遞信大臣，與內田、山崎、高橋創立『昭和會』，指定桶口典常、材路以及難波清等爲幹事，而自己做不出面的主持者。（『各黨首腦』）

中野正剛

在純粹的政客當中找所謂革新派，那末中野正剛可算第一個。他是一個澈底的革新主張者，自從去年赴歐洲會晤希特勒及慕索里尼以後，他的法西斯思想，更加尖銳化。在中日大戰前，政府及政黨，由他看來，甚至於連軍部也都還在固守着依賴歐美的外交政策，但是他却在四五年前即已一貫地反對追隨歐美的外交方針，提倡抗英的外交。中野可說是一個激烈排外的革新者。中野不但理論是飛躍的『革新』，行動也是飛躍的革新。大家都預料着：若有『革新黨』出現，那末最先登台的一定是中野正剛。（『日本「革新」派的人物』）

小林省三郎

同樣地，小林省三郎與健川一道深入於林內閣，並與宇垣大為接近。自是而後，他於青年革新層中的威望漸減。其間小林省三郎的勢力，却沒有低落，反而益為增大，這是值得注意的。身份不過是大佐，討了一位法國女人做太太，經營過法日貿易，以其利益用作政治資金，竟於革新陣營中拿到大的勢力。自解散三六俱樂部後，就以瑞穗俱樂部作基礎。不過他與軍人出身的不同，他常常提供一些具體政策的研究，因而於一部份人中獲得名望。（『日本法西陣營中人物』）

鹽野

假如認為鹽野只是一位法官，那就大錯特錯。他擁力極大，具有逼人的智謀胆略，成為平沼系的佼佼者，而將司法部及政界置於股掌之上。同時，更與軍部及右翼作廣泛與深刻的聯絡，隱然擁有一大勢力。他以革新派的『大立物』而繼承國本社的正統，不論於上層部

份或民間，都廣植可懼的勢力。假如革新派結成政黨，他當然會佔有重要的地位，或且會被推為黨首。（同上）

秋田清

秋田清自命為革新派的巨頭，不過假如秋田能够安居政友會的幹部又如何呢？那時，他會以革新為愚蠢，而成為現狀維持派的選手了。聽秋田的革新意見，就等於聽豬肉店老闆說佛經，無法入民衆之耳。不過，他是一位『策士』，當他的手腕不變，他在政界上下的勢力總不會消除。秋田所到之處，天下必亂。（同上）

大川周明

大川周明是『五一五』事件以來，革新陣營中的一個『大立物』，不論就大陸政策言，或就國內革新言，其給與今日的大勢以原動力的却是大川及其同志們。結合『大眾學寮』，『猶存社』，『行地社』等組織中的少數同志，從事於青年指導及給與少壯軍人以激勵，一直到昭和六年三月事件發生，於是革新運動乃浮露出表面上來，大川是這時的指導者之一。於『五一五』事件會被捕入獄，近年曾於大和俱樂部的名義之下，糾合了革新陣營中全部的巨頭，儼然執這方面的牛耳。（同上）

頭山滿

頭山滿，現在已名聞國內外了，他是留着長鬍子的老頭子，一個亞洲式的『託爾斯泰』兒，眼縫兒却窄窄的。他是一個現代化的佛教徒，酷愛玫瑰花，從不離開他的庭園一步。頭山滿支配着六萬人，個個都願為他赴湯蹈火。但是『玄洋社』的名字，只為創辦者所熟知，如今已為通俗語言中較鏗鏘、神祕和較適合於日本精神的名字所代替。

了，這就是「黑龍會」。（『黑龍會與頭山滿』，小默譯，『世界知識』七卷三期，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抗戰以來在華指揮作戰的重要敵酋

第一，蘆溝橋事變初起時的指揮者是華北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按：田代已死），七月中旬以香月清司繼任。後來派寺內壽一為總司令，去年五月後又以杉山元代寺內為總司令，直至於今。

第二，『八一三』上海戰爭的指揮官是松井石根，輔之以真崎甚三郎，南京攻下後以畑俊六代松井為總司令，武漢下後又換了山田一三。南京守將是本莊繁。

第三，最初窺伺華南的指揮官是阿部信行，進攻廣州時是古莊幹郎為華南總司令，當時的作戰計劃聽說是出於在廣州失陷前一度來華的秩父宮殿下。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日本陸軍部發表以安藤利吉為華南總司令，古莊調任參謀本部附。

敵軍師團裝備推算表

(發源：『日本兵力的檢討』，『戰時日本』第一卷第一期，二十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類別	數量	人員	馬匹	步騎槍	輕機槍	擲彈筒	重機槍	營砲	團砲	連射砲	戰車	野砲	輕榴彈砲	車輛	馬車	載重車
合	計二一、九四五															
輜重兵第×團	一、五八五															
工兵第×團	八〇〇															
小計	二、九一八															
砲兵第×團	六三〇															
輕榴彈砲營	六三〇															
野砲營	一六一															
野砲連	六三〇															
小計	一、一六八															
騎兵第×團	一六一															
輕機槍連	一五八															
機關槍連	一二九															
騎兵連	一七〇															
戰車第×連	二〇〇															
步兵第×旅	七、五二四															
小計	七、五二四															
步兵團	三、七四七															
速射砲連	八九															
步兵營	一六一															
團砲連	一〇九四															
步兵營	五六															
營砲排	一三九															
機關槍連	一九四															
步兵連	三〇															
司令部	一二六															
通信連	一〇〇															
司令部	五〇															
人員		一〇〇														
馬匹		五〇														
步騎槍				一三八												
輕機槍					九											
擲彈筒																
重機槍																
營砲																
團砲																
連射砲																
戰車																
野砲																
輕榴彈砲																
車輛																
馬車																
載重車																

附記

- 四，本表所列數量，係敵國最新部軍之裝備，故其普通步兵連，仍有輕機槍六挺，擲彈筒一個之編制。
- 三，戰時敵陸軍師總員約二三四〇〇人，馬約七七〇〇匹，除輜重兵三三四〇人外，尚有戰鬥官兵約二萬人。
- 二，輜重兵團每連人員規定五六二人，馬四六二匹，平時每團計轄三連，戰時擴充至五連或六連，人員馬匹，照此類推。
- 一，本表之外，騎兵旅增設裝甲車連，每年開有輕裝甲車及戰車共二十四輛。

格鬥之用。戰時或增加可能攜行之數量，以作練習之用。平時砲兵每班設有輕機槍一挺，以備不時之需。

這，但是否有此編制尚待查。是據戰場情報加以判斷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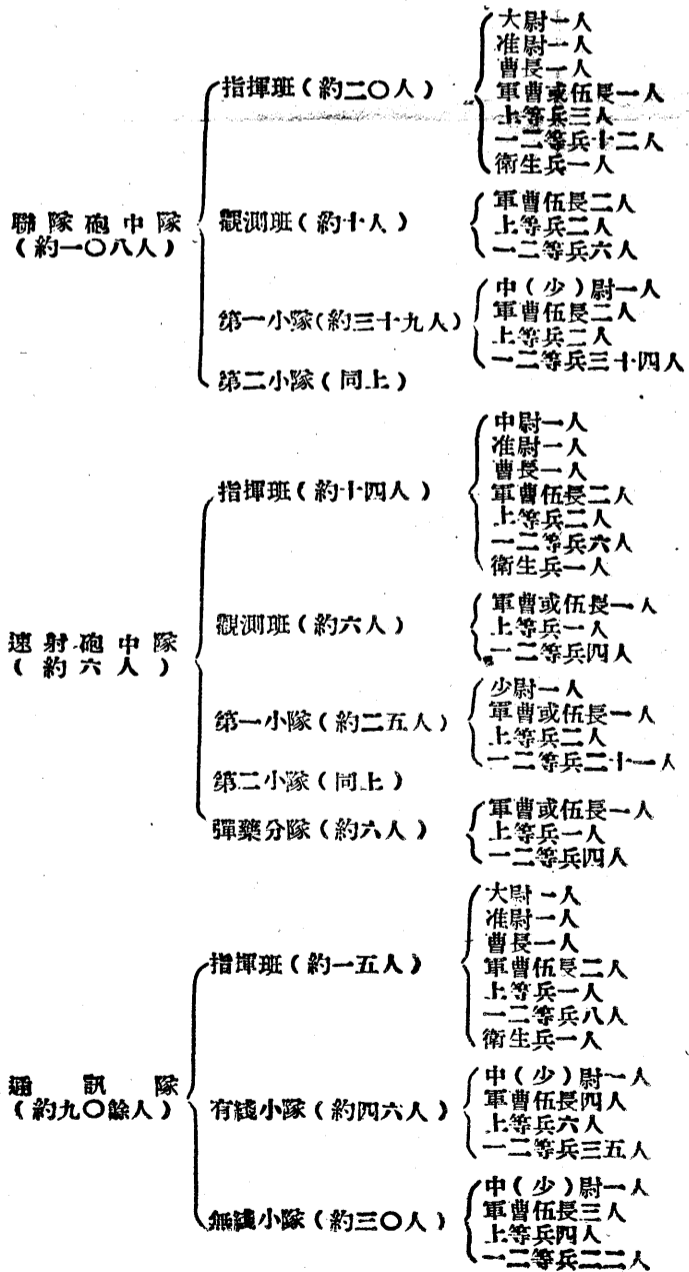
敵軍戰時編制表

一 戰時師團編制

- (一) 師團司令部
1. 參謀部
 2. 副官部
 3. 兵務部
 4. 管理部
 5. 經理部
 6. 軍醫部
 7. 獸醫部
 8. 法務部
- (二) 步兵兩旅團
 (三) 騎兵一聯隊
 (四) 戰車隊
 (五) 野砲隊
 (六) 野戰重砲隊
 (七) 輕迫擊砲隊
 (八) 野戰高射砲隊
 (九) 飛行聯隊
 (十) 氣球隊
 (十一) 工兵隊
 (十二) 輜重隊
 (十三) 鐵道聯隊
 (十四) 通信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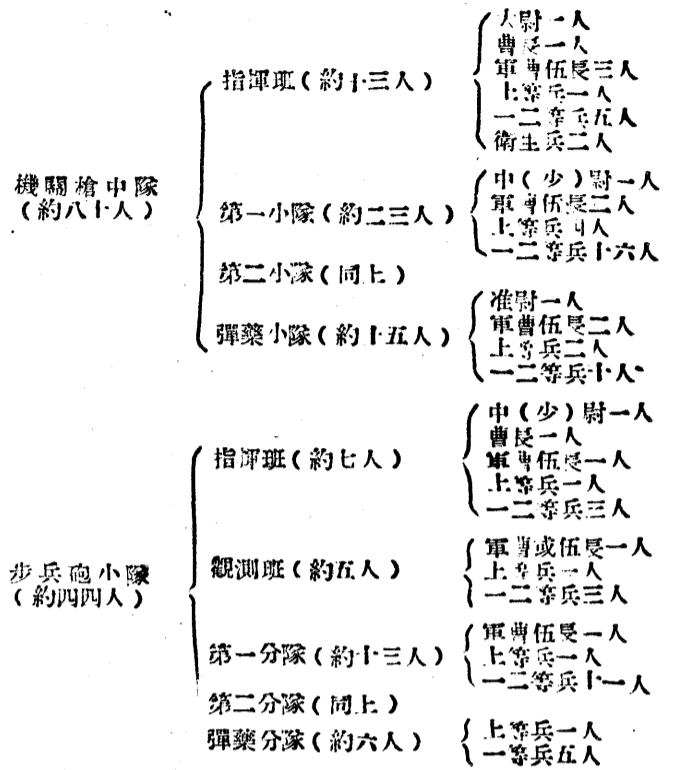
二 戰時聯隊編制

- 聯隊本部
- 聯隊官室
 - 副官室
 - 經理室
 - 下士官室
 - 酒保室
 - 看護室
 - 事務室
 - 電訊室 (無線有線電話)
- 第一大隊
 第二大隊
 第三大隊
 步砲兵中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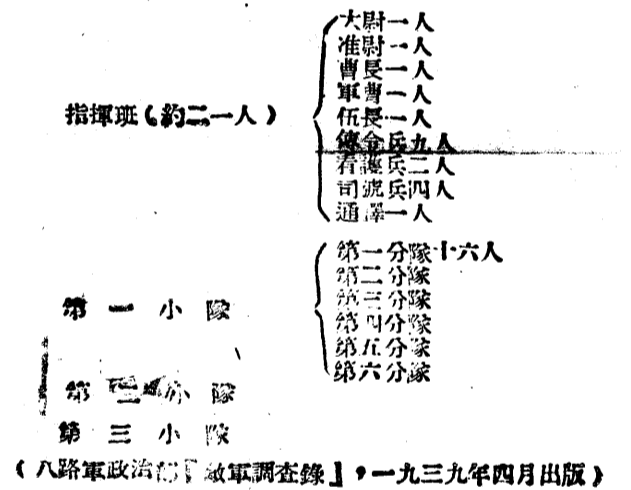


三 戰時大隊編制

- 大隊本部
 第一中隊
 第二中隊
 第三中隊



四 戰時中隊編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9994B

019576

\$ 2 . 2 0

定	白報紙本 \$ 1.40
價	嘉樂紙本 \$ 1.00

新 出 刊 物